
子母沢寛著・林懷卿譯
國定忠治
星辰書系之十
正直剛烈
嫉惡如仇
痛快
人物單純
情節曲折
痛快
愛情堅貞
友誼忠誠
痛快



星辰書系

⑩

國定忠治

子母沢寛著

林懷卿譯

星辰出版社

根據岩波書店『広辞苑』637頁

【國定忠次】本名長岡忠次郎1810 1850，江戶末期的俠客，磔刑死。上野國國定村人，因名「國定忠次」。『忠治』是明治大正與昭和前期的浪曲大衆戲劇與電影的熱門題材。

痛快 本書敍述其早年生涯 ①寫情細膩 ②打鬪激烈 ③人物鮮明

所謂『磔刑』，先將犯人釘在板上，頻頻釘之釘牢爲止。再縛之柱上示衆，由左右兩腋下再三刺入長矛，犯人呼痛與否隨意。（耶蘇也受磔刑。清末仍有此刑，釘子較少。大約人類有歷史記載便有此刑）。

磔刑加諸武士肉身上的痛苦「小於」精神上的羞辱。日本武士受死，有一套禮儀（詳見本社出版的武俠經典名著『劍聖：上泉伊勢守』）。

國定忠治

星辰書系



扮演：TS
服裝：力石好子
道具：黃裕盛
攝影：立青
設計：黃華成

星辰書系⑩

國定忠治

子母澤寬 著 林懷卿 譯

星辰出版社 印行

譯序

德川幕府時代，是日本開國以來，人文最為鼎盛的時期。遺憾的是，在長達三百年的綿綿盛世後期，卻因綱紀廢弛，而致民心瘓散，影響所及，盜賊蠭湧，民情浮濫。於是不乏豪傑義士，乃鶻起於茲，流傳其間之奇人軼事，遂永為後人津津樂道。

「國定忠治」一書，即以當時民情俗尚為背景，描寫書中主人翁一代劍俠——國定村長岡忠治郎——行俠仗義的生平以及其多采多姿的愛情事跡。

「人物單純、情節曲折」為本書最大特色。作者用心良苦、有意化身——晃圓和尚——藉其詼而不虐，樂而不淫的處世風格，道出下層社會的生活百態，尖銳的刻劃了腐敗的官僚嘴臉。

書中對於生性剛烈、嫉惡如仇的草莽豪傑、風塵烈女，更有恰到好處的「渲染」。適足以表現我國「水滸」、「紅拂」、「濟公」之醒世精神，讀來令人神往之餘，不禁撫卷興嘆！

林懷卿謹識

目錄

蕭蕭落葉

從武州的日野，只消花十三文渡資，就能平安地渡越多摩川的滔滔水流，抵達柴崎。

在渡頭附近的沙灘上，有一位赤裸著上身，只繫了一條牛鼻犢，手忙脚亂地揩乾身上，亮如銀珠般晶瑩剔透的水珠兒後，正抖擻精神在穿衣服的年輕男子。

這名男子約莫二十四、五歲，有副魁梧壯碩的體格，額前的散髮留得好長，幾乎要把那兩道濃眉遮掩了。在天寒地凍的時候，他竟光著身子泅水渡河，或因酷寒，他的動作顯得遲鈍，而略顯僵硬的左手腕上，赫然有道刀疤。

冬陽已偏西，眼看著就要落山了。

在這充滿冬之蕭條景象的荒郊野外，只有沿河岸旁有喬木生長，迤邐成帶狀分布。

欅木和山毛欅原本綠意盎然的葉子，已轉成黃、紅交錯的斑駁色彩，它們無力地垂掛枝頭。雖然，此刻靜悄無聲，但是，空氣中似有一種幻象存在，彷彿那些即將凋零的枯葉，都會撲簌簌地飄落地面。

暮色四合，遠處森林的上方，有一抹屬於黃昏的灰色雲朵，似已倦於遊盪，獨抱寂寞停滯在那兒。

不久，那名站在渡頭附近的男人，將方才隨手抛擲在地面的斗笠拾起，挾於腋下，拔腿往前

衝，步履的快捷，直似身後有食人猛獸追躡而來。

他一身藍粗布縫製而成的衣裳，外罩一件短斗篷，手肘和小腿各紮著黑色的袖套和綁腿，或是為了便於長途跋涉，他將衣擺撩起，塞於腰間。

除此之外，還可看見露在斗篷外劍鞘的鐵製護套。

這條通往柴崎的道上，有一家專供過往行人茶酒飯菜的小店，面對著由武州綿亙至甲州地方的一脈青山，在暮靄層層，龐大的淡紫色山影籠罩下，小店益發顯得孤伶伶的，也替這嚴冬的平野添上幾分淒清——

小店之前，遺棄了兩、三雙破舊的草履，看來，剛才乘舟渡河的行旅，曾在這兒歇腿。

店主人正百般無聊地立在門口，朝外頭張望。

當他看見那名男子，竟不畏嚴寒泅水過河時，不禁搖頭聳肩，以頗不以為然的語氣笑著說：

「過了這個月就是臘月天啦！沒料到還有這麼逞能的人。你猜怎麼著，他竟然脫了衣服頂在頭上，縮著脖子游過河來了。哎！真是難得一見的奇景，莫名其妙！」

他是對坐在珠簾裏頭的客人這麼說的。

「唉！我說，老板啊！你賺的是本份錢，儘管只是一文、兩文而已，但是，慢慢地總能攢下大數目。你那會明白那些賭徒的辛酸？別看他們穿戴齊整，蠻像個人樣，實則為非作歹……他懷裏可能連那十三文渡資都沒了呢！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

「可是，話又說回來，說不定那天他時來運轉……一夜之間，就可能坐擁金山。」

隔著珠簾，無法看清說者的容貌，只聽見他又說：

「老板！你不是說，你兒子也到江戶闖天下嚒？小心喲！別讓他落得像外頭河裏這個楞小子那般淒慘！這麼大冷天裏，也不管河水冰寒澈骨，卻要脫光衣服才能渡河。多摩川長十七里的河水，可不是鬧著玩的！」

「噢！多謝你費心，我記牢了！」

「那……麻煩你把麵熱一熱，肚子餓時，最好能連吃個二、三碗熱呼呼的麵才過癮。」

「哦——」聽到這話，店主人詫異地叫了一聲。

「嚇著你嗎？放心！我的肚皮早撐飽了，我是想替那位『河童』的兒子，準備晚餐。」

（註：河童是傳說中水陸兩棲的動物，身材約有四、五歲孩童一般高矮。容貌似老虎，尖嘴削腮。身上有鱗甲，毛髮稀疏。頭頂上有略微凹陷的部位，可以貯存少量的液體。當它頭頂上的凹洞存有水時，即使在陸地上也是蹦跳自如。它常將各種動物拉入河中，吸其血液為生。據云，河童是溺斃河中的孩童所轉生的怪物。）

「喲！原來如此！」

「老板——你瞧得够清楚了，還望些什麼？別盡在口頭上數落人家，何不替他燙壺酒，好讓

他暖和暖和呢？」

「是！是！聽你的吩咐啦！」

這時，三、四隻昏鴉聒噪不休的穿越街道，掠過小店門前那棵蒼勁的老松而去。

「去！去！去！討厭的鬼鴉子！」

店主人不知那來的火氣，嘀咕一陣後，縮著脖子，踅回灶間。

店主人提及的那名男子，這會兒正形色匆匆地經過小店門前，他偏過頭來略略打量店中的情形，便又眼觀前方「拍！踏！拍！踏！」的走了。

「兄弟！打擾了！在下想攀個交情，能否賞個薄面，暫且入內喝兩杯？」

忽然聽到有人這麼招呼他——

「何方朋友？」

兩道濃眉隨卽緊蹙，像是打結一般，兩排長睫毛下的眼睛，閃動一下，像極黑夜裏閃爍的星星。

他，還是緩下步伐，站定了。

「是我！」

珠簾內的人，起身離座並前行數步，瞧他這身打扮，應該是位雲遊僧，但是，他說話的口氣和他的身分極不相襯。只見他內著灰黑色的僧服，外披黑色的袈裟，下面是白布纒的綁腿，一身

肥肉，年紀在三十五、六歲左右。

「好哇！原來是你這個臭和尙。」

「嗯！記性不錯，我就是當年那位和尙。但是，打從被野州板橋善王寺的住持，趕出寺門後，一晃眼也過了十年；青燈、木魚也早已了無淵源啦！這身打扮只不過是圖個方便罷了。你別和尙、和尙的喊得順口！」

「剃個大光頭、身著袈裟、不是和尙又當是什麼？」

年輕男人氣呼呼地頂了回去，一時樂得胖和尙呵呵大笑。他高抬著手，作狀欲敲打那個年輕人。

「兄弟！你還爲那檔子事生氣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怎麼能忘記？那天你裝得可眞驢，我只當你是普通的出家和尙，未加防範，想不到竟讓你誆得一文不名。想起此事，我就惱火，你可知道，事後我餓了三天三夜的可憐相？」

這還是去年春天的事哩！某日，晃圓路過小佛峠，見茶棚中有數名轎夫正在賭得起勁，一時技癢，遂牛刀小試一番，連著幾個通吃，把他們全身都榨乾了，才揚長而去。事後，幾名楞小子愈想愈不對，才恍然大悟。眼前這名年輕漢子，就是當年被和尙誆的其中之一。

「是啊！但是，你剛才扮演『河童』可不是本和尙所害的，你老兄年紀輕輕，連十三文渡資都沒有？落得光溜溜下水過河，唉！說多難看就多難看！」

「什麼？臭和尚你瞧見了？」

「那還值得大驚小怪？多摩川上毫無遮掩，即使我不想看，也是一覽無遺啊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「混帳！什麼都讓你看見了！」

「當年，實在不該讓你囊空如洗。為了彌補過失，今天，我作東，哥倆痛痛快快喝幾杯！」

店東也是見過風浪的人物，眼皮下何種角色沒見過？這等事兒自是司空見慣了，當下堆著一臉的笑，趨前幫著圓場。

「小兄弟！人說，伸手不打笑面人，你就坐下來捧個場吧！再說也好歇歇腿，暖暖肚子。」

「謝了！我心領了！」他面無表情地說。

「別不給面子呀！惹和尚掉眼淚會被咀咒七世呢！無論如何，請兄弟賞個金面！來！來！坐！坐著聊！」

後邊廚房飄出陣陣柴魚的鮮味，還有濃濃的酒香——噢！從昨天開始，已經整整一天沒嘸下半粒米飯了，肚子又死不爭氣地咕嚕直叫。媽的！天又這般陰冷……

「不必了！我還有事！」他還是冷漠地拒絕。「真的不要坐下來吃點東西？」

正說著，忽然間，一陣淒厲的狗吠劃破長空，店內三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哀嚎引得側過頭去，只見一條狗兒夾著尾巴，飛快地奔過店門口落荒而逃。

緊追狗兒之後的，是名年約二十二、三歲的年輕漢子，他赤著一雙大脚、衣襬塞在腰帶裏、腰際還掛著一把長刀、皮膚白皙，左眼斜吊一邊，模樣兒十分邪惡，尤其襯著頰上一塊刺目的紅斑，八成是個混混之流。

此刻，他拿著石子的右手，對著狗兒高舉，作勢欲擊，嚇得牠汪汪直叫。

原先站在店門口與「臭和尚」爭執不休的年輕男子，看了這種情形，突然臉色一寒，一聲「他媽的！」還未出口，人已跳出屋外，朝向斜眼的男人直直逼上前去——

——「咿呀！」

隨著一聲暴喝，飛起漫天黃塵，兩人已一前一後地追了個首尾相接。奇的是，過不了多久，原先的那個男人，竟若無其事地走回店來——

「怎麼一回事呀？小兄弟！」

和尚坐回原來的長板凳上，隨口問道。

「沒你的事，最好少問！」

他雖然這麼說，却從不遠處傳來像是由地底冒出來的微弱呻吟聲。那名和尚驚得微欠身體，繼而又緩緩坐穩身子，半晌，才笑著對那個年輕男子說：

「真可憐！你把他的手腕折斷了？」

「哼！」年輕男子只輕哼一聲，衝和尚瞪了一眼，俯身揀起方才丟擲一側的笠帽。

「倒霉！浪費我的寶貴時間！」

口中一面嘟嚷，一面朝屋外走去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板凳上的和尚忙地一個箭步竄起，橫身擋在他的面前，正色說道：

「且慢！兄弟！有件事還請你洗耳恭聽！」

「請說！」兩道濃眉又結上了，不豫之色油然昇起。

「說來話長，我們邊喝邊談如何？」

「有屁快放！我沒工夫跟你閒磨牙！」

他不懂和尚倒底弄些什麼玄虛。

「唉！你比傳聞的還拗！當眞是糞坑裏的石頭——又臭又硬！」

「喂！臭和尚，你可知道現在是什麼季節？天可黑得快呢！知道嗎？別擋我的路！」

「兄弟！別急！別急啊！我知道你想趕到府中宿找萬太郎，但是，由這兒到府中宿少說也有二里七、八丁的脚程，太陽也落山啦！所以……哎！這副猴急模樣，那像平日的你啊！沉住氣嘛！」

和尚在有意無意間，總是如此撩撥他的情緒。

「去！不勞你費心，讓到一邊去！」

「兄弟！你是否已經知道萬太郎……還是不知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

聽見和尚的言語吞吞吐吐，年輕人不禁又是好奇，又是不耐煩地問。

「看樣子……你是不曉得囉？我告訴你吧！萬太郎所有的財產和地盤，全部被他以前的頭兒藤吉沒收了！現在啊！老婆、女兒一家三口，正有一頓沒一頓的在捱著呢！連起碼的三餐都混不飽，你到他那兒去——哈！哈！哈！你那張空肚皮會答應嗎？好好考慮呀！」

霎時，年輕男人的臉上一陣陰霾，像是被和尚的話嚇住了，但是，馬上又濃眉一揚，沉聲說道：

「臭和尚！你又在我面前胡言亂語了，誰都知道那小子，此刻還在流放中。」

「他由八丈島回三宅來了！聽說是獲得特赦。」

「特赦？消息可靠嗎？」他詫異地問。

「消息絕錯不了，其實，也難怪你會不相信這個消息，藤吉流放八丈島有年，按理，萬太郎不該在藤吉一回來，生活頓時便陷入窘境，當年藤吉的地盤，他可是完全照章接收啊！這些年也該攢下不少錢才是。」

「是呀！」不知何時，那個年輕人已在門口坐定了。

這時，和尚連忙打個眼色給店主人，示意他把酒和麵，送到那名男子的面前。

那碗麵就擱在桌上，熱氣化成縷縷白煙直往上轉，這時，又傳來陣陣低微的呻吟，和尚朝那

名男子笑了笑。

「那個傢伙，我好像那兒見過他……哎！他到底是什麼來路的？」

「哼！他是上州人，自幼不學好，他媽的！吃喝嫖賭門門在行，就從沒幹過一天正經事！聽說，他還當過狗腿子！」

「哦——我說嘛！我就是因竊案才與他結識的。」

「好啦！臭和尚！別再提他好不好！還是省點精神，告訴我一些萬太郎的消息！」

「萬太郎……唉！不用我多說，大夥兒都知道他平日的爲人，沒有話講！誰知道？藤吉也太過分了……當初，他剛由八丈島回來的時候，萬太郎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求他，只要讓他們妻女三人，過著夠溫飽的日子，也就感激不盡了，殊料，藤吉冷冷地說：『萬太郎，你本該將我不在這兒那段期間所有抽的頭錢，分文不少地繳出來才是，你居然敢未得允許擅自挪用了，我約略替你估計過了，至少也有一萬兩，哼！要你交出來，只怕也沒指望了，聽清楚，從今以後，你休想由我這兒沾到任何油水！』聽聽，你認爲藤吉這小子，多沒有良心？」

「眞是渾蛋！連畜生都不如！」

年輕小子狠狠地啐了一口。

「已經是六十好幾的老頭子哩！竟然落得如此下場，我聽了這件事，眞恨不得把藤吉這畜生給撕了。只是，我和萬太郎素昧平生，也不知如何幫忙他。過去，許多曾受他照顧的混混，對萬

太郎的遭遇也置若罔聞。」

空氣暫時沉默下來，兩人各有所思。

烏鴉的聒噪聲再度響起，會是同一隻在此盤旋不去？

店主人雖被這兩個人的談話所吸引，但是，却仍惦記著那微弱的呻吟聲，只是，這會兒，他怎能抽身呢？當他恍然察覺四周的沉默時，連忙開口招呼道：

「頭兒！麵已經冷了，酒也要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那個年輕男人就出聲叱止：

「老頭兒，你別『頭兒！頭兒！』一個勁兒喊得順口的！我可承擔不起！我還只是個供人使喚的無名小卒！」

「是！是！對不起！可是！酒會冷呀！」

「冷了干我屁事！」說著，他站了起來。

「臭和尚！我沒工夫和你磨菇，我走了！」

他穿著草履的脚在地面重重頓了兩下，才走出去。

「喂！忠治郎，怎麼連我這點心意都不肯接受呢？你吃了麵再上路嘛！天氣可冷得緊呢！」

「忠治郎?!你喊我什麼來著？」

「忠治郎。你是上州佐位郡國定村的忠治郎。你也別扯淡啦！我的眼力、記性都是一流的，

容我自己介紹吧？在下原是板橋善王寺的和尚，如今已多年不再吃齋唸佛了，俗名『晃圓』，向來到處飄泊，居無定所，請多關照！」

聽到晃圓這麼說，那名被稱爲「忠治郎」的年輕男子，樂得捧腹呵呵大笑，他說：

「哈！哈！哈！想不到你還知道我的名字！不錯！我的確家住上州，人稱長岡忠治郎。但是，論名氣，忠治郎三個字還不可能連你這個臭和尚都知曉。」

「眞的嗎？這件事我們暫且先擱下不談，無論如何你先吃點東西吧！天冷又餓著肚，何苦和自己過不去？」

「不！我不吃！」

忠治郎依舊不肯答應。他踏著「咚！咚！咚」的響步，走了不遠又回過頭來，對晃圓說：

「和尚！你以爲萬太郎會因生活所迫，而將女兒光子賣掉嗎？我和他老婆阿次的交情也不惡，她們都好吧？」

「半個月前，我知道這件事時，倒沒聽說有關他妻女的任何消息，我想……不至於如此！」

「是嗎？」忠治郎似乎十分滿意他的回答，牽牽嘴角，現出兩個深深的酒渦。

「告辭了！後會有期！」

說完，忠治郎轉身邁向暮色深濃的甲州街道，不久，彎進如同黑幕一般闃黑的密林中，消失了身影。

晃圓回到座位靜靜地坐了下來，好半天，他才抬眼望向屋外，從窗口望出去，還可看見屋簷下的一片遠天，由於天色已暗，原本灰暗的天空已渾沌一若濁水，原先停滯的一抹白雲也看不眞確了。

這時，店主人重新想起那斷續不止的呻吟聲，只是，眼前的晃圓倒像是全沒那回事似的。老頭兒有點焦急，却又不能拋下客人不理會。

「眞是一個討厭的傢伙——」

店主人在心裏暗暗催促晃圓，希望他早點離座。雖然，自己在這兒落脚買賣，已不只一年半載的時間，對於武士、浪人、賭徒等過客的鬪毆、廝殺也已司空見慣，但是，還想循聲過去探個究竟。

「唉！這個人眞是頑固透頂——」

晃圓像是說給自己聽，說完後便起身離座，順手擲下幾顆碎銀在桌上。

「的確不通人情！」店主人亦隨聲附和。

「不！他昨晚在勝沼投宿的『那一家』十分潦倒，因此，他將整個錢袋都留在那兒，半夜時候悄悄地溜走了，我早就注意他的行踪，知道他身上一文不名後，我先到這兒來，想看看他在如此寒冷的氣候下，如何渡河！哈！哈！哈！這個傢伙的確有趣！」

「喔！眞有這種性情中人？」

「只是，天也黑了，一點東西都不肯吃！唉！我也莫可奈何呀！老頭兒，我和尚該上路囉！」

屋外，忽地吹起一陣大風，吹得原先仍眷戀枝頭的黃葉也飄飄落下，遠處傳來馬伕催促馬兒快快前進的吆喝，轡繩上的鈴鐺聲響也愈來愈清晰。

「謝謝！下回請多照顧哩！」

正當店主人哈腰稱謝時，晃圓已步出小店，朝府中宿走去，但，走沒兩步，他又折向躺在地面上哀哀呻吟的那名混混處走去。

樹林內落了一地的黃褐色枯葉，那名男子俯臥其上，傷處的疼痛，使他恨不得想啃噬大地一般。

店主人也跟在晃圓的後面，走上前去。

晃圓立定脚步斜著眼看了一下那個男人。

「喂！當走狗的傢伙！不久的將來，可能是聞名日本的人呢！你該好好照顧自己呀！」

那名男子的唇色已凍得僵紫，他察覺有人走近後，咬緊牙根忍著疼痛，抬起頭來——

却見晃圓那裹著白色綁腿的雙腿，早已走遠了。

「老爺爺，您救救我吧！哎喲……」

斜眼混混，忍著疼痛，以帶泣的聲音對仍站在一旁觀望的店主人這麼哀求著，他又說：

「我被那個人折斷了手腕，您救救我吧！」

店家瞇著老眼，來回檢視他的軀體，並未發覺何處受傷。但是，隨著他兩片薄唇的張合，鮮紅的血液不斷地沿著嘴角流出，滴落到衣襟，染成朵朵血花。

「嗄？你……要我救你的命？」

「不！手傷還不太嚴重！麻煩您替我找一頂轎子，我有急如星火的要事待辦，一刻也不能緩！」

「轎子？你要找轎子幹嘛？」

「是的，無論轎伕出多少價錢，我都答應。總之，我今晚必須離開這兒往西走！」

「辦不到！再怎麼矯健的脚伕，也沒辦法在駒本野關卡關閉前趕到那兒！時候不早啦！」

「這些問題，您老人家甭管了，您只要替我找來一頂座轎，我會感激您一輩子的！」

「沒問題，找頂轎子絕非難事。但是，人命關天哪！無論如何，你先到府中宿把手傷治好再說。」

「哎喲……老爺爺，我那來這麼多時間？您老人家行個方便，儘快替我找頂座轎吧！」

斜眼混混忍不住疼痛，又低低地喊痛了。

「你這個人也眞頑固！到店裏歇息一會總可以吧！」

說著，店主人跨過他的身體，雙手伸到他的腋下，想將他扶起。然而，稍稍用勁，他就疼得

哇哇大叫。

「哎喲！痛死我了……老爺爺，您不能……」

「聽我的話準沒錯，你先回府中宿去。」

「不！不成！回到府中宿若再讓忠治郎撞見，我這條命必定不保，他一定會宰掉我啊！」

馬場的櫸木

曾幾何時，凛冽的寒風已呼嘯了起來，枯黃凋萎的落葉，隨著强勁的旋風，在白茫茫的街道上，一忽兒挨擠到東，一溜兒又飄滾到西，益發顯得這時節落寞而蕭條。點點寒星在夜空中眨著，似在傾訴高處不勝寒，起舞下凡塵，朝那溫暖處奔去。遠處淒清的按摩笛聲漸已清晰可聞，小商舖和瞭望台上的燈火，刹時大放光明；暈黃的燈光灑在地面，斑駁的燈影不定地搖晃著。這是酉時——

馬場的大櫸木上，偶爾有微弱的風聲響著。在這寬濶的馬場附近，有家點著黯淡燈光的煙草舖。

這時，有條人影忽地一閃，已進入店內。

「嘿，晚安！」低沈而洪亮的聲音招呼著。

來人爲遮風霜，臉上密密地纒著一條毛巾，既未戴笠帽，也未披斗篷，著草履的赤足上，沾滿泥土，看似個旅人——原來，他就是飢腸轆轆、疲憊不堪，遠從多摩川赴此地的忠治郎。儘管如此，旅途的困頓，仍掩不住一對炯炯有力的眼神。

「嗨！」裏間正在埋首工作的男人出聲應著。

片刻後，出來迎客的竟是個老婆子。

「嘿，很抱歉這時來叨擾你們，我不是來買東西的，只是想跟你們打聽一件事情。」

忠治郎以懇摯的眼神，溫文儒雅的態度問道。

「喔！沒關係，要打聽什麼事？」

老婆子親切而熱絡地反問道。

「我聽說有個叫萬太郎的……住在對面，但是，剛才我到那兒一看，却見不到半個人影——您能不能告訴我，他們一家搬到那裏？」忠治郎作揖道。

「哦！你是問那個頭兒呀！」

老婆子的話音尙未落地，方才出聲應答的男子却探出頭來，恍然大悟地招呼道：

「原來是過路客呀！請入內坐坐，喝杯熱茶吧！」

「不客氣，謝謝，我只待會兒就走的！」

忠治郎忙不迭地打躬作揖，向這對熱忱的老夫婦致謝。

「你和萬太郎熟識嗎？」

「不！我們從未謀面，只是私心竊慕他，想來拜望這位老大哥罷了！」

忠治郎心頭竊笑著，但，神情仍顯得一本正經。因爲，他壓根兒就是在撒謊，他和萬太郎的交情並非一日、二日，同時，萬太郎的掌上明珠光子也和他有相當親密的關係——忠治郎的嘴角

隱含一絲淡然的笑意，望著面前這對敦厚而老實的夫婦，暗自忖道：

(看來這對賣煙草的老夫婦，不知自已是敵是友囉？)

那老頭兒見忠治郎這般說道，便壓低嗓門說：

「這眞是一樁悲慘的事件，老婆子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「哎呀！誰說不是？每天夜裏我都睡不安穩，三更半夜想起來，哎唷！這顆心還跳個不停哪！」

老婆子說著，還直拍胸脯，似心有餘悸。

「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？」

忠治郎像個悶葫蘆似的追問道。

「大概在兩、三天前吧！他——就是那個萬太郎，被人殺死在馬場的欅木旁，哎，也眞是……」

老婆子悲天憫人的臉上，竟有淚光閃爍著。

「嗄？您說什麼——被人殺死?!」

忠治郎如五雷轟頂般地怔住，半晌後，他那黑白分明、深邃無底的眼睛，發出了異樣的光芒——。

「您知道他是被誰殺害的嗎？」

「嗯，是——」老婆子怯怯地望望老頭兒，嚥了一下口水後，張著無牙的癟嘴，一句話也吐不出來。

「好吧！既然兩位有苦衷，我也不便勉强……那，他的老婆和女兒呢？」

「這就更奇了！當天晚上，母女倆居然也失踪啦！」

「眞的？我懇求您們，將詳細經過告訴我吧！」

說著，忠治郎一把將纒在自己臉上的毛巾扯下，然後邊俯身跪下，緊握雙拳，用拳頭抵在地面向夫妻倆，深深行個禮。

＊　＊

淡藍的蒼穹，點綴著片片浮雲，天氣很是晴朗，然而自昨日開始刮起的强風，却樂煞了孩童，但見飛得高高的紙鳶，一如眞鳥般鮮活地空中展翼翱翔……。

一名年輕男子將骯髒的抹布在水桶裏用力揉搓之後，把自己外褂的後擺塞入衣帶內，並用帶子將兩袖紮得死緊，然後，便認眞地埋頭擦洗屋內四處——這一名年輕的男子，就是國定村的忠治郎。

爲隱藏自己的眞面目，他化爲玉村的伊之吉，滲入藤吉的勢力範圍，專司打雜，供其差遣。妙的是，他一進入藤吉宅第後，逢人卽卑躬屈膝，唯唯是諾！因此，人人均認爲他是個沒骨氣，看人臉色以討一口飯吃的小混混，並沒有人對他起疑過。

在藤吉身繫囹圄之際，那些仰慕講義氣的副頭兒萬太郎，肯爲他赴湯蹈火的心腹，皆因不滿正頭兒藤吉的絕情寡義，紛紛求去；而有些人則已去世。因而，目前藤吉的手下中，無一人認識和萬太郎有密切交情的忠治郎。

忠治郎一面賣力地擦洗屋內，一面荒腔走板地高聲唱著。

上州巍然赤城山呵！赤城山！

萬道金芒照山嶺呵，照山嶺！

烏雲密佈籠山脚呵，籠山脚！

烏雲層中歌嘹亮呵，歌嘹亮！

「混帳東西！吵死人啦！你唯恐天下不亂是不是？」

突然從裏間傳來一聲雷吼似的暴喝。

「……很抱歉，我不知道吵醒了您……」

忠治郎畏縮地低下頭，一迭聲地賠著不是。

這時，「唰」地一聲，紙門被人用力推開，有著昂藏六尺身軀的藤吉，像半截塔似的立在那兒。他身著大和服，髮鬢已白，稜眼、鷹鈎鼻，滿面重煞。

藤吉兩眼像要噴火似的，又指著忠治郎跳脚怒罵：

「混蛋！你這小子活得不耐煩啦！」

「抱……抱歉！」忠治郎大氣也不敢喘一口，儘是龜縮著脖子，趴伏地面向藤吉請罪。

「睜大你的狗眼，看個清楚，這裏並非上州一帶，那種見不得人的小場面，而是離京城大江戶僅有八里的重地。在這兒要是咳嗽一聲，就可遠傳四處，搞得人人皆知，你竟然還有這個狗膽大唱特唱？」

「以後……再也不敢啦！頭兒！」

「一大清早就怪腔怪調的，唱什麽上州民謠？」

「是的……擾了您的清夢，小的眞是罪該萬死！」

「你這個小子，要不是昨晚那麽狼狽，淚流滿面，要死要活地哀求我收留你，賞你一口飯吃，我才不會把你這個累贅留在身邊……哼！你如果還懂得報恩的話，就閉上烏嘴，安分地工作吧！」

「是的，很抱歉，往後我會特別留意！」

「聽清楚！這次暫且饒你一次！不過，我警告你，我們這兒雖然是以賭錢營生，但是，我藤吉所擁有的宅第却可媲美大名（卽諸侯）的府邸，你必須時時刻刻注意這點，切不可以爲這兒是普普通通的住處！」

「是——但，這兒和普通賭徒的住處，究竟有什麽不同呢？」忠治郎抓住時機，探問道。

「好大的膽子，敢追根究底？混蛋！」

罵著，藤吉掄起緊握的拳頭，似就要照著忠治郎的頭部揮過來。

「喔！饒命喔！頭兒，請您高抬貴手，饒小的一命！」

忠治郎雖然自覺可笑，但，爲掩飾身分，他不得不繼續扮演自己的角色，裝作一個仰事他人臉色的可憐蟲。他趴伏在地上，抬起右手護住頭部，似要避免藤吉的毒打。

這時，突從外邊傳來一串銀鈴似的女子話語。

「爹，怎麽？您又罵人啦！」

現身的是個年約二十四、五的妙齡女子，一襲黑色衣衫裹住豐腴而誘人的胴體，露出紅紅的雙脚，胸前抱着一堆衣物——大概是外出沐浴，現剛囘來吧？——她的五官像有某處酷似藤吉。

「我在孩提時代已經看慣這種場面了，爹，您這個暴躁的脾氣怎麽老是不改呢？一大清早就這樣扯着大嗓門又叫又罵，是會讓別人笑話的呀！」

女子笑語輕盈，款擺着柳腰走過來。

「……不過這傢伙也實在太猖狂了！」

藤吉在那女子面前，突顯得柔和了許多，他無可奈何地收囘本欲揮出的拳頭，邊罵邊走向裏間。

那個女子一面拉上紙門，一面對忠治郎笑道：

「這位大哥，你就原諒我爹吧！」

說着，秋水盈盈的明眸向忠治郎瞟了過來，那姿容說多嫵媚，就有多嫵媚，而且還露出一口潔白的編貝。

「不！不！妳這麽說我那擔當得起？何況，我也沒這膽子呀？多虧妳及時勸住頭兒，我才得以逃過一場皮肉之苦，眞是要謝謝妳囉！」忠治郎畢恭畢敬地躬身行禮道。

「說那兒的話，大哥，你——」

說着，她像是突想起什麽，將已至喉嚨的話語，又嚥了回去，只是再度對着忠治郎露齒一笑，便轉身走進屋內。

「自從藤吉被流放到八丈島後，她就到江戶柳橋去當人家的養女，如今一晃眼，她却搖身一變，成爲名噪天下的紅藝妓，嗯！到底是在京城裏被敎養大的，難怪舉止那麽優雅，氣質不同於一般的女子。」

忠治郎望着她婀娜多姿的背影，自言自語着。

藤吉賞給忠治郎的早飯，是碗如同冰凍過，既冷又硬的白飯，僅僅上舖兩小片黃蘿蔔加以點綴而已。中飯亦如出一轍，忠治郎不得已，只有澆些清湯，然後閉着眼睛，忽嚕忽嚕地囫圇下肚；可是，晚間當他又看到那發冷發硬的飯時，無論他怎麽努力，也無法下嚥了。

他踡坐在昏暗的膳房角落的板床上，無言地瞪着那碗非人食用的飯，心湖思潮起伏着——

在他眼底所浮現的，是昨日薄暮時分，當他一進入府中宿境內時，立刻將身上所披的斗篷，

送到估衣店變賣，以所得的銀兩至一家客棧，塡滿兩日來粒米未進的肚子，那幕滿足的情景。至今唇角仍遺有飯菜的餘香呢！

「這些都是我將來回國定村，和村民在茶餘飯後擺龍門陣的題材，嘿！確實有趣……對了，文藏那小子最近不知怎樣了？他那手擲骰子的技巧，的確是高人一籌，而且，他還有那手百步穿揚的飛刀功夫哩！不過，這對一個賭徒而言，倒並非十分適合的功夫……。」

忠治郎深深地陷入回憶裏……。

「嘿！大哥，吃飯啦，怎麽在那兒發怔呢？」

一聲悅耳的銀鈴在耳邊響起，把忠治郎從遙遠的回憶裏，拉回現實，他驚愕地抬臉，望着身旁的女人，說：

「是的，謝謝你們肯賞飯給我吃。」

「那裏，這是你勞力所換得的……我剛接到江戶來的緊急通知，明日必須兼程趕回江戶，當然我是乘轎子去的囉，不知大哥是否能撥冗送我一程？」

「何必如此客氣，這是小的榮幸！」

忠治郎嘴裏雖虛應故事，但心裏却有些訝異。

「那麽，就勞煩你明日送我一程囉！」

「是的！」忠治郎仍未置可否地漫應道。

「眞討厭，你這個人到底怎麽回事嘛！」

女子見忠治郎未露喜色，僅是唯諾點頭，顯然心有顧忌，頗感不悅地微嗔道。

「小的那敢？我絕非不願意，只是因爲……。」

「既然願意，那你應爽快地答應啊！」

「不過，頭兒……」忠治郎遲疑道。

「爹已經首肯啦，這你大可放心！」

「眞的嗎？」忠治郎以疑問的眼光望着女子。

「不錯！」女子亦以堅毅的眼神回報。

「那，明日何時啓程？」

「明日一大清早，天色微明就得啓程囉！」

「嗯——是的！」忠治郎兩道劍眉微蹙着應道。

女子見此情景，心中甚爲不樂，倒豎柳眉嬌喝道：

「大哥！怎麽，你好像老大不願意似的？你知道嗎？這還是江戶柳橋的小花，有史以來第一遭吃閉門羹哪！」

說着，小花便從精緻的荷包裏，掏出幾個銀錁子，溜眼四下無人時，偷偷地遞給忠治郎，接言道：

「這是我的一點心意，假使大哥今晚得閒，就到外邊去喝幾杯吧！嗯？」

「嗯——」忠治郎默然接過銀兩。

「不過，大哥，我看得出來，你是僞裝的，什麽玉村的伊之吉，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。」

「不！不！小的斗膽，怎敢在頭兒面前玩弄花槍呢？難道我不要命啦？」

忠治郎慌忙地連連搖手，疊聲否認道。

「我雖是女流之輩，但，世面我見的也不少，什麽三教九流我沒見過？我一眼便能瞧得出來，你不是那種甘受驅使，看人臉色，以討口飯吃的小混混。」

「不！不！妳未免太高估我了，我並不是那塊料。」

「既然你不肯承認，那我也不願再逼你，但是，爹是眞的把你當作普通的下人，才會那樣對你大吆小喝，讓你成了受氣包。不過，我希望你能體諒我爹，他老人家因流放到外島，煎熬過一段很長的時間，所以脾氣才會那麽暴躁、古怪。」小花幽幽地說道。

「哎！我這個當下人的那敢呢？」

「如果你打心眼兒就不願意護送我到江戶，那也就算了，往後要是有機會到江戶，我希望你能脫下假面具，撤除我倆之間的藩籬，來看我一趟吧！」

「嘿……。」忠治郎又未置可否地打哈哈。

「我可不是爲了什麽情愛，才說這些話，我只不過是對你發生好奇，想見閣下的廬山眞面目

罷了！」

「吠——妳貴爲頭兒的掌上明珠，我那敢高攀呢？小姐最好不要再跟我這個下人開玩笑了吧！」

面對眼前這個精明而難纏的女人，忠治郎實是無可奈何，只有盡力掩飾自己的身份。

——她不可能洞悉我的用意吧？

忠治郎斜溜她一眼，心中有些忐忑不安。

「喂！喂！花子，妳待在這兒幹什麼？堂堂一個頭兒的千金，而且是柳橋的紅藝妓小花，跟一個吃冷飯的渾小子有什麼好談的？還不趕快進去！」

遠處傳來藤吉的謾罵聲，不久，他那魁梧的身形出現在門口，又指着忠治郎叫罵道：

「喂，小子！你不要在那兒無所事事，囉哩囉嗦啦！我們可是沒有女僕來侍奉你，吃飽飯後趕緊料理一切，把水臼進大桶裏，收拾好後，跟我出去吧！今晚，在八幡宿六所明神的神宮，猿渡近江大人的管家的倉庫裏，有一賭場要開張，你就幫着背大錢袋，隨我去吧！」

「是的，頭兒！」忠治郎恭敬地低頭領命。

藤吉瞟了忠治郎一眼，轉頭對花子說：

「妳不是明日一清早要回江戶嗎？那一定還有很多東西要打點，不趕緊去收拾，老待在這兒幹嘛？」

「爹，會有什麼好打點的嘛！又不是百萬石的大名要進京，有什麼得大驚小怪的？」

花子愛嬌地辯駁道，還輕跺了兩下脚。

「不行，我叫妳進去，妳就乖乖地進去吧！」

藤吉不理會花子的抗議，强行將她拉入屋內，臨去前，還回頭狠狠地掃了忠治郎一眼。

當他們父女倆的背影消失後，忠治郎的嘴角浮起一絲揶揄的笑意，然後，他舉起脚來，將小花擱在板床上的銀錁子，毫不留戀地踹出去，正眼也不瞧一下，便提着大水桶，走到後院的八角井旁。

許多麻雀在枯枝間跳躍，吱喳個不停。忠治郎抬頭望去，發現井旁低矮的圍牆邊，有條人影晃了一下。

「咦？不是那個臭和尚嗎？他在那兒幹什麼？」

忠治郎喃喃自問着，但他裝作沒瞧見，仍專心地把水從井裏汲上來，倒入桶內。清涼的井水如同銀鍊飛瀑般地瀉入桶內，使人頓感精神抖擻，涼徹脾肺。

現在，夕陽雖已西沉，但，晃圓和尚却猶戴着笠帽，並將前面帽沿壓得很低，手提着錫杖。

忠治郎又瞄晃圓和尚一眼，然後輕哼一聲。

晃圓和尚見狀，亦煞有介事地喃喃唸着「心經」，還裝模作樣，慢慢地向忠治郎踱過來。

「般若波羅蜜多所行之時，五蘊皆空，照鑑照鑑……。」

「和尙，你走錯路了吧？要化緣的話，應走前門啊，怎會摸到後門呢？」忠治郎冷笑道。

「喔，果是如此，那貧僧就先向施主告罪囉！」

「臭和尙，你這副德性還算懂得經文嗎？」

「貧僧乃是野州板橋善王寺的晃圓，雖仍在修行中，但亦是一寺之僧，經文當然也非常熟悉啦！」

「嘿！眞是這樣嗎？」

「怎樣，找到殺死萬太郎的證據了嗎？」

「嗄？——」忠治郎心頭一震，揚眉瞪着晃圓和尙，暗自忖道：晃圓這臭和尙，腦筋倒轉得蠻快的，怎麽一眼就識破我的計謀呢？然一轉念，嘴裏却說道：

「臭和尙，這檔子事你最好不要插手。」

「根據我晃圓到處探查的結果，寡婦阿次就住在這附近，其間差距不會超過五里、十里的！」

「嗯？眞的？」忠治郎略表訝異地反問。

「眞可惜，她那如花似玉的女兒光子，已經被賣掉，現在大概被人當作搖錢樹囉！」

「喔？你調查得倒蠻詳細的嘛！」

忠治郎似笑非笑的眼神望着晃圓。

「這件事從頭至尾，都是藤吉一人在幕後唆使、策動，只要留神注意，便不難抓住他的把柄！」

「嗯？」忠治郎頗有興致地示意晃圓繼續說。

「國定忠治郎，這下你可要辛苦一番囉！」

說畢，晃圓不待忠治郎有何任反應，卽轉身快步離去，遠遠地還可聽見他口中唸唸有詞，唸的不知是經文，還是歌謠？忠治郎見此，在地上啐了一口後，忿忿罵道：

「呸！臭和尙，眞拿他沒辦法！」

忠治郎心裏實在很想將晃圓喚回，問個究竟，但，就在此時，屋中突然又傳來藤吉的咒罵聲。

「混帳！你這渾小子，要你提桶水，怎麽一去就不知道回來？提好水就得趕快準備外出啦！不要老是黏在那兒，怎麽，我的飯是要讓你白吃的呀！」

忠治郎抑壓許久的怒火被激起，正想爆發時，突旋念一想：「不行，我要忍耐，等候時機！」那股激流就又被他勉强控制住了，待他靜思片刻後，才提起脚步走向屋內。

不久，忠治郎扛着大錢袋，尾隨藤吉之後，往八幡宿的賭場，疾行而去。藤吉身着華麗外褂，腰配長刀，兩手揷在懷中，領前悠哉地走着。

一陣夜風吹來，拂動他那半白的鬢髮，昂然的架勢，儼似一位高高在上、目中無人的頭兒。

而未佩長刀、脚拖草履、緊縮着脖子的忠治郎，則被襯得像個小癟三。

——嘿！我長岡忠治郎竟也有今日這地步——

忠治郎自覺有點可笑，一個慣見的酒渦，又顯現在他的臉上。這時，在他腦中突浮起，方才臨出門時，小花在門前擦着火石送他們出門的情景。

忠治郎竟有點懷念小花盈盈的笑臉。

「呸！不要自作多情啦！眞是胡思亂想。」

他自懲地摑了自己一掌，低聲罵道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幢屋子表面是家糕餅舖，但，其後却有間隱蔽的小倉庫，這裏就是今晚的賭場。小倉庫的所有者是在神官府邸中當差的本地人，因他只是將小倉庫借人使用，抽取租金，賺點小錢而已，故也無任何名姓。

今晚的運氣還算不差，來此賭錢的賭客，都是規矩的生意人，因而情況非常順利。此一賭場並不使用籌碼，一切均以現博現。

藤吉一進入賭場，發覺人聲鼎沸，吆喝聲四起，便咧開大嘴，笑嘻嘻走至錢箱旁坐鎭。他一落座，就迫不及待地揭開錢箱上的小鐵蓋，覰覰向內一看，又滿意地呵呵大笑。他迅速關上了小鐵蓋，環顧四周，像怕有人覬覦他的金銀財寶似的，那副小心翼翼的德性，頗爲可笑。

屋內有個火爐，爐內的柴火正劈哩啪啦，發出熾烈的燃燒聲。爐上的鐵鍋裏，正溫着一大罈酒，爐旁杯盤狼藉，也有數盤下酒菜散置其間。

忠治郎隨藤吉進入賭場後，正眼也不瞧賭枱一眼，便逕自縮着脖子，一聲不響地坐在爐旁，伸出凍僵的雙手，互搓着烤火，然後，雙眼凝視着跳動的火焰。

「伊之吉，倒杯溫酒給我！」

藤吉粗暴的嗓音，蓋過嘈雜的人聲，直衝入忠治郎的耳膜，但，忠治郎却如老僧入定，毫無反應。

「喂，你這傢伙，耳朶聾啦？」

扮成伊之吉的忠治郎，仍是默然不語，眼睛一霎也不霎地直盯着「噗！噗！」燒着的火焰，他不僅沒答腔，連頭也沒抬，似對藤吉的喊聲置若罔聞。

「喂！你是睡着了？還是故意跟我作對？」

藤吉終按捺不住心頭湧起的怒火，但見他臉上橫肉扭曲，霍地站起來，大跨步走向忠治郎。

這時，忠治郎竟已倒滿一杯酒，默默地遞過來。

「你這傢伙到底怎麽回事？是不是想造反啦？我叫你做事，不管怎樣，你總得吭聲呀！」

藤吉本來憤怒已極，想好好地揍忠治郎一頓，以懲罰他的怠慢。但，沒料到在一眨眼間，忠治郎竟能乾淨俐落地倒好一杯酒，此種快如閃電的動作，實令人嘆爲觀止。藤吉先是怔了半晌，

然後才恍然接過忠治郎手中的酒，呼呼地吹着滾燙的酒後，便一仰脖子將酒飲盡。
「嘿！這味道還蠻醇美的嘛！」
藤吉舔舔唇角，像在掩飾自己的失態似地說道。
「叮鈴！叮鈴！」賭場內四處皆響起銀子碰撞的聲音，大概是賭到一個段落了吧？小倉庫的主人，從一片黑壓壓的人頭中，探出臉來，笑嘻嘻地向藤吉打招呼。
「嘿！頭兒，辛苦您啦！請您那位哥兒隨意用吧！」
「謝謝你！」忠治郎雖很有禮貌地頷首致謝，但是，他却瞧也沒瞧酒一眼，接着說：
「不，多謝您的好意！這裏是賭徒修行的場所，像我這種剛要見識世面的人，怎能用酒來打發時間呢？不管你們是不是要不眠不休地連賭三夜或四夜，我都應不吃不喝地看着這場面，這才眞叫修行哪！」
忠治郎雖然一再聲明他滴酒不沾，要淸醒地觀看賭局的進行。但，藤吉却唯恐有人喝光他的酒似的，從上往下緊盯着忠治郎，後者視若無睹地問道：
「頭兒，今晚要熬一整夜嗎？」
「這得視情形而定呀！賭場如戰場，凡事都很難預料的！」藤吉頗爲得意地炫耀着。
「喔——是這樣嗎？……但是，打從剛才我坐在這兒起，傾聽着擲骰子的聲音，像是那些銀子一直都往莊家流去，看這情形，大概不會維持太久，頂多是到子時罷！」

忠治郎作側耳傾聽狀，然後如此推測道。
「哼！你這混蛋！吃冷飯的傢伙懂得屁！像你這種小子要是也能看出端倪，那我還混什麽混？你還是閉上嘴滾到一旁，不要囉嗦！」
藤吉破口大罵後，意猶未盡地繼續說道：
「如果眞是到子時，賭場就結束，那我們還賺些什麽？是不是大夥兒都得去喝西北風？混蛋小子！」
「是！」忠治郎恭敬地聆聽教訓後，又恢復了緘默。

＊　＊　＊

然而，就如忠治郎所臆測的，時屆子時之刻，賭場的氣氛已漸冷落下來了。有個賭客拍拍空空如也的錢袋，離開賭桌，坐到火爐旁，斟杯酒暖暖身子。不久，擠到火爐旁的賭客愈來愈多，當他們暖過身子後，便帶着滿身倦意，魚貫地離開賭場。直到子時的下半刻，賭客已走得差不多，所剩寥寥無幾了。最後，賭場終宣告收盤。
「喂，小子！該回去囉！還坐在那兒發什麽怔？」
藤吉見賭場如此早便收攤，心中大爲不悅，便大聲地喝斥着一直待在火爐旁滿臉笑意的忠治郎，以發洩心頭的怒氣。然後，自個兒斟滿酒，咕嚕咕嚕猛灌。
「頭兒，實在很抱歉……」

小倉庫的主人搓着雙手，滿臉歉意地說道。

他雖然已如此低聲下氣地致歉，但，藤吉却不領他的情，昂頭嗤鼻，忿忿地想掉頭離去。

就在此時，突從遠處傳來急促的脚步聲。不久，這足音逐漸接近倉庫前面那家糕餅舖，等脚步聲消失的同一時候，震天價響的拍門聲又傳了過來。

「起來，大夥兒快起來喔！告訴你們一個驚人的消息猿渡大人的府內發生驚人的事啦！」

然後，又一陣開門的聲響傳來，糕餅舖的老闆娘像剛從睡夢中被驚醒似的，膩着鼻音回答的聲音也響了起來。小倉庫的主人聽了這消息，心頭一驚，連忙說道：

「神官大人的府邸好像發生事情了，頭兒，抱歉！我得先走一步，到那兒去探探！」

說着，他也來不及穿上草履，便赤足飛奔而出。

藤吉讓忠治郎替他扛着裝滿銀兩的大錢袋，準備離開小倉庫，打道回府，聽倉庫主人這麼一說，也自言自語道。

「猿渡大人那兒好像出事了吧？」由於屋內燃燒着柴火，人多且密不通風，使人覺得躁熱，甚至精神有些恍惚；但，一踏出屋外，凜冽刷膚的寒風迎面撲來，却使人不由得要打哆嗦。如果凝神傾聽，還可聽到飛霜飄在地面的清脆聲響，在滿佈星斗的夜空中，突有顆流星拖長尾巴，墜落在遙遠的那一方。

剛跑來通風報信的人，扯着大嗓門說道：

「眞的嚇死人哪！神官大人自從夜間睡下後，剛剛才被一陣窸索聲響吵醒，睜開眼睛一看，你猜猜，站在他枕旁的是誰？……嚇！原來是狀極恐怖的般若（日本傳說中的一介女鬼）哪！神官大人差點沒嚇掉魂哩——」

「般若？你說什麼般若？……」

「哎呀！就是你在戲台上所看到的那個般若嘛！她身上的衣服都還有閃閃發亮的鱗片！唯一不同的是，她拔出白晃晃的長刀，擱在神官大人的脖子上，威脅大人把所有的銀兩統統交出來，她每說一句：『快把銀子拿出來！』，就用刀背狠狠拍打大人的面頰一下……」

「喔？那，那一定是強盜囉？」

「當然是啦！而且，最糟糕的還在後頭哩！今晚，那個賣油的寡婦，偷偷地溜到神官大人的寢室，兩人正同床而眠。所以，那個神官大人雖然嚇得屁滾尿流的，可是却噤若寒蟬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聲，唯恐這麼一叫嚷，別人就發現他的醜事啦！後來，那個夜行盜把嚇得躲在被窩裏直打寒戰的寡婦拖出來，還把她綁在柱子上耶！」

「嗯，這就叫無巧不成書！」

「當她把寡婦綑綁在柱子上時，還問她：『妳就是那個賣油的寡婦吧？』」

「般若眞的這麼說嗎？」對方透着將信將疑的口氣。

這時，藤吉和忠治郎也循聲而來，佇足傾聽這椿離奇事件的始末。從他們口裏吐出的熱氣，

在黝黑的夜色中，化成一縷縷白煙，緩緩昇空。

那個十萬火急飛奔而來通報的小厮，並沒有提燈籠，他瞧見藤吉和忠治郎頗有興緻地佇立一旁，便對他倆胡亂地點個頭，又口沫橫飛地接着說：

「……結果，那個强盜脅迫神官大人將錢箱拿出來，把裏面所有的黃金一百五十兩全部搶走啦！……哈！最好笑的是——你也知道，那個神官大人已是年紀一大把了，所以，强盜臨去前，還諷刺他說：『你已是風燭殘年的糟老頭了，最好稍節制點，如果跟這個淫蕩的寡婦歡樂過度的話，可是會受到天懲，把老命送掉的喔！』說畢，還仰天暴笑數聲，從容不迫地離去了……」

「哈，那個般若眞的這麼警告神官大人呀？」

「是呀！半點也不假！待强盜從容離去後，神官大人才手忙脚亂地把寡婦藏起來，然後扯開喉嚨大喊救命……最後，衆人終於在後院小門的角落處，發現强盜所脫下的般若服裝和面具，像堆破布似地塞在那裏，而這些服裝和面具，都是這神社的所有物。」

「哼！那傢伙倒還眞有備而來呀！」

「就是嘛！那傢伙眞是膽大包天，竟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！現在神官大人的府內已被攪得鷄犬不寧，所以，我才急如星火地趕來向您通報，希望您老快去一趟！」

「好，好，我馬上動身……」

說着，那個糕餅舖的店東——也就是小倉庫的主人，便回頭低聲地向妻子交代些事情，然後

從外將大門關上，隨着那個小厮往神官大人的宅第行去。

闐黑的蒼冥中，有帶閃着晶亮的銀河，煞是美麗。

「是强盜到神官大人那兒去搶錢嗎？」

藤吉問忠治郎，但，忠治郎却聽若未聞般地默然不語。

「那傢伙打扮成神樂中的般若，可眞維妙維肖啊！」

藤吉喃喃自語着，忠治郎忍唆不住地笑問道：

「頭兒，你也懂得什麽是『維妙維肖』嗎？」

「什麽?!」藤吉頓時睜大銅鈴般大的雙眼。

「不，沒什麽……」忠治郎忍住笑意，搖手答道。

「我問你——」藤吉話鋒一轉，接言道：「伊之吉，我有點事要到別處去，因爲，我那寶貝女兒明天要回江戶，而且，今天我是和你一道出門的，假使我倆回家的時間相差太遠的話，在我女兒面前實難交代，所以……」

「那沒關係，反正我挨駡慣了……」

忠治郎兩手一攤，聳聳肩，作無可奈何狀。

「笨蛋！我指的不是你，是我自個兒！」

「喔——」忠治郎恍然大悟地拉長語音。

「我給你一些碎銀子，這可是相當一兩黃金喔！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花，譬如到窯子去玩玩娘兒們啦！直到你全身舒暢爲止；不過，天色快亮時，你得回去，然後再告訴家人，說待會兒我就回去了！」

「嗯！」忠治郎兩手下垂，無力地點頭道。

「你這個傻小子！我拿銀子給你，要讓你找娘兒們溫存一番，怎麽還這樣無精打采，顯得興致索然呢？」

「我對那些搔首弄姿的娘兒們沒興趣！」

「鬼扯談！你這小子還裝聖人——哎！管你的，你只要照着我的吩咐去做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管！」

「頭兒，那你到底要上那裏去啊？」

「混帳小子，這話也是你該問的嗎？」

「那，頭兒，您什麽時候回來呢？」

「最遲明日卯時我一定會回去！」

＊ ＊ ＊

一步出府中宿，臨近上石原一地的路旁，有棵挺拔、蒼勁的古松，似傲視寰宇般地孤立在地面。

藤吉繞過樹後，沿着一條清澈見底、水深及膝的小河邊，低頭匆匆向前疾行，到一條岔路口，他又拐過左邊，更加快脚步。這時已過子時的下半刻了。

此處有片寬廣而陰涼的森林，裏面有座破落，似荒廢許久的小庵。雜亂茅草搭成的屋頂，以及圍在四周的竹籬笆，都已破爛不堪，而且還東倒西歪；中堂側面的木板牆，到處可見窟窿，木板牆裏層的泥土牆，更是斑斑剝剝。

從中堂門口望進去，有兩個和尙橫七豎八躺在全身佈滿灰塵和蜘蛛網，且變成獨臂的釋迦牟尼像前，正此起彼落地發出如雷的鼾聲。

其中一個頭髮較長的是這座破庵的住持，他的身旁散放着數支酒瓶，和數包菜餚。這小庵的住持成大字形地躺在地上呼呼睡着，手中還緊抓着酒瓶不放呢！

另一個頭髮剛剃得刮青刮青的，在他枕邊端放着一頂僧帽和一根錫杖，他將一條破棉被拉到嘴邊蓋着，也睡得四平八穩。不遠處，黑色法衣和白色綁腿帶，也摺疊得很整齊，放置一旁。看似這個行脚僧要在此借住一宿吧！中堂隔鄰有間小室，這可能是那個嗜酒如命的住持的住處吧？內部凌亂、骯髒，還不時飄出一股腐朽味呢！

這時，撥開亂草，踏着窸索聲走過來的是藤吉，從他的外褂的下擺看去，可見佩在腰際的長刀。

「喂！開門啦！……喂！喂！……」

藤吉佇足在一間木屋前，他低聲地喊着，還輕輕地用手關節敲了敲門板。

不一會兒，從門縫中露出一張，頭髮蓬鬆、睡眼惺忪，似剛睡醒的女人的臉，啞着嗓音問：

「是誰啊？……嗄？是頭兒嗎？」

當她一眼瞧見藤吉時，不由得頓然睡意全消，驚呼道。

「是呀！不是我還有誰？快把門打開吧！外面實在是凍得令人受不了啦！」藤吉頓催道。

「哎呀！死鬼，怎麼這麼晚才來？」

「廢話！不現在來，難道妳叫我大白天，衆目睽睽之下，也公然跑來這裏和妳鬼混嗎？」

「我知道啦！我只不過是說——」

「怎麼？我這麼晚來，妳不歡迎？」

「哎！你幹嘛跟我說這些客套話嘛！又不是在演戲！」女人嗲聲嗲氣地撒着嬌。

「大爺雖然年歲比萬太郎大了些，可是，勁道也不比他差呀！何況，妳也該想想，我三更半夜不在暖被窩裏睡大覺，跋涉了一里路到這兒來找妳這娘兒們，目的還不就是想來跟妳溫存一番嗎？這樣妳還不知足呀！」

屋內熱光倏地亮了起來，「哎呀！」地一聲，門也打開了，藤吉的身影一閃，門又關上了。

暈黃的燈光下，迎着藤吉的是一張盈盈的笑臉——她就是那個慘遭毒手，被殺身亡的萬太郎的繼室阿次。

阿次雖已逾不惑之年，但，因她曾在八王子一帶的門戶人家裏待過，所以，徐娘雖半老，風韻猶未減。

「萬太郎的亡魂有沒有顯靈過？」

藤吉壓低着嗓門，滿臉惶恐地問。

「沒有，他到過頭兒你那裏嗎？」

阿次搖頭，似驚魂甫定地反問道。

「咦？笑話！他幹嘛要來找我？是斜眼下的手呀！」

藤吉挺挺胸脯，大着嗓門心虛地答道。

「可是，那個斜眼的定市說，是你從背後給他一刀，他才翹辮子的呀！」阿次撇着嘴說。

「什麼？定市那混混竟然這麼口無遮攔？好小子，下次最好不要讓我撞見，要是讓我逮到了，非撕爛他的嘴，打斷他的狗腿不可！混蛋！」

藤吉惱羞成怒地破口大罵道。

「哎呀！他告訴我眞相又有什麼關係？……你不要惱了，我們也甭管這些啦！還是談談其他的吧！」

「對！對！……有沒有酒？我們來喝兩杯吧！」

「哎！眞是糟糕，早知道今晚你要來的話，說什麼我也不會把唯一的那罈酒賣掉啊！」

阿次說着，還「嘖」了一聲，一副頗爲可惜的神情。

「什麽？妳把老子要喝的酒賣啦？」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，日落之後，有個行脚僧來找小庵的住持，他們兩人好像是以前就認識哪！我瞄了一眼，看到他那法衣之下，還偷偷地藏了兩、三瓶酒呢！他們兩個活像酒鬼一樣，一眨眼的功夫，那幾瓶酒就已喝得一滴也不剩啦！這還不過癮，竟然跑來找我，要我把那小罈偷藏許久，打算給你喝的酒轉讓給他們……」

「這個臭和尙眞是個十足的酒鬼！灌了黃湯之後，啥正經事也不幹，只會倒頭呼呼大睡，就像條猪！」

藤吉撇着嘴罵着，還不屑地啐了一口。

「可是，我又不能隨便抛頭露面，到外邊去買酒呀！這麽一想，我就拒絕他們啦！……」

「那，妳怎麽又把酒賣給他們啦？」

「哎呀！那個和尙還不又是使出他那套看家本領，向我苦苦哀求。說什麽嗜酒如命的人，喝得不過癮時，肚子裏的酒蟲就會作怪，攪得他肝腸寸斷，痛苦萬分啦！我要是賣酒給他，就等於是救他一條老命啦！又說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囉！說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，我的心都差點被打動了。後來我一想，不行呀！萬一你這個死鬼三更半夜溜到這兒來找我，勢必非喝兩杯不可，那時，我豈不是要被你臭罵一頓？所以，我又狠下心來告訴他，我這酒是賣不得的。可是，

這時候他却從懷裏掏出一兩黃金——死鬼，是一兩黃金哩！我那時差點被黃金的耀眼光芒，搞得眼花撩亂哪！他說要用一兩黃金買我那一小罈酒，死鬼，你說，我能不心動嗎？」

「嗄？眞的是用一兩黃金？」

藤吉瞪著一雙金魚般的凸睛，話中掩不住無盡的貪婪。

「是呀！我那罈酒是一升裝的，可是，前些日子我們已喝掉一些啦！究竟裏面還剩多少，我也不知道，既然他要用一兩黃金跟我買，我當然——」

「對！妳做得對！不賣給他才是大儍蛋呢！」

藤吉本是個愛財如命的小器鬼，當他聽到有人要用一兩黃金交換一小罈劣酒時，當然要樂得心花怒放啦！

「我想，就算是上好的酒，也不值一兩黃金呀！何況，我們那一小罈酒又是當地人私釀的，賣給他實在是够划算啦！所以……」阿次說着，突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藤吉像是百思不解地搔着腦袋瓜子，問：

「奇怪？那個一天到晚都喝得醉醺醺的和尙，怎會有這一大筆錢？怎麽，半路上撿到的呀？」

「撿到？他那輩子修來這福氣喲！我猜呀！八成是那個行脚僧給他的啦！」

「妳說的就是那個今夜到小庵來找住持的和尙嗎？」

「是呀！我是有點覺得納悶，可是，聽說，那個行脚僧是個怪人，好好的住持不當——還是江戶裏的大寺廟哪！却喜歡到處飄蕩，無所不來，因而破壞了佛門的淸規，現在就變成了四不像囉！……不過，那個行脚僧可能不知道小庵的住持，用一兩黃金跟我買酒。」

「嗯，的確是個怪異的傢伙，他年歲多大啦？」

「我沒正式跟他打過照面，你不是一再交代嗎？要我謹愼點，不可隨意露臉，所以，我也不知道他眞實的年紀，不過，從他的背影望去，我想，大概約莫三十五、六歲吧？長得白白淨淨、胖敦敦的。」

「那是什麼?!」

就在這時，門外突傳來「撲沙」地一聲，藤吉陡然一驚，雙眉一揚，眼珠子一溜，低喝道：

「哎呀！疑神疑鬼的，那有什麼東西？大概是外面樹葉掉下來吧！」阿次嬌嗔道。

「哦？眞是這樣嗎？」說著，藤吉才放下了心。

「一罈酒一兩黃金，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。」

外邊突又「撲沙」地一個聲響，傳入藤吉的耳中，或許就如同阿次所說的，是落葉墜地的聲音吧？可是，藤吉的心裏總覺得毛毛的，又狐疑道：

「眞的是樹葉的聲音嗎？我倒覺得有人躲在外面呢！」藤吉倏地立起身來，一把推開木板門，探出頭去——昏暗的燈影疏落地映在枯草上，刺骨的寒風迎面襲來——漆黑的冷夜裏，連個鬼

影子也沒有。

「妳說的沒錯，可能是樹葉的聲音吧！」

縮回頭來的藤吉，自言自語道。

「當然是樹葉的聲音啦！要不然你以爲是什麼？不可能有人到這荒郊野外來的，放心吧！……哈！還虧你是個頭兒呢！我看你啊，就像個膽小鬼……」

說著，兩人的聲音就漸低了下來。

「他很順利地把那小蹄子賣了吧？」

藤吉突又心血來潮，提高音量問道。

「那當然，定市是專靠這勾當吃飯的，怎會出紕漏呢？就算我們沒有再三叮嚀，他也會做得乾淨俐落的！」

「可是，自從那檔子事後，定市那傢伙不見人影，一點消息也沒有，我著實有點躭心呢！」

「那你就甭躭心啦！你把光子送給他，當作殺死萬太郎的酬勞，任由他處置，你想想，這麼一塊肥肉送到他嘴邊，難道他不饞呀？他可能會先把光子玩弄一番後，再送她入火坑吧？」

「不曉得他做的是不是夠隱密？萬一留下了蛛絲馬跡讓人發現，豈不糟糕？……想想，光子也是夠可憐的，老爹被人殺死了，竟然還被蒙在鼓裏，而且，還莫名其妙地被人賣進窰子當搖錢樹……」

「死鬼，怎麽，你還在心疼她啊？」

「哎！話不是這麽說啦——」

「哼！我早就知道，打從一開始你就念著那塊天鵝肉，你當我是瞎子呀！」阿次嬌著嗓音罵道。

「哼！眞是一對不知恥的狗男女！」

低聲忿忿罵道，然後一聲不響地離開門邊的，赫然是剛和藤吉分手的忠治郎，原來，他是一路跟踪藤吉而來的。

忠治郎怒不可遏地「呸！呸！呸！」，連吐好幾口口水在滿是亂草的庭院裏，然後，身形一晃，很快地便消失在黑夜中。走了幾十步路後，忠治郎眼梢一瞄，發覺竟有條輕功極好的身影，不即不離地尾隨身後。

——咦？會是誰在釘我的梢？

忠治郎心裏雖然這麽嘀咕著，但，上半身仍向前傾著，以自己獨特的步法，如疾風般沿河岸走去。

可是輕碎的足音却仍在耳後響著。

忠治郎又加快脚下的步子，但，身後的人影恍如陰魂不散般地緊躡不捨。左邊是一片漆黑的密林；右邊是一條小河……

「哼——」忠治郎從鼻孔輕哼一聲，然後，深吸一口氣，縱身一躍，便輕而易擧地掠過寬約六尺的河岸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……」

身後的黑影立定脚步後，突暴出一串狂笑。

「不行囉！忠治郎，如果在夜路上比脚勁和速度，我相信絕不比你遜色，可是，像你這招我就不能如法泡製啦！哈！哈！哈！……」

「哼！又是你這個臭和尚！」

忠治郎扭頭一看，發現晃圓沒穿法衣，脚著草履，而且，頭上還纒著一塊不知從何處順手取來的破布。

忠治郎和晃圓兩人便隔著這條小河，並排向前行去。

「忠治郎，你爲什麽不把他們解決掉？」

晃圓在一陣沉寂後，首先開腔道。

「他們？你說的是誰？」忠治郎狀似茫然地反問。

「你少在那兒水仙不開花——裝蒜啦！我指的是，在荒郊野外那座破庵寺裏的野男女！」

「野男女？」

忠治郎停住脚步，瞪視著晃圓。

「咦？是赤條條，同裹著一條棉被的藤吉和阿次那個賤女人啊！」晃圓亦回望著忠治郎。

「臭和尙，我上州國定忠治郎絕非鷄鳴狗盜之輩，要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我是不會開殺戒的！」

忠治郎說畢，又自顧自地向前走去。

「你這是什麼道理？」晃圓望著他的背影，追問道。

「哈！難道你不明白？這道理很簡單呀！我又不是貓頭鷹，爲什麼要在半夜三更行動？」

忠治郎停下脚步笑答道，略頓了頓後，繼續說：

「和尙！」

「嗯？有何指教？」晃圓漫應道。

「──你知不知道，你滿身臭氣冲天？」

忠治郎深吸一口氣後，露出詭譎的眼光注視晃圓。

「臭氣？」晃圓瞪大眼睛反問。

「是呀！你聞聞看，那不是强盜的臭味麼？」

忠治郎意味深長地說著，然後以炯炯的眼神逼視著晃圓，但晃圓却滿不在乎地答道：

「嘿！國定的小子，你的鼻子還相當靈嘛！不錯！我是强盜……」

「哼！扮成般若，三更半夜溜到人家屋內搶了一百五十兩黃金，這買賣還眞不賴喔！」

忠治郎斜睨著晃圓，似笑非笑地說。

「哦？我的計劃早就被你識破啦？那我只好豎白旗囉！」晃圓高擧雙手作投降狀，以滑稽的口吻答道。

「薄暮時分，當我在井旁汲水時，你先露個臉，唬我一唬，然後，先一步到荒郊野外的小庵，假裝要在那兒落脚，伺機將喜好杯中物的住持灌醉，待子時一到，就悄悄地潛回府中宿，扮演了一齣般若搶金的精彩好戲，當神官大人府內鬧得鷄飛狗跳之際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回小庵，裝作酩酊大醉似地呼呼大睡，嘿！你的手脚倒眞够俐落！」

「嘿！那裏，你也很高明呀！」

晃圓嘻皮笑臉，搓著雙手說，突然，他立定脚步，以亢奮的語氣叫道：「喂！國定的小子！……」

他臉色凝然，似一本正經地想開口說話，但，忠治郎全然不予理會，逕自加快脚步，向前走去，而且，越走越快──不久，他的背影就消失在滿布星斗的夜幕中了。

晃圓瞠目結舌地怔在那兒，目送忠治郎的背影離去。突然，一股寒氣逼人的冷風，直灌入他的頸間，他不由得打了個寒顫，腦子也清醒許多。寺庵裏的殘局尙未收拾，晃圓自知待在這兒也是無濟於事，必須快馬加鞭趕回荒郊的庵寺，稍事處理才行；於是，他扯下纒在頭上的破布，蒙住整個臉，像陣旋風似地往寺庵的方向捲去。

「那隻禿驢也真是個窩囊廢，給他五兩黃金，他竟樂得不知自己叫啥姓啥，還趕緊用一兩黃金去換一罈救命仙露，我要是一直待在那兒，我還混什麼混啊？……趁天色未明，我還是腳底板抹油——先溜吧！……嘿！忠治郎那小子一手所導的精彩好戲，到底要在什麼地方揭開序幕呢？」

裏在破布裏的嘴角溢出了一絲笑意。

在這拂曉之際，東方已是一片肚白——霜降得很厲害，街道上、庵寺簷上、以及小徑旁那座破落的土地廟的屋簷上，都如積雪般，白茫茫一片。

森林裏，一羣麻雀從枯枝上，似撒豆般地向枯黃的原野飛去，到處都可聽見牠們吱喳不停的聒噪聲。

六所明神洪亮的晨鐘，響徹整個府中宿。在神殿前，老神官猿渡近江神容肅穆地主持著早課儀式，似已將昨夜驚魂的那一幕，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在一片雪白的清晨中，空氣是凝凍的，神殿附近的老樹，有幾片黃褐色的枯葉無聲無息地飄落下來——。

在六所明神附近的馬場內，忠治郎站在足足有三人環抱那麼粗壯的大欅木下，彎腰撿起剛落下的這幾片枯葉，慢條斯理地逐片將它們排列在手掌上，然後輕舒一口氣，枯葉又順風飄落地面。忠治郎就這樣，一次又一次地玩著樹葉，來打發時間。他自從昨晚勉強嚥下一碗發硬的冷飯後

，至今未曾再進食，而且，腳也只著草履而已，但是，他看來却精神抖擻，毫無倦意——又有一片落葉從他眼前飄了下來。

大欅木下是片白茫茫的蘆葦，在這密密的蘆葦叢中，僅有一條爲蘆葦所掩覆的小徑，因此，若不仔細瞧，很難發現有條人影藏身在那兒。

這時，有個行人兩手揷在懷裏，悠哉遊哉地從街上往這邊走來，在他腰際的刀柄上映著晨曦，閃爍著耀眼的光芒。當他走近大欅木時，突傳來一高亢的聲響：

「喂！」

來者被這突如其來的喊聲嚇了一跳，「嗯！」地一聲，停下腳步循聲望去。原來此人正是藤吉，不消說，他定是剛在小庵裏和那女人銷魂一夜出來，現正往回程趕著。當他一眼瞧見他家那個愣小子伊之吉，站在蘆葦叢中衝著他傻笑時，不由怒火中燒，額暴青筋，喝斥道：

「混帳小子！你怎可衝著本大爺叫『喂！』怎麼，活得不耐煩了，是不是？真是混蛋！」

「嘿！」忠治郎雙手下垂，俯首恭答。

「什麼嘿不嘿的！你少在那兒裝瘋賣傻，我問你，剛才你是不是喊我一聲『喂！』？」

藤吉提高音量，指著忠治郎責問道。

「不不不……頭兒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這樣冒犯您呀！我想，大概是您聽錯了吧？我是叫您『頭兒』啊！」忠治郎一疊聲地搖手否認。

「嗄？你剛才叫我『頭兒』？」

藤吉偏著頭，茫然地自言自語著。

「是呀！」忠治郎忍住笑意，垂首答道。

「眞的？不過，我還是有點納悶，我明明記得聽到的是『喂！』呀？怎麽又變成『頭兒』啦？」

「我那敢稱頭兒您『喂！』呢？難道我不知道府中宿藤吉頭兒神通廣大，是個人見人怕的土覇王嗎？只要您輕輕咳一聲，本在嚎啕大哭的孩兒，就會嚇得大氣也不敢喘一口；如果咳兩聲，肚子痛在地上打滾的人，就會霍然而癒，聽不到呻吟聲了；假使咳三聲，那麽，遠在冥府中的閻羅王，都會睡不安穩哩！——我怎麽敢當著從八丈島流放回來的大頭兒之面，放肆地叫『喂！』呢？」

「哦？是嗎？」藤吉聽了不覺飄飄然。

「當然，在頭兒面前，我那敢有半句虛言？」

「嗯，那我就不再追究了……小子，你還呆在那兒幹麽？我們回去吧！今天一大清早，我那寶貝女兒就要回江戶囉！」藤吉向忠治郎招招手，轉身，擧脚就想離去。

「嗯！對！」忠治郎嘴裏雖然這麽應著，可是，兩脚却如生根般，紋風不動地立在原地。

「咦？你怎麽啦？又不是木頭人怎麽老是站在那兒不動？混蛋，快滾到我這兒來吧！」

藤吉發覺身後沒動靜，一扭頭，見忠治郎仍呆立原地，不由得火冒三丈，頓足怒叱道。

「可是，頭兒……」忠治郎似夢囈般，指著遠方，喃喃說道：「從你那兒是看不到的，但，從我這兒望過去，有一片青葱翠綠的田地；在那寬濶的原野上，滿是栗木、楢木的落葉，而且，在碧藍的蒼穹下，還有如詩如畫的連綿青色山脈……眞的頭兒，您仔細瞧瞧，晨曦映在綠野上，顆顆晶瑩的露珠正閃著七彩的光芒哪！」

或許是忠治郎的演技頗出神入化吧？藤吉聽著他的喃喃敍述，不由得也翹首擧踵，往那畫境般的綠野望去，同時，兩脚也似有人牽引，穿過小徑，直往馬場走去。

藤吉邊走，邊對忠治郎說：

「嘿，小子，昨晚有沒有到窰子去找娘兒們呀？——像你這種笨嘴笨舌，又不解風情的愣小子，必然不受歡迎。嘿，小子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「嗯！」忠治郎悶不吭聲，只從鼻孔輕哼了一聲。

「哎！你眞是個敎不來的二愣子！如果娘兒們不甩你，你爲什麽不大聲嚷，說你是藤吉頭兒的人？在別處我就不敢保證，可是在這一帶，我敢拍胸脯說，只要一聽『藤吉』這兩個字，整座窰子都會搖晃不已，所有娘兒們也都會乖乖地投懷送抱，包管你其樂無窮，嘿……」

藤吉說著，便洋洋得意地大笑起來。

「哦？是嗎？」忠治郎無動於衷地問道。

「哼！當然如此，憑我藤吉這兩個響叮噹的『萬字』，誰不尊我一聲『頭兒』？而且，說不定窰子的娘兒們不會要你一分錢，還對你特別款待呢！……你這愣小子隨我身邊跑上跑下，難道沒有注意到這點？」

忠治郎一面狡獪地低聲笑著，一面裝作凝神地傾聽藤吉的自我吹擂——突然，忠治郎臉色乍變，兩眼睜得滾圓，直瞪著藤吉，全身顫慄不已。「頭兒，血、血、是血……你看，在那棵欅木下，有一大灘腥紅的血……不，不僅是血……」

忠治郎「碰！」地一聲，叭倒在地，一手緊緊抱住藤吉的脚，一手指著前方的欅木，口齒不清地說著。藤吉聽了忠治郎的話，不期然地心頭一震，循著他的手指方向望去，却看不出個所以然來，於是，他强作鎮靜地罵道：

「你這傢伙怎麼了，大白天撞見鬼啦？莫名其妙地窮嚷一番，我什麼也看不見啊？」

「……不只是血，在那一大灘血上，還有一條模模糊糊的人影，啊——他全身也都是血……他是被人用刀殺死的，哎！可怕……」忠治郎嚇得縮成一團，結巴地說。

「什麼？你不要胡言亂語了，這那有人影？什麼被刀殺死的？你是不是發顚啦？」

藤吉有些心虛，直搖著忠治郎的雙肩，大聲問道。

「頭兒，那個滿身鮮血的人，向我們這兒走過來，一直向我們這兒走過來了！」

「喂！喂！小子，你醒醒吧！你是不是黃湯灌多，狗眼發花了？什麼東西也沒有啊？……」

藤吉極目四望，還是看不出任何端倪。

「不！不！他來了，他向我們這兒慢慢靠近了，而且……而且他還說……嘿、嘿……什麼？你叫做萬太郎？喔——你就是在這大欅木下，被那個臉上有紅斑、斜眼的人殺死的？……喔！還有我身旁這個頭兒也是同謀？……嘿、嘿、嘿……你實在太可憐啦……」

「這、這……伊之吉，你鬼扯些什麼？什麼鬼影子也沒有啊？……到底是怎麼囘事？」

藤吉心裏有些慌亂了，他雖然極力想使自己鎮靜下來，但，忠治郎却叫喊得聲嘶力竭，震得手他足無措，漸漸地，他的臉色由白轉青，又由青轉白了。

「嘿、嘿……什麼？藤吉頭兒不但心狠手辣，置你於死地，又把你的老婆阿次佔爲己有，藏在八幡宿的小庵內？嘿、嘿……哦？藤吉那老不修，不想他年紀已一大把了，昨晚竟然還到小庵去風流一夜，和那賤女人胡搞一通，眞是可恨哪！可恨！——喔！你是要我轉達你的控訴？」

忠治郎面對空曠的原野，比手劃脚地大聲說著。

「喂！喂！伊之吉，你到底在胡言亂語些什麼？」

藤吉見忠治郎似眞面對萬太郎的寃魂，四肢已漸發軟，全身也開始冒冷汗了，他先以驚惶的眼神環顧四周，發現空曠的野地是片肅殺的景象，更平添一股陰森、淒淸的氣氛，不由得毛骨悚然。他發瘋似地用手緊緊壓住忠治郎不斷開合的嘴巴，厲聲喝止道：

「伊之吉，你給我閉嘴！不要再說了。」

「嘿、嘿、嘿……哦！那老傢伙突然從被流放的八丈島回來，不但把你一手打下來的地盤奪去、霸佔了你苦心經營的賭場，使你三餐不繼、險些潦倒街頭，還誘拐你的老婆，竟讓你死後也戴綠頭巾？……哦！最可恨的是，他又把你的女兒交給那個臉上有紅斑傢伙，而那兇手竟辣手摧花，再把她推進火坑……哦！可恨哪！」

「喂、喂、伊之吉，你醒醒啊！不要再胡說八道了，要是讓別人聽到，怎麼辦？」

藤吉急急再度用手掩住忠治郎的嘴巴，但，沒料到，忠治郎突張大嘴巴，狠狠咬了藤吉的手指一口。

「哎呀！痛死了！……混蛋！……」

忠治郎面無表情地默視著痛得直跺脚的藤吉，見藤吉又口不擇言地破口大罵時，嘴角突浮現一絲詭譎的笑意。

「你這混帳小子想造反了，是不是？」

藤吉痛得臉部肌肉扭曲成一團，他一面用左手緊緊握住另一被咬的手指，一面怒不可遏地大聲吼著；倏地，但見藤吉對著忠治郎的下腹，用力掃出一脚，就在藤吉提脚之際，忠治郎身形一閃，那脚已落空了。

「呸！呸！呸！」

忠治郎像咬到毒蟲，嘴裏滿含毒液似的，拼命地朝藤吉臉上吐出數口口水，同時，還以銳不

可當的眼神，從藤吉半白的頭髮，一直順著身軀掃視至脚部，然後又回到腰際，最後，眼光卽定在那把長刀的刀柄上。在這過程中，忠治郎的表情由忿怒漸趨肅然。

藤吉用力咬住下唇，兩眼似要噴出火花般地直盯著忠治郎，忠治郎見狀，突「噗哧」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喂，藤吉，你這算什麼表情？哈……」

說著，忠治郎更放肆地捧腹大笑。

「呸！你這王八羔子，竟敢戲弄本大爺！」

藤吉惱羞成怒，指著忠治郎的鼻子暴喝道。

「哼！怎麼，本少爺高興，你管得著嗎？我親眼瞧見你在那座小庵裏幹的好事……」

忠治郎撇著嘴，露出不屑的神色，嗤笑道。

「嘎？你……」藤吉的臉色瞬間又由青轉紅。

「也不想想，自己已是行將就木的人了，怎麼還是那副色迷迷德性？再要淫樂過度，恐怕就得提前向閻羅王報到囉！……現在，在這耀眼的太陽光底下一看，你這滿臉皺紋的糟老頭，眞是汚穢到了極點，想來眞是既可悲，又可笑……我只不過是路見不平罷了！」

忠治郎嘩啦啦地對藤吉數落了一大串。

「哼！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……」

霍地藤吉朝忠治郎頭部，揮出雷霆萬鈞的一拳，在咻咻的疾風中，但見忠治郎身形一矮，這拳又落空了。

「喂，老頭！不要白費力氣啦！」

忠治郎輕鬆地睨著眼瞧藤吉，揶揄道。

「哼！你這畜牲，少在那兒說大話，有膽，你再說一遍我聽聽！」藤吉氣得臉一陣白，一陣青。

「不要說是一遍，就是十遍、一百遍、一千遍、一萬遍，我也敢說，就恐怕你聽得不耐煩而已……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對你這種連畜牲都不如的人，多說也是白費唇舌的，我倒不如省省力氣，反舒服些！」

「你……你說……你說什麼？」

藤吉生平從未遭受如此大的恥辱，只見他氣得手脚發抖，連話都說不清楚了。

「喂！藤吉，像你這種喪盡天良、無惡不作的大惡棍，本該上刀山、下油鍋，碎屍萬段才對，沒想到，你還能從外島回來，苟延殘喘至今，你應有自知之明，爲天理尙能容你感到萬幸才是，那知，你不僅不感恩圖報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趕盡殺絕。爲貪戀色慾，將萬太郎的地盤和老婆全奪去佔爲己有不說，竟還在這大欅木下將他殺死，你說，你這能算是個人嗎？……所以，那個講仁義道德的頭兒，身上的血腥味告訴我的鼻子說，他恨不得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，喝你的血……

老頭，你認爲怎樣？」

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震得藤吉魂魄全飛，六神無主，他張大著嘴巴，眼珠子暴了出來，嘶聲叫道：

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

「我縱使報出名姓，你這個在八丈島添了半頭白髮的老頭兒，也不可能認識的！你只要記住，我是不久前才混進賭圈的伊之吉就行了……」

忠治郎吊兒郎當地露出嘲諷的笑容。

「把你眞正的身分說出來！你這小子竟敢在本大爺面前玩這瞞天過海的手法，你不想活啦？」

藤吉爲壯自己的膽，仍大著嗓門怒罵道。

「嘿，我就是伊之吉呀！反正我不管叫做伊太郎、伊助或伊三郎，對你來說，不都是一樣嗎？」

「不要耍花樣，快報出你眞正的身分！」

「你這老頭眞是囉嗦！」

「快說，你到底是誰！」

「跟你這老頭說也是白說的，因爲，當你被送到八丈島時，我只不過才四、五歲，是少不更

事的小毛頭，而，現在却是個居無定所的浪人，不過，我想，告訴你也無妨。我就是上州國定村的長岡忠治郎——你看，我據實稟報，你還是感到莫名其妙吧！」

「哼！果然是個無名小卒！」

藤吉本是不停地顫慄著，吐出這句話後，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，拔出腰間的長刀，照準忠治郎當頭猛力劈下，忠治郎並沒有閃避，在那一眨眼間，他已出手緊扣藤吉握住長刀的手腕，然後用力向後一拖，猶如一隻力大無比的大熊，拖著一頭小豬似的直在地上轉圈。

「混蛋，放手！放手！……」

忠治郎不理會藤吉奮力掙扎，仍是毫無表情地瞪著對方，凛然不動，未幾，忠治郎突暴喝一聲「呀——」，順勢一帶，藤吉便趴倒在枯黃的蘆葦上，當場跌個狗吃屎。他那柄長刀飛落在草地上，閃著藍白的光芒。

這時，從藤吉身後那棵大欅木方向，傳來一陣朗朗的笑聲，「哈、哈、哈……」，忠治郎定睛一看，原來又是那陰魂不散的晃圓——他的打扮仍和昨日薄暮時分，忠治郎汲水時所遇的一樣，也是脚著草履，一副行脚僧模樣。

藤吉趴倒在蘆葦叢裏後，心裏著實慌亂已極，因此，並沒有注意到背後的來者是誰。他這時髮髻上的帶子斷了，一副披頭散髮的狼狽像，頗爲嚇人。

「小子，你未免欺人太甚了——」

嚷著，藤吉忽地翻身躍起，拾起身旁的長刀，向忠治治郎揮過來，忠治郎見狀，不慌不忙地閃至他的腋下，對準他的腹部，「碰」地就是一拳。

「唔——」藤吉痛得悶哼一聲，緊摀著自己的腹部。

「喂！藤吉老頭，小心喔！那小子可不是普通的人物哩！說不定，會叫你吃不了，兜著走的！」

晃圓出其不意地笑著警告藤吉。因爲，這曠野寂靜異常，晃圓渾厚的嗓門傳至藤吉的耳朵，顯得特別的刺耳、清晰。藤吉氣虎虎地扭頭一看，見晃圓手裏拿著一頂僧帽，站在欅木下，意態悠閑地笑言道：

「我告訴你吧！那小子在上州世良田村裏，曾經發揮神威，一刀就把當地的惡棍島村伊三郎頭兒解決掉，他就是爲了逃避官府的追拿，才浪跡天涯，成爲一個處處爲家的俠客。你如果想抵抗，那就好像是鷄蛋碰石頭，徒勞無功的，倒不如乖乖束手就縛吧！哈……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你不必拿話來唬我……」

「我只不過是告訴你，乖乖踏上黃泉歸路罷了！」

在晃圓的訕笑聲中藤吉突又高舉長刀，如風輪般不斷掄動，然後，逐步向忠治郎進逼——藤吉可能以爲忠治郎有晃圓爲幫手，自忖實力不敵，想利用此種戰術脫身，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吧？

——可是，忠治郎面對藤吉來勢洶洶的攻擊，竟毫無懼色，當藤吉「咻咻」的揮刀逼近，說時遲

，那時快，忠治郎又是身形一矮，輕鬆地閃過揮來的刀鋒。

「唔——」藤吉痛苦地發出呻吟，原來，忠治郎已將藤吉的頸項夾在自己的右腋下，只見忠治郎嘴唇抿成一線，雙眼瞪得滾圓，無言地望著淡藍的天空，恍似一座雕像。

藤吉無法動彈，情急之下，只有張大嘴巴，狠狠地咬了忠治郎手臂一口，忠治郎却無動於衷地微微一笑，仍是用力夾緊藤吉的脖子。半晌後，忠治郎的眸子閃過一抹異樣的光芒，他的右手一鬆，只聽得「咕咚」一聲，藤吉有如朽木一般，碰然倒臥在蘆葦叢中——這個不可一世、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就這樣悄悄離開人世了。

晃圓從大欅木那頭走過來，望著忠治郎說：

「哦！原來你把他的頸椎夾碎了！」

忠治郎凝視著已經僵直的藤吉，再望望晃圓，然後轉身，默默地撥開掩沒小徑的蘆葦，頭也不回，大跨步地往街道的方向走去。

「嗯，個兒雖然不高，臂力倒是蠻驚人的！」

晃圓望著忠治郎的背影，自言自語後，就像唱歌般地拉長尾音，不斷唸著：

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也隨著忠治郎，踏著蘆葦向街區走去。

躺臥在地上的藤吉屍首懷中，露出一個錢袋的一角——那是昨夜在賭場所得的頭錢。

從遙遠的那一方，突然傳來陣陣淒厲的犬嗥聲。

處刑

在藤吉出殯的那一天，一大早卽下起凜冽的豪雨，而且參加出殯的人數，出奇的少。雖然這一帶有許多和他一樣，都是靠抱抬脚過活的人，平日經常地接觸，今日竟連個人影也沒有。在黑道上，無論彼此如何地敵對，遇到這種出殯的場面，也得表現得如同父子般地親密，這已是一項陋規。如今他們這番表現，未免太說不過去，一個從八丈島上流放歸來的大頭兒，應該除了他的地盤以外，從武州至甲信一帶，最起碼也得有一、兩個有頭、有臉的同行，在香奠簿上留下他的大名才合乎常理。

出殯歸來，那個假扮伊之吉的忠治郎，仍如往常般地，穿著束腰的衣著，在空無一人的庖廚裏，拿著抹布拼命地擦拭著每一個角落。

「眞是太瞧不起人了，所有出席的人物，各個都像乞丐般地，難道這一帶的賭徒，都不講人情義理嗎？沒有一個像樣的人來參加，實在太過分了——不過，昨晚我家小姐也很悲傷地告訴我，今日出殯的儀式，所以會如此清冷，主要都是由於頭兒生平不曾幹過好事，但是，伊之吉，你認爲我們主人眞的那麽壞嗎？」

這個剛從江戶獲悉此項消息而急忙飛奔前來的治助妓院下男，在庖廚門外，低沉著嗓門對忠治郎說道。他長得雖然嫌嬌嫩些，但還頗富正義感。

「難怪別人不願來參加，就連那些曾經喝過拜門酒的，也只有七、八個人在出殯時露面一下，後來竟連一個人都沒有，因爲他們不曾安排賭客夜宿，而事後又不再收徒弟，所以這次會如此清冷，實在不足爲奇——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

一直在庖廚裏忙著盥洗，不曾回答任何一句話的忠治郎，聽到聲音，楞了半晌，原來那位穿著白衣，緊細墨染法衣的和尚——晃圓，正蹲在地上刷洗盛飯的木桶，同時發表了他的高見。

忠治郎頗爲疑惑地說道：

「這種情況，我實在越來越想不通。」

晃圓接著回答道：

「據捕差田中屋大人說，這一家的頭兒，似乎從一開始，就不講義氣，自八丈島流放歸來，應該償淸的債款也不給，所以八州的那些差官大人以及田中屋，都分不到紅，難怪這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了命案，他們也當沒事般地，不肯積極地去追緝兇犯，眞是說來話長——」

晃圓頓了一下，面對小花所在的前屋，又意猶未盡地繼續說道：

「依我看，這個兇嫌一定和萬太郎有某種關係，聽說死者的頸項，骨頭全碎，由此可見，兇嫌一定很强壯，就像伊之吉這種體形吧！」

忠治郎噗哧地笑了出來，晃圓更得意地說道：

「田中屋大人還說，死者年紀已經一大把了，竟把萬太郎的老婆金屋藏嬌，這種情形下，無

論是誰，都會認爲是這一家的頭兒殺死萬太郎。」

「哇——眞有這種事嗎？」

治助訝異地瞪大雙眼。

「聽說那個女的不太好惹，這邊在忙著辦理喪事，她就預料到火將燒身，早已逃得不知去向，如今她的住所也人去樓空，這件事，貧僧還是剛才聽到的。」

晃圓仍然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。

「師父，且聽我說，像你們和妓院的人，都還不錯，那像我這個長年飄泊在外，一直無法獨立的人，說得難聽一點，走路走到連糞便都拉不出來，如今剛慶幸找到一處歇脚的地方，就碰到這種事情，看來是無法再呆下去，過兩天，我又得拿起包袱，踏上不知去向的旅程，唉，眞是可悲。」

難得開口的忠治郎，雖然自怨自艾地發了一頓牢騷，但是神情還頗爲自在，尤其他那特有的酒窩，依然很顯眼地掛在臉上。

「不、不、這怎麽可以，昨晚小姐還說，無論如何都要帶你去江戶，今後小姐是唯一能爲她父親報仇的人，她認爲你是個最好的幫手。」

治助神情緊張地說完話，忠治郎馬上接口道：

「就算她這麽認爲，我這個伊之吉也不是妓院下男的料子。」

晃圓抽回正在洗的手，說道：

「一男一女都那麼年輕，又要同進同出的，根本不需要分什麼主、僕，或是什麼下男、主人，乾脆就叫做情侶，不是方便多了嗎？呵！呵！呵……喂，伊之吉，眞是恭喜你啦！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

「你這麼說未免過於汚濁了。」

「用不著客氣，貧僧只是坦誠地將心裏的話，一字不露地說出來而已——對不對？」

最後一句「對不對」，隱含著相當滑稽的意味，惹得忠治郎、治助、甚至那位自己說出來的晃圓，也忍不住地笑了出來。

笑過一陣以後，這才發現小花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他們面前，她的身體倚靠在庖廚的圓柱邊，直楞楞地瞪著他們。

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

治助立刻收斂起笑容，不斷地陪不是，小花未予理會，只說道：

「治助，不是有來客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沒注意到。」

治助趕緊離開庖廚，飛奔至前屋。

小花轉向晃圓，說道：

「大師，那天眞要謝謝你，你的恩情使我畢生難忘。」

「哎呀！妳這麼說就太客氣了，我這個雲遊四海的和尚，那天剛巧在櫸木下面，發現一具慘兮兮的屍體，這大概是一種緣份吧！」

「唉！眞是可悲，一個平日倒頗有名氣的頭兒，家中除了伊之吉一個人外，竟沒有收任何徒弟，不過也有一些人經常在這裏露面，我原以爲發生了這件事，最起碼也會有三、五十個人前來，但——但是參加出殯的，除了附近零落的幾個人外，道上的兄弟竟不到十個，幾乎讓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，雖然他對二十年不見的女兒，也毫不客氣，但是我實在沒想到他竟這麼令府中一帶的人們所厭棄。」

小花悲切切地訴說著，眼淚幾乎滑落下來。

晃圓和忠治郎都默不作聲。

「雖然說是緣份，但畢竟是一個陌生的和尙……可憐我只有一個助手，能夠從頭到尾辦理出殯的事宜，早知如此，我這個柳橋松葉有名的小花，在江戶爲他辦理喪葬，也不致於這麼冷清了。」

忠治郎看著以袖拭淚的小花，安慰道：

「事到如今，說什麼也沒用，府中宿這一帶的賭徒，沒有一個是通人情的，我眞爲頭兒打抱不平。」

晃圓作勢地甩一甩手上的水滴，眼睛直視忠治郎，似乎在說：你還眞會說話！

忠治郎還以顏色地回看晃圓，也好似在罵著：賊和尙，最好閉上你的烏嘴！

一會兒，治助跑進來對小花說：

「剛剛來過的那位田中屋的頭兒，現在在外面守著，他要小姐出去一下，好像有話要說。」

「他不進來坐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說有急事，所以不進來坐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小花剛說完話，就聽到外頭有一男人，乾咳了一聲，小花頗不情願地走了出去，不久，即聽到田中屋和小花對談的聲音。

「眞是抱歉，把妳叫出來，我有一件——」

田中屋說到這兒，聲調突然低得無法聽出什麽，忠治郎眉宇一動，說道：

「治助，看來佛壇的燈火和香火都快燒完了，麻煩你重新點燃三支香火吧！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點燈、燒香，都是貧僧的工作，但現在我正忙著洗東西，只好拜託你了。」

「不用客氣，你那麽謙虛，不是太見外了嗎？」

「那裏，那裏。」

晃圓張嘴大笑，當治助走後，他們兩人突然變得嚴肅起來，互視對方，靜靜地聽著外頭的聲音。

「剛才我到這裏來，告訴妳，這個月因爲各種關係，可能會遲緩一些日子來收錢，但是那位八州巡廻役的關畝四郎大人——」

在當地任捕差，又兼營娼寮的田中屋萬五郎，粗著聲音說道。

「是的……」

小花以銀鈴般地聲音回答。

「我剛回到家裏，就接到通知說，會按照預定日期前來，同時還有兩件刑案待辦，不得延誤，當然這麽一來，我們得趕緊準備——所以我才來和妳打個商量。」

「你是頭兒，和我這個女人，有什麽好商量呢？」

「不是別的——」

聲音到此，又變得很微弱，在庖廚裏的忠治郎，當然無法聽出他們在說什麽，鬼頭鬼腦的晃圓，立刻躲到走廊下的板牆邊，隔著一層紙門，很清晰地聽到他們的對談。

「這次事關緊要，如果大人在此地不能盡興地玩，縱然我想努力去緝捕殺害藤吉的兇手，他也會拉著我團團轉，使我沒有著手的時間，所以我的意思是——這也是爲妳好，因爲這一帶的藝妓，大人看不上眼，剛巧妳從江戶來到這裏，如果明天他們來時，妳務必拿出看家本領，套住他

們。」

田中屋頓了一下，又繼續說道：

「但是明天會不會留宿於此，還不太清楚，因為這兩件刑案中，只知道有一件是去年即被逮捕，至今關在馬場牢房的八幡宿强盜，另外一件則不得而知，但是無論如何，他會在這幾天到達此地，怎麼樣，只要妳能在府中好好款待大人，他就會心滿意足。」

小花一直默不作聲。

「妳說過了七天就要回江戶，但是妳知道嗎？亡魂在作七的這段時間，是不會離開我們的，所以如果妳在兇手未找到之前就離開這裏，是很不孝的，而且妳在此形同一盞明燈，帶動我們的心緒，一旦離去，這兒立刻會失色不少。」

小花聽完這段帶著邪念的話，立刻接口道：

「頭兒，府中這一帶的情形，我是不太瞭解，但如果在江戶，當她的雙親故去，尚未滿作七的時間，再怎麼卑賤的藝妓，也不會去服侍客人，雖然我父親被人唾棄得有如一條毛蟲，但畢竟是我的生父，如今他死了尚未七天，你就要我去那裏，非我能力所能及，所以你聽清楚，這件事，我絕不答應！」

小花面紅耳赤地一口氣說完。

「什麼？」

田中屋不自覺地大聲問道。此時，晃圓不知怎的，竟跑了出去，放下袖子，急著對小花說：

「小姐妳—妳這樣做是不對的，貧僧剛才在刷洗走廊時，聽到你們的談話——唉，眞是抱歉……」

晃圓不斷地向田中屋頷首，說道：

「這位頭兒說的沒錯，依貧僧看，如果八州大人眞的到這裏來，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好好的巴結他，讓他在此留宿才對。」

田中屋得意地對小花說：

「妳看，連大師也這麼說！」

「眞的需要如此做，才能夠找出殺死妳父親的兇手來，否則我們一直爲死者悲傷，哀悼，也不能使死者復甦，這那裏是孝順？貧僧雖然無用，但還是希望妳能順頭兒的意思，任他去安排——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

一直在庖廚裏的忠治郎，聽到晃圓說的話，非常可笑，即推開房門，走了出去。

在另一間房裏閒談的治助，也聽到了他們的對話，隨即跑到紙門邊，探出頭來，說道：

「小姐，江戶那邊固然重要，但又不一定要立刻回去，妳可以待在這裏，等找到兇手以後，才回江戶，還來得及，妳就聽從頭兒的話，如果八州大人來了，到本陣去——」

「閉上你的嘴！」

小花深鎖柳眉，用力地咬了一下朱唇，喝道：

「這件事不用你管，你退到一邊去。」

治助只好縮到一旁。

「頭兒，」小花轉向田中屋，說道：

「我現在還有許多事情尙未辦理，所以一時無法答覆你的問題，讓我考慮以後再……」

「妳要再考慮，當然可以，但又不是逼妳做見不得人的事，只不過是陪他喝喝酒而已，用不著考慮再三。」

「還是讓我考慮，考慮吧！」

小花說完後，卽轉身走了進去，同時喊道：

「伊之吉──」

田中屋看著小花的背影，頗爲不悅地說道：

「虧我大老遠地跑來這裏，眞是不懂事的女人！」

說完後，正要離去時，晃圓急切地叫道：「頭兒，等一等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初冬午後的太陽，仍高懸在天邊，陽光慵懶地灑落一地。

忠治郎抓著井口邊的吊桶，不像是前來提水的，好像在思索著某件事情。

小花走到忠治郎身邊，說道：

「伊之吉，你說說看，我父親死了還不到七天，就要我去陪酒，有沒有道理？」

「當然這是頭兒沒有道理。」

「何況我是江戶有名的小花，怎能到府中宿的本陣去陪他們喝酒，那豈不是太沒面子了嗎？」

「話也不能這麼說，因爲他到底是官方的八州巡迴大人，如果妳惹火了他，也不太好吧？」

「管他是什麼八州大人，我就是不樂意陪他喝酒，而且我也不懂田中屋究竟講些什麼？」

小花餘慍未平地繼續說道：

「那傢伙說得那麼好聽，他存心不替我查出兇手，只想當我是禮品，送給八州大人，看能不能佔點便宜，你說這怎麼可以呢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他倒說得蠻好聽，說什麼是爲了我──哼，眞笑死人，他未免太小看我了。」

「眞是的。」

「不是一聲『眞是的』就沒事，你伊之吉也是一樣。」

「那……那……妳是指什麼事呢？」

「你還挺會裝蒜嘛──」

「妳這麼說，眞叫人猜不透！」

「猜不透的是我，你說你是上州的伊之吉，如今我父親已死，你仍在隱姓瞞名的，究竟你眞實的姓名是什麼呢？」

忠治郎著實楞了一下——你是假冒伊之吉吧！你的本名究竟是什麼呢——被這麼問起，已經不只兩、三次了，所以倒還不值得訝異，但是對小花這種追問的神情，確實不得不令人毛骨悚然，畢竟父女之間，血脈相連，一點也不假，尤其當時鐵靑著臉，倒在櫸木下的藤吉，用即將衰竭的聲調，問著——你究竟是誰——的那種語氣與神態，不正和小花剛才的表現一樣？

「呵！呵！呵！妳怎麼又在尋我開心呢？我不是說過了嗎？不管到什麼地方，和竹筍一樣，剝了皮，還是原來的伊之吉呀！」

「你還是這麼倔强，眞拿你沒辦法！」

「我也愛莫能助！」

「對了，伊之吉——」

小花突然想到什麼似的，一本正經地對忠治郎說：

「我現在也不怕鬧笑話了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想請你幫忙，不知你肯不肯幫我這個忙？」

「呃？」

忠治郎眼光充滿了好奇。

「在這世上，我已成了孤兒，加上父親的仇恨未報，你是個男子漢，你忍心棄我這個可憐的女人於不顧嗎？」

「呃？」

「我請求你能否撕開假面具，讓我看看你的眞面目，我這個倔强出名的松葉屋小花跪下來，求你回復本來面目助我一臂之力吧！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求求你，一定得幫我這個忙。」

「妳未免把我這個小子看得太重要了，我不過是個普通人，怎能對妳有所助益呢？」

小花靜默一會兒，又說道：

「那麼你是不願意和我一起回江戶囉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那你打算將來怎麼過呢？」

「還不簡單，就算替人劈柴，也有三餐吧！」

「你是眞的不和我到江戶去了？」

「也不見得，因爲我尙未決定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可以和我一起去囉？」

「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，看來我得找師父商量一下。」

「那位師父和你差不了多少，他也是假冒的。」

「眞的嗎？他看起來還是個相當親切的師父呢！」

此時，晃圓正提著水桶自庖廚出來，他已經脫下法衣，穿著一件白衣裳。小花頗不自在地低聲對忠治郎說：

「你好好地考慮，考慮，晚上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。」

小花正欲掉頭就走，晃圓趕緊開口道：

「對方無論如何總是官方派來的捕差，像剛才對他那麽不客氣，恐怕不太好吧！」

「因爲他說得太令人生氣了。」

「幸虧貧僧好話說盡，他才高高興興地回去，我告訴他說，因爲妳父親剛過世，所以情緒不好，他立刻和顏悅色地說，這也是人之常情，改天再來找妳商量此事，然後才回去。」

「我是眞的心情不好——伊之吉，你好好地想一想。」

小花說完後，踩著細步離開他們。

晃圓賊頭賊腦地看了看四周，然後緊靠忠治郎說道：

「喂，忠治郎，發生大事了。」

「什麽樣的大事？」

忠治郎毫不在意地回應著。

「我說出來之前，要先問問你。」

「什麽事呢？」

「你這個人究竟在幹什麽，事情已經辦完，還留在這裏做什麽？」

「那麽你呢？」

「我是因爲你還沒走，才跟你一起留下來的。」

「爲什麽呢？」

「不爲什麽，只是想跟你在一起就是了。」

「我留在這裏是爲了——」

忠治郎頓了一下，正要接下去時——

「我明白了！」晃圓舉起手來，止住忠治郎下面的話，搶先說：

「你是不是在等那個傢伙來？」

「你是指那一個？」

「我知道你要等的人，就是那位把萬太郎的千金——光子賣掉的斜眼偷兒，他專門拐誘良家婦女，也是個狗腿，大家都叫他左定市吧！同時你還在多摩河畔打斷他的手，你想從他那裏打聽

光子的下落，對嗎？」
「嗯，你說得一點都沒錯。」
「當然，儘管他的手被打斷，如今和他有關係的藤吉被殺了，就義理上來說，他一定會到這裏來的——不過，他現在却跌入另一深淵裏。」
「呃？」
忠治郎確實嚇了一跳，急著想知道內幕，但晃圓依然慢條斯理地訴說著：
「我也是從那個笨捕差田中屋的口中，探聽出來的，據說這次的兩個死刑犯中，有一個是想偷渡關卡的濶家子，我覺得那個漢子很濶氣，有點奇怪，就四處打聽，將所得的結果，判斷出那個濶家子一定是左定市。」
「眞會是左定市嗎？」
「是的，這麽說來，就算定市聽到藤吉被殺的消息，也難怪他不能來此，我猜想他一定是先被送到駒木野的牢房，經過官方討論是否要送往江戶，拖延了一段時間，才決定判處死刑。」
「那麽依你的看法，他是否在駒木野被處死？」
「這我還不敢斷定，只是如果他眞的偷渡了關卡，死刑是免不了的——但這消息是否正確，很有問題。」
「是啊！」

「如果算卦者說無法等到人，你就不能再這樣傻等下去了，一旦他的頭被砍掉，卽無光子的下落，到時候，你這個國定村的忠治郎，可能要一輩子去尋找這位姑娘了。」
「那麽你說該怎麽辦才好呢？」
「你是想和我商量嗎？」
「哼！」忠治郎不願再說下去。
「喂，忠治郎，你沒聽說過，薑是老的辣嗎？所以你有什麽事情，還是找我商量吧！」
晃圓自覺幽默地打趣著，忠治郎却不予理睬，仍嗤之以鼻地「哼」了一聲。
晃圓視若無睹，依然不知趣地繼續說道：
「我這個人挺不錯喔！只要你拍一下我的肩膀說聲：萬事拜託，就是赴湯蹈火，也在所不辭。」
「很抱歉，你認錯人了，我看只有石川五右衞門（日本歷來最有名的大盜）那一類的人物，才會拜託你吧！」
「嗨！就算我不是好人，也只限於偷點東西，還不至於高明到揑碎人家的脖子呢！」
「哼！」
「玩笑歸玩笑，我們還是言歸正傳！」
晃圓突然收斂起笑容，一本正經地說道：

「我看定市在鳥籠裏乘涼，到底不是一件好事。」

「那還不簡單，駒木野離這兒還不到六里路，今晚剛巧可以去動動手脚。」

忠治郞蠻不在意地說著。

「不太好吧！你沒聽說，古時有一位名叫木曾義仲的將軍，歷盡了千辛萬苦，才攻入京都，以爲功成名，就可以在當地胡作非爲，誰知不到三天卽成了孤魂野鬼，所以我說，你不要憑著一股衝動，任意闖入駒木野，以爲在黑夜裏，拉出牢裏的定市，要他招供光子的下落，卽可神不知鬼不覺的，但你曾否想過，以後該怎麽辦呢？」

「你說『以後』是什麽意思呢？」

「所謂『以後』，就是說，一個原本在府中藤吉家的年輕小夥子——伊之吉、忽然之間，不見了蹤影——這麽一來，就算田中屋再怎麽遲鈍，也會察覺有異，如果事情發展得更糟，不但會被人認出破牢者是誰，就連那宗欅木下所作的案子，也會一併被人識破，果眞如此的話，你這位費盡心機，假冒他人的夥計，豈不全泡湯了嗎？」

「臭和尙，你說得倒還蠻有道理，但我們不能再拖延下去，萬一定市早先一步被處死，那我要到什麽地方去打聽光子的下落呢？」

「你先別急，等八州大人來了再說，你和我一樣，有耳、目可以觀察四周的動靜，而關畝四郞遲早要到府中，如果他先經過這裏，再往駒木野去的話，屆時，我會另有打算，你可以定下心

來，大可不必操之過急而壞了大事，你只要記住，無論走到那兒，都有我在後頭替你撐腰，所以儘管去找姑娘溫存溫存吧！」

晃圓說著、說著，卽擧起手來，模仿窰子姑娘嬌嗔的模樣，拍了一下忠治郞的臂膀。

「混帳！」

忠治郞大聲喝著，同時瞋目直視晃圓。

晃圓依然毫不在意地哂笑著：

「哎呀！生氣也不要隨口出惡言，我這不都是爲你好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翌晨卯時，關畝四郞一行人，在冬日微薄的陽光下，來到了府中宿，雖然是萬里晴空，天氣依然凛冽異常。

自從頭戴陣笠（日本兵士所戴的圓錐形笠帽）的關畝四郞出現在街道盡端的枯木林以後，捕差田中屋卽不斷地在街道上彎腰哈背，迎接官大人的來臨，晃圓躱在路旁的樹叢裏，爲田中屋那種卑躬屈膝的模樣竊笑著。

暮靄時分，晃圓始意態闌珊地回到藤吉的住所。他拿起一瓶酒，和著溫開水，漫不經心地飮啜著，旁邊坐的，正是長滿胸毛的忠治郞，如今整座屋裏，只有他們兩人。

「到底是個女人，她終於被我和田中屋說服，而淚眼婆娑地到本陣去拍官大人的馬屁，想想

也眞是可憐。」

晃圓自言自語地訴說著。

「而治助也在那兒忙上忙下，一會兒替她準備木屐，一會兒爲她整理頭髮，現在可能在本陣裏當電燈炮吧！眞奇怪，他每天形影不離地跟上跟下，難道都不曾有過男女之情嗎？」

晃圓說了大半天，忠治郎始終默然不語。

時間就在一片沉寂中悄然流逝，晃圓已經有點醉意，而忠治郎一直緊閉雙眼，或許他是在那兒假寐吧！

「忠治郎，我再一次地告訴你——喂，忠治郎。」

「別叫我，我不會喝的。」

「爲什麽？」

「我已經發過誓了。」

「喔——原來是發過誓了，難怪，喂，那女人怎麽樣？」

「什麽怎麽樣？哼！」

忠治郎冷笑著，臉頰再度浮現特有的酒窩。

呼呼的風聲在窗外無情地颳刮著。

晃圓正欲扳起臉孔，說些什麽時，庖廚的房門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打聲。

「喂，開開門，伊之吉，是我同來了，待會兒還有人送小姐同來。」

這是治助敲門的聲音。

「好。」

忠治郎漫應著，然後走到門邊，拔開門閂，晃圓則匆匆地把酒瓶收到廚子裏。

門打開後，只見治助拉開嗓門，大聲說道：

「和尙拜託我的事情，我已經打聽出來了——咦，奇怪啊，怎麽有酒的味道？」

晃圓趕緊推開忠治郎，站到治助的面前，辯解道：

「因爲都沒有人在嘛，所以我稍微喝了一點酒，喂，你千萬不要告訴小姐喔！」

「開玩笑！我又不是菩薩，怎麽會去告密呢？等一下我也要喝一杯，如何？」

「好哇——對了，我託你打聽處刑的事情，辦得怎麽樣了？我打算在刑場邊，擺個小攤子賺點錢，所以你快告訴我刑場在什麽地方吧！」

治助不急不徐地走進庖廚，三個人卽圍坐在爐灶邊取暖，晃圓一副焦躁難耐的神色，一會兒功夫把一升的酒全喝光了，却毫無醉意，足見他的酒量相當驚人。

「待會兒小姐同來，事情就會有了眉目，但據我所知，刑場可能是在八幡宿的森林墓地，明、後天的午時擧行吧！」

「那兩個刑犯眞的會在八幡宿處死啊——嗯，沒錯，那片森林裏確實有一塊墓地——這下可

好！」

晁圓拍手叫好，同時看著一直默不作聲的忠治郎。

「聽說兩個刑犯，有一個是强盜，另一個是偷闖關卡的人？」

「對，對，聽說那個强盜還是府中宿裏的人，而另一個叫什麽右定市或左定市的，反正是個斜眼，這些都是那幾位年輕的士兵告訴我的。」

「怎麽樣？我猜得一點也沒錯吧？伊之吉，你看貧僧的眼力如何？」

忠治郎依然默不作聲，只是靜靜地走到門邊。

不一會兒，外面突然響起開門的聲音。

「治助，你到底在幹嘛，伊之吉都替我開了門，你還不知道我回來呢！」

小花埋怨的聲音，由遠而近，聽她的口氣，好像頗爲不悅。

治助和晁圓趕緊跑出去迎接，小花似乎被灌了不少酒，除了一臉倦怠，還有些微的醉意。

小花看也不看他們，就逕自地走進那間陳設佛壇的房間裏，治助正欲跟進去——

「你不要管我，也不要進來——哼、可惡，不過是個專門跑鄉下的小官吏，有什麽了不起？眞是欺負人。」

紙門「砰！」的一聲，被關了起來，小花獨個兒在裏面絮叨不休。晁圓識趣地趕緊穿上早已脫下的法衣，輕聲地叫道：

「我來點燃佛壇的燈火吧！」

說完後兀自拉開紙門，走了進去，發現小花在漆黑的房裏，如一尊石像般地呆坐在佛壇前。

「治助眞够糊塗，燈也忘了點。」

晁圓一邊嘀咕著，一邊摸索佛壇的燭火，好不容易點燃燭火，這才看清楚小花的模樣，她的下頷埋在衣頸裏，微低著頭，眼角和面頰上尙淌著淚水。

「大師，我沒有必要爲了替父親報仇，忍氣呑聲地拍那個小官吏的馬屁，我一定要自己找出仇人給你看——八州大人有什麽了不起，還有笨蛋捕差又算是什麽東西？」

晁圓發覺大事不妙，趕緊追問道：

「發生了什麽事？治助不是跟著妳去嗎？」

「你以爲發生什麽事？難道他還强暴我不成？眞是笑話——他竟然說天寒，我一個人在鄉野獨眠不太好，要和我溫存一個晚上——那個鴇母就像點頭蟲，拚命地在那裏點頭，要我順從他——眞是噁心死了。」

小花很傷心地哭訴著，弄得晁圓都招架不住，只好安慰小花說：

「沒想到事情會這麽糟。」

「和尙，我已經決定了，不管什麽報仇不報仇，明天我就要回江戶去。」

「不，不，這樣急躁是不行的，做任何事都要心平氣和，只有傻瓜才會自暴自棄，妳現在什

麼都不要想，不要歎氣，好好地祈求菩薩的保佑吧！」

「你少對我說教。」

小花忿忿地站起來，一面解開衣帶，一面大聲地喊：

「治助，治助，我現在要換衣服，你過來幫我的忙。」

「喔，是的。」

治助好像早就在門外待命般地，立刻跑了進去，這麼一來，晃圓只得乖乖地退出。臨退出前，晃圓又回過頭對小花說：

「說實話，這次八州大人到這裏來，好像是爲了處決那個偷闖關卡的斜眼傢伙，我還想和伊之吉乘此機會賺它一筆，聽說處刑當天，或是前一天會帶處刑犯來此，有沒有此事？」

小花嫌惡地瞥了晃圓一眼，說道：

「我怎麼知道這些事情，告訴你，和尚，我這個松葉家的小花，不會有親戚被判處死刑。」

「啊，是的，」晃圓雙手合十地說道：

「眞不該問妳這個問題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晃圓一臉正經地走了出去。忠治郞正在隔壁的房間裏，拿著棉被舖床，夜晚空氣格外地冰冷，那一層薄薄的棉被，相形之下，益發顯得冰寒難耐。

「忠治郞，你要睡了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沒用的東西，棉被才是他的伙伴。」

忠治郞充耳不聞，依然故我地將棉被舖好後，再從壁櫥的角落裏，取出一把大刀放在枕邊。

＊　＊　＊

翌晨，晃圓和治助不斷地爲伊之吉失蹤的事情，向小花道歉，原來治助昨夜因天氣過於寒冷，和晃圓在庖廚裏喝了不少酒，而這個向來滴酒不沾的治助，一夜之間竟然醉得不省人事，無怪乎伊之吉在什麼時候離開，他都一無所知，當然沒有辯白的理由，只能和晃圓一起挨罵的份。

「他可能早上跑去小佛看熱鬧吧！」

晃圓厚著臉皮在那兒胡扯一通。

事實上，忠治郞自昨夜卽溜到駒木野了。

「哼！你們從昨晚就有點怪怪，以爲我看不出來嗎？未免太小看人了，眞是豈有此理。」

「啊！啊！那眞是非常的抱歉，伊之吉年輕不懂事還有話說，我這個年紀一大把的和尚，沒能好好地注意到，實在是說不過去。」

「究竟——」

小花再度提高聲音說道：

「究竟伊之吉會不會再回來這裏？」

小花毫不放鬆地瞪着晃圓，晃圓雖然低着頭，正在想像忠治郎飛跑於街道的情景，但他還是故作輕鬆地說道：

「這還用問嗎？如果伊之吉知道妳提出這個問題，會訝異得啼笑皆非呢！他沒有得到妳的允許，怎敢輕易地離開？他不過是出去辦一點事情罷了，貧僧代他向妳陪不是，我想他一定會在五刻之內回來。」

小花仍然不敢信任晃圓所說，轉向治助問道：

「治助，你說，伊之吉眞會回來嗎？」

「會的。」治助傻楞楞地說道。

「像貧僧一年到頭，雲遊四海的人，對這種事，早就司空見慣了，依我看，伊之吉就是慢慢地走，一天也可走四、五十里路，而駒木野或是小佛坡，來回尚不到十二里，所以不必兩個時辰，他就會回來。」

晃圓表面上好像神色頗爲凝重，但口裏說出來却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。

「萬一他沒回來，你怎麽說？」

「呃？」

「我是說，如果伊之吉沒有回到這裏，你怎麽辦？」

「嘿，」這回該晃圓瞪大雙眼，說道：

「萬一他不回來的話，我就把我這顆光溜溜的頭給妳好了，呵！呵！呵！……」

「哼，我要你這個禿瓜做什麽用？」

＊　＊　＊

小花不再嘀咕了，晃圓低着頭，在那兒竊笑，而治助竟無所事事地在榻榻米上胡亂比劃着，他就是這麽一個迷糊的傢伙，小花雖然有些生氣，實在也拿他沒辦法，如果伊之吉不久即回來的話，爲這件事動怒，不是太不値得了嗎？想到此，小花的心情，不自覺地好轉許多。

「但是，你們從昨晚就一直瞞着我，究竟在搞什麽鬼？」

晃圓和治助像被說中了心事，同時呵呵呵地大笑起來。

「哏，不要再笑了，眞叫人受不了。」

小花雖然故作嚴肅地微鎖眉宇，但終於忍不住也跟着笑了一陣。

「嘿，雖然我不太明白，但是——」

治助正要把話說完，晃圓立刻從旁岔開話題，說道：

「現在已經快到臘月了，貧僧雖然終年穿着這件破法衣，雲遊四海，沒多大關係，但是我和伊之吉曾經商討過，希望能想個辦法穿件像樣點的衣服，來迎接這新的一年——」

「唉，我父親是個吝嗇鬼，而我也不會插手管這種事，所以明年新春，可能無法給你們一些酒錢——」

小花頗爲不悅地說道。

「不，不，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現在正是服喪期間，我們純粹是一片誠意，想在春節時自掏腰包，買一些花兒供奉佛壇——所以我們商量，乘處刑的機會，在刑場附近，演一齣戲，撈它一筆，然後好好地過新年，希望妳不要見笑。」

「那你們究竟打算做什麽呢？」

「現在說出來就沒什麽意思了，還是留到那時讓你好好地大開眼界吧！」

「你們這些人，眞讓人想不透。」

「現在雖然是這麽打算，也許到時候會一敗塗地也說不定。」

他們正熱中地討論這件事，突然——

忠治郎不知什麽時候回到屋裏，臉上毫無表情地拿着一堆木柴，塡滿爐灶上正欲熄滅的爐火，他身上的衣服，因爲朝露打濕了，正晾在天井旁，而腰間的那把刀，也早已收進壁橱裏，所以現在的忠治郎，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，都和往昔一樣，仍是一個毫不出色的年輕小伙子——上州伊之吉。

＊　＊　＊

無論晃圓如何地追問忠治郎，他始終不肯開口，直到正午時分，仍然不曾透露半點有關昨晚出去的事情，他只是一味地在那兒忙着汲水、擦拭東西，甚至哼着歌曲自愉。

午後，田中屋前來囑託小花有關今晚的事情，臨走時，晃圓追了出去，不一會兒，帶着得意的神色，拍了一下忠治郎的肩膀，說道：

「你知道嗎？囚籠要在今晚戌時到達府中宿。」

「我早知道了。」

「你早就知道？這麽說來，我這老和尙還蠻會預測嘛，而你到駒木野，根本沒有辦妥事情。」

晃圓帶着調侃的語氣對忠治郎說。

「八王子的千人隊，派出了一百多人守衛在那裏。」忠治郎據實以告。

「嗯，牢房周圍盡是營火，而千人隊的士兵又徹夜不眠地守護着囚犯，也難怪你無技可施。」

「就是這樣子，他們尙且用布圍起來，徹夜在附近巡邏守衛，聽說他們要把囚籠送到日野，這麽一來，一旦渡過河，就得看我的了。」

「但他們又改變了原先的計畫，所以你無法在日野河畔下手，千人隊到江戶去時，有五十多人會在沿路的府中宿停留下來，我雖然不十分瞭解實際情況，但可以確知的是，他們一定會到這裏。」

「嗄！」

「老弟，不用驚嚇，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領，想隨時侵犯護守得那麽嚴密的囚籠，到最後你仍會發現徒勞無功，所以我勸你，還是乖乖地依我的計畫進行吧！」

「——」

「我說得沒錯，你這齣戲前輩子已註定得聽我的安排。」

忠治郎已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，晃圓反而故作鎮定地說道：

「不是我要囉嗦，國定的忠治郎，告訴你，我很欣賞你這條漢子，所以我們這兩條漢子得聯手合作，好好地幹一番！」

說到此，他突然很認眞地看着忠治郎，說道：

「嗳！你可否開開尊口，說聲：和尚，我們幹吧！」

此時，房裏傳來輕微的鐘聲，而佛壇前的香火亦緩緩地飛飄過來，這或許是小花和治助正在上香吧！忠治郎一步跨過去，站在晃圓的面前，緊握他的雙手，就這樣，默默地互視對方。

秋風

通往府中宿的那條赭紅色的泥土道上，此刻正有排列整齊的一隊千人隊，通過那兒。附近的百姓和過往的人們，都被這種情形駭得停下脚步，躲至一旁靜觀變化。非但如此，連那位在府中宿當差的田中屋，也嚇了一跳呢！

關畝四郎這時候坐在東屋的某間屋裏，心中暗暗思忖：倘若，今晚很順利……小花或許肯順從自己的意思，如此一來……嘻！嘻！嘻！自己這趟旅程，平白添上一椿風流艷事……內心的興奮正隨着念頭的轉動而逐漸加深，喜色亦隨着興奮之情躍升眉梢時，却無端遭到這陣干擾。

關畝四郎悵悵然地收回發愣的眼神，循聲望去，只見他雙唇微張，這一眼，怕也讓他覺得心驚膽跳——

此外，該是躲在土墩橋後面，兩眼牢牢盯着千人隊的隊伍和那兩隻囚籠的人了，他們的驚訝自不在話下。

土墩橋的後面躲着兩個人，穿着僧袍袈裟的一位，是晃圓，另外，裹着頭巾的是忠治郎。

他們兩個聚精會神地瞪大眼睛看着前方。

一棵樹葉已完全脫離枝椏的光禿樹木，直直聳入雲霄，以蹲在橋墩後的忠治郎角度來看，樹木的尖端似已觸及像是凍結一般，停滯不動的藍天。

微風輕掠而去，枝椏響起細碎的沙沙聲。

千人隊約有五十餘人，每個人的頭上都戴有一頂，表示「出戰」的笠帽，手中執着長槍。

「千人隊」又稱做「八王子的千人同心」，俸祿皆爲千石，是個令人嚮往的職位。

這隊人馬是押送兩個囚籠至此。

殿後的那個囚籠，由二、三個瘦高個兒，下身着窄褲管的勁裝，手脚各紮有袖套、綁腿，手中拿着「十手」的人押送；在前面的囚籠，則被十餘個手中各執長刀的武士所保護，利刄的青寒、冷冽，足以懾人魂魄。

「二個囚籠！」晃圓自言自語。

「嗯！二個……」忠治郎亦喃喃地說。

——後面那個囚籠，可能是定市暫時的棲身之所——但是，前面的一個會是誰呢？

晃圓偏着頭苦思。這時，脚步聲愈來愈接近了。

居前的囚籠很快地通過他們的眼前，一股屬於翠竹的清香，似有還無地鑽入忠治郎的鼻腔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——。忠治郎瞧見，這只囚籠的前面，掛着一面木牌，木牌上寫着「無宿浪人大手剛造」幾個大字，只見筆走龍蛇倘稱得上十分流利。

晃圓自以爲眼力佳，低低地唸給忠治郎聽。忠治郎只瞪了他一眼，並未作聲。

「哇！沒想到後面那個囚籠，眞是斜眼的寶座！」

他笑着說，籠內斜眼的那個傢伙，垂頭喪氣地呆坐那兒，像是死去一般，對周遭所發生的事全然不管。

——難道，這傢伙認定一條腿已跨入棺材裏？否則怎是這副德性？那條被忠治郎折斷手腕的手臂，或許在被捕之前，曾延醫診治，此刻，藉着一條方巾折疊成的三角帶托住，懸掛在胸前。

「大手剛造？」忠治郎覺得這姓名好陌生，他以略帶詢問的口氣，對晃圓這麼說。

「別瞧我，我也不認識這個人。」

晃圓聽到忠治郎的詢問，趕忙這麼回答。

大手剛造穿着一件綉有家徽的雙層大褂，身材瘦小，年約三十一、二歲，膚色白皙，額前也留着整齊的瀏海，眼睛烏黑圓溜，看起來像個無所事事的公子哥兒。雖然置身囚籠之內，身上還被粗大的麻繩團團捆住，但是，依舊神態悠然，像是隨時準備引吭高歌似的。

「大手剛造？」忠治郎又低聲地唸了一遍。然後，他彷彿記起了什麼事一般，倏地長身立起。

千人隊後面還跟着一些人，其中有幾位是本地的差官。

＊　＊　＊

囚籠被抬進府中宿時，天候尙佳，四周只有枝椏被風吹得劈拍直響的聲音。但是，黃昏時，尤其是太陽完全落山以後，風勢突然轉劇，漆黑的天空連顆星兒也不見。

小花顯然是氣壞了，顧不得女兒家的溫順態度，她破口叫罵了好一陣子！但是，畢竟是個柔弱的女子，禁不起來自周遭人羣的勸說、威脅，她終於不再多言，而默默垂首。是日天黑以後，治助帶着她到關畝四郎那兒。

「今晚，這兒的姑娘都到東屋去了，據說是要接待千人隊裏的幾個頭兒和八州大人，眞是可笑！田中屋也這麼吩咐：無論如何，他是這一帶的地頭蛇，由不得你不聽他使喚。我將我家小姐留在這種地方……唉！我想她那名聞江戶的雪白肌膚，必將黯然失色。這一夜，只怕我是無法安心入睡了，我趁早收拾行李打道回江戶算了！」

治助是個風趣的傢伙，此刻，他自覺比晃圓的身分更高一級吧，對晃圓這麼說後，隨着小花走了。

手提燈籠內的燭焰，被夜風吹得忽暗忽明不安地晃動着。藉助微弱燭火的照明，小花所穿和服下擺的紅色襯裏，隨着雙足往前移動，清晰可見。艷麗的鮮紅色在燭火照映下，像是將凋謝的一片殘紅不斷地閃動、跳躍，而若隱若現的雪白小腿，在暗夜裏格外惹人注目。

「哎！這種天氣眞要凍死人哪！我的臉快要凍碎啦！」

小花這麼抱怨着，但是，因着冬風的吹散，治助的耳邊除了夜風呼嘯外，只能聽見斷斷續續的字眼，根本無法作答。

晃圓把門關好，逕自走向厨房。當他跨進厨房門口。却見忠治郎光着身子，站在火爐旁邊，

正以熟練的動作，將一條嶄新的棉布帶細紮自己的下體。

「喲！這時候換紮新棉帶嗎？」

忠治郎忙得沒工夫搭腔，晃圓又說：

「忠治郎，你不是決心赴死吧？」

忠治郎抬眼看了看晃圓，還是不開口。

於是，晃圓改變語氣，聲色俱厲地說：

「素已耳聞你的脾氣，向來習慣獨斷獨行，只要主意拿定，任誰勸說也動搖不了你的意志。今晚，我原不想多說話，但是，我忍不住還是要警告你，依我的判斷，你無法達成心願！」

「不管情況如何，古有名訓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』不是嗎？我想，我該試一試！」

「此話固然有理，但，今晚的情況不比尋常呀！忠治郎！此穴頗深，況且，猛虎還留在穴中保護幼虎。今夜，待在東屋裏的都是些重要人物，這些人卽使喝得爛醉如泥也不影響你的行動。但是，負責看守那兩個囚籠的千人隊，却沒機會喝酒喲！如此淸寒的夜裏，他們沒有熱酒可飲，沒有溫香軟玉在抱……哼！五十人個個都有眞本領，一點都不打折扣哩！只可惜，事成後的功勞，都讓那些靠酒肉撐脹肚皮，成天環抱美女的頭兒給佔光了。我說嘛！這個年頭，眞不公平呀！你贊成嗎？」

「喔！你的意思是……只因定市偶爾得了一個機緣，能與大手剛造的囚籠一道進出，就要我

撤手不管此事，讓他順利受刑，而我却眼睜睜地喪失打探光子下落的機會？」

「不！我沒有這個意思，別誤會！」

「既然不是這個意思，你頂好是閉上烏鴉嘴吧！」

忠治郎憤怒得瞪大眼睛吼叫。

他迅速地穿戴好黑色的袖套、綁腿，並將衣擺撩起塞入腰際，順手把草履抽出，仔細穿好、綁牢。

晃圓未再曉舌，他靜靜地坐在爐旁，望着忠治郎擱在地面上的那把長刀，耳邊依稀是忠治郎氣呼呼的喘息。

近江屋驛站是一棟二層樓房，今夜，上、下樓的房間都住着千人隊的人馬，根本不讓一般的行商、過客下榻。

他們在驛站的院子裏，堆放了許多木柴，點燃後便圍着熊熊的烈火取暖。雖然，偶爾也聽到他們相互嘲弄，而響起的爆笑聲。但是，仔細地瞧瞧他們的神色，不難發覺這些人並未因而鬆懈防備，事實上，他們連獨自在道路邊上踟躕不去的野狗也加以防患呢！

千人隊唯恐有人摸黑刼囚，因此個個都利刃在握，爲了方便行動，連脚上的草履也不敢脫下。

房間內的疊蓆，全都翻覆過來，以免踐踏骯髒，四面的紙門也都拆下了，囚籠就擱在室中央

分別插在室內四個角落的火炬，閃着橙紅的光芒，照亮室間，一名年輕武士，叉開雙腿，站立疊蓆上不知想些什麽，隨後又坐了下來，抽起長煙管；另一名年紀稍長的武士，則默默地揪着頦下的鬍子，只見他每揪一下，嘴角便因痛楚而微微上揚。眞沒料到這些地位卑賤的武士，竟也留有如此像樣的絡腮鬍。

「喂！這會兒是什麽時候啦？」

大手剛造似是不甘寂寞，扯開喉嚨問道。

那兩名武士和另外一個囚籠裏，像死人一般的定市，都被這突來的問話驚得抬起眼來看了看他。

「不早啦！」年紀較輕的武士順口答道。

一直揪拔自己鬍鬚的那名武士，以明朗如晨星的清澈眼神望着大手剛造說：「你不冷嗎？」

「多謝兄台關愛。喊冷又能如何？難道我還能烤火！橫豎也只剩今晚了，我也不敢奢望些什麽；只是，這樣的夜裏豈只是『夜涼如水』喲！我根本睡不着覺！現在，反倒希望老天爺能讓太陽早點上路，好快點天明哪！」

「我能體會你現在的心情！」

「我眞想喝杯酒，卽使是冷酒也罷！或許，我能安然入睡，湊巧的話，還能作一場壓軸好夢呢！」

那位留着鬍子的武士，模仿大手剛造的口吻這麽說着，逗得他的同伴咧着嘴傻笑。
這時，大手剛造又開腔喊道：
「喂！隔壁的難兄弟——我們談談吧！」
「嘿！」
對於大手剛造的盈盈笑臉和親切的招呼，定市面無表情地「嘿」了一聲，連話都懶得說。
「你不想喝點酒嚒？」大手剛造仍不放棄與他搭訕。
「嗯！」
「你聽聽風聲，已經是臘月天啦！」
「嗯！」
「你那隻斷了的胳膊還疼嗎？瞧你要死不活的鬼樣子！」
「豈只疼不疼？簡直痛得要人命啊！早知如此，我倒要他小祖宗的大刀，將這隻臂膀齊齊砍落算了，那還乾脆些，也免得我爲此受苦、受難！」
「忍耐點吧！只不過是一條膀子而已，過些時辰，我們的頭顱都得應聲落地呢！」
定市寒着臉未搭腔，四周又是一片死寂。
「喂！坐在邊上抽煙管的兄弟，想辦法弄只大碗替我們裝些酒來，好讓我們提提神、醒醒腦！」

大手剛造又找上那名年輕武士與他打商量，希望他能給點好處，助其打發這難於達旦的漫漫長夜。
風聲颯颯，一陣强過一陣，乍聽之下，總有一種强行撕裂絲帛的橫暴感覺。
「等一等，我去問一聲。」
年輕武士的回答不很情願，但還是擱下煙管，爬了起來朝外走去。臨去時，他不忘拿眼瞄瞄囚籠內的大手剛造，似是嫌他太嚕嗦了。
怎知，大手剛造却得寸進尺地朝着他的背影說：
「年輕人辦事……哎！連這點門檻都沒有？只爲了給我一杯禦寒的水酒，也得請教頭兒，煩不煩人？凡事按部就班那能辦事？人總得要有隨機應變的能耐，還要懂得一些「推己及人」、「人溺己溺」的道理，自己覺得受不了時，別人的情況大概也好不到那兒去！世間哪！只要多一點愛心，可就溫暖多了！哼！成事不足的傢伙！」
「哪！你蠻能談大道理嘛！」
那名大鬍子點頭誇讚大手剛造言之有理。
「唉！我以前那個頭兒的作風，就像這位年輕哥兒。良心說，他也算是個人才，只是過於迷信自己的權勢，完全不理會人情世故，以致他的所做所爲，讓人處處覺得不自在，最後落得衆叛親離的悲慘下場！我大手剛造之所以會坐在這個囚籠裏，也是因爲弟兄們吃裏扒外，不能彼此包

容之故。我以爲，這批只懂得狗仗人勢的官兒們，再不好好地反省、反省，將來的悽慘也是可以料見的，就像靠着水泡游泳，必死無疑啊！咱們走着瞧吧！剛才那位年輕的傢伙，有朝一日，若能成爲領導人物，必定會像我以前那位主兒……哼！絕沒個好下場——」

「喔？」

「你老哥兒多包涵，我說教了——其實，我還是衝着這一路來，你對我如此和善，才敢在你面前口沒遮攔地說上這一長串話兒——。哎！我可不是吹牛，雖然，我手無寸鐵，但是，隨時都可能脫籠離去。一路上來，囚籠經過處，都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你們。只要我下定決心……哼！囚籠包準無法順利送到目的地。哈！哈！哈！老哥兒，你放心，我心裏可不願你丟官，所以才——」

「噢！」

「你不會嫌我像槍子兒，不找目標就亂放吧？還不都是爲了那些，只會仗勢欺人的傢伙？這些愚蠢的王八兎崽子，全像豬八戒一般——笨死了！舉個例來說嘛！當今德川幕府裏，擁有閣老之尊的人，萬一碰巧走了霉運，明朝被革職了，你瞧他能神氣什麼？怕不是見人就先矮半截？哼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倘若，一昧玩弄權術，狐假虎威，無論他處於何種時代，都不可能長久保有地位，我坦白

地告訴你，那些人若非走運，那能有今日的得意？」

大手剛造的情緒愈來愈激動。但，只在一瞬間，他又恢復原先的平靜，換種口吻對定市說：

「哈！哈！哈！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兄弟！你說——我們不該有杯酒喝喝麼？」

「嗯！」定市有氣無力地哼了一聲。

正當這個時候，突然響起一陣躡手躡脚的細碎聲音，室內的三個人全都瞪大了眼珠子，屛住氣息。尤其是那位擁有一把漂亮鬍子的武士，一顆心都要跳出胸口了。

直到來人探出頭來，室內的三人才呼了一口氣，只是，他們各懷鬼胎，最起碼籠內的兩人和籠外的武士，他們的心境是截然不同的，但是——

那名年輕武士的表情也不對勁呀——

「喂！」，他朝那名鬍子招了招手。

「怎麽啦？」鬍子趨前問道。

「大事一件！」年輕武士壓低嗓門這麽說。

「究竟什麽事嘛！吞吞吐吐不爽快！」

「我聽說，上頭傳話下來——說是，有位行跡可疑的人物，在附近出現。大手剛造可不是一般的罪犯，外頭不知有多少他的同伴，正虎視眈眈地想伺機救走他！何況還有由井正雪（由於謀叛不成而名聲大噪）的前例，上頭要我們一點也不能疏忽，更不能出差錯！」

「喔！，眞有行跡詭異的人？」

「據說如此……已經派人通知正在樂着的幾個頭頭，不管消息是否眞確，我們總該多防他一點。萬一，在頭頭尙未回來的這段期間，出了差錯，我們可是吃不完兜着走喲！你擔得起這個責任？還是小心應付爲妙！」

「話是不錯！但是——他要的酒呢？」

聽大鬍子這麼說，年輕武士的眉頭又鎖上啦！

「這……這……我不敢向他們開口！」

「哎！再怎麼說也該替他拿點酒來嘛！把他惹惱了，我們也不好受呀！萬一發生什麼意外……當然啦！他被關在籠子裏，又被繩子細住，不可能有所作爲，只是，他的同伴……我想，一定混進這一帶來了。」

「傻蛋！那些呆鳥能幹什麼？我才不相信這兒有什麼他的同伴，那小子滿嘴的胡言亂語，別聽他的！」

說時，年輕武士還橫了大手剛造一眼。

「好吧！你忙你的，我去拿——」

大鬍子放心不下，說完，逕自朝廚房走去。不久，就看見他抓了一壺酒，端了一盤小菜回來了。

大手剛造坐在囚籠裏，口中直嚷：

「爽！爽！爽！想不到我大手剛造，身在囚籠裏，還能喝睡前美酒。痛快！眞爽！」

藉着大鬍子的幫助，他眞喝到了烈酒。

「喂！你不來一點嗎？」他乜着眼瞧着定市，故意挑逗他。

「我怕嘴裏痛快後，傷處更疼，不喝也罷！」

「哎喲！眼看生命的燭火，旦夕就將熄滅了，你還顧忌這些？唉！」大手剛造搖着頭，一副任由他去的神情。

偶爾竄入的風兒，將火把吹得搖擺不定，好幾次那名年輕武士睜大着雙眼望着巍顫顫的火苗子，却無法可想，只在這一會兒的工夫裏，他已經被這幾陣頑皮的風，戲弄得渾身濕黏，滿臉驚惶了。

値當此刻，忠治郎也潛入府中宿，他像隻夜行的壁虎，將背部緊貼在一塊通報百姓的告示牌上，這面告示牌被豎在鎌倉到川越某條街的角落上，告示牌的背後，還擱着一頂在每年五月五日夜裏，舉辦祭祀「六所神明」慶典，所用的朱紅色轎輿。

藏身告示牌暗影下的忠治郎，畏縮着脖子忍受刺骨寒風的吹襲，凜冽的冬風果然無孔不入，由衣領、袖套、綁腿的細縫，直灌入身體，忠治郎覺得自己快被凍僵了，露在頭巾之外的臉頰，也像冰塊一般，渾無知覺。

已經是闔戶休憇的時候，府中宿一帶靜悄悄地似無生息，隔了好長的一段時間，才聽到巡夜人提醒百姓愼防燭火的喊叫聲——「小心火——災！」

聲音雖響亮，但透過夜風的吹送，聽來却覺微弱，在這樣的夜裏實無法讓人產生溫馨、親切的感覺。

「討厭的傢伙，怎麽就碰上他！」

暗影下的忠治郎低低地駡了一聲。

「媽的！怎就那麽倒霉，遇上巡夜的？非但不能刼出定市，自已能否順利囘去還是未定之天……。」

忠治郎垂下眼簾暗暗思忖，心中焦急萬分……提着燈籠，喊叫「小心火燭」的人剛剛走過，忠治郎又瞧見不遠處有四、五點光亮閃動——待它逐漸接近，才知道那是燈籠！藉着燈籠的亮光，忠治郎看到閃着青白光芒的槍尖——

「不好！是千人隊的巡邏！」

來人手提燈籠，一手拿着長槍，身着厚厚的斗篷，頭上紮着厚呢頭巾，每踏一步就聽到槍桿觸地的聲音，忠治郎屏住氣息，等待千人隊的巡邏進入臨時的營地近江屋驛站。當他噓了一口氣，覺得危機已漸漸解除，正想變換個位置時——却惹來一陣緊張。

「呀！」

聽到如此驚訝的喊聲，千人隊的巡邏個個將手中的燈籠提高，並循聲跑向忠治郎匿身之處。

忠治郎懊惱得想狠狠地賞自己幾個耳刮子，就因一時的大意，可能惹來殺身之禍——千人隊的長槍已指向自己，忠治郎突然「唰」一聲，快速躍開告示牌的陰影，站在路旁無聲地獰笑，右手緊按腰際的長刀——黑暗中，只聽見千人隊的巡邏們，七嘴八舌地說：

「一定是方才出現在驛站附近的傢伙，逮住他！」

「對！一定是他！別讓他逃了！」

「……。」

叫嚷聲中，夾雜着短促的哨音，尖銳的哨音在如此靜謐的夜裏，聽來格外的刺耳。眼前，原先護送囚籠至此的千人隊員，大概全都出籠了吧！忠治郎覺得他們像極崩落的雪球，全朝向這個方向滾了過來。

「這批龜孫子！呸！」

忠治郎濃眉倒豎望着雪球直滾而來——

當那些巡邏者團團包圍了方才忠治郎藏身的告示牌，並將長槍的尖端直直舉起時，却發覺那兒沒有人影！

「奇怪！」一名千人隊員不解地說。

「怎會見不着踪影呢？怪事！」

「不！不可能呀！我看得淸淸楚楚的！」

「但是，這兒的確沒有人啊！」

「我分明瞧見他站在告示牌下……即使我花了眼睛，不可能連着兩、三人都看走眼吧！」

正當他們爲了怪客竟在間不容髮的時間裏消失了身影而爭論不休時，先前早他們一步經過這兒的那名巡夜人，嘴裏伊伊唔唔不知嚷些什麽地跑了過來。他隨手抓了一個人，就喘吁吁地指着另一個方向說：

「糟糕了！糟糕了！失火啦！你看……」

老人手指那個方向的天邊，已有一片暗紅的雲彩，他們約略判斷失火的地點，是在大欅木馬場的右邊，該是新宿吧！——在這種刮大風的夜裏失火……

「嗄！眞失火了！喂！眞失火了……」

不過眨眼的工夫，赤焰已在漆黑的夜空中奔騰，那名被老人握住手腕的武士看儍了眼，半晌才結巴地說。

事實上，千人隊員也被這突發的可怕火景，嚇得亂了方寸，個個呆儍地愣在原地——

「那個人逃了也罷！我們快去救火吧！」

不知是誰喊着說，於是，千人隊員將長槍扛在肩上，三三兩兩地朝大欅木馬場的方向奔去。

忠治郎這才逃過鬼門關，免去一難。

不久，在颯颯的風聲中，忠治郎聽到通知百姓發生火警的警鐘「噹——噹！噹！」地響起。

不消片刻時間，沉睡中的府中宿已經完全淸醒，到處一片混亂，盈耳盡是吵雜的人聲。

驛站前面人影幢幢，夥計或是受了店老板的吩咐，七手八脚地將燈籠掛在屋簷下。

一會兒，一個頭戴陣笠，手執小旗的武士，威風凜凜地走出驛站，站在門外，對千人隊員說道：

「各守各的崗位，別讓歹徒有機可趁，上面傳令不准到失火的現場去搶救！」

他一再地做此聲明，原先想趕往火災現場撲救的武士，頓時縮了腿，從相同的方向跑回驛站。

近江屋內亂成一片，不但驛站內的男女傭工慌得不知手措，連千人隊的分子也像無頭蒼蠅般到處走動。

囚籠內的定市，眼看這種光景，不安地說

「好像那兒着火了，我們這邊不打緊吧？」

鬍子聽了，先是安慰他靜靜地歇息。然後，他又以開玩笑的語氣諷嘲定市說：

「其實，這種天裏，有火烤烤也不錯啊！」

大手剛造聽了，又是一陣呵呵大笑，但是，不知爲何緣故，笑聲突然中止了。大鬍子詫異地望著他那半張的大嘴——循著大手剛造的視線望去，大鬍子發現一個紮著頭巾，半露臉龐、衣擺塞

在腰際、腰間插把短刀的赤足混混，趁著驛站裏外鬧哄哄的一片時混了進來，此刻，正四下張望，似在尋找什麼？當他的目光觸及囚籠時，大鬍子清楚地看見他那清澈的眼睛時頓一亮，腳步也緩了下來……他再次打量周圍的情形，然後快步移向囚籠。

「喝！何方來人，幹什麼的？」

年輕武士抓起長刀，虎地立起身來，大鬍子也同時站了起來，緊張兮兮地望著那名赤足的男人。

忠治郎這時反倒神色悠然地走近囚籠，他說：

「對不起！我是住在這兒的平凡百姓，來此地並非故意騷擾兩位，更不是想來搶刼囚犯……我只是想問問關在囚籠內那個斜眼的傢伙，問完話後絕不躭擱，請兩位行個方便，在下將終身感激不盡。」

說著，他扯下紮在頭上的頭巾

「哇！國……國定村，是那個國定村的——」

定市一見忠治郎的臉孔，嚇得渾身抖顫，像是神經錯亂一般哇哇大叫，大鬍子和年輕的武士同時抽刀、擺出應戰架式——驛站內依舊鬧哄哄的一片，誰也沒注意到這邊的情形，忠治郎也像忘了身處何地，他瞪大烏溜溜的眼睛，要把囚籠內哇哇大叫的定市吞噬一般，望著定市說：

「混蛋！混蛋！你嘰哇亂叫什麼！」

大鬍子和那名年輕武士的刀尖一齊指向忠治郎的鼻尖，說：

「那來的野小子，快給我滾出去！」

忠治郎一心想求得心中的疑問，根本不理會逼近的劍尖，他抬抬頭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「臭武士！別湊熱鬧了，把刀放下吧！」

然後，他轉頭問斜眼定市說：

「混蛋東西，你把光子賣到那兒去了？只要回答我這個問題，忠治郎對天發誓絕不再找你麻煩，但是，你若敢誆我，可就別怪我手下無情了！」

「是……是的……」

定市的喉嚨像是被無形的巨手扼住了，聲音唔啞得無法把話說清楚。

「說！快說光子現在身在何處！」

「——」

「不說？再不說……我把你的腦袋瓜子連同這個囚籠一併給劈了！聽見沒有？」

「——」

「說呀！你開口說話呀！混蛋東西！」

「光……光……光子……」

斜眼定市好不容易才出聲說出光子的名字。但，這時，那名年輕武士竟一語不發掄起刀就朝

忠治郎砍去。

大鬍子這時也才恍然大悟地喊道：

「來……來人呀！這兒有人劫囚！」

他朝著走廊的方向揚聲狂吼。其實，不消他喊叫，已有二十餘名千人隊員聽到這邊的爭執，紛紛提著刀、槍湧向這邊來了。

「定市，快說呀！」

忠治郎閃過年輕武士的一刀後，急急催促定市。

情勢發展至此，縱使忠治郎如何地英勇也將一籌莫展，他已能感受四周的騰騰殺氣逐漸加重。

「唉！」忠治郎打從心底發出無奈的嘆息，他回頭看看圍住自己的千人隊員，喃喃地說：

「晃圓、晃圓！你的八卦算得眞靈！」

說時，眼睛無意間望見另一隻囚籠裏的男人。大手剛造坐在囚籠裏，正面帶笑容地睨著忠治郎。

「喂！各位大爺……」

忠治郎再度回過頭，望著圍困他的武士們說：

「唉！眼前這位斜眼的傢伙，把我一位恩人的女兒給賣到窰子去了，我只不過是想查明這個

兎崽子把光子賣到那家窰子。如果，這樁心願也不能了償，我走路就是了！別刀呀！槍的……這些東西亮閃閃的很恐怖呢！大爺們，就當我是一位迷途的人，誤闖貴寶地，請高抬貴手！」

忠治郎說完話後，尖起嘴唇，吹著口哨朝那片亮閃閃的刀槍陣中走去，絲毫不顯懼色。

「渾球！簡直胡鬧嘛！」

人羣中，不知是誰玩笑地罵了他一句。但是，除了方才那位年輕武士，誰也沒想到該把手中的刀槍舉起狠狠地砍殺忠治郎，或是刁難他，不放他通行似的。

「喂！」囚籠裏的大手剛造，在忠治郎的背後喊了一聲，接著，聽到他自我介紹道：

「我是四處爲家的浪人大手剛造，敢問閣下大名是……」

忠治郎往前邁的步履略略躊躇了一會，只聽得他說：

「區區乃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子！」

話聲甫落，忠治郎竄步欺身，突然出手一拳打中站在前排的一名千人隊隊員的胸口上，武士猝然遭到攻擊「噗！」的一聲鮮血噴口而出，壯碩的身體亦應聲仰倒。

大刀、長槍一起刺殺過來，眼看一片混亂，喊殺聲、喝罵聲、此起彼落，但是——囚籠之前，除了那名受重擊而倒地咯血的武士和黑色頭巾之外，那有忠治郎的影子！

大鬍子、年輕武士和囚籠裏的大手剛造，全是一臉茫然，他們不敢相信親眼看見的事實。

「噹——噹！噹！」

通知百姓有火災發生的警鐘，還在暗夜中迴盪不已，這會兒不知是第幾度響起了。

驛站之外依舊人聲嘈雜，一波波的聲浪像怒濤般洶湧澎湃。追趕在忠治郞之後，來到驛站外的千人隊武士們，齊聲嘆道：

「這傢伙的動作，快得像兎子，奈何不了。」

他們回到屋內後，還在談論忠治郞——

「他一衝入人羣，我們就得儍眼！」

「唉！眞可惜！有他的脚程可眞神氣！」

「算了！你這身肥肉也够瞧的了……對啦！還有兩、三個人緊追下去，說不定，眞能逮住他。」

「哼！那才眞是『算了』呢！我看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！那傢伙明知我們千人隊紮營此地，竟敢混進來，他仗恃著就是一身的功夫，所謂藝高人膽大啊！」

另一位留在室內看守囚籠的武士，接口道：

「嚇！他的身手的確不凡！聽這位斜眼的傢伙說，剛才那個男人，就是上州佐位郡國定村的長岡忠治郞，他也不是個安分百姓，闖了不少禍！」

「眞討厭！讓我們瞎忙了一陣子！」

「還不是我們多管閒事，答應八州大人順便把這個斜眼的傢伙一起帶上才惹出這種痲煩。」

「說的不錯，幸虧這傢伙只剩今晚能活命！」

那名武士說時，眼角還瞄了囚籠裏的定市，他知道，過了今晚定市就一命嗚呼了。

「嗯！眞是不幸中的大幸！哈！哈！」

另一名武士說完，張著大嘴笑了。

「對啦！火災……火勢控制了？」

「嗯！好一會兒了，我想沒啥關係才是，聽說是馬廐失火！」

「你剛才說是……有人故意縱火，眞的嗎？」

「哈！九成九的把握！你不用腦袋想想嘛？馬廐離開住屋有一段相當的距離，絕不可能無緣無故地著火！」

「嗯！眞有道理——挑這個大風夜裏縱火焚屋，一定是些不務正業的小偷幹的好事！」

千人隊員七嘴八舌的談論這件事時，忠治郞早已回到住處。由於，並未探出光子的下落，他悶悶不樂地坐在屋裏。當然，他不發一語也是情有可宥的，因爲，此刻屋中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再也沒看見人影，連晃圓也不見了。

晃圓在聽到報火警的鐘聲敲響後，便趕到新宿馬廐幫忙搶搬行李，弄得一身烏黑。

由於月黑風高滅火的工作不易進行，火勢迅速席捲隔著一段相當距離的主屋，而蔓延成一條活生生耀眼的火龍。多虧附近百姓合力搶救，火舌才未繼續肆虐。

但是，近江屋驛站對面某商家的屋簷下，突然出現一位和尚，仔細一瞧！他竟是晃圓。

但見他手持念珠，口中喃喃低誦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兩眼却不時瞟向驛站那兒。

此刻，他身著潔淨的法衣、原先紮在頭部的頭巾業已取下、腿肚也打上綁腿、脚底套了一雙曾隨他跋涉許多路途的舊草履，這副打扮與方才匆匆出入馬廐、一身烏黑的模樣判若兩人。剛才，他還穿著橫紋布裁製的衣服、頭紮直紋頭巾，衣襬撩起塞於腰際，十足的混混裝束，雜在人羣中幫忙滅火，這會兒，他喬裝和尚，站在這家商號的屋簷，一任寒風吹襲，又是爲什麼？

自從忠治郎乘隙脫困逃離驛站後，千人隊的武士們也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上，那名被忠治郎擊傷的武士，或已回天乏術，但，他們還是替他找來一位醫生，只是，打從醫生抱著醫藥箱進入驛站後，起碼也過了三柱香的時間了。

驛站前，拿著長槍不斷來回走動的千人隊武士，早就注意晃圓的怪異舉止，當他們發覺這名怪和尚無意離去後，其中一名武士，遂走向前去問道：

「這位師父！您站在這兒也好一會了，夜深啦！您不回寺裏歇息，站在這兒幹什麼？」

風聲颯颯，他不得不扯開嗓門對晃圓說話。

「是！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晃圓也不說根由，只是雙手合十，恭敬地喃誦了兩遍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

「師父有所不知，驛站內關著一名重要人犯。或許，您也感覺到今晚的氣氛與平時大相逕庭，我們輪番值夜，通宵看守門戶，以防歹徒刼囚。您雖是出家之人，但是，若一直逗留這兒，難免讓人懷疑您是否別有企圖，師父，休怪小的無禮，您還是快點離開吧！」

「是！」晃圓微微地點了點頭，身體並未移動，倒是那名武士發覺，晃圓眼裏竟有淚珠滾動，他唸了兩句——

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晃圓胖胖的手指撥動手中的唸珠，依舊無言。

「師父！風吹得緊哩！您趁早回去吧！」

「貧僧十分感激你的關懷，但是——」

「師父！可是有何難處？您直說無妨？」

「我的確有難言之隱，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裏！」

「師父！這又是爲什麼呢？」

「貧僧聽說，驛站內有位罪犯，明天就得處決！雖然，他犯了罪，但，畢竟是條生命。貧僧忝爲出家人，自當爲他祈求心靈的平靜。無奈，貧僧是居無定所的雲遊僧，身邊只有這件法衣和一頂法帽，自然無法懇求諸位引我到囚籠前爲他誦經。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今晚了，我就站在這兒爲他唸一整夜的經文吧！」

他嘴裏說得悲切，眼睛却不住地打量周遭的情形。

「這……不行呀！上州那位名叫定市的無賴，明天是該處決！我們倒不在乎他，將他扔在荒野外也不會有人駡我們的。但是，屋裏另有一名關係我們生死的罪囚啊！您如果想替那名無賴誦經，明朝再來也不遲嘛！——您站在這兒會影響我們的警戒，無論如何，請回——而且——」

說著，那名武士趨前一步，放低嗓音說：

「剛剛，有個怪男人乘著火災時的混亂，溜了進來，聽說，他想打「囚籠」的主意呢！」

晃圓的一顆心猛地下跌，却又不敢形於色，他裝著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，撥弄手中的唸珠說：

「後來那名怪男人呢？」

「他還能怎樣？我們千人隊人手一槍，多來幾個像他那樣的渾球也不打緊！不够瞧嘛！」

武士一副驕狂的口吻，煞是得意。

「是！各位都是身懷絕藝的拔尖人物。但是，那個硬闖進來的傢伙，是否逃脫了？」

「是啊！不能以多欺少呀！」

晃圓的問題頓使那名武士的氣焰大減，遂以此打哈哈。

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「唉！我太多舌啦——天寒地凍，您快走吧！」

武士這麽說時，眼前已不見晃圓，他像是忘了方才還說，要爲死囚誦經的允諾，提起脚跟像輕煙般溜了。狂風追逐他的法衣，忽上忽下地掀舞著，路上已無其他的行人。

不知何時，新宿馬廐的上空恢復了舊觀，濃煙、紅雲已不復存在，遠處傳來幾聲狗吠。晃圓待興奮的情緒稍稍平穩後，才回過頭看看驛站前高掛著的燈籠和那堆柴火，在晃圓眼裏，它們只是一小點的星火了。

「所料不差！他果然搞砸了。也罷！若非像他這樣凡事劍及履及，將來也成不了大事，不是嗎？倘若這小子的一舉一動都按著唱譜慢慢地唱，我這臭和尚也瞧他不上眼啊！——喔！眞冷！」

晃圓縮了縮脖子，抬手分別按了按左右鼻腔，稍一用勁，地面就多了兩道廢料！晃圓猶覺意猶未盡吧！只聽得「咳！」的一聲，一口濃痰飛快射去。

清理完後，晃圓才又拔腿奔回家去。其實，那也不算是他的家，他未得任何人的允許擅自住下，還厚著臉皮無功受祿平白要人供他食宿呢！

回到藤吉的宅第後，他一頭就想衝進厨房——小花在裏頭不知大聲嚷嚷些什麽，瞧她那副樣子，八成是喝醉了！從紙門的破洞望過去，忠治郎坐在灶邊，與之面對而坐的是治助，小花像是倚在忠治郎的身旁。

小花身上的華服尙未換下，晃圓由小洞眼看去，由於忠治郎擋住視線，只能看到小花伸直的

雙腿……再由這種姿勢判斷，晃圓以爲小花一定偎在忠治郎的懷裏。

「……嘴裏說是要替我報仇，你知道他存心如何？還不是想拐誘我。這批傢伙全是下流貨色，尤其是八王子千人隊的總管，他！算什麼東西，一身糞臭味，不怕姑娘嫌他骯髒！還有八州大人關畝四郎……算老幾喲！哼！哼！哼！伊之吉！我告訴你，小花什麼都不要，也不要求誰來替我報仇，我只要你陪在我身旁、守著我。如果，湊巧遇上了，你也會義不容辭地幫我報仇，是不？我知道你不是個寡情的人，是不？說呀，怎麼不說話呢？……」

眼見忠治郎像是被鬼纏身一般，一臉的哭笑不得，晃圓不禁幸災樂禍地暗自竊笑。

忽然，一股寒意湧來，那種名叫「鼻涕」的東西，眼看著就要從鼻腔奪門而出了。晃圓像是無法忍耐，咻地一聲，將紙門拉開了！他閉著雙眼，除了聲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以外，什麼也沒說。

「哎！你不是晃圓嗎？到那兒去啦？」

治助對小花如此對待忠治郎，而未將自己擺在眼裏，正覺氣惱萬分，遂將一股窩囊氣轉而發洩在晃圓身上，因此，他的語氣不算友善。

「冬風呼號的寒夜裏，突然起了火災，那有多可怕啊！我趕到新宿去湊熱鬧嘛！咦！治助，難道你不知道剛才有火災發生嗎？孤陋寡聞！」

「臭和尙！你瞧不起人！在這個小地方，就算一雙筷子掉落地上，我都可能知道，何況是這

等大事？」

「那你問啥？多無聊的人！」

「這……我是覺得火災與你出家人扯不上關係！」

「咳！治助老兄，你開什麼玩笑嘛！我一聽馬廄失火，便趕到那兒幫忙，在那種時候，我眞恨不得是三頭六臂的般若呢！你沒聽說「衣」、「食」、「住」是人活在世上不可缺少的東西？這萬一……火勢蔓延把附近人家的住屋、存糧、衣服燒光了……不很可憐嗎？治助，你說是不是呀？嗯？」

「哼！說的比唱的好聽！只怕你和尙只是隔岸觀火喲！你會眞的幫忙滅火？」治助十分不屑地說。

「那裏！我才不像你想像中的那麼壞。」

晃圓說著，一邊關上背後的紙門，一邊想進一步地解釋。但是，當他想再度啓齒時，小花看了他一眼，喊了聲——「和尙！」——

晃圓聽了，雙掌合十連連對她點頭，說：

「對不起！貧僧未得妳的允許，到處亂闖。」

「我不管這些！別嚕囌了。坐前來，我有話問你！」

「不敢！不知妳對貧僧有何指教？若是有關佛教——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「唉！我對佛教也沒有興趣，是另一件事！」

小花顯然讓這和尚惹惱了，一臉的不悅。

「是！妳請說。」晃圓倒也曉得察言觀色，不敢多言。

「這位名叫伊之吉的男人……」

話說這兒，小花停了一會，向身旁的忠治郎拋了個媚眼後，才繼續問晃圓說：

「和尚！你或許能告訴我，這個男人體內是否也流著和你我相同的血液？還是他根本就是個木頭人？今晚，我——松葉家的小花，一定要有明確的答案！」

「是的！是的！」

晃圓神色端正的坐在爐邊說：

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！據貧僧觀察，伊之吉這個人，是……」說著，晃圓竟仰頭哈哈大笑，好一會兒，他才接口說道：

「他無父無母，像是由天上掉下來的！」

「臭和尚！你眞能鬼扯……」

忠治郎聽晃圓這麼說，不由得輕啐他，雖是低聲地罵，但是，醉態畢露的小花還是聽清楚了，她說：

「伊之吉！我不准你說話，你靜靜地聽和尚細說根由，再不要隨便打岔了，多不禮貌！」

「但是——」和尚趁機會，不著痕跡地換了個話題——

「哇！今晚可把和尚嚇壞了！」

除了忠治郎，另兩人都把目光緊盯晃圓。

「聽說，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，竟單槍匹馬闖入那名聞遐邇、刀槍從不離身的千人隊裏……」

「喂！這件事我怎麼沒聽說呢？」

治助略顯狐疑。忠治郎卻面不改色地說：

「是呀！我也沒聽人提起，那個傢伙也是武士嗎？」

「不！聽說是個混混！那傢伙挺有趣的！只要興之所至，無論刀山、油鍋，他都敢闖！但是，這一回他可眞慘……聽說，他被千人隊困住，後來，好不容易逮著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夾著尾巴逃了！」

「哇！簡直是膽大包天嘛！他爲什麼硬闖千人隊呢？和尚，你是否順便探聽了？」

「是呀！是呀！貧僧沒什麼優點，唯一的好習慣就是打破砂鍋問到底！」

「喔？」治助迫不急待地想知道下文。

「聽他們說，那傢伙想刼囚！」

「嗅？那個不要命的傢伙，是那來的笨蛋？」

「嗯！這，我也弄不清楚！好像是從上州來的混混——另一件讓貧僧吃驚的是，今晚馬廐失火是有人故意縱火，還聽說那個人像我這般打扮，是個和尚呢！」

「哦？有人親眼瞧見嗎？」治助好奇地探問。

只見，晃圓側著耳，像是傾聽什麼。然後，以毫不在乎的口吻，緩緩地說：

「笨啊！我也不知道是誰瞧見的，我是聽風兒告訴我的！」

忠治郎的臉頰浮現兩個醉人的酒渦，他望著晃圓笑得好不尷尬呢！

「伊之吉，依貧僧所見，那位單騎勇闖千人隊的莽撞小子，和那位涉嫌縱火的出家人，倒有點靈犀相通，你認爲呢？」

忠治郎聽到晃圓的問話，原是不願搭理，但是，又恐治助和小花起疑，才勉爲其難地說：

「和尚！你嚕嗦了大半天不覺口渴嗎？天快亮囉！也該回房歇歇！小花姑娘大概被他們灌了不少酒，醉了吧？」

「不！姑娘沒醉！姑娘清醒得很……」

小花似乎還想說些什麽，只是，忠治郎並不給她機會，他站了起來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明天！明天！處決！處決……」

兩顆首級

黎明時分，一陣狂風帶著驟雨襲來，屋頂上響起萬馬奔騰般的聲音。

天色大明時，這場暴風雨停了，雨後的大地顯得分外潔淨，枝頭上的枯葉被風雨掃落路旁，嬌嫩的冬陽羞答答地露出臉龐，蔚藍的天空中不見一片浮雲，大地無比的平靜，令人難以想像剛才有過一陣暴風雨。

透著寒意的空氣，從皮膚一直滲入脾胃。

忠治郎和往常一樣，用凍得通紅的雙手提著水桶，使勁地冲洗店門口。他無意間瞧見田中屋萬五郎帶著五、六名蹩脚隨從，正站在三、四步外，腰前佩了一把閃閃發光的十手，腿肚上紮著綁腿，身穿一套藍色的粗布裝，看起來還蠻威風神氣的。

忠治郎佯裝沒看見他，依舊低頭刷著地。

「喂！」

田中屋走近忠治郎，大喝一聲。

「啊？」

忠治郎這才抬起頭來，故意裝作嚇了一跳的樣子，連點了好幾次頭，其實他心裏早已忍不住偷偷地笑了。

「我問你——小花那個臭女人可還在睡？」

「啊？我曉得，嘿！今天天氣眞不錯啊！」

「好小子！我問東你答西，你注意聽著，有一句話要你轉告小花，你別給我漏了一個字。」

「是——」

「你告訴她，昨晚她不給我一點面子，我田中屋絕不會饒過她。」

「是——我就這麼告訴她。」

「這個臭婊子眞不知好歹，關大人只是不想在千人隊面前使她難看而已，她就端起架子來啦！說了一些神經兮兮的話……哼！一個江戶的藝妓算什麼東西嘛！她還以爲自己是金枝玉葉呢！混帳東西！她大概忘記她老爹死在欅木馬場那副德性了，哼！好厚臉皮的傢伙，你告訴她：我田中屋絕不再過問這檔子事了！聽淸楚沒有？」

「是——頭兒大人，今早是什麼風把您吹得這麼早就急急出門啊？」

「不關你的事！」田中屋回頭向隨從喊道：

「我們走！」

忠治郞眼看田中屋一行轉身離去，急忙用牙齒咬住嘴唇，以免笑出聲音來，他一面大聲喊道：

「請各位慢走啊！」

說著，便把一桶混著泥沙的汚水朝他們潑去。

這是一種老掉牙的惡作劇，忠治郞却在這個當兒用上了，他利用手上那桶水，存心整整田中屋。

汚水朝田中屋濺個正著，他像枚爆竹似的跳著脚，用力拍打著濺在身上的水滴，口裏大聲罵道：

「王八蛋！搞什麼鬼！」

他還沒來得及撲過來，忠治郞早已快速地閃入大門裏，用雙手緊壓著門閂，故做委屈地大喊道：

「頭兒大人！您別動怒！我不是故意的啊！」

田中屋勉强壓住滿腔的怒氣，罵了幾句「混帳！王八！」之後，想起急務在身，不得不立刻離去，他那幾個隨從橫眉怒目地朝店門口罵了幾句，也隨著田中屋走了。

忠治郞聽得他們的脚步聲逐漸遠去，才輕輕地打開大門，探出了一個腦袋，他想到剛才田中屋那副狼狽的樣子，又打從心裏笑了出來。

這時，他看見晃圓從幾十步外的一個屋角，快速地奔來，他用一條毛巾包住了那顆光頭，左搖右擺地跑著，看情形又是從庵寺偷溜出來的，忠治郞忍不住地大笑起來。

晃圓和尙跑到他身邊，一面用力喘著氣，一面低聲道：

「兄弟！形勢大變了！」

「什麽？」

「據說千人隊扛刀佩槍的，要把大手剛造的囚籠押往江戶。」

「啊——是眞的嗎？」

「是啊！眞出人意料！」

「那個斜眼定市也在嗎？」

「兄弟！我說你早就該相信我卜的卦嘛！事情對我們是愈來愈有利啦！早知如此，昨晚就不必冒那個險了，你看！今天可眞是個萬里晴空的好天氣，昨天晚上實在不用勞駕我晃圓去馬房放火啊！」

「喂！和尙！你別儘說廢話，到底千人隊是否也要把斜眼定市押到江戶去呢？」

晃圓露出滿嘴白牙，笑道：

「嘿！嘿！卦象明明是上上大吉，你操什麽心呢？你想千人隊怎麽可能特別重視定市那小子？我早就看出事有蹊蹺。」

由於忠治郎昨晚在驛站鬧過事，現在驛站裏的千人隊人人佩著刀槍，穿上了草履，匆忙地做出發前的準備，他們來回地巡視每一個房間，驛站四周戒備得十分森嚴。

斜眼定市垂著頭坐在囚籠裏，一夜之間他面頰上的肌肉消瘦不少，嘴唇蒼白得不見一絲血色

，那頭亂髮和臉上的鬍髭，使他看來無精打采，彷彿已經死了一半。

另一個囚籠裏的大手剛造，和定市恰恰相反，他一早就向看守囚籠的武士要來一瓶老酒，現在正滿臉通紅地伸著懶腰，他向面無人色的定市喊道：

「老兄！咱們快分手啦！」

「噢？」

「喂！打起精神來吧！你沒聽過『人生自古誰無死』這句話呀？想開點吧！人生不是像朝露一樣嗎？好死歹死終歸一死，老兄啊！黃土一蓋就沒事啦！你還不如高高興興地被殺頭好些。」

定市聽了這些話，只是低著頭掉淚，沒有答腔。

「老兄！別這麽不中用！你想咱哥兒倆不久就能在黃泉相會，不是很痛快呀？嘿！今天可眞是個好天氣，來看熱鬧的觀衆一定很多，到時候我大手剛造可得擬個草稿，在觀衆面前朗誦讀我的『辭世錄』，讀完之後，就讓劊子手來個乾脆俐落的一刀——」

「嗚——嗚——你就是恨不得我的腦袋快點落地，你自己想死，你不在乎，可是——嗚——我可不喜歡腦袋搬家！」

「唉啊！男子漢大丈夫，怕什麽？」

大手剛造說完這句話後，轉過頭去對籠外的武士叫道：

「喂！怎麽還不出發呢？」

「快了！再等一會兒吧！」

「痲煩你去轉告一聲，說我大手剛造等得不耐煩了，請他們動作快一點，我很想坐在囚籠裏，一路看著滿地枯葉的冬日景象，那時候冷風迎面撲來，一定舒服極了。唉！提起以前那段東躲西藏的日子可眞窩囊，我那時候挺愛喝酒的，可不知怎麽搞的，喝酒也覺得沒味道，被人追捕眞不是滋味。現在可好了，每天不愁風吹雨打，喝起酒來高興痛快，人生眞是棒透了！史記上應該爲我記上一筆，就說『大手剛造被捕後，嚐遍天下樂事。』」

大手剛造說著，大笑數聲。

不久，千人隊便押著大手剛造的囚籠，往江戶出發，囚籠四周佈滿了全副武裝的武士，大手剛造從囚籠中望見籠外的槍尖在陽光照耀下燦爛奪目。

在驛站前送行的有：關東巡迴官關畝四郎，捕差田中屋萬五郎，和他們的隨從，以及馬場臨時牢房的大小官員，長長的一字排開。

關畝四太郎微微行一個禮，說：

「多謝各位幫忙。」

千人隊最後面的一位頭戴陣笠的年老武士，是該隊的總管，他回過頭來答禮，一面說道：

「那裏！我才該爲昨晚殷勤招待致謝呢！」

千人隊一行浩浩蕩蕩地通過土橋，來到一片雜林和土丘的八幡宿，這裏有許多古老的石塔，和荒涼的墳場，過了這一帶，便是前往江戶的大路。在土丘和大路之間，有一塊很大的窪地——那就是預定的處刑場所。

千人隊押著大手剛造的囚籠，走過那片窪地後，又前往那條到江戶的大路。這個消息很快地傳遍附近民衆，男女老幼都携家帶眷地趕到窪地去，不一會兒，窪地四周已擠滿了參觀的人潮，其中有相貌魁梧的年輕男子，也有嬌媚的少女，大家都睜大眼睛東張西望。

晃圓早已挑了一個好地點，搭了一座台子，台上擱著一個大香爐和備準裝香火錢的大箱，旁邊還堆了一座山也似的香燭，他站在台前大聲地唸經，一面用手撥著念珠。

晃圓和尙旁邊站著戴僧笠的忠治郎，他穿著一襲不甚潔淨的白衣服，外罩一件法衣。

從他們所站的土丘上，正好能清清楚楚地看見上面舖著兩張粗糙草席的窪地，草蓆兩旁各挖了一個掩埋屍首的墳穴，一端放著幾個發亮的新水桶，一把嶄新的大斧在陽光下發出刺眼的光芒，一些挖土工人在穴旁走來走去，那種情形令人聯想到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在地面滾動……

吵雜的人聲忽然同時靜止下來，人羣中有人高喊：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衆人靜靜地等著，沒有人再開口。晃圓身前的香爐順著風勢，把一陣陣香味飄往羣衆。

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晃圓口裏唸著經，一面偷偷對忠治郎說：

「兄弟啊！我這一招不錯吧！你瞧！馬糞做成的香火、蠟燭，根本不用費一文錢，而大家都爭著買，嘿！早知道我就把全日本的香火和蠟燭全部收購下來，然後待價而沽……等會兒箱中一定堆滿了碎銀，我可要痛快地喝幾瓶好酒，帶著銀錢遠走高飛，哈！哈！」

忠治郎面無表情地說：

「我看你乾脆再戴個般若的面具，去大大搶一筆，何必在這裏做小生意呢？」

「唉！你不知道我的手脚多俐落，那種把戲是我最拿手的絕招，我會幹得神不知鬼不覺，只可惜如今有你這位兄弟在身邊，我不好意思下手。」

「嗯！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時候？」

他們兩個正在鬪嘴，來了一位妙齡女子，她柔聲說：

「我想買點香燭來祭拜死刑犯。」

晃圓裝出一副虔敬、嚴肅的表情，說：

「難得妳有這份善心，在此供奉香燭，勝過拜佛三年。」

說完他便轉頭吩咐忠治郎道：

「珍念！不要站著發呆！快把香燭拿給這位好心的姑娘！」

「是——」

忠治郎像個聽話的小徒弟一般，很快地拿了一套香燭給那位姑娘，姑娘將香燭點上火，插在香爐裏，然後掏出幾枚碎銀說：

「這點錢就當香火錢吧！」

晃圓雙手合十，說：

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！」

等少女轉身入人叢裏，晃圓立刻換了一副嘴臉，滿面笑容地說道：

「兄弟！你說我叫你珍念好不好笑啊？」

晃圓正聳動雙肩，「咯咯」笑著，忽然一眼瞧見另一座小土丘上頭，站著一個奇怪的傢伙，他大聲叫道：

「哎呀！兄弟！你看那個八幡宿庵寺的和尙，這麽冷的天氣，他竟然光著身子站在那裏，嘿！他這一著可眞是出奇制勝啊！」

忠治郎注意一看，果然看見晃圓歇過脚的八幡宿那座庵寺的和尙，正光身赤膊地站在香爐前，遠看過去，他只圍了一條布帶，彷彿勉强克制寒意似的。口中還唸唸有詞。

晃圓「嘿！嘿！」笑了幾聲，低聲罵道：

「哼！那小子故意唸唸有詞，我才不相信他眞的在唸經呢！他心裏還不是想——

『唉喲！冷死了！快把錢丟進我的銀箱啊！』

嘿！他怎麼會想到光著身子來招攬顧客呢？這種絕招只有他才想得出，我晃圓是自嘆不如啦！」

忠治郎笑著應道：

「別人快被殺頭了，他還有心思想出這歪主意來做生意，我看這個和尚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」

「是啊！那還用說！南無阿彌陀佛！——咦！兄弟！你看！」

忠治郎一抬頭，看見人牆的那一邊，來了兩個囚籠，他問晃圓道：

「怎麼會有兩個囚籠？」

「嗯！一個是新年那時候被關進馬場臨時牢房的强盜，另一個大概就是你兄弟要下手的斜眼定市吧！」

「哇！你看看！光是押這兩個囚籠，居然動員了一百多個捕差和官員。」

「嗳！管他一百個、一千個，這些酒囊飯袋，根本不管用，他們跟千人隊差遠了，你看！站在田中屋旁邊的不是那個八州大人關畝四郎嗎？嘿！堂堂一個八州大人居然對個小花都束手無策，人家小花可是看上你這位兄弟呢！……哎！那是什麼東西？你看那傢伙被整得好慘，用網架抬著，八成奄奄一息了。」

「那個斜眼定市不曉得是否在另一個囚籠裏呢？」

「嗳！他一定是在囚籠裏，他小子命中該絕，在牢房中挨了不少苦，如今又逃不過被殺頭的

惡運，我看他早已嚇得渾身無力了！」

網架和囚籠四周，被捕差層層包圍，擁擠的人羣很自然地分成兩邊，讓他們通過。

這時「南無阿彌陀佛」的佛號，從每個人口裏宣出，整個武藏野被這股雄厚的聲音籠罩，香燭的味道瀰漫整個處刑場。

網架和囚籠一直抬到窪地上的草蓆旁，才被放下來。

晃圓喃喃咕咕地說：「我跟小花說過，叫她不要來，不知道來了沒？……治助呢？恐怕也不會來吧？我故意嚇他說人頭落地有多可怕，他看了一定三天吃不下飯……兄弟！你看對面那個瘋和尚，他居然冲起冷水來了。」

忠治郎緊緊抿著嘴巴，一句也不答腔，只用雙眼瞪視著斜眼定市的囚籠，他的右手很自然地伸往身旁的台下——那兒藏著一把用油紙包好的刀。

躺在網架上那個傢伙，現在被抱到草蓆上，他看來四十多歲了，彷彿患了嚴重的癆病，坐都坐不穩，一個下人模樣的人將他攔腰抱住，以免他身子一軟又倒下去。這就是在牢房裏待了大半年的那名强盜，他「呼！呼！」的喘著氣，看情形支持不了了。

關畝四郎坐在旁邊的一把小凳子上，陽光照在他頭上的陣笠，發出一道光芒。不久，一個官人拿了一張罪狀書來，朗聲宣讀那强盜的罪狀，唸完後，一名穿著法衣的和尚前來唸經，不外「超渡亡魂」之類的經文，場面非常肅穆，衆人莫不屏息聆聽。

和尙唸完經後，正待執行死刑的當口，晃圓突然扯喉嚨，大聲喊道：

「喂！請大家注意！現在正是做功德的好機會！請買點香燭爲這個卽將死亡的人盡點心意吧！一支香、一根燭能爲他照亮陰間的道路呢！他將背負凡人的罪孽走向黃泉去，快來買香燭吧！現在捐點香火錢，勝似頌經千卷。」

他高聲喊了好幾遍，從四面八方丟來的銀錢，便如雨點般紛紛洒落。對面山丘那名和尙看到這種情形，也不甘示弱地拿著水桶猛往身體冲，他一面冲一面大聲唸經，羣衆被他吸引得丟下不少銀錢，看樣子他生意做得蠻成功的。

擔任劊子手的武士，將一把亮晃晃的大刀拔出來，强盜的雙眼被人用一條黑布蒙住。一個下人拿了枝杓子在那把大刀上淋水，刀刄上的水珠滑溜溜地滾來滾去，一場驚心動魄的斬首之刑卽將展開，圍觀的羣衆個個緊張地凝視著。有些膽小的觀衆已經開始慌亂，小孩子嚇得哇哇大哭。這時——刀刄上的水珠子正巧滴落在强盜的脖子上，他像一頭發瘋的猛獸一般，用力擺動著他的頭。

「等一下——」

這一聲厲吼，劃破了長空，剛才奄奄一息的罪犯，突然像換了個人似的，用力喊著。

劊子手停下手裏的刀，問道：

「什麽事？」

「我有事情要說。」

「快說吧！」

「我——」

他只吐出一個「我」字，就閉上了嘴巴。

「你到底要說什麽？」

罪犯抬起頭來，嘴唇微微動了一下，又低下頭去。

劊子手輕輕用舌尖「嘖」了一聲，向罪犯身邊的下人使了個眼色，他緩緩擧起大刀，臉上一副嚴肅的表情——雙眉緊蹙，眼露凶光。

一個下人用力扯住犯人的頭髮，往前一拉——

「等一下——」

犯人又大喊一聲，猛烈地掙扎著。

劊子手全神貫注的神態，被這一聲喊叫打斷了，他把刀勢收起，沈聲問道：

「幹什麽？」

「啊！我——」

「快點說啊！你這個人眞不乾脆，死到臨頭了還欲言又止。」

停了半晌，犯人還是沒有開口。

這時，斜眼定市已被人從囚籠裏拉出來，他靜靜地坐在角落裏，觀看別人被處斬的情形。他那隻斜眼佈滿了恐懼，游移不定地到處張望。他的周圍站著許多捕差。

下人把强盜的頭髮緊緊揪住，然後往前一帶，劊子手舉起大刀，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犯人又發出一聲慘叫。

「等等——」

「快說吧！」

「請等一會兒……」

「我不是在等了嗎？快說！」

劊子手身邊的捕差不耐煩地罵道：

「喂！你還囉嗦什麼？剛剛不是在驛站說了一大堆遺言了嗎？你還窮叫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有話要說。」

劊子手勉强耐著性子，又問一次：

「到底什麼事？」

犯人默默地垂著頭，不再說話。

「……」

劊子手再次舉起大刀，下人也用力抓住犯人的頭髮，不料，他想把犯人的頭髮往前拉時，犯人又像一頭猛獸似的瘋狂擺動著頭顱，看情形劊子手似乎罩不住了。

晃圓和忠治郎很快地互看了一眼。

「等等！我——」

「混蛋！有屁快放！」

劊子手眞的動怒了，破口大罵。

「我……我想……請問你尊姓大名。」

「幹嘛？」

「我不想空著手到陰間去，總要帶點禮物吧！」

「混帳！」

劊子手怒氣冲冲地走到關畝四郎面前，湊在他耳邊不知說了些什麼，又很快地回到罪犯身邊。圍觀的人羣不禁小聲地議論起來，一個莊稼漢子惴聲道：

「到底怎麼回事呢？從來沒遇過這種怪事呢！」

另一個眉髯皆白的老人，很快地應道：

「嘿！你沒聽過『好死不如歹活』這句話嗎？人到臨死前都會貪戀生命的，他只是想多活片刻罷了，就像一個即將溺死的人伸手亂抓似的，他怎知自己會抓根小草呢？」

他說完這句話後，另一名買賣人打扮的胖子，馬上接口道：

「哼！他可眞狡猾，裝得像個樸實的莊稼漢，却專幹些殺人刼舍勾當，這種作惡多端的壞胚

，還是早點殺了好些，他却偏偏死拖活拖，簡直比女人還不乾脆。」
剛才說話的那名莊稼漢，又道：
「你說得不錯，這個傢伙壞事做盡了，還拼命耍賴，據說他被關在馬場臨時牢房的時候，不論如何嚴刑拷打，他都不肯招供，把那些問案的官差弄得火冒三丈。」
白髯老人撫摸他的長鬚，自以爲聰明地說：
「我看他到了這個地步，仍矢口否認，也許他眞是無辜的，或許另有隱情也說不定。」
此時犯人仍左右用力擺著腦袋，下人們幾乎抓不住他的頭髮，只見他們手裏握著的頭髮根根欲斷。
劊子手深深吸口氣，下了決心般說道：
「你把他放開吧！」
下人聽了猶豫一會兒，不敢將手鬆開。
劊子手厲聲喝道：
「你還不快放手！」
待下人手上一鬆，那名瘋狂般的犯人，立刻安靜下來，他得寸進尺地要求道：
「拜託把我頭上這條眼罩解下吧！」
「好！我就依了你的意思。」

犯人見劊子手已經答應，便安安靜靜地坐著——說時遲，那時快——只見劊子手手起刀落，刀光一閃，犯人發出一聲悽厲的叫聲。
這位劊子手不知砍過多少人的頭顱了，他一向手法俐落，一刀便能砍中要害，可是，這一次他却失手砍傷犯人瘦削的肩膀。也許剛才犯人一而再地拖延，使他亂了手脚。
犯人血流如注地往後一仰，又踉踉蹌蹌地站起，帶著蒙眼布到處亂跑，口裏高聲喊道：
「王八烏龜騙人！救命啊——」
他跑了三、四步後，劊子手又從後面補上一刀，可惜這一刀仍嫌輕弱了些。
「救命——」
犯人渾身是血地跑著，劊子手面色鐵青地窮追不捨，他兩隻凶神似的眼睛往上橫吊，看起來八分像鬼。
「嘩——」
圍觀的人羣不安地騷動起來，有的叫著、跳著，有的哭著、鬧著，膽小的婦女早已抱成一團，差點暈厥過去。
這時，犯人眼上仍蒙著黑布，在刑場上一昧冒目的狂奔，劊子手提著血淋淋的大刀，緊跟著他身後，他們兩個人似乎都已經發狂了，一個猛跑，一個猛追。
關畝四郎面紅耳赤地從凳子上站起來，他用力跺著脚，一面揮舞手臂，大聲地喊著什麼。

整個刑場有如一陣龍捲風襲來一般，陷入一團混亂。

「喂！兄弟！現在——」

晃圓正高聲喊著，他轉過頭一看，忠治郎早已脫下外面的法衣，左手提著白衣的下擺，右手抓住那把大刀，像一頭巨鷹似的撲往他的獵物——他衝向早已嚇得面無人色的定市，飛快地把定市挾在腋下，他那滿頭亂髮隨風飄搖，雙脚宛如不曾著地般，轉眼消失了蹤影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天深夜，天上繁星點點，冬天的枯林裏不時發出「呼！呼！」的風聲，刑場的窪地附近，向著街道豎起了一座懸首台，台頂掛著强盜慘兮兮的首級，

懸首台旁臨時搭蓋了一間茅屋，幾個看管首級的下人，在懸首台下燃著一堆柴火取暖，夜晚的寒風冰冷刺骨，使他們直打哆嗦，有一、兩個人忍不住溜回小茅屋去。

屋內也有五、六個人圍著火盆，一邊喝著廉價的劣酒。

這時，一個黑影突然悄無聲息地貼近屋前——

那些下人齊聲驚呼：

「是誰？」

「我是沒有靈魂的軀體——」

「啊？」

下人們全部睜大眼睛，其中有一個鼻頭缺了塊肉的人，大概是下人們的頭目，他壯膽喝問：

「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——」

黑影人物正待說出他是何人時，方才燻著黑煙的幾塊木頭，恰好「ㄑ一——」一聲燒了起來，這會兒亮光照清了來人，下人們看見一個戴著袖套，紮著綁腿的男人，腰上插 一把大刀，神魄懾人。

「我——就是今早在刑場刼走犯人的——」

下人們一同連退數步，顫聲道：

「啊……你是……」

「我是專程來奉還那顆首級的，煩諸位好生將它掛在懸首台上。」

他說著，將腋下那一團用白衣包裹的東西，用力拋過來：

「這就是上州那名偷闖小佛坡關卡而被捕的——左定市的腦袋！」

下人們全都嚇得渾身發抖，他們定睛一看——來人身後又出現一顆光禿禿的腦袋，火光將他的光頭和面頰照得通紅，他身上雖然穿了一件法衣，那副模樣却全然沒有佛門子弟的謙和之態，下人們沒有一個敢出聲。

光頭的那人露出一口白牙，揚聲道：

「定市那小子的屍體在飛田給以西一里處的楢木林裏，我想死屍腐臭的味道大概不很好聞，天一亮煩你們通告該地的捕差，把那屍體搬走。」

下人只是屏息靜聽，沒有人答話。

光頭的來人又道：

「本該連屍體一同奉還的，只是那副死屍太過笨重。我想今早你們都見識過我身邊這位老兄的能耐，他把定市輕輕往腋下一夾，像夾了根羽毛般渾然不覺，嘿！嘿！硬是要得！哎！怎麼？你們不要這顆首級啊？」

下人們聽了這話，勉強用發抖的膝蓋站起來，五、六個人縮成一團，互相倚著拾起定市的首級，步出室外把它掛在懸首台上。

忠治郎緊鎖雙眉，一語不發地轉身離開，屋外未燒盡的火堆仍「ㄘ一ㄘ一」地響著，四周一片寂靜，只聽得他和晃圓兩人的腳步聲。

晃圓開口道：

「老兄啊！你不回頭看那兩個首級一眼呀？」

忠治郎很快地回頭看了一下，不高興地說：

「我真不該聽你的話，老遠趕來這兒，何苦冒這麼大的險，我太傻了。」

晃圓聽忠治郎發起牢騷，急忙快步趕到他身邊，道：

「老兄！看開一點吧！世事無異一場戲，你就姑且登場演它一回吧！不要窮煩了，天大的事有我晃圓擔著呢！我告訴過你：『起手無回大丈夫』這句話，哎！做過的事何必後悔呢？你懂了吧！」

晃圓藉著星光，見忠治郎一臉嚴肅的表情，他又一本正經地接著說道：

「一個喜歡懊悔的人成不了大器，只要你不顧一切地往前衝，總有一天……」

忠治郎頭也不回地往前走，晃圓舐了一下乾燥的嘴唇，又開口說道：

「噯！兄弟！想開一點吧！你想人生不是時時刻刻在賭博？萬一咱們失手，現在你我的頭顱一定高掛在懸首台上看月亮，難道你還沒想通這一點？堂堂一個國定村的忠治郎，竟然長吁短嘆，真不像個男子漢！你看看那一個胸懷大志的人會像你一樣，爲一點小事就愁眉不展？凡事只要盡心盡力就好啦！管它那麼多……老兄！你這樣拼著老命打聽光子的下落，已够有情有義的了，事情辦不成，也不能怪你啊！老實說，我就是欣賞你這股憨直的傻勁兒，你不像其他人一樣，老是按著一定的規矩辦事兒，你有你自己的做法，不管世人如何笑罵，你還是不改本色，這就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，我想你這種氣概，不是一般俗人所及，比金山銀山更難得啊！……」

晃圓所說的話，忠治郎沒有聽進半句，他的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浮現白天在楢木林中的情景，使他心情無比沈重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忠治郎隨著晃圓走入一片檜木林裏，滿地厚厚的落葉踩在脚下鬆鬆軟軟的，陽光透過枯萎的枝頭，洒落在地面上。

忠治郎將抱在腋下的定市放下，不覺鬆了一口氣。

「啊——」

晃圓看見陽光照耀下的定市，忽然發出一聲驚呼。

「老和尙，別叫！」

「啊——」

晃圓一個箭步衝到定市身邊，用力抓住他的頭髮猛搖，又叫了一聲：

「叫什麽？」

「大事不妙了！」

「啊？」

這回輪到忠治郎大吃一驚。

「定市已經——」

忠治郎衝過去一看，定市渾身軟綿綿的，早就斷了氣。

晃圓低聲自語：

「怎麽——死了？」

「……嗯！」

忠治郎眼皮連眨也不眨，只是定定地凝視定市僵硬如石的臉龐。他那滿頭亂髮和蒼白的面容，宛如被固定了一般，唯一有點生氣的便是那雙發亮的眼睛……過了一會兒，兩股淚水緩緩地從眼眶中流下，順著面頰滑落地面。

忠治郎放開喉嚨，從肺腑中迸出一聲哀嚎：

「嗚——我忠治郎眞是前功盡棄，自從殺了藤吉之後，一直千方百計地設法逮住你這個臭定市，我非要你吐露光子的下落不可，我爲你到處奔波，腦袋都差點保不住了，今天好不容易抓了來，却是個死人——嗚——」

晃圓在一旁默默地歎了幾口氣，低聲道：

「兄弟！剛剛在路上，我就想到你用那驚人的臂力，把定市緊緊夾在腋下，他那幾根骨頭恐怕都被你夾碎了……現在說這些也沒用，你就是將他碎屍萬段，他也不能告訴你光子的下落，還是看開點吧！這傢伙雖然可惡透頂，死都已經死了，我們有什麽辦法？我看咱們最好把他那顆臭腦袋送還官差。」

晃圓說著，取出一個原先藏好的大包袱，和忠治郎兩人各自換上一套衣服，再用忠治郎換下的那件白衣，包住剛剃下來的定市的首級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四周仍一片黝黑，夜色瀰漫著整個大地，忠治郎默默地走著，心中十分不暢快，忍不住又回過頭去看了一眼懸首上那兩顆首級。

這時，他們兩人已走到寬濶的大街上。

晃圓故做輕鬆地笑著問：

「老兄！你不上小花那兒呀？」

忠治郎一句也不說，默默地朝著小花所在的府中宿的相反方向走去。

春：

三月，正是初春時節，江戶到處溢滿春的氣息，蔚藍的天空，碧綠的湖水，在在呈現生氣盎然的景象。

魚販子，已逐漸在賣上供的白魚，每到午後，整個魚販市場顯得格外的冷清，似乎連貓的酣聲都清晰可聞。陽光斜照在空曠的倉庫裏，陳設於倉庫中的台架上，有八、九位身穿白衣、頭繫淺黃頭巾，下著紅邊草鞋的年輕人，正在那兒大跳深川舞，其中一個，手持圖案美艷的燈籠，而旁邊是一位頗爲瀟洒的年輕人，正以那富有磁性的聲音，哼著小調，其他尙有一些閒來無事的魚販老闆及小女孩兒，外面則聚集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羣，有的甚至踮起脚尖，很吃勁地在觀賞這羣雜亂無章的表演者，三味線（日本的三弦琴）的聲音，和著擊鼓、吹笛及嘻鬧的笑聲，整個倉庫嘈雜不堪。

「喂，文藏，上來跳吧！」

那位唱著小調的年輕人叫道。

「划小舟——划小舟——」

又有人應和著唱起小調。

台架上突然噼哩啪啦地響了起來，原來是許多圍觀者丟出的銀錢，一位年紀稍大、禿頭的中

年人，把這堆錢聚集起來，包在紙袋裏。

「文藏，出來吧！」

叫了三次以後，那個叫文藏的，才悻悻地站在他們中間。他脫下頭巾，露出整個剛剃過的青色頭皮，手裏拿了一條毛巾，向圍觀者點了一下頭。

「大家期待已久的文藏出場了，現在他要跳一支深川舞，請各位鼓掌！」

那位年紀稍大的中年人，低著嗓門爲大家介紹，各種伴奏的樂器跟著響了起來。

「划小舟，划小舟，到深川，深川是個好地方，川上有一道小橋，橋上有位美嬌娘……」

文藏隨著歌聲起舞。

他的個子略微矮小，年約二十二、三歲，嘴角右下方有一粒豆大的黑痣，眼睛大而有神，皮膚白皙，鼻樑高挺，此等容貌，在這羣年輕人當中，算得上出衆，唯一美中不不足的，就是在他右耳上，有一道刀疤。

文藏一邊舞著，一邊以笑容面對觀衆，相當吸引人。

「文藏！文藏！」

「我們的心，浮上天空，飄呀飛呀，來到主人的身旁……」

旁邊尚有許多人和著小調唱道：

嘿撒！嘿撒！」

和聲配得如此美妙，這支舞曲就在衆人的喝采聲中，再度表演一次。

「坐著轎子去吉原（日本風化地帶），走上衣紋坡——」

「ㄎㄜㄌㄟㄨㄚ，ㄙㄚㄋㄡㄋㄡㄙㄚ——」

無論歌者、舞者、觀賞者，紛紛進入一個極度的和諧氣氛中，當這首歌唱到「匆匆地——」的時候——

「啊！」

文藏驀地被人羣中的某一景象吸住了。

——但看大門口，有老相好，正在尋樂——

歌舞尚未告一段落，文藏內心急切異常。

「文藏！文藏！再跳住吉吧！」

文藏無視觀衆的呼喊，當銀兩紛紛撒落於台架上時，文藏輕聲地和禿頭的中年人打了個招呼以後，就快速地繞過人羣，來到後頭，原來站在那兒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位一笑時，即會露出特有的酒窩的國定村忠治郎，他穿著一件黑色衣襟的小褂，繫在腰上的帶子，在前面打結，一塊白得耀眼的布條細紮著腹部，脚上穿著木屐，兩手很悠然地環抱於胸前——這種神態，怎麽看都不像個賭徒。

文藏趨前，小聲地喚道：

「嘿，頭兒！」

「文藏，你究竟在搞什麼鬼呀！」

「唉，這有不得已的苦衷，頭兒，文藏一直想見到你。」

說著說著，眼眶裏竟溢滿了淚水。但他又不敢全然地傾瀉內心的情感，因爲他看到忠治郞的身旁，站著一位頭戴深笠帽的武士，他的個兒高大，肥胖，身上穿著一件看來貴重的黑色大衣和小褂，一把刀配戴於腰間，脚上亦穿著木屐，無論從那個角度看，都可以看出是個不尋常的流浪漢。

「我也很想見你。」

忠治郞說完後，發現文藏的神色有異，立刻解釋道：

「這個武士是假冒的，他本來是個和尙，後來專靠賭博過日，尤其偷竊是他的老本行，他叫晃圓，你不必對他存有戒心。」

「呃？」

「如果他把這頂笠帽脫掉，就和你一樣光著頭皮，只是現在稍微留了一點頭髮，爲了結個髮髻。」

「喔，原來如此！」

話剛說完，假冒武士的晃圓，湊近忠治郞的耳旁，小聲地說：

「現在閒雜人如此衆多，有話留待今晚再談，如何？」

忠治郞同意晃圓所說，隨卽改口道：

「文藏，今晚六時許，你到根岸御行的松樹下等我，有話到時再說，好吧！」

「好的，頭兒，你現在留居何處？」

「晚上再告訴你也不遲，總之，你今晚務必出來，還有，你方才跳的那支深川舞，眞是嚇我一跳。」

「那麼淺次是否也一起帶去？」

「喔，你是說下植木的淺次也在江戶嗎？」

忠治郞的表情似乎很奇特。

＊　＊

一過黃昏，六時許，御行松樹下，如期地出現了晃圓、文藏和松御下植木的淺次。淺次穿著一件直條紋的上衣，年紀和文藏差不多，看來像個忠厚的商人，寬圓的臉上，長了些微的痘瘩。

「我是伊勢崎三木村的文藏，請多包涵。」

文藏向晃圓自我介紹後，淺次接口道：

「很高興能見到你，我是上州下植木的淺次，剛跑這條道上時，長岡忠治郞卽收我爲徒弟，而文藏也是我的義兄，能碰在一起，眞是緣份。」

淺次朗朗地說了一長串話，晃圓就此打住道：

「幸會！幸會！我是强拉忠治郎作伴，自然也沒啥可介紹，有話慢慢再說吧！」

他邊走邊說，瞧他的背影，仍是那種武士的裝扮，腰間亦繫著一把刀，他把笠帽拿在手上，頭上確實長了一些頭髮。

「說實話，文藏，你跳的深川舞還眞不賴！」

晃圓找出話題，文藏頗爲羞澀地說道：

「這是我到江戶以後才學的舞，現在雖然是靠這種舞討生活，但終其目的，還不是爲了想見頭兒一面，才藉著上舞台的機會，在羣衆裏尋找他的影子。」

文藏一說完，淺次又接著說：

「文藏大哥都是爲了我的緣故，才忍受這種苦楚。」

「你怎麽又說這種話了！」文藏輕責著淺次。

附近幾口人家，已經開始透出幾許暈黃的燈火，不知那家藝妓館尙且彈起三味線的音樂呢！

「你知道頭兒究竟在什麽地方嗎？」

經文藏這麽一問，晃圓却回答說：

「表面上，他和我是住在下谷山崎町的一條長巷裏，當晚上沒出去做生意時，即住在根岸御行的妙光庵裏，因爲我們隨時都有可能遭到官方的緝捕，所以不能在普通人家裏居住。喔，對了

，那個尼姑過去是板橋的妓女，當初我在板橋善王寺時，即和她發生關係。這尼姑相當有趣，也頗不簡單，白天，她是個貞節的庵主，但一到晚上，就如同我太太一樣，每天如此，所以天剛破曉，又回到山崎町來。」

「喔，原來如此。」

「今晚，我們打算聊一整夜，所以準備了不少酒菜，剛才聽忠治郎提到他有兩位拜把兄弟，我想大概就是你們兩個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正如古人所說：生不同時，死願同穴。」

「那麽從現在開始，我也要喝杯結拜酒，才能和你們死在一起。嘿，我們已經來到建仁寺了，你看，圍牆那邊的竹叢裏，有一間亮着燈火的房子就是了。」

「對了，淺吉大哥怎麽樣了？」文藏問道。

「他的事情，讓我親口告訴頭兒好了。」

淺次說完後，不久，他們即來到晃圓所說的住所裏。忠治郎和徒弟兩人，久未重逢，如今三人團聚在一起，一見面所談的，盡是些讓人窒息的話題，所以晃圓雖然早已準備好酒、菜，仍一直沒機會請他們用膳，而那位靜坐於房間角落的妙光尼，也只有默默地聽他們談話。

整座妙光庵，在幾許暈黃的燈光下，顯得格外地昏暗。

「我哥哥淺吉，因爲犯了一點小錯，就在紋次賭場裏，被踢打得遍體鱗傷，全身的骨頭幾乎

碎了，他們僅僅爲了二兩銀子，經常索債騷擾，如果一到紋次賭場，卽强迫收取一兩或二兩銀錢，這還不打緊，那位專門擲骰子的傢伙，就是紋次的徒弟——間間田清太，還騎在已經昏倒在地的大哥身上，說什麼……淺次那傢伙眞是有眼不識泰山，眼前有這麼一位了不起的紋次不拜，却去拜那個前科犯，叫什麼國定村的忠治郎爲頭兒，哼，他有什麼了不起，我倒想見識，見識，告訴你弟弟，有本事找我算帳好了，說着，說着就——」

淺次說到此，哽咽難抑，眼淚擦了又擦，還是不斷地流出來。

「後來怎麼樣呢？」

忠治郎深鎖眉宇，咬了一下雙唇。

「結果……結果他用匕首朝我哥哥的眼睛刺下去——」

「嗄！」

在座的晃圓發出了叫聲，就連那位一直沉默的妙光尼也掩口驚叫了一聲。

「頭兒……」

淺次依然抽噎不已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「混蛋，你還哭什麼，先把後頭的話說出來！」

忠治郎兩眼一瞪，淺次只得期期艾艾地說：

「讓文藏告訴你好了。」

文藏跪伏在榻榻米上，說道：

「他的雙眼被刺出鮮血後，就像死人般地被丟到屋外，後來還是附近的人看了可憐，才把他抬到淺次家裏，你也知道，淺吉大哥個性很剛强，遭到這種巨難，仍能强忍住痛苦，將事情的原委，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們，隨後，我們找了鄰近的大夫來醫治，同時趕往紋次賭場。」

是夜，寂靜的竹叢裏，不時地傳來幾聲野犬的悲鳴，遙遠的一方，彷彿正有一羣女子在那兒嬉笑、玩樂。

「頭兒，當我們趕到紋次賭場時，才發現那兒已是一片空盪，裏面也亂成一團，原來八州的捕差，早已先我們一步，到達現場，眞是禍不單行——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

「紋次那傢伙，眞是狗運當頭，捕差來逮捕時，他不在場，而那個只會擲骰子的間間田清太，倒是首當其衝地被抓了起來。」

文藏一邊說着，一邊想像當時的情景，越發難抑心中的怨氣。

「我一得知間間田清太被捕的消息後，卽四處打聽那個王八蛋的下落，後來才知道他先被送到木崎之宿後，又被送到江戶，因爲那兒警備森嚴，所以一直無法下手。」

「那麼那個叫紋次的，怎麼樣了？」

忠治郎急切地問道。

「我們只聽說，他帶了一個徒弟，翻過赤城山的鳥居嶺，至於他們翻山越嶺至何處，卽不得而知了，所以我們只有轉移目標，找間間田清太報仇，他爲了那一點債款，不但罵了頭兒，還把淺吉的眼睛刺瞎，憑這一點，絕不能讓這傢伙活命，我們擱下家務；淺吉的病情不管，一味地跟在王八蛋的囚籠後頭，來到了江戶。」

「那麽淺吉的境況，你們都不知道？」

「我們由書信的往返中，得知他已脫離險境，但是僅是醫療費用，就花了不少錢，也着實傷透腦筋。」

仍在一旁流淚不已的淺次，頗爲愧疚地說道：

「都是我不好，才讓文藏大哥惹來一大堆麻煩。」

「到這種地步，還說什麽客氣話呢？太不够意思了。」

「但是——」

忠治郎木然地看着眼前的兩位難兄難弟，不禁悲從衷來，但他並未顯現在臉上，仍平靜地問道：

「後來怎麽樣了呢？」

淺次擦擦鼻水，說道：

「後來間間田清太被關進傳馬町的牢房裏，我們縱想報仇也無從下手，只得默默地等待，有

朝一日，他被釋放時，再來結束他的生命。因此，我們買通管理牢房的工人，從他的口中，得知那傢伙每次被審問時，都揑造一些不實的理由以脫罪，像這種情形，很可能不久卽被釋放出來，所以從那時起，我每天裝扮成乞丐模樣，穿着破爛的衣服，及破草鞋，一大早就到牢房附近等待，直到天黑才離開，至今已十個多月了，不曾間斷。每次到那兒，我就一心等待大門啓開的時刻，想着那個王八蛋是否今天會出來呢？」

「唉，眞是用心良苦。」

忠治郎濃黑的眼珠裏，彷彿蒙上了一層水霧。

「來這之前，我還蓬頭垢面的，好像天生就是乞丐，因爲好久不曾見到頭兒一面，而且知道頭兒向來喜愛潔淨，文藏大哥也說，此等相貌，見不得人，所以我才破例地將這麽久以來的汚垢，第一次刷洗得像個人樣，來到這裏——唯一讓我過意不去的，就是爲了我這不中用的淺次，而連累了文藏大哥。」

淺次說到這兒，文藏紅着臉道：

「不要再這麽說，這不值得說給頭兒聽。」

但淺次依然止不住內心的激情，還是說了下去：

「不，頭兒，千言萬語均無法表達我此刻的心情，希望頭兒能代我向文藏大哥道謝——這麽久以來，我每天風雨無阻地在那兒盯住牢房，所有吃的，穿的及睡的地方，都由文藏大哥爲我操

勞，而吃了不少苦，此外，爲了找尋頭兒，他特地把頭髮剃光，到各地表演深川舞——我雖然整天都站在牢房附近，無法分擔他的苦楚，但一想起這些事情，就會不自覺得掉下淚來。」

竹叢裏，仍是一片寂靜，唯有妙光的飲泣聲，逐漸加大，而晃圓和文藏亦不斷地擦拭淚水。

「這樣吧！雖然目前，我忙着尋找一個人，但從明天開始，我決定和文藏一樣，出去爲你掙一些錢，還有你，不管三年，五年，或十年的時間，只要間間田淸太還在，就是脚站得都爛掉了，也不要離開牢房一步。」

忠治郎微微顫抖着聲音說道。

「頭兒，我眞是感恩不盡。」

淺次抬起那張爬滿了淚水的臉龐，晃圓從旁說道：

「我們先把間間田這傢伙解決後，再到上州那兒，把那個叫紋次的傢伙也一起幹掉。」

忠治郎點點頭，同意晃圓的提議。

此刻，大家的心境，都異常地沉重，漫漫長夜裏，彷彿有太多訴說不完的事情，不知從何說起。

「先喝杯酒，如何？」

妙光剛說完話，窗外突然發出石子丟進來的聲響。

「哎呀！是什麽東西？」

妙光輕聲地問道，又是一聲石子擊窗的聲音。

妙光開始感到不安，緊咬下唇，站了起來。

「是小石頭嗎？」晃圓好奇地問。

「是的，但已經好久不曾如此了——」

妙光環視了一下周遭，立刻步出後門，走進竹叢裏，晃圓也跟着站起，從紙窗的洞口，隨着來聲的方向看過去，沒有見到那位投擲石子的人，只恍惚地看到妙光在竹叢裏的背影。

不久，妙光回到屋裏，平靜地對忠治郎說：

「剛才眞對不起。」

說完又對晃圓神秘地笑了一下。

「究竟是怎麽一回事？」

晃圓頗爲不悅的神色，妙光更爲得意地笑道：

「呵！呵！呵……你儘管放心，不是讓你吃醋的事情。」

「混蛋，不要自作多情，誰爲妳吃醋來着？不過是擔心發生意外，問妳一下而已。」

「——那不都是一樣？頭兒，眞對不起，我必須出去一下。」

「到什麽地方呢？」

「這件事不能對你說，但絕不涉及情感問題，你看我的頭就知道了——大約一刻鐘以後，我

會回來。」

「隨便妳。」

「嘿！別生氣喔，這件事和頭兒毫不相干。」

「不要囉嗦了，快去！」

妙光看着晃圓吃醋的表情，走進隔壁的小房間裏，不一會兒，卽穿了一件腰間紮有黑色帶子的條紋和服，手上拿了一條頭巾，裝扮得有如家庭主婦般地，走了出來。

「不唸經的時候，我通常是這種裝束。」

她不自在地自我辯解一番，又對晃圓說：

「晃圓你看，還不錯吧！」

「不要笑掉人的大牙了，眞是的！」

妙光很快地安頓好剩餘的酒菜後，才離開他們。

文藏和淺次不約而同地望着忠治郎，因爲打從妙光回來以後，他就一直靜坐一旁微笑，觀看晃圓和妙光有趣的對答，如今他的視線又回到圓晃的身上，晃圓趕緊說：

「不要緊，忠治郎兄已經很瞭解妙光了，不會有什麽問題的。」

「這傢伙當然不會有什麽問題，但是深更半夜，還會有什麽事呢？」

「她的事情，我不曾詳細地對你說過，我總覺得，某些時候，她的舉動很奇特，當然她不可

能將我們的事情向官方密告，或做不義的行動——只是丟了一塊石子，這個女人就跑出去，而我們又不知道是誰丟的，當然會覺得可疑——說了不怕你們笑，當初和她在一起時，我也曾說好說歹地想打聽出究竟她在搞什麽鬼，但她就是這麽鬼靈精，不肯露出半點口風。」

千住大橋位於奥州街道附近，是座古老的橋樑。

妙光，她獨自佇立在黑暗的橋頭——

時序的更替，雖已驅除嚴冬的酷寒，帶來春的訊息，但，屬於初春的料峭寒意，却仍讓人不住地打着哆嗦。

河上迎面襲來的每陣夜風，都令妙光抖擻起精神，她四下打量周遭的情形，靜待變化——

不久，由掃部宿的方向，出現一盞燈籠，碗般大小的亮光，飄浮在半空中，並逐漸向千住橋靠近。漸漸地，妙光聽到草履踏過橋樑的聲音愈來愈淸晰了。

她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位商賈打扮的男人，他頭上裹着頭巾，肩上掛着大包袱。起初，這個男人踩着悠閒的步伐，由妙光身旁走過，並未說些什麽，但是，過不了多久，他回頭仔細打量妙光後，才踅回來說：「什麽地方？」

妙光盯着他看，口中答說：

「旗本！」

「主君！」

「明日午時，淺草奧山有活人表演韓信的胯下之辱！」

聽妙光這麼說，那名商賈打扮的男人，重複說了一遍。拱手作揖後，便快步離去。

妙光還是定定地佇立原地——夜未深，但，今夜小塚原的窰子，以及河對岸的商家，似乎失去往常的熱鬧景象——妙光只聽到載貨的舟子，在靜靜的河面發出「喞喞！喞喞！」的搖櫓聲。

在這段時間裏，已有二、三名武士打扮的男人打從她身旁經過，只是，他們並未向妙光招呼。

窰子雖不若往常那般熱鬧，但，還是有些販夫走卒出入其間，妙光的眼睛緊緊盯着出入那扇門戶的人，似乎認準來人會在那兒出現似的——突然，有個像是專門替人送信報息的年輕漢子，一陣風般的由江戶那個方向，朝妙光站立處狂奔而來。

當他快接近妙光時，便放緩脚步，啞着嗓子低聲問：

「什麼地方？」

「旗本！」

「主君！」

「明日午時，淺草奧山有活人表演韓信的胯下之辱！」

妙光將同樣的暗語告與來人，那年輕漢子也像先前經過這兒的商賈，依照妙光的口吻，重複唸道：

「明日午時，淺草奧山有活人表演韓信的胯下之辱！」

說着，朝妙光拱手爲禮，飛身離去。

路上的行人漸稀，遠處傳來報時的鐘聲。

妙光緩緩地踱來踱去，眼前，千住大橋靜靜橫臥在河岸之間——夜，如此的靜謐。

妙光突然感覺離開自己不遠處，有生人迫近。她憑着敏銳的感官，朝那股陌生氣息的發散處望去！

「啊！」

妙光聽到自己所發出乾澀的驚呼。前面黑暗處，出現兩個如夢魘般，比夜色更濃、更黑的暗影。他們相繼拔刀對峙，彼此約莫隔了十二尺的距離——

那名身着長和服，一頭亂髮像是浪人的武士背向着妙光，頭部裹着黑布頭巾的人，則與浪人武士相對而立。

他們豎直刀身，屏住氣息想窺出對方刀法上的破綻，以便出奇制勝，刀刃在黑夜裏閃着青森森的光芒——

這時，背向妙光的浪人武士，不知爲何竟步步後退，妙光明顯地察覺他的呼吸急促、紊亂，像是經過一番長途追逐似的，而且——他脚上未套草履。

「且慢！且慢……」

浪人武士已亂了步法，氣喘吁吁的叫着。另一位穿着綉有家徽的黑色武士服的男人，正巧與之相反，他步履從容，一副神閒氣定的模樣——偶爾，他還讓脚下的木屐輕叩地面，那雙白色的襪子在黑暗裏顯得格外搶眼。

他靜靜地不出聲，等待浪人武士——

「我……我看錯了！請原諒！」

浪人武士的聲音幾近哀求了，但是——裹着頭巾的那名男人，却把大刀斜斜揮了過去。

「我喝醉了！否則，怎敢冒犯您！——救命！」

那名浪人武士終於後退至妙光的跟前，他已無路可走了。妙光恍然悟道，自己該離開，以免遭受池魚之殃——但見，自始未曾開腔說話的那名武士，忽地像燕子一般輕輕躍起，隨即刀光一閃，只聽得「鏗鏘」一聲，兩把刀已在空中一觸即分，浪人武士與那名男人已互換了位置，只是，浪人武士在落地後猶步履踉蹌連連後退尺餘之地，才站穩脚跟。

妙光心中暗忖——另外一個人呢？還該有人與我連絡才是……但是，眼前這種光景，我該暫時避開，否則，待看熱鬧的人羣一來，不就……

轉念至此，妙光正想轉身離去，却發覺——哇！——一張粉臉立時嚇得暗無顏色。儘管，她想力持鎮定，雙腿却像得了病似的，不住地抖顫。

「這……這是怎麽了嘛！幹什麽!!」

她小聲地罵着。原來，妙光的衣袖不知何時竟被人用飛刀釘牢在木橋墩上，而她渾然未察。

「討厭！」她使勁甩了一下手，想把衣袖掙開，怎奈飛刀入木太深，妙光未將飛刀抖落，反而把衣袖弄破了。

「哎呀！」

隨着一聲慘叫，那名浪人武士已被踹入河流之中。

黑漆一片的河面，旋即濺起白色如魚鱗般破碎的水沫，然後是一陣氣悶的細碎聲音。

不過眨眼工夫，河面又恢復原先的平靜。

剩下的另一名武士，將長刀納入刀鞘後，朝妙光站立處走了過來，並開口問道：

「妳可是妙光？我們是第一次見面！」

「啊？」妙光驚訝於來人竟知道自己的法號。

「在下唯恐妳過分驚懼而離開這兒，遂以飛刀迫妳暫留脚步，是否嚇着妳了？眞是對不起！我是暗語中的主君，是否覺得這個名字十分可笑？」

「噢！『主君』就是你嗎？」

「承蒙閣下幫助，在下十分感激。我們如此辛苦奔波，目的也是希望百姓能過和樂、太平的歲月。爲着這個目標，個人犧牲享受也是應該的！」

說完，他伸手將入木數寸的飛刀拔出，納入懷中，然後，在一陣摸索後，他又從懷中掏出一

小塊金子。

「這點東西當作我弄壞妳衣裳的補償，請笑納！」

「不必了！」妙光搖頭婉拒，並笑着說：

「只要縫它兩、三針就行了，不礙事！」

「別推辭！收下吧！——恕我無禮，未能將頭巾取下。目前，尙不是我公開身分的時候！」

說着，他將金塊塞入妙光的手中，繼續以清澈的眼神望着妙光。

「方才的遭遇彷彿一場夢。那名浪人武士究竟是怎麽一回事？」妙光靜靜地問道。

「喔！沒什麽……這人眞無聊，當我行經掃部宿某家油店時，這傢伙故意撞我一下，有意挑釁。起初，我不理他，怎奈他窮追不捨，逼着我拔刀。這些浪人也眞可憐，生活不如意不說，連三餐溫飽都成難題。他們又不能降低身分，當個工人混飯吃！終日無所事事，到處晃盪不也是爲政者的罪過？唉！古時候，由井正雪的事件，又意味些什麽？……」他憤慨地痛責時政。

但，話說此處，他彷彿記起什麽，語氣不十分自在地解釋說：

「對不起！這種情形想必妳也清楚得很。」

然後，他低垂眼簾，望着橋下的流水說：

「那些人雖然餓肚子……總不至於像他那樣溺斃河中。聽他自己說是來自南部藩的武士。」

妙光並未搭腔，她也默默地望着嗚咽的河水。

那名自稱是『主君』的男子，頓了一會兒，又說：

「我該走了！相信我們在青天白日下相聚一堂的時刻，也將來臨了！」

當他向前走了兩步，又回過頭對妙光說：

「妙光！請善自珍重！我們後會有期！」

主君留下這句話匆匆走了。

千住大橋下，傳來船夫搖櫓時發出的吆喝聲——

這時，根岸的妙光庵裏，晃圓已喝得半醉。他開懷暢飲，正樂不可支。忠治郎則臥在晃圓的身旁，雖然緊閉着雙眼，却未睡着。

「忠治郎！叫聲我的老大！打從我們哥倆來到府中宿後，你就『和尙！和尙』的稱呼我！這會兒可妙了！文藏也要加入我的行列！可惜，這傢伙長得英俊瀟灑，又有一身舞藝——我心裏多少也有個依靠。喂！淺次！你呢？是否也想剃了光頭，加入我們這一夥啊？」

忠治郎依舊閉着雙眼，口中却說道：

「出家當和尙？當然可以！但是，你可別拿晃圓做榜樣。淪落爲小偷不說，偶爾還帶上般若的面具扮强盜，甚至放火燒屋子！」

忠治郎的話聲尙未安穩落地，身子却火速躍了起來。只聽得他尖着嗓門喊道：

「文藏！瞧瞧外邊！外邊有人！」

「啊？什麼？誰？」

文藏嘴裏這麼說，身子倒已敏捷地跳落院落中。

淺次也跟着立起身來，探首室外。

「是誰？」忠治郎盤腿坐下，扯開嗓門大聲問院落中的文藏，是否發現了可疑的人跡？

沒多久，聽見文藏匆促的脚步聲和粗重的嗓音說：

「哎！連個鬼影子也沒有呀！」

「不可能！你再給我仔細地找找！」

聽那脚步聲，文藏眞繞着庵的四周查看呢。

「找到了沒？」忠治郎再問。

「沒有啊？」文藏的回答聽來離開這間房子，也有一段距離，忠治郎的眉頭不覺蹙在一塊。

「淺次！你也去瞧瞧，偏不信邪！」

聽得忠治郎如此吩咐，淺次拔脚便往外衝去。

「找着啦？」

「沒有！」這回是文藏和淺次同聲的回答，話裏有幾分失望。

「沒有……沒有嗎？」

忠治郎站了起來，脫下短褂，喃喃念着。

從忠治郎察覺外邊有異開始，晃圓就默默地含笑旁觀。這時，他才放下手中的酒杯，勸忠治郎說：

「兄弟！你就隨他去，放他一馬吧！」

「嗯……」

晃圓看了忠治郎一眼，又接着說道：

「這個尼姑庵附近常有些奇怪的傢伙出現，只是我一直沒告訴你罷了，我已經注意這事很久了，看來那些傢伙窺視這兒的目的，是爲了妙光尼，與咱們無關。」

「可是我眞看不慣他們這樣鬼鬼祟祟地，遲早我總要把這件事搞個水落石出。」

晃圓聽到忠治郎這麼說，朗聲大笑，說道：

「兄弟！『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』，果然不錯，你既然想弄個清楚，我就叫他們到竹叢裏，把那個傢伙搜出來不就得了？」

「噢？」

「慢着——你別出聲，看我的！」

晃圓說完，對着屋外大聲喊道：

「你們兩個到竹叢裏去，把那個可疑的人物抓來！」

他叫完，向忠治郎扮個鬼臉，壓低聲音說道：

「嘿！我學的很像吧！」
忠治郎很驚奇地瞪大眼睛，笑着說：
「我眞拿你沒辦法，你竟然學得唯妙唯肖。」
晃圓很快地學着忠治郎的語調，又說一遍：
「我眞拿你沒辦法，你竟然學得唯妙唯肖。」
他說着，自己也忍不住「咯！咯！」地笑了，兩人正大聲笑時，竹叢中忽然傳來一聲透着興奮的呼喊：
「頭兒！找到啦！」
忠治郎大聲喊道：
「將他拉進來！」
「嘿！竟然是個女的呢！」文藏在外面喊道。
那名女子一被拖進庵裏，就開始哭哭啼啼，就着室內的燈火，可以看出她約莫十八、九歲，長着一副圓臉大眼，五官十分清秀，不過，她的穿着却像武門婢女。
忠治郎默默地看着那位女郎，擅跳深川舞的文藏也紅著臉站在那裏，只有滿臉疙瘩的淺次，大聲問道：
「妳是誰派來的？妳來這裏幹什麼？」

女郎只是哭着，連頭也沒抬起來。
淺次看她不理不睬地儘哭，不禁怒氣沖天地跺脚罵道：
「混帳！妳到底是聾子還是啞巴？——分明跟咱們裝傻嘛！」
女郎彷彿沒聽見淺次的怒罵似的，仍然低頭啜泣，將個小嘴閉得緊緊的。
「臭女人！妳到底說不說？」
一直沒吭聲的忠治郎，終於忍不住瞪大眼睛罵道。
「等一下！這件事由我來吧！」
晃圓突然冒出這句話，向忠治郎使了個眼色，又接着說道：
「我晃圓雖然留着和尙頭，年紀也一大把了，可是對付頑强的女人，我還是很有一手的。」
忠治郎不理會晃圓，仍對那女郎大聲吼叫。
「喂！你別亂吼亂叫的！南無阿彌陀佛！你就是這麽剛烈的個性，碰巧這個女人也一副硬脾氣，你閉上嘴吧！看我如何以柔克剛。」
晃圓對忠治郎叫了一陣，轉頭向女郎說道：
「喂！小姑娘！哈！哈！我知道妳來這兒窺視已經不只一次啦！我只是不想立刻揭穿妳的行藏罷了！我看妳可能是受人之託，來這裏窺探妙光尼的擧動，是不是？」
女郎低着頭，彷彿沒聽見一般。

「哎！妳別在這裏耍妳的强脾氣，趕快打開妳的金口吧！否則我們就一直泡下去吧！看看誰撐得久——妳可有什麽隱衷呢？趕快說出來！」

女郎仍保持沈默，連姿勢也沒動一下。

忠治郎忍不住在旁敲起手裏的煙管，彷彿盡量按捺着心頭的怒氣，文藏和淺次幾乎想衝上前去，在口裏小聲地罵着，只有晃圓表現得最沈着，他用雙眼逼視女郎。

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，遠方傳來打更的聲音。

女郎突然開口喊道：

「請你們放我回去吧！」

每個人都驚奇地望着她，原來這女人根本不是啞巴。

晃圓似乎早已料到女郎會這麽說，他只是定定地看着她，暗示她再說下去。

「我只是一個小婢女，求求你們放我回去吧！」

晃圓微微一笑，半嘲諷地道：

「小姑娘，妳終於開口啦！」

女郎聽到晃圓這句話，又閉緊了嘴巴。

「妳不肯說嗎？沒有關係！在這兒多待幾天吧！妳看我們有四個大男人，妳一個姑娘家處在這種劣勢下，還是乖一點吧！免得我們對妳動粗。」

「不——拜託放我回去吧！」

「放妳回去？那還不簡單？只要妳乾脆一點，我們馬上就放妳回去。妳明知這裏是一座尼姑庵，爲什麽經常偷跑來這兒？如果妳不給我們一個淸楚的交代，妳就只好乖乖地留在這裏啦！想通了沒？」

女郎眼眶中堆滿了眼淚，不作聲。

晃圓又緊逼一句：

「從現在開始，我問一句，妳答一句，好吧？」

女郎下了決心似的，微微點了一下頭。

「哈！這下就好辦了！方才我說話粗了些，妳就擔待些吧！妳坦白說，妳到底在監視妙光尼？還是我和忠治郎呢？」

「兩邊都有。」

晃圓一聽這話，把聲音放得更加低柔，說道：

「爲什麽？」

「……我先前受人之託，來轉告妙光尼一件事，爲了怕她毀約，主子命我來這兒探視她的擧動，不料，這庵竟有幾個男人經常出沒，我覺個奇怪，就——」

「妳是什麽來歷的？姓啥名啥？」

女郎閉上了小嘴，似乎不肯再多說一句。

忠治郎和晃圓互看了一眼，晃圓舉起手做了個「不要出聲」的動作，

雙方一直僵持着，外面又傳來報時的聲音，又過了一個時辰了。

女郎難以啓口地說道：

「……我說，我說……」

衆人不約而同，把視線集中在她的臉上。

＊　＊　＊

妙光尼回庵寺時，那名女郎已經被放回去了，忠治郎他們故意不動聲色，絕口不提那女郎的事。

女郎穿過御行松林，和一片寂靜的田野，急急前往金杉，在一片稻田的暗處，突然閃出一名男子。

「啊——」女郎驚呼一聲。

「妳不是阿浪嗎？」

女郎定睛一看，高興地喊道：

「太田原先生——」

她像一隻受驚的鳥兒，投入那男子的懷抱，同時抽搐着肩頭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「阿浪！妳怎麼啦！爲什麼現在才回來？」

說話的男子大約二十二、三歲，長得英俊瀟洒，他穿着一襲繡着家徽的黑衣，外面套了一件短褂，是個武士模樣的年輕人。

女郎只是哭着，說不出一句話。

太田原雙手撫摸阿浪圓潤的肩膀，焦急地問道：

「到底怎麼啦？你有沒有告訴妙光尼明日淺草那件事？」

「說了！」

「她呢？她有沒立刻動身？」

「有！」

「後來呢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阿浪一聽這話，又大聲地哭起來，淚流滿面地道：

「……那庵中……」

「阿浪，不要哭了，庵中怎樣？妳說出來！」

「我被人逮住了！」

「啊？是被庵裏的賭徒抓住了嗎？妳有沒吐露什麼？」

太田原說這話時，面上呈現殺氣，不過，阿浪一直伏在他胸前哭泣，沒有注意到他的臉色。

「我告訴他們——」

阿浪說出這幾個字後，忽然感覺臉旁太田原的胸膛劇烈地起伏，她立刻警覺地改口道：

「我沒說什麼嘛！」

她用愛嬌的聲音說着。

「到底說了沒有？」

「哎啊！說了也等於沒說嘛——我只告訴他們：我受太田原之託，前來轉告妙光尼一句話，如此而已——你不知道那些人有多可怕，萬一我不說，他們不知會怎樣對付我——」

太田原粗暴地把阿浪從胸前推開，沉聲道：

「妳可知道自己做錯了？」

阿浪宛如受了多大的委屈一般，眼看着又淚汪汪地，她一面啜泣，一面細聲辯道：

「我根本沒辦法嘛！我再不說他們就……我想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只不過是金杉二丁目風傳流的次賀野道館中的一個小門徒，託我向妙光尼傳話罷了，這樣說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妳——混蛋！」

隨着這一聲怒吼，阿浪覺得自己胸前被猛烈地撞了一下，她立刻「啊——」一聲，往後一仰。

「混帳，妳這個糊塗蟲——」

當第二句刺耳的叫罵聲，震動她耳膜的同時，她已被一腳踹倒在地——阿浪無力地掙扎着，待她直起上半身，想爬起來時，太原田那張猙獰的面孔，在她的瞳孔前晃來晃去，而且，也可感覺到他那濁重的呼吸聲，直在她耳畔呼呼地響着。阿浪驚恐地哭叫着：

「啊！你想……你想幹什麼？」

「像妳這種愚蠢無知的女人——我是說，像妳這種笨到極點的女人，我不要啦！」

「啊，你——你——」

阿浪暗啞着嗓子，直指着太田原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「怎麼，妳想說什麼？」太田原撇着嘴問。

「你這個負心郎，未免太狠心了！」

「狠心？我這怎能稱做狠心呢？我看妳原是雜貨商家的小家碧玉，到武士家當侍女禮學儀，好像還蠻乖巧的，我想，妳的口風必然很牢靠，可收爲心腹，所以才用了妳耶！——沒想到我竟看走了眼，這只能怪我自己！……我已經再三囑咐，切不可走漏風聲，否則事關重大，是會鬧得無法收拾的，可是，妳這個女人，哎——」

倒在地面的阿浪，像感受到地面石頭的冰冷般，背脊傳來一股涼徹肺脾的寒意，她已漸漸冷靜，腦子也逐漸清醒，乍時，她已明白所有的一切了——就在這剎那間，只覺眼冒金星，一陣目眩，喃喃低語道：

「哎！我還是被騙了……。」

太田原毫不憐惜地又補踢一脚，忿忿罵道：

「從此妳不要再回道館了，妳要是不識相，還滾回來的話，小心我打斷妳的狗腿，順便再送妳歸西天！」

說畢，太田原頭也不回地隱入黑暗中了。

「太田原大人！太田原大人！」

阿浪斷腸的泣訴，廻盪在渺渺的原野間，頗令人爲她一掬同情之淚。「喀、喀……」的木屐響聲逐漸模糊，阿浪的一顆心也漸往無底深淵緩慢墜下，她雖想挺直腰桿站起來，可是，却覺全身軟綿綿，已失去支撑身子的力氣了。

「太田原大人，您未免太狠心了……。」

阿浪已經泣不成聲，但見她眼淚有如斷線的珍珠般，不斷滾落面頰；久之，她的淚泉也枯竭了——她微晃着身軀，拖着蹣跚的步履，茫然地在田埂上走着，就像一具無歸宿的幽魂，在曠野中飄蕩着……。

阿浪蓬頭垢面、衣衫不整、赤着脚，一面漫無目的地向前行去，一面在心裏想着，在她眼前的這條路，有茫茫的雲霧遮掩，似渺無盡頭，任她如何奮鬥、掙扎，這層層雲霧仍是無法撥散，永無見藍天的一日——。

「喂！等等……」

忽地，有個低沉的嗓音，從阿浪的斜後方響了起來，原來晃圓隱身在一片竹林中，見阿浪走過，閃身出來向她招呼着。可是，阿浪却置若罔聞，仍是直視遠方，默默地向前走去，連眼睛都沒有霎一下。

「喂，我就是剛剛還在跟妳說話，那個妙光庵的食客晃圓啊！喂！妳等等啊！……」

阿浪仍是默然不語，行屍走肉般地向前晃去。

「喂！妳沒聽見我在叫妳啊？」

晃圓覺得滿頭霧水，便一個箭步向前衝去，輕拍一下阿浪的肩膀，詎料，阿浪突往後一仰，軟綿綿地倒向晃圓的懷裏，晃圓微怔了怔，又扯着嗓門叫道：

「喂，妳醒醒啊！男人都是這副德性的啦！人家不是說『郎心如鐵』嗎？什麽情啊、愛的，一旦到性命攸關、或利害關鍵時，他就會露出狐狸尾巴，顯露本來面目了——哼！我說那個次賀野道館就是有問題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倒想看看，他們到底要玩什麽花樣！」

＊ ＊ ＊

方才，晃圓告訴大夥兒，說他要去淨手，然後就從後門溜了出去，一直都沒有回來，待在妙光庵內的忠治郎等人，等得非常不耐煩，正紛紛猜測時，突聽到「喀啦」一聲，昇圓推開木板門，探進頭來，急急說道：

「妙光，快，趕緊把門打開，我要扛東西進來。」

「怎麼？你從茅厠撿了東西回來啊？」

妙光取笑着，連忙替他打開大門。

「呵呵呵……你們看，我帶了一位美人回來啦！」

晃圓一面輕聲向妙光道謝，一面背着阿浪，跨過門檻，對着衆人咧開大嘴，呵呵地笑着，接着又說：

「嘿！不用怕，這不是死人，她還活蹦亂跳的哪！我晃圓活到這把年紀，還沒背過像這麼年輕、標緻的姑娘呢！嘿！背在身上既柔軟又暖和，這滋味還眞不賴耶！縱使叫我再多走幾里路，我也是心甘情願的，難怪人家說：『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』，哎，罪過！罪過！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晃圓一進門就嘰哩哇啦唸了一大串，臨了還一本正經地喧着佛號，看他這副滑稽相，衆人不覺哄堂大笑。

晃圓背着阿浪走過忠治郎面前時，像故意將她的臉龐露給他看似的，還瞅了忠治郎一眼，但忠治郎只是淡然地瞄阿浪一眼，仍保持着緘默。

「她、她、她——」

文藏向前滑了一步，結巴着似想說些什麼，可是，晃圓却瞪着他，像示意他不要多管閒事，

然後，又看着妙光說：

「——妳看，該怎麼處理？」

「你看着辦吧！」妙光低垂眼瞼，用手撥弄着火爐裏的炭火，低聲答道。

「哎！不要這麼愛理不理的嘛！難道妳倆沒見過面？」晃圓睇着眼瞧妙光，意味深長地問道。

「嗯？」妙光偏着頭，以疑惑的眼光凝視着晃圓。

「這個姑娘就是從竹林裏，向庵內丟小石子作暗號的人啊！事實上，她是懵懂無知，被道館的年輕小伙子所利用而不自知的——哎！這姑娘也眞是可憐，一片純情換來的竟是無情的打擊——你們就好好地照顧她吧！」

妙光起先還裝作不知內情般，以訝異的眼神凝望着晃圓，直至晃圓一語道破眞相後，才默認一切似地露出會心的微笑，有些羞赧地對晃圓說：

「這麼說，你現在都已經知道啦？」

「說『現在』未免太低估我了吧？——不過，這姑娘我倒是今晚才第一次的見到哩！」

晃圓神氣地指指背上的阿浪說。

「哎！眞拿你沒辦法！」

妙光從爐旁走至晃圓身邊，將他背上的阿浪抱下來，然後無言地凝望着不省人事的她。

「這到底是怎麽同事？我已經被搞糊塗啦！」

一直保持緘默的忠治郎，這時才開腔問道，而他那烱烱的眼神，也定定地着審視阿浪那張姣好的臉龐。

「也沒什麽啦！就是我剛才所說的，風傳流次賀野道館的一個年輕小伙子，以愛情爲餌，欺騙了這位姑娘的感情，將她當作傀儡加以利用，事後又任意擺佈她，這個可憐的純眞小姑娘，並不知道她的意中人，竟是個這麽卑鄙的負心漢，還不辭辛勞地爲他奔波、冒險，背着人做些偷鷄摸狗的勾當，哎！就是這麽同事……。」

晃圓滔滔地自語後，走至爐旁，拿起一個海碗，自個兒斟滿，並未招呼別人，便咕嚕地灌下肚。

夜已經很深了，這時突從遠方傳來數響清脆的鐘聲——不知是上野或淺草的廟宇所敲的銅鐘——當大鐘的餘音尙廻盪在黑暗的蒼穹中時，許多小鐘像被驚醒般，也緊隨著響了起來，一時，鐘聲此起彼落，不絕於耳。

「圓光寺的住持又要開始了……」

聽到妙光的喃喃自語，晃圓似頗不以爲然地說：

「無論是天寒地凍，或炎夏酷暑，這個年逾九十高齡的老僧，總是身着一件白色法衣，每日從子時開始，不斷誦經至黎明……哼！我就不懂這有啥意思？不近酒色，一輩子總是佛壇前，不

斷誦經……嘿！這豈不是怪胎嗎？」說畢，還不屑地撇撇嘴。

「哼！他是個活佛，當然和你不同！」

「嘿！妳也不必五十步笑百步啦！我只是想不通，這個老和尙爲什麽要活在這世上？如果說，他生來就是爲了要敲鐘，那他大可到上野去當敲鐘工人呀！」

晃圓露出慧黠的笑容，打量着妙光。

「你這麽口無遮攔，不怕天打雷劈啊？」

妙光漲紅着臉，忿忿地兕着晃圓。

「天打雷劈？哈！要眞如此，我豈不是早就陳屍異地了嗎？——我怎樣也無法想像，長年累月地將自己關在寺廟裏，與世隔絕，會成爲什麽模樣？假使，不深入各地每一角落，增廣閱歷，就不知這世上還有那麽多有趣而刺激的事；而且，要是不近酒色，怎能體會出個中的滋味？一個人若是這麽枯燥無味地過完一生，那他才眞是大笨蛋呢！

你們竟然會把這種大笨蛋，捧成什麽活佛、高僧，哎！這眞要笑掉我的大牙啦！我認爲，一個和尙要是有幾分酒量，那他喝幾杯，就犯了天條啦？如果他喜歡吃魚，那他吃條魚又有什麽關係？或者，他喜歡尋花問柳，耶？玩玩娘兒們又干誰屁事啦？——眞是食古不化的老頑固！自己那麽大歲數，力不從心了，無法辦到的事，就不准別人去做，這簡直是莫名其妙嘛！淺次——你說對不對！」

淺次沒料到晃圓話鋒一轉，竟問到自己頭上，一時有些手足無措，心慌意亂，只是「啊……」張大着嘴巴，啥話也答不出來。晃圓見狀，又接腔道：

「從子時開始，就『噹、噹、噹』，像敲冰塊般的聲音直響個不停，眞是的！也不怕擾亂安寧，哼！我就是常被他吵得一肚子火，無法入眠啊！……」

妙光見晃圓越說越離譜，便怒視着他，說：

「——你又開始胡言亂語了……」

她略頓了頓，環顧衆人後，又繼續說：

「乾脆讓我替他說下去吧！——他呀！打從十五歲起，就開始出入窰子，後來，聽人家說，這樣不好，所以，才到善王寺剃度爲僧，肚子餓了，就沿途化緣……你們想想，一個男人十五歲就——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不要再揭我瘡疤啦！」

晃圓笑呵呵地向妙光搖手示意。

「反正哪！以後少拿別人的事作擋箭牌，來掩飾自己的過失就是了！」妙光瞄了晃圓一眼，忿忿訓誡道。

忠治郎亦露齒一笑，然後回頭問：

「文藏，那姑娘現在怎樣了？」

阿浪已經躺在鋪着床墊的角落裏，安穩地睡着了。眉清目秀的文藏，擰乾濕毛巾，放在阿浪的額前作冷敷，聽到忠治郎的問話，便轉頭答道：

「已經不礙事了！」

忠治郎正想開口再說些什麼，晃圓却搶着說道：

「一個俊俏的男人照顧貌美如花的姑娘，必定能發揮神效的嘛！文藏，你可是功德無量喔！」

當晃圓說畢，又呵呵笑了起來時，在這萬籟俱靜的深夜，突「碰、碰、碰」地，響起一陣震人心弦的敲門聲。

「開門！開門！」

雜在碰然的敲門聲中的，是充滿殺氣的喊聲。

庵內衆人還未來得及答腔，只聽得轟然一聲，木板門已被人一脚踹開了——數條人影在門口一閃，原是一羣幪面武士，一、二、三……共是五名。他們像是有備而來似的，成一字排開，然後，很有默契地一起湧入庵內；門外大約還有十數人，個個均手握長刀，蓄勢以待。

淺次見狀，立刻提起燈籠，藉着暈黃的燈光照向來人。淺次的斜後方是忠治郎，他本是悠閒地跪坐在床板上，見情勢遽變，瞬間已成單脚跪地的姿態，凝視着來勢洶洶的那羣幪面武士。忠治郎身後是晃圓和文藏。

晃圓右手將長刀提至大腿旁，左手悄悄地將小刀從後遞給忠治郎；而淺次和文藏則皆將右手伸進懷中，緊緊握住匕首，屏氣凝神地望着來人。

「各位深夜闖入，究竟有何指敎？」

忠治郎怒視着那些幪面武士，沉聲喝問道。

「我們是奉令來索命的！」

站在最前頭，身着繡有家徽外褂的幪面武士，率先答道。

「是奉誰的命令？」

忠治郎眼中射出兩道懾人的光芒，逼視着對方。

「凡是曾經和躺在那兒的女人說過話的，今晚都別想逃過我的刀下！」

忠治郎的濃眉糾成一結，嘴唇緊緊抿成一線，但，他那可愛的酒渦却浮現在面頰上。

一陣短暫的沉默持續着——

只有圓光寺的鐘聲在空中響着——

在場的人都有窒息之感，就在此時，晃圓發出一陣懾人心魂的笑聲——

「喂！風傳流的大人們，這又不是試斬毫無生命的東西，決不會那麼容易就得手的，你可知道，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嗎？」

「風傳流？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？」

「你不懂就不懂吧！但是，我知道你就是名聞天下的次賀野丈右衛門，而在你手下只露過一次臉的，就是方才將阿浪一脚踢倒的太田原次郎，對吧！」

「你在胡說些什麼？」

「哦？你們到底來了幾條！一條、二條、三條……哼！哼！看來你們出動了將近二十多條，還眞不少！」

「混帳！弟兄們，大家上吧！」

緊接着，喊殺之聲、刀鋒出鞘之聲混雜一片，刀光劍影交織，氣氛頓形緊張。

忠治郎忽然站了起來，晃圓也以左手提着大刀，而文藏、淺次都向後退了一步——

「你這位叫做什麼……伊賀野丈右衛門的大人，這兒是佛堂聖地，如果要比劃，現在就到外面去，你我做一場單打獨鬪，你看如何？」

然而，那批人早已失去了冷靜，非但沒聽到忠治郎的勸告，反而更加蠢動着，大有一舉攻來之勢——

「且慢——」

忠治郎再次提高聲音，總算喝住了他們。

趁這一剎那，忠治郎很快地看了一下後面，交代說：

「萬一被冲散時，就把暫時落脚之處通知淺次——不要讓妙光和這個女人受傷！」

他的話方說完，晃圓就吹熄了燈籠的火。

黑暗中，忠治郎像一隻燕子般，輕快地飛掠出去，同時，一道白光緊隨他的身形一閃——他已經快速地拔出了大刀。

「啊——」一條人影應聲倒地。

「頭兒！」

這是文藏的不安的呼喚聲。

「不要緊！」

這次是淺次的聲音——

「不要戀戰，逃命要緊，還有，淺次身關重大，絕對不可以死，盡量設法逃命，快！」

片刻之間，困獸怒吼般的喊叫、聲聞四野——

然而，有兩個人避開了這羣亂鬪的現場，在遠處的竹叢後互相對峙着——

這兩人就是風傳流的師父次賀野丈右衛門和忠治郎。

忠治郎只是靜默地站立着——

而次賀野却已經氣喘如牛了。

「哈！哈！看來閣下是冒充的，說什麼風傳流的師父，眞是一派胡言，莫非你是掛着羊頭賣狗肉，暗地裏專搞見不得人的勾當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姑且別問我說什麼，我們打個商量如何，趁現在，你們趕快撤走，否則——」

「不！不行！」

丈右衛門話聲未落，忽地大刀一揮，砍了下來。

忠治郎輕輕地閃身躱過，然後，頭也不回地弓身朝前頭的稻田那邊，飛奔而去……

丈右衛門任手中的大刀重重地垂下，整個人失神呆立着，而且，只見他的呼吸逐漸急促起來，不久，就像一棵枯木般頹然倒下，在地面發出了「碰」地一聲。

忽然，有一股殷紅的血液，汨汨地自他身上流了出來，

仔細一瞧！原來，傷口是由腹部至前胸足有十二寸長……

不到半晌，忠治郎就奔至根岸的稻田，忽而右彎，忽而左拐，往金杉的方向，風也似地飛馳着。

「我早就發過誓，除非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決不殺人，但是今晚，爲了解決無端惹上的麻煩，才不得不在黑夜之中開了殺戒！」

他心裏這樣想着，立卽覺得雙手和脚都染滿了血腥，濕黏得難過，情緒也因而彆扭起來。

正當他想探脚在路邊的稻田中洗濯一下時，忽然聽到迎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。——

忠治郎楞了一下——

在這深夜裏，尤其在這田埂邊，逐漸跑過來的，正是今晚在千住橋上和妙光尼談過話的那名神秘武士，也就是那個自稱爲主君的人。

他的左手緊緊按住腰際的刀，模樣非常匆忙。

他好像也發現了忠治郎，遂放慢腳步，問道：

「這位敢情是住在附近的朋友，是不是可以借問一下，附近有沒有一座叫妙光庵的尼姑庵？」

聽他的語氣，似乎誤把忠治郎當做附近某座寺廟的下人了，忠治郎起初楞了一下，隨而又恢復了鎮靜：

「是的，就是打這條路直直走去，然後右拐就到了。」

「噢！眞謝謝你——」

但是，他順着忠治郎的指示走了數步，就又回過頭來，疑惑地問道：「你深夜在此，莫非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噢！也沒有什麼，只是自認這條路已經非常熟悉，沒想到太大意，跌了一跤……」

「噢！原來如此——那我走了。」

說着，神秘武士很快地消失在黑暗中了。

忠治郎一邊濯足、洗手，一邊想着：

「奇怪，這聲音好似在那裏聽過……噢！對了，他不就是在府中宿被八王子的千人隊押送的大手剛造嗎？對！他一定就是大手剛造，那時，他被囚禁在囚籠中，我就猜想這傢伙決不會伏首就斬的，想不到，他這麼快就逃出來了——但是，他怎麼會在此出現呢？噢！大概是和我同病相憐，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吧！」

忠治郎甩甩雙手，然後用力在衣服上擦拭乾淨。一面回頭看了一下方才大手剛造消失的方向，才又以他特有的快步跑了起來。

途中，他拉起了衣擺，一並束在腰帶上，又用毛巾把頭部都包了起來，一把大刀則斜插在背後——他這副裝扮，八成是要讓路人以爲他是某家寺廟的下人！

下植木的淺次，走的是和忠治郎相反的方向。他順着稻田往北逃向了荒川流域一帶。

但是，不管他如何死命的奔跑，後頭還是有一個追捕的傢伙，毫不放鬆地緊跟着。

「混蛋！你究竟要跟到什麼時候！」

淺次忽然轉身，手中的匕首直直朝對方刺去。

聽到一聲悶哼後，淺次才又重新拔腿趕路，然而，那個負傷的傢伙，還是搖搖擺擺，蹣跚地緊隨在後。淺次可以清楚地聽到他的呼吸和呻吟聲。

逐漸地，連呼吸和呻吟聲都聽不見了……

然而，那個傢伙還是亦步亦趨地緊跟着。他的下袴鬆鬆地拖在地面，鬢髮雜亂地黏在面頰和

脖子上——而他的面頰早已是一片血污、模糊不堪了。他的手上並無刀刃，步伐也由蹣跚而漸漸變得僵直……

淺次彷彿聞到一股屍體的腐臭味，全身不禁打了一個冷顫——

荒川就在眼前了，空氣中散發着一種春雪融化的溫暖氣息。

——忽然，淺次全身起了一陣鷄皮疙瘩。

「喂！你是鬼是人！你究竟要跟到那裏?」

後面跟踪的脚步聲，時而「叭噠！叭噠！」地響，時而又靜寂無聲，淺次再也受不了了——

「好吧！我不逃了，看你能對我怎麽樣?」

他剛一回身，那個傢伙就沒頭沒腦地一下倒在他的懷中，雙目直瞪着，似在嘲笑着淺次，一面還伸出雙手，奮力捉住淺次的衣領。

「鬼！鬼！」

淺次驀地喪失了冷靜，厲聲叫着——

當他跑了數步再回頭一看時，那個倒地的幽靈，似乎又緩緩地站了起來……

眼前是荒川漆黑幽深的河水，淺次很快地脫下身上染有血跡的衣裳，揉成一團後，像丟棄不祥之物似地，奮力投入了河中。只着了一條牛鼻犢，全身裸露着順着荒川，朝上游飛奔，途中，他又聽到一陣「叭噠！叭噠！」之聲，不禁混身發軟，鼓起勇氣，回頭一看，却什麽也沒有——

「鬼！鬼！鬼要追我——」

淺次發瘋似地叫喊着。

不知不覺中，他已經跑到通新町再過去的石川日向守府邸的圍牆邊了，他繼續向着路口明亮處跑去——

就在這時——

晃圓正把大刀緊抱在胸前，上半身趴在妙光庵漆黑的茅屋頂上，偶爾探頭看看下面，嘴角掛着微笑。

「妙光和那個姑娘都順利逃走了，可憐的是那些幪面武士，大概已經做了冤死鬼了，眞是可憐！還有，那個叫做太原田的漢子，到底怎麽樣了呢?看樣子，這些人的關係並不單純……只不過，他們也不能就這樣把屍體放着不管了，他們這班人，一旦遇事就變得如此絕情絕義，實在可恨！所以，和尚我眞是打從心眼裏恨透了這種不仁不義的武士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天明了，庵後的竹叢前，盛開着朵朵紅梅。

不知是誰把消息透露出去的，此時的妙光庵一帶，早已是人山人海，擠得水洩不通了。

有關的官員和捕差也來了不少。那些髮髻高束，身着大外褂的八丁堀臨時巡官和定時巡官，都足蹬雪屐，神氣活現地指揮着捕差們。

「讓開！讓開！不要妨礙我們辦事——再不讓開的話，休怪我們採取武力！」

他們這樣恐嚇着好奇的人羣，但是，這也只能收到一時之效，因爲，散開的人羣，漸漸又在遠處形成一道人牆。

死在竹叢前的，正是被稱爲次賀野丈右衞門的傢伙。在他前面，有兩個年輕的武士躺着。而稍微遠一點，還有一具屍體，斜倒在水溝中。

淺次在荒川附近殺了一個人的消息，很快的傳到在此料理事情的捕差耳中，捕差就對那些巡察大人，七嘴八舌地不知在報告些什麼。

就在圍觀的人羣當中，有一個戴着黑頭巾的武士，他正是晃圓。

晃圓身着繡有家徽的大褂和袴子，着了白襪的脚上，還蹬了一雙繫皮帶的草履，腰間佩着大小二刀，神態悠閑洒脫，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，都是高尙十足的武士模樣。

「到底出了什麼事呢？」

他喃喃地問着身旁一個看也不看他一眼的人，事實上，晃圓並不冀望獲得解答。

站在他身旁那個人，和他一樣戴着呢絨頭巾，氣質看起來也相當悠雅。只是，在他的眉宇間，似乎隱藏着一股肅殺之氣。

他並未回過頭來看圓晃：

「看樣子……是似乎打鬪吧！」

「不！死的好像都是同一羣人，而且，由屍體的分佈情形看來，很可能是一羣人來此偷襲，反而遭對方一舉殲滅，這是敵人的推測，否則，除非被偷襲的一方完全被殺了之外，絕不可能不顧同伴的屍體，獨自逃走！」

另外那名武士，這才回頭看了一下晃圓，適巧晃圓也回頭，兩人遂對看了一眼——

「不管怎樣，這是一件相當悲慘的事！」

「是的！」那名武士低聲地回答。然後，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似地，悄悄地離開了。

晃圓目送着他往金杉的方向而去，心裏想着：

「他的眼神，我似乎在那裏見過——不是他，也不是他——噢！對了！」

他用力拍了一下手說：

「我想起來了，他不就是那個被禁在囚籠中，名叫大手剛造的傢伙嗎？」

穀倉巷道

過了新大橋往東走，可以看到官家的大穀倉，再繼續向右走幾步，就是松平遠江守的別邸，旁邊那條灰黯的巷子，人稱穀倉巷道。巷裏是一排參差不齊的破敗短房，門前一條長窄而又髒兮兮的水溝，家家都用木板覆蓋著。住在最東邊的一家，是三木文藏和自稱泥水匠的植木淺次。

已是黃昏時刻，薄暮蒼茫中，透出幾盞稀疏的燈火，襯著偶爾傳來的啼哭聲，倍增幾分破落的蕭條！「吱呀！」一聲，住在三木文藏隔壁的門被拉開，走出一名蓬頭垢面的瘦弱浪人，脚下趿著一雙早該丟棄的草履，身後屋子裏頭，黑忽忽的一片，就算把眼睛再睜成兩對，只怕也看不見什麽！倒是有個女人和一個五、六歲的孩子傍在門邊送他，看光景可能是他的全副家當了！

走到三木文藏的門口，瘦弱的浪人停下脚步。

「文藏大哥，淺次大哥還沒有回來嗎？」

「哦？是師父嗎？大概就快回來了。」

從屋裏傳出三木文藏的聲音。

「眞羨慕他噢！有工作可以忙到天黑，我大概總有三、四天沒看到他了。」

「要出去嗎？進來喝杯熱茶怎麽樣？」

「不！謝謝了，我是想出去一下，也不是辦什麽大事啦！」

「那就進來坐坐，喝杯茶吧！」

「嗯！好吧！我大概也有三天沒見到你了，怎麽樣？你還好吧！」

說著拉開木板門，走了進來，邊問道：

「妹妹的狀況還好吧？」

「托你的福，已漸漸恢復了。請……請，請上來。」

紙門拉開了，已禿頭的三木文藏哈著腰招呼著。

「那要恭喜你了。」

脫掉了草履，浪人走進房間——僅有的一間房——角落舖著被褥，枕頭邊放著藥瓶，阿浪無精打采地坐在被窩裏，她其實也沒什麽病，祇不過是精神上受了太大的打擊，枕邊雖然放著藥瓶，看樣子恐怕已沒有再吃了。

浪人朝著阿浪笑著說：

「感覺怎麽樣？妳看來氣色好多了。」

「是的，謝謝你。」

阿浪羞澀地低下頭，三木文藏笑著問浪人道：

「師父，你臉上的傷，怎麽還沒好呢？淤青都還沒褪……」

「唉！我這個傷不比你妹妹，我就好像從千住的大橋上被丟下一樣，不會那麽快好。」

「你是怎麼受傷的呢？」

「以前找人打架的時候，我祇要把刀這麼一拔，對方就拿出錢來，跪地求饒，這次碰到這傢伙不太一樣，他祇是一個勁地冷笑，一開始就有點不對勁……」

浪人摸摸紅腫的傷痕說著。

「我看他像似有幾個錢，且長相也蠻斯文的，想不到……這次却走了眼！麻煩找到自己頭上來了，唉！他實在不像個扎手的角色！當時我被逼得滿身大汗，平常那兩下子都派不上用場，還以爲此番死定了呢！唉！技不如人，怨不得誰。」

「眞有那麼厲害嗎？像師父您都拿他沒辦法，莫非對方有三頭六臂不成？……。」

「在你面前說這種窩囊事，也實在是老臉無光，不瞞你說，我在離開南部藩以前，我對自己的身手，相當有信心，後來淪爲浪人了，衣食無著，生活難捱，每天像叫化子一樣到處伸手！偶而，找幾個人打打架，弄個把錢花花，像這種日子過久了，就是再好的武藝，也會退步，劍術這種功夫，在開始學的時候，是人受劍的驅使，慢慢就變成人支配著劍，最後達到人劍合一的境界。我現在的武功是退步多了，連手中傢伙都不聽我使喚了。」

「唉！不管怎樣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」

「是啊！當時我被丟進水中的時候，我的腦海中，出現了老婆和兒子的面孔，我不停地對自己說，我不能死，我要活下去，這是很奇妙的，人一旦爲人父母的時候，就會產生更强的生命力

。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想搞以前那種勾當了，我已經找到工作，從今天晚上開始，就要去當賭場的保鏢了。

我替他們巡視賭場，爲他們把風，如此一來，最起碼也能養活老婆和兒子，唉！說來慚愧，堂堂的武士當起賭場的保鏢，不過，事到如今，也沒辦法再顧慮這些了。」

「這樣總比沒事幹好啊！」

「小長頭目希望我搬到賭場附近居住，不過，各位對我長期的照顧，令我感激，心中也實在捨不得離開，何況去當賭場的保鏢，也不是一件光采的事，以後若有機會，我一定好好的報答各位。」

三木文藏邊談邊泡茶。

浪人將話題轉對阿浪說：

「小姐，快點恢復健康喲！聽說上野、飛鳥、向島等地的櫻花都開了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阿浪聽到門外有人踩過水溝板的聲音，興奮地說：

「大概是淺次回來。」

三木文藏默不作聲地朝阿浪瞄了一眼，心中湧起一種莫名的感情。

淺次拉開了門，迎面碰到剛要回家的邋遢浪人。

「你回來了?!我正在打擾你們呢！」
「不再多坐一會嗎？」
「謝了！我已找到安定的工作，今晚就要開始。」
三木文藏在屋內接腔說：
「師父今晚就要開始當藏前小長的賭場保鑣了。」
「哦？」
淺次聽完，也不知該作何表示，直直的站著不動。
浪人穿上草履，接著說：
「淺次兄，你千萬別見笑，我是適合這種環境，這種工作的。」
看著浪人走出去，淺次自語道：
「田中師父是位大好人，我實在不願看到他挨餓。」
看到淺次進來，阿浪很不自在地說：
「回來了。」
「嗯！身體好些了吧！妳要打起精神噢！免得讓妳大哥白費一番心血。」
三木文藏阻止淺次道：
「淺次，不要說這些，你這一說，會增加阿浪的心理負擔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「怎麼跟我客套了呢！說過就算了。不過，你今天似乎回來很晚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」
「我碰到一樁奇怪的事，所以，回來遲了一點。」
「什麼事啊？來，來，邊吃飯邊說，你恐怕肚子已經很餓了吧！」
阿浪從被窩撐起身子，把茶几拖到身邊，泡了杯茶。
「嗯！不過，還有比吃飯還要緊的，我們的頭兒……」
「頭兒怎麼啦？」
「我在傳馬町工作的時候，看到他從鐵砲町的方向跑來，對我笑了一下，似乎要對我說些什麼，可是，看了我的打扮，猶豫了一下，突然有個女人跑來，對著咱們的頭兒叫了一聲。」
「哦？」
「我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在柳橋相當有名氣的藝妓小花。」
「小花？是不是上次在兩國祭典上，排除糾紛的那個女人？」
「對，對，就是她，我記得上次還跟你說她是江戶第一美人，不是嗎？」
「嗯！不過，這就很奇怪了，頭兒向來是不和這些地方的女人來往的。」
三木文藏一臉疑惑，摸摸自己額頭說。
淺次也跟著道：

「所以，我也覺得很奇怪。」

「頭兒究竟是怎麼樣了呢？」

「大哥，還有更奇怪的呢！那個小花對男人不屑的態度，可是出了名的哩！可是，碰到咱們頭兒，就好像碰到海誓山盟的老情人一樣，在大白天也不顧別人的眼光，抱著咱們頭兒就大哭大鬧，頭兒被她這麼一抱，很是難爲情，我實在不知該如何來形容頭兒當時的表情。」

「在大白天被一個大美人抱住，那也就難怪了。」

「小花身邊有個幫閒的男人，也拉著頭兒的衣服，說了一大堆話，我一直在注意著他們的行動，頭兒被小花拖向馬喰町的方向，走沒幾步，頭兒轉身跑到我面前，丟下一個硬幣，悄聲地告訴我，叫我到湯島玩一玩，然後就跟著小花走了。在江戶的街上，被藝妓拖著走，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。不過，看頭兒和小花走在一起的樣子，都覺得頭兒長得相當不錯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工作做完後，就跑到湯島去找晃圓大哥，却見窗戶開著，晃圓大哥不曉得跑那兒去了，仔細一瞧，發現毛巾不見，猜想他必定在巷子裏的澡堂洗澡，趕去一看，依然不見他的人影；實在沒有辦法，只好回旅龍町附近的小吃店，你還記得那家嗎？」

「小吃？啊！對！對！我們好像還進去過……」

「對！就是那個地方，我走到那店門口的時候，還是個大白天，店裏就傳出好多人的笑聲，

我往裏頭一瞧，看到晃圓老大就在店裏，正在笑嘻嘻的學著女人跳舞的模樣。」

「他就穿著那種打扮在跳嗎？」

「是啊！他把刀放在牆邊，把衣服捲起，把毛巾綁在頭上，一幅剛從洗澡間出來的模樣，在店裏跳著鬧著，看到那模樣，我實在感覺很意外。」

「是不是喝醉了呢？」

「因爲沒有喝醉，所以，我才覺得意外，不過，他一看到我進去，就馬上停了下來，要我也來一杯，我說不會，他也沒有勉强，就對別人說我外表老實，可是一上賭桌，就是個厲害的傢伙，把我又吹又捧的，又說他自己是賭場的保鏢。」

「我實在猜不透他爲什麼會這樣，幹嘛要裝得瘋瘋癲癲的，肚子裏不曉得賣什麼膏藥，這種人實在令人摸不清。」

和三木文藏聊了這些話後，淺次端起了飯碗。

「怎樣？這魚的味道還不錯吧！」

「是不錯，這才是道道地地的新鮮魚。」

「那是當然的了，江戶魚市場怎會賣差勁的東西呢！」

「魚市場的事情，大哥是比較清楚，不過，在傳馬町方面的事，大哥就得來請教我了呵！」

「少吹牛了，談點正經的，剛才所說晃圓大哥的結果是怎樣了呢？」

「對了！我對晃圓大哥說起頭兒的事，你猜他怎麽說？他說頭兒給小花纏住了，擺脫不掉，不過，就憑他一個人，也一樣可以保護國定村的忠治郎，他若不成爲一等一的男子漢，他是不會甘心的，晃圓大哥說這話的時候，是相當地認眞的。」

「確實！他一本正經的時候，使人覺得非常的可靠。」

「晃圓大哥還說有事會通知我，在沒接到通知以前，各做各的事，大家要認眞地做。」

「嗯！」

「他還說妙光已經安定下來了，要咱們放心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他又說……說年輕人血氣方剛，容易被女色所迷，一旦陷入的話，甚至連父母兄弟都可不要，所以，他特別叮嚀可以花錢玩玩女人，但千萬別爲女色所迷。」

淺次說完，看了阿浪一眼。

「是嗎？他是這樣說的嗎？」

三木文藏咬著嘴唇也偷偷地看了阿浪一眼。

河堤

「頭兒，你究竟在賣什麽膏藥呢？你爲何開口閉口地都說你是個小嘍囉，世界上那有像你這般有膽量的嘍囉呢？上一次的事情，我和小花小姐都大吃一驚，後來是覺得田中屋等人太囉嗦了，所以，第二天就離開……」

治助從一開始就喋喋不休地說個沒完，忠治郎雖是微笑地坐在餐桌，却感覺厭煩。小花規規矩矩地坐在忠治郎的面前，由她的表情，可以看出她是興奮的。這是在很講究的柳橋小花家中。

「這世界上的人，總是把一件小事當成大事來處理，眞是庸人自擾。」

忠治郎說完，頻頻作揖，雖然他的打扮和上次不太一樣，但是，他還想再次地冒充上州玉村的伊之吉。

「別開玩笑了，你還在裝什麽呢？」治助說。

「我不是在假裝，上次是因爲和晃圓那傢伙打賭，他說我不敢做，我衹好打腫臉充胖子，硬著頭皮做了，做完了以後，我就逃跑到江戶來，每天過著戰戰兢兢的生活，沒有一天安心過。」

小花插嘴說：

「那麽，那個和尙現在到底怎樣了？」

忠治郎被小花這麽一問，頓時答不出話來。

「他嗎……我也不知他逃到那兒去了，自從在八幡引起一場騷擾後，各走各的，再也沒碰面。」

「眞的嗎？我看你的話不大可靠噢！」

「是眞的，不過，我相信他一定也在江戶，我好像有預感，總在今天或明天，就會和他碰面。」

小花看忠治郎這般做作，大笑說：

「頭兒，你想裝就一直裝下去吧！我一定要把你的底牌查得一清二楚，在還沒有查清楚以前，你就在這兒待下去，把這兒當牢獄，別再到其他地方去了。」

忠治郎和小花的視線相接，兩人不好意思的移開了視線，忠治郎沒話找話地故意說：

「外面的聲音是不是搖槳聲？」

把小花的注意力引到主題外了。小花說：

「把紙門拉開，底下就是大川的水流，河岸兩旁的櫻花，雖然才含苞待放，但是，已經有人雇船賞花了，剛剛你聽到的就是賞花人的搖槳聲——治助，麻煩你把紙門拉開一點。」

拉開紙門，可以看到有個小庭院，庭院外面就是大川河，對面的河岸已閃出點點燈光，庭院裏有顆大櫻花樹，已長滿許多的花苞。

大川上不停地傳來搖槳聲、琴聲及女人的嘻笑聲，河堤一片祥和的氣象。

有人拉開木板門，治助跑出去看，很快地又進屋子裏說：

「是河牛派來的人。」

「河牛派人來是爲什麽事呢？」忠治郎問。

小花臉頰微紅，帶有三分醉意地說：

「你不必問啦！你看你那傻乎乎的樣子，在要緊的事沒有查清楚以前，我是不會去陪客人的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

忠治郎無奈，祇好答腔道：

「是啊！」

「那爲什麽我敬你的酒，你都不肯賞光呢？」

「我不會喝。」

小花似很生氣地說：

「好吧！反正是沒有人要理我了，父親被殺，我所信賴的人又不理我——你說我該怎麽辦呢？」

小花梳了梳頭，生氣地把梳子丟在榻榻米上，治助出去一會兒又折回來說：

「聽說河牛的客人是剛開完了書畫會，想來個盡情地玩樂。有位女畫師在屛風上畫一幅畫，好多大官爺們都前去湊熱鬧，找些妞兒尋樂，河牛老闆應付不了，所以，請小姐一定要賞光。」

「不要囉嗦！」

被小花這麼一喝，治助整個愣住了。小花接著道：

「一個大男人整天說個沒完，無所事事，老在女人堆中打滾，你怎會有出息，我說不去就不去，你要我說幾次才懂?!」

「是的，祇不過是……」

「你囉嗦個什麼勁，你就是硬拖著我，我也不會答應的。」

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「什麼怎麼辦，你若沒辦法，你代替我去，不就結了嗎？」

「開什麼玩笑。」

兩人在談話中，忠治郎默默地站了起來。

「那我先走了，有機會再來。」

「你稍等一下。」

對忠治郎這突然的舉動，兩人頗覺意外。治助說：

治助匆忙地跑到大門口，拒絕了河半派來的人，再進屋的時候，看到小花緊緊地抓住忠治郎的衣袖，眼中充滿了淚水。

「今晚有個局子，我是非去不可，雖然局子不大，輸贏是小數目，但是也不能不參加。」

忠治郎說完，就擺脫小花的手，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，走到廊上，一眼瞥見隔房佛壇上，藤吉的神位前，孤零地一盞燭光，不由臉色陡變，似乎被什麼觸痛了，他遲疑片刻，再蹣跚舉步離去……而屋內的小花低著頭，微微抽搐，臉上滿是淚痕。

「小姐，妳怎麼啦！」

治助把手放在小花肩上，想安慰小花，小花頭也沒抬，即大聲地說：

「傻瓜！你還不快跟著他，看看他到底住在那兒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治助說完，即匆忙穿上草履，跟了出去。一會兒，河半老闆又派人來接小花，小花一口回絕了。

忠治郎沿著大川，默默地向柳橋方向走去，他的腦海中，一直浮現著佛壇上的燭光，這一點燭光刺痛了他的心。他又好像回到小花的身邊，親吻她髮上的芳香，河邊的柳樹，吐出新芽，風微微地吹動著，忠治郎摔了摔頭，欲使自己清醒，他內心不時地提醒自己。

「振作點！忠治郎，不要心軟。」

突然——

忠治郎抬頭一看，看到對面的兩座橋，此時，一輪明月已緩緩昇起，呈現一片寧靜與安詳。

柳橋上閃出一條黑影，一身黑色的裝束，在前埋首疾行。

「嘿！那個禿驢也來了。」

忠治郎一眼看出那人影就是晃圓，但，晃圓竟不理忠治郎，加快脚步地走了，忠治郎緊緊地跟在他的後頭。

「喂！」

忠治郎叫了一聲，他還是不理不睬，低頭急行。

「奇怪！明明是晃圓嘛！怎麽會……」

有個女孩提著燈籠，從橋的對岸走來，她和晃圓擦身而過，當走到忠治郎身邊時，她發現跟在忠治郎身後的治助。

「咦！你不是治助嗎？」

「噓！噓！」

治助慌忙地比手暗示，叫她不要出聲。

忠治郎心中暗覺好笑。

「可憐的治助，跟在我後頭，恐怕已是滿身大汗了吧！其實跟上了也沒用呀！」

沿著神田川一直走到同朋町，右邊卽是淺草橋御門的白色牆壁，晃圓突然加緊脚步，拔足飛奔，腰間的佩刀隨著身形的晃動，在月色下，泛出閃閃亮光。

「聽說晃圓一天可跑四十里路，他此刻加快脚步，莫非想向我炫耀一番？」

忠治郎此時也加快了脚步緊追上去，把跟在後頭的治助給忘掉了。在他面前卽是佔地八千多坪的郡代府邸，府邸的圍牆在薄暮中延長著，晃圓沿著圍牆，跑向最裏一端，突然——他向左拐個圈子，又回復到原地，忠治郎不知什麽時候，也已追到晃圓了。

「怎麽啦！是不是還想再比一比啊！」

「哼！輸贏現在才要開始呢！」

晃圓總算開口說話了。

「好吧！那麽咱們再來比一次好了。」

「可別半途求饒噢！」

「誰會求饒還不一定哩！」

忠治郎未說完，晃圓已拉起衣服，扯下頭巾，一竄而去，沿著圍牆繞了一圈，再度回到淺草橋御門前。正巧治助趕來，看到忠治郎和一武士裝扮的人，前後競跑，竟有些驚呆了。

他叫了幾聲忠治郎，忠治郎理都不理，像一陣旋風似的，從他面前掠了過去。倒是跑在前面的晃圓，回頭對他微微一笑，治助衹覺得面善，却想不出他是誰。治助在後頭追趕，但，最後還是讓他們給走失了。

兩人一前一後的追逐中，晃圓漸感不支，且聽不到身後忠治郎的聲息，不由心生納悶，遂在拐彎的地方，緩下身形，回頭一看——

難怪聽不到忠治浪的脚步聲，他已不知何時，讓晃圓一個人拼命地跑，而自己悠哉悠哉地走到柳原的堤防去了。

「哇！上當了。」

晃圓敲著自己的光頭，大聲地笑了出來。

最受不了的當然是治助了，一大段路追下來，他已氣喘如牛，兩腿發軟，乾脆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嘆氣了，晃圓見他這般模樣，甚爲有趣，故意走到他的面前乾咳幾聲，朝著他得意的笑笑，把懷中的頭巾，再度地紮在頭上，瀟洒地往柳原堤防踱去。

「不好！被他給跑掉了，如何回去向小姐交差？」

治助雖然心中很急，但站都站不起來，根本無法追趕忠治郎了。

「唉！糟糕透了，我怎好回去見小姐呢？」

就在這時，郡代府邸的後門被拉開了，有人提著燈籠走出來。

「打擾了。」

可能是在對門房打招呼吧！

「謝謝你……不好意思，拿了這麼多……」

「哎！沒什麼……沒什麼，小意思。」

提著燈籠走出來的，是龜公田中屋。

「小心走路！」

拿了錢的門房，諂媚地說道。

「謝謝！我祇是到馬喰町的客棧去，離這裏很近，其實不提燈籠，也可以走到，不過，你家大人的好意，怎好意思拒絕。」

講完這些話以後，聽到後門關上的聲音。田中屋走了出來，臉色微紅，大概是喝酒的關係，走了三、四步，發現路邊有個人站立不穩，田中屋仔細一看——

「嗨！你不是和小花一起的治助嗎？」

被人猛然一叫，治助吃驚地抬起了頭。田中屋將手中的燈籠靠近治助。

「嗯！不錯，果然是治助，你忘了啊！我是府中的田中屋呀！怎麼搞的呢？你在這地方幹啥？」

「沒……沒……沒幹什麼，好久不見，你還好吧？」

治助趕忙向他打招呼。接著說：

「老闆，上一次眞麻煩你了，不好意思。」

「不是麻煩！應該說是難堪才對吧！」

田中屋稍微地諷刺著。

「唉！不要提了，實在是不好意思。」

治助抓了抓頭，接著說：

「你這一次要到什麼地方啊？」

治助心想這討厭的傢伙，偏巧在這時候出現，假如今晚這傢伙去找小花的話，那麻煩可就大了。所以，治助說：

「是呀！你今早才來啊！那眞是辛苦啦！大概是來辦什麼大事吧！」

治助有意把話題引開，以免再論及小花。

「我在衙門兼差，當個捕快，我現有資格和府邸的官爺們交談，所以，三更半夜走到那兒，一點也不奇怪，爲什麼一定要有事情才能來呢！」

「是這樣嗎？那麼官老爺今天還在府邸中囉！」

「嗯！聽說再過一兩天就要出巡了，哎！你問這些事幹嘛？你沒有必要曉得的。」

田中屋突然擺起架子來了。

「不要說這些了，小花到底在不在家呢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說實在的，我正想去柳橋找小花。」

「咦？」

治助心想今天實在够倒霉，一連串的倒霉事湊在一起，偏巧又遇上這討厭的傢伙，小花已經一肚子的牢騷，假使田中屋再去找她的話，那事情可就麻煩了。

「喂！治助，你知道嗎？殺死小花父親的兇手，我已經替她打聽出來了，我是爲了這件事情，特地從府中來江戶的。」

「什麼？在馬場殺死藤吉的兇手？那到底是誰呀？」

「跟你說也沒用，見了小花再說吧！」

田中屋還在擺架子，治助一聽他已知道兇手，立即改變態度。

「請，請，快請到家裏來，小花小姐在等你。」

說完，轉身就跑。

「等一下，你跑那麼快幹嘛呢？」

「沒關係啦！你跟不上也沒關係，反正，你到了柳橋，一問小花的家，沒有人不知道的。」

原本站立不穩的治助，聽到這好消息，竟飛也似地跑回家，欲告知小花。

「等一等嘛！」

田中屋沒辦法，祇好跟著治助跑了，在他身邊，也不知什麼時候，突然有一隻狗在跟著他。

＊　＊　＊

小花孤坐臥室，內心感覺淒楚，手中撥弄著三弦琴，却再也無心彈奏，祇是呆呆地看著架上

的燭燈，眼淚簌簌而下，遠處傳來幽幽的歌聲，益使小花難以自己……。
突然——大門被拉開。
「小姐，不得了啦！報告妳一件大事情。」
治助像一陣風一樣捲了進來，滿懷悲戚的小花，抬起頭幽幽地說：
「治助，不要吵我，安靜一點，好嗎？」
「我怎麽能安靜！我在半路上碰到府中的田中屋了。」
「田中屋？那傢伙你管他幹嘛！叫你跟蹤的人呢？你跟到那兒去了？」
「小姐，跟他有個屁用，妳知道嗎？田中屋已經替妳打聽到殺父的兇手了。」
「眞的嗎？」
小花感覺有些懷疑。
「是眞的，我騙妳幹嘛！田中屋馬上就來了，是眞是假，妳可以問他。」
「那兇手是誰？」
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他不肯告訴我，妳自己問他好了。」
這時候，田中屋也剛巧進來，雖還在喘著氣，却還裝著一付精神奕奕的樣子。
「喂！小花，聽清楚，我告訴妳兇手是誰，就是上州國定村的忠治郎，聽說已改名爲伊之言，他現在正在逃亡中。」

「嗄！」
小花聽了田中屋的話，差點暈了過去，田中屋接著又火上添油一番：
「殺死妳父親以後，他居然還大膽地跑來妳家，又吃又喝的，大大的享受一番，這種人啊！哼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

田中屋回去以後，小花的情緒陡然驟變，又哭又鬧的，身子直發抖，以致無法自持，她把三弦琴砸得支離破碎，衣服一件件的撕裂，滿臉蒼白，眼神呆滯，使得治助措手無策。
第二天晚上，田中屋帶著捕頭等人，來到小花家，治助想盡辦法來討好他們，但是，小花却一直不答腔。
「小花，那傢伙也實在是太過份了，既已查明是他幹的，妳放心吧！我們會替妳報仇的。」
「是的。」
答話的不是小花，而是治助，治助爲他們辦了酒菜，官老爺託治助帶他上茅房，倆人一出去，田中屋就靠向小花身邊。
「他是官府的大官，不會隨便到藝妓的住家，他既已來了，妳就應該明白他的來意，他在府中時，就對妳很有意思，妳大概看得出來吧！」
「看得出來又如何？你要我怎麽樣？」

「妳也不是剛出道的，難道還要我講明嗎？總不能說官老爺強暴藝妓吧！今天晚上，妳好好地招待他過夜吧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小花在柳橋也是小有名氣的，我的客人多的是諸侯、武士，假使我都讓他們過夜的話，那還得了。」

田中屋稍微思考了一下。

「不要那麼固執，妳也得看我田中屋的面子，我會要妳這麼做，還不是希望妳能替父親報仇。」

「照你這麼說，我也必須陪你囉！我看還是免了吧！等逮到兇手再說吧！你們知道伊之吉現在何處嗎？」

「還沒打聽出來，我想先從甲州一帶查起，也許是在東海道方面。」

這時，河半又派人來接小花前去陪客，治助正想回拒，但小花却意外地說：

「治助，你來一下。」

向治助耳語一陣，治助有點摸不著頭緒，繼而一想，也會心的一笑，於是，依樣畫葫蘆出去向河半的人也說了幾句，拍了拍對方的肩膀，又大步地走進來說：

「官老爺，田中屋老闆，河半派人來接小花小姐去陪幕府的大官，他們都是老主顧，不好意思拒絕，所以，我想請小姐最好走一趟。」

治助看了看小花。又說：

「小姐，我看妳今天這一趟非走不可，千萬不要得罪這些客人，否則，以後我們在此地就沒得混了。」

小花頗表同意地點了點頭，站起來走進臥房，官老爺很不高興地看了田中屋一眼，田中屋馬上站起來說：

「喂！治助，小花是不是準備把我們丟在這裡，到河半去陪客？」

「對不起，實在是沒辦法，因爲這些客人不能得罪。」

「好，那以後我也派人來叫的時候，不管家裡有多重要的客人，你們不會說不來吧？」

「是的！是的！我們做生意的人，總不能太得罪客人。」

官老爺聽了這些話以後，恨恨地敲著煙頭，猛然站起來提著長刀走了出去，生氣地回頭說：

「可別後悔噢！」

田中屋雖還有些留戀，却也被拖了出去。

小花和治助兩人看他們走後，都鬆了一口氣。

「治助，伊之吉還住在江戶的事情，你絕不能告訴任何人，知道嗎？」

「那是爲什麼呢？他是妳的殺父仇人，難到妳不想早點抓到他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小花低下了頭，想了很久，突然哭笑著說：

「我要親自報殺父之仇，我不願意依賴這些人。」

「不過……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！不要再說了，從明天起，你不必在身邊陪我，天一亮，你就到江戶市內，替我探尋伊之吉。」

「嗄！妳要我找遍江戶市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江戶市雖然很大，但是，還是替我找一找，祇要知道他的住處卽可。」

「我總有預感，我會碰到他——也許就在明天，他會出現在我的面前……」

小花邊哭邊說著。

女人

眼看黎明在卽，但是，在淺草大貨倉前的小長家中的柴房裡，仍斷斷續續地傳來呼盧喝雉的吆喝聲。

賭坊是小長開設的，整座柴房昏暗而吵雜，靠牆的壁櫥裡，擺滿燭台，場地中央垂掛一盞廢棄不用的吊燈。一些賭客們圍著幾張方桌，各據一方正聚精會神地賭著骰子。靠裡的一個角落，舖著高而厚的坐墊，東家小長狀至悠閒地趺坐於上，冷眼望著賭客的一擧一動，在他身後，坐著一位不時用手撫弄長刀的浪人，他就是最近才上任的保鏢田中彥太郎。由他的衣着及臉色，可以看出，小長待他還不錯。

場中的賭客，以無賴居多，也有幾個是商家模樣的裝扮。

「東家！今天裝『頭錢』的箱子，幹嘛要搬出兩個來？這是……」田中彥太郎狐疑地問道。

「師父，你對這裡的竅門，好像也慢慢摸清楚了！」小長笑著說：

「今晚和往常不同，雖然有二、三個買賣人，但是，你有沒有看出來？今晚來的，大多是純賭的，因爲，他們已事先講好，無論誰輸誰贏，都不准離開，而東家的『頭錢』，一半放在另一箱子，辰時一到，我們就帶著它過河，到品川的窰子去樂個痛快！」

「哦？」

「爲了讓你開開眼界，所以，沒有告訴你，今晚的『頭錢』，不管多少，再加上我私人的一百兩銀子，我們盡興地玩，直到『塡』光爲止。」小長得意地笑著。

「去品川玩？」

「是呀！吉原幾個娘兒們，我們早就玩膩了，所以想換換口味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！我說呢……」

「想想我搞這個勾當，也快二十年了，今年四十二歲，聽算命的說，我今年流年不利，他媽的！乾脆到品川去冲冲霉運。」

賭桌上，仍然不時爆出一兩聲吆喝咒罵，顯然賭興正濃。

「東家，您這種作風，實在太痛快了。」田中彥太郎奉承道。突然話鋒一轉，沉著聲音說：

「從我來到這裡起那小子幾乎每天晚上都來，但怪的是，每到卯時，就毫不猶豫地拔腿就走。那邊的……」田中彥太郎用下巴朝人堆中一努，邊說道：

「對！就是現在把頭轉過來的那小子——很少講話，一對『照子』倒蠻銳利的，身材矮胖的那個。」

「嗯！彥太郎！我沒白養你！在這龍蛇混雜的場子裡，你能記住這個人，確實不簡單。他自稱是上州高崎人，名叫治平，我老早就注意他了，看樣子還是個老江湖！哼！」小長連連點頭，又露出不屑地表情說。

田中彥太郎又把這個叫治平的人重新打量一番。

「經東家這麽一講，我更覺得，此人來路確實透著古怪！」田中語意深長的說。

「是啊！你別看他悶聲不響地，好像對輸贏毫不在乎，其實，昨天聽莊家新吉說，每當他擲骰子時，這個人都會目不轉睛地盯著他手中的篩筒，像在聽什麽門道似的！」

「也許有這回事。」

「媽的！過了卯時就走，也不管輸贏，到底怎麽回事？」

「說的也是！我猜，該不會是來『踩盤』（黑話：探聽底細）的吧？」

「我也不淸楚，不過，他雖然看來可疑，却是一個難得一見的規矩人。」

「對呀！那爲什麽一定要在卯時離去呢？」

「也許今天會例外，即使他不講，我也看得出，他是爲了我的安排，表示禮貌。」小長頗爲自信地撇撇嘴。

場中仍舊喧鬧不已——

今天此間的氣氛和往常不同，由於大家都不計較輸贏，所以一團和氣，皆大歡喜。而且酒菜也特別豐富，一些喝醉了的乾脆就横七八豎地當場擺平，就地一挺。也有的還直著脖子在划拳，拼命灌著酒，嘴巴一閒下來，就胡亂地哼著一些葷黃小調，其他興緻濃的，還在繼續地賭。

當卯時剛過，門口踱進一位身材魁梧，頭髮半白的老者，身旁跟著一名傻呼呼的小子。雖然

，老者衣着講究，但是，領口、袖口都已經骯髒不堪，顯然是經過一段長途的跋涉。

這時，小長已走進內室休息，一個年輕小子進去通報。

「什麽上州百百村的紋次來了？」

「是的，身邊還帶了一個年輕人。東家，你認識他嗎？」

「認識是認識，不過，這傢伙見了我，可能會很快地逃走。」小長沉思道。

紋次一直站在玄關處，等候小長。同行的年輕人，名叫金藏，不過，他們才認識幾天。因爲，紋次做出對不起淺次的哥哥淺吉的事來，所以，自覺慚愧，而離開家鄉，雖然，他出門時曾帶了一批人，但是，由於半路不滿紋次小器的作風，所以，大家都一一自嘆倒霉，而各奔前程。

這時，金藏打量一下四周的陳設，傻兮兮地說：

「老大，這間賭場好大呀！」

「嗯！我老早就聽說了，不過，比我想像中要大得多，照這種氣派，擺設來說，可能我們找到了很好的歇脚地方。」

「對！也許明天我們走時，東家還會給我們路費。」

「場面都這麽講究，看來這裡的東家一定很上路。」紋次情不自禁地露出貪婪的笑容。

正在這時，小長出現了。

小長是金主的綽號，這是由於他身材矮小而得名。不過，小長雖然矮小，身體却很健壯，行動矯捷，肌肉結實，就憑這些，他年輕時，還混過幾天救火隊的隊長，著實過了一陣官癮。

他一現身，就目不轉睛地盯著紋次。而紋次站在離玄關三步遠的地方，當他要按照規矩向東家打招呼的時候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當場楞住了……

「你……」紋次吃吃問道。

小長並不作聲，皮笑肉不笑的扯一下嘴角。

「是不是在上州大前田……」一臉慌張的紋次繼續問道。

小長仍然默不作聲，但緊握的雙拳，却「嗶剝」直響，兩眼冷冷地凝視著紋次。

「當時，實在是……」紋次邊說邊向後退。

「我就是你要找的長太郎，請啊……不要客氣，請進！」小長終於面帶笑容，很不在乎地開了口。

雖然小長很有禮貌地招呼紋次，但是，後者却越發覺得不安，而站在一旁的金藏，並沒看出紋次的異樣，仍然不停地一直鞠躬。

就在這時，紋次一把拉住金藏就往外衝，也顧不得掉在地上的草笠，一直衝到馬路上。

「來一個人，把地上撒些鹽米，去去楣氣，不然偷兒會再次光臨。」看紋次逃走後，小長站起來說。

隔壁三個小伙子，聞聲都跑出來，到厨房去拿鹽米撒在地上。這時，正好治平從賭場踱出，自稱爲治平的人，原來就是國定村的忠治郎。

「兄弟！你怎麼了？」小長見他走出，裝做一臉關切地問。

「悶得慌！出來透透氣。」絕少開口的忠治郎，竟然一反常態露出了笑容。

「你現在就要回去？再來兩局，如何？捧場就要捧到底嘛！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謝謝你。」忠治郎意態悠閒的回應一句。

忙著撒鹽的小伙子，並不理會他們的談話，邊罵道：

「混蛋，居然有偷兒跑到這兒來？幸虧他跑得快，假如頭兒早點通知我們，准讓他好看。」

幾名小廝，一邊撒鹽，一面嚷著，起初忠治郎並沒留意，後來聽到偷兒，急忙問道：

「什麼？偷兒？」

「哦！沒有什麼，並不是我家被偷，那是我年輕時候的事。那時 我在江戶混不下去，於是就流浪到上州赤城榛名附近……」小長像是憶起了往事，很有興緻地說：

「大前田的頭目，那時剛開始發跡，開了一、二間賭場，由於我無處謀生，加上曉得他特別愛護急難兄弟，於是，就跑去投靠他，他待我們確實不錯，我第一次去見他，他就說：『樓上有很多地方，你就是住上一、二十天，也沒有關係。』當時，我看他態度誠懇，所以也就毫不客氣地住了下來，不過，樓上已有一位先我而居的客人，而那個客人就是住在佐位郡境町百百村的紋

次。」

「啊！」忠治郎聽到紋次的名字，臉色不禁一變。

「怎麼？你認識他？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，假如兄弟有興趣，我們到裡面泡杯茶慢慢地談。」

「那麼，這個紋次，以後怎樣了呢？」忠治郎好像並沒聽到小長剛才的話，繼續問道：

「他趁我去洗澡的時候，摸走了我在大胡村，費了三天才贏到手的二千兩銀子。」

「嗯！」

「雖然被偷，但却不好意思告訴頭目，因爲，當我說出後，他一定會出面去抓紋次，這樣，就太麻煩頭目了，

所以，我什麼話都沒說，第二天一早就離開了大前田頭目的地方。」

忠治郎越聽臉色越難看，最後終於問道：

「那麼，紋次來過了沒有？」

「來啦！人家說，寃家路窄，一點都不錯。那時，大家都叫我的名字——長太郎，現在，人家却喊我小長，而紋次這傢伙，他萬萬沒想到小長就是我，竟然跑來投宿。」

「什麼？來這裡？你是說剛剛來？」

「是啊！剛剛走不久。」

「傢伙！」忠治郎謾罵了一句，也不管身邊的小長，直奔到馬路上，然後回頭問道。

「那傢伙，是往那個方向？」

「好像是直衝天王町。」

「謝了。」忠治郎說完，拱手一揖，隨卽拔足朝天王町方向奔去！

「咦？看樣子莫非他倆有過節？早知道，就該把紋次抓起來。」

幾名已撒完米鹽的小伙子，聽頭目這一講，都搶著說：

「頭目，要不要我們一起去抓？」

「好，有空的人都出來，大家一起找，諒他跑不遠！」

一聲吆喝，立刻湧出了許多人，刹那間，長短傢伙，俱皆出籠！

連一些賭得正起勁的無賴，聞聲也跑出來，一聽說是這回事，大家忿忿地說：

「對這種卑鄙傢伙，應該好好地教訓教訓他，讓這種人上門，實在是很倒楣的事。」

說著，大家都衝了出去，最後，田中彥太郎才提著長刀，神態傲然地向小長，面帶不屑地說道：

「這還是我走馬上任之後，第一個利市呢！」

說完，轉身衝出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百百村的紋次，經這一番風險，才曉得小長原來就是當時的長太郎。他是出了名的小器鬼，而且，時常以强欺弱，又把植木淺次的哥哥淺吉的眼睛弄瞎了，所以，大家都喊他「鬼紋次」。儘管如此，但是，他並不在乎這些，仍然胡作非爲，仗勢欺人。只有一點，當他遇到比自己還札手的人物，馬上就變成縮頭烏龜，溜的比誰都快，當他看到小長之後，就沒命地逃走。跟在一旁的金藏，莫名其妙地問：

「怎麽一回事？爲什麽要拼命地奔跑呢？」

「不要說話，快點走。」

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，爲什麽又要走呢？」

「告訴你，不要講話！」

紋次跑過了藏前的小橋，又走向天王町，但是，到了松平伊賀守府邸的後門之後，突然改變方向，並不沿著大路走，反而轉向木板圍牆旁的一條的橫巷中。這一帶，很少人來，所以，極爲安靜。雖然紋次並沒到過江戶，但他亂闖亂跑的竟然走對了地方。

「不管怎麽說，你也是上州百百村的頭目，管他小長，大長的，就算他是閻羅王，也不至於嚇成這樣啊！」金藏仍然很不服氣地說。

「噓！不要出聲。」

「頭目，你到底對小長做了些什麽？怎麽這麽害怕？」金藏反而大聲嚷著。

「叫你不要多問！」

兩個人就這麽在巷道中，鑽來鑽去，最後來到一條大河邊。這條河，左邊是淺草的米倉，右邊是柳橋的河岸，河岸的對面是諸侯的府邸，所以，附近都沒有來往的人跡。

「老大，我實在想不透，後面又沒有人趕來，幹嘛跑到這種地方？」

「你眞煩！叫你不要說話，長太郎一定會派人追趕我們。」

「爲什麽？」

「我知道他一定會派人追趕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兩個人就在河堤邊蹲了下來，彼此都不敢哼聲，過了一段時間，突然有人叫道：

「喂！」話中帶有殺氣。

「嗳？」兩人都大吃一驚。

「百百村的紋次，好久不見啦！」一位矮胖而健壯的人，揚聲說道。

「……你是誰？」

「我就是住在國定村的忠治郞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自吹是一個頭目，沒想到竟然做過偷兒！」

「什麽？」

「你不要裝蒜，我還要謝謝你，殺了我的好兄弟，淺次的哥哥。」

紋次已經嚇呆了，有氣沒力地說：

「我不曉得。」

「不曉得？你以爲一句話就可推得乾乾淨淨？那麽，三木文藏和植木淺次，來到江戶，是爲了什麽？」

紋次悶聲不哼，突然——

「呀……」拔刀向忠治郞劈去，忠治郞擰身一閃很靈巧地避過這一刀，旋卽騰身欺上，身法快若閃電，一把抓住紋次的領口，面帶得色地瞪著無法動彈的紋次。金藏見頭目被俘，迅卽抽出腰中短刀，奮力衝向忠治郞。

「混蛋！」忠治郞左手一揮，以全力擊向金藏的手腕。

「哎唷！」金藏手中短刀隨聲墜地。

但他仍然奮不顧身地抱著忠治郞腰部。

「這傢伙，還眞能纏！我是發過誓，不濫殺無辜的。」

紋次雖然拎著長刀，但是，由於手臂被忠治郞反縛，却無用武之地。

「不要動，紋次！還有這小傢伙，你和紋次在一起就該自認倒霉，我不殺你，趕快走吧！」

但是，金藏好像很固執，雖然已經上氣不接下氣，仍然死抱著忠治郎。

「你到底走不走？好吧！高興的話就留下來，你大概很喜歡看我殺人？」

忠治郎講完，咬緊牙關，狠狠地盯著紋次。

紋次被忠治郎這麽一盯，好像被雷擊那麽難受。

「啊！」金藏口中一聲厲吼，接著，有如瘋狗般地，一口咬住忠治郎的肩膀，忠治郎並不作聲，僅是冷冷地看著頭髮散亂，緊咬不放的金藏。

「嚕嘛！」忠治郎突然一閃身，金藏因用力過猛，上下齒嗑個正著，身體也因失去重心，脚下一滑，向前衝去。

紋次却趁此空檔，奮力掙脫了忠治郎的箝制，反手一刀揮去，殊不知這一刀正砍在直衝過來的金藏手上，混亂中，金藏也分不清這一刀是誰砍的。忠治郎身形一竄，待要抓住紋次的當兒，金藏又拼命地抱住了忠治郎，紋次覷空竄向河邊，一個縱身躍進河裡。

「放手！」

「殺人了！」

河流裡隱約的俘出了紋次的腦袋，但是，很快地就隨河水順流而下。

「畜生！竟想逃走？」忠治郎把金藏連拖帶拉地，沿著河邊追了一丈多遠，然後，用力甩開金藏，也轉身跳進河裡。

傻呼呼的金藏，嘴裡嚷著殺人，被甩開之後，幾個踉蹌才站住了脚，當他弄清楚是怎麽一回事後，也緊跟著跳進河中。

夜漸漸籠罩了大地，河邊漸呈昏暗，沒有皎潔的月亮，更沒有閃爍的星星，幾片黑雲浮來，更增加了幾分暗氤，此時，一片寂靜，只有潺潺地流水聲在暗夜中迴盪。

雖然已是春天，河水仍然冰冷，空氣略帶潮濕，像快要下雨的樣子。這時，忠治郎緊跟著前面的紋次奮力游著。由於，忠治郎不善水性，加上後面的金藏捨命地跟著，更不時拉他的脚，或是抓他的肩膀，使他的速度慢了好多，有時更因失去平衡，而漂浮不定，甚至嗆到幾口水。儘管忠治郎迭遭阻撓，但是，他的眼睛却一直盯著紋次的動靜，深怕他會溜走。

忠治郎漸感不支了，他想：假如這樣窮跟不捨地追下去，也許我和金藏都會喪命水底。但是，有一股强烈地意識，支持著他，他咬緊牙關，繼續游著。忽然靈機一動，悄聲地沉到水底，拔出腰間匕首，當快要浮出水面時，乘金藏不備，一刀朝他胸中刺去。

「哇！」地一聲慘叫，金藏在水面掙扎了一會兒就被河水冲走了。

等到慘叫聲停止，一切恢復平靜後，忠治郎再度朝紋次消失的方向追，雖然他腦海清醒，但是，身體却不聽使喚，不但停滯不前，反而漸漸下沉，好像有人拉住他似的。

他彷彿置身夢幻之中，眼前恍惚出現無數個紋次的面孔，不斷地戲弄地，嘲笑他。

也不知經過多久，忠治郎被身旁的吵雜聲驚醒了，赫然發現這些聲音極爲熟悉，原來自已抓

住了河邊的一支木樁。當他抬頭往上看的時候，看到了賭場中擲骰子的新吉，忠治郎極輕的恨聲說道：

「我讓紋次逃走了。」

河邊又出現了二、三個人，正在商量該如何拉忠治郎上岸。

「麻煩你們了。」忠治郎苦笑著說，一面低忖道：

「我曾發誓，不濫殺無辜，如今，不但殺死了一個不相干的小傢伙，還讓紋次逃走了，我眞是太大意了。」

「很不好意思，讓你們看到這幅狼狽相。」忠治郎再次感到歉疚。

「到底怎麼了？來！拉著我的手，上來再說。」

「謝謝！我因一時疏忽，讓紋次跳進了河裡，加上水性生疏，終於讓他逃走了，也害我這麼慘兮兮。」

紋次不曉得是在什麼地方學會了游泳，而且游得特別好，幸好是金藏抱住了忠治郎，讓他得機跳進河裡，不然這條命，早就沒了。他邊游邊向後看，終於到了下游的地方，河水急湍而下，很快地就把他冲到柳橋岸邊。

雖然，已脫險境，但他還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出聲，不停地探出頭來，查看忠治郎有沒有追來。河水奇寒，他却並不覺得冷。

「這個忠治郎，到底從什麼地方，突然冒出來？這還不打緊，最讓人驚奇的是，原來名氣頗大的小長，就是當年的長太郎。我也太大意了，事先沒打聽一下，不然也不會落到這個地步，唉！眞是。」

紋次在河邊靜靜地待了約莫半個時辰，當他認爲確實沒有忠治郎和金藏的動靜時，才慢慢開始移動。

突然，「啪嗒！啪嗒！」的聲音，響遍了四周，竟然下起了小雨。寂靜地夜空，加上微涼的和風，伴著和諧有韻的雨聲，這眞是一個頗有詩意的夜晚。

紋次全身濕透，也顧不得下雨，悄聲地爬向河岸，由於，刀鞘已在水中流失，只有拎著亮光光的長刀；刀光在漆黑的夜晚，閃著森森的寒光。

驀地，前面好像有什麼動靜，紋次急忙縮了回去。

「咦！好像是女人的喘息聲。」紋次側耳靜聽，自忖道。

他又傾聽了一會兒。

「嗯！確實是女人的聲音。」

於是壯起膽子，朗聲問道：

「什麼人？」邊說邊查看四處的動靜。

「你是什麼人呀？」不遠處傳來了年輕女子的聲音。

「我……」紋次雖然聽出，對方是喝醉了酒的女子，但仍然不安的想：

「三更半夜的，會不會是…………」

「妳到底是誰？」爲了壯膽，紋次故意地壓低了聲音。

「我嗎？哈哈……我雖然不是什麽高官富豪的女兒，但我也不是下流…………呃……」年輕女子打了個酒呃，就沒再接著說下去。

「剛才，妳一直都待在這兒？」

「是啊！我在這兒站了快二個時辰了，我看到你一直泡在水裡，喂！你不冷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是不是和人打了架？」

「就是啊！我只有一人，而對方却是一羣，我趁他們不備，亂成一團的時候跳進了河裡，一直逃到這兒來。」

「咦？聽你的聲音，好像年紀不小了，一大把歲數了幹嘛還要打架呢？」紋次直起腰來，看看對方並無惡意，也就放心地把長刀放在一邊，將濕淋淋的衣服解開。

「下著雨，妳站在這兒做什麽？」

「我原來是想跳河自殺的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可是，我現在又不想死了……哼！我才不要死呢？」講到後來，像是和誰嘔氣又說：

「只是……我……好難過……比死了都難過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站在這兒，想了好久，我恨你們男人，我恨！哦？不過看你好像怪可憐的，怎麽樣？到我家去烘烘衣服如何？」

「妳到底是幹什麽的？」

「你難道看不出我是做什麽的？也許你是外地來的，看不出這種穿著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是柳橋河岸松葉屋的藝妓，藝名小花。」

「啊？你是柳橋的藝妓？」

「來吧！到我家裡歇會兒，不過，我不喜歡你那把殺人的傢伙，把它丟到河裡吧！」

紋次考慮了一會兒，終於下定決心。

「噗！」地一聲，紋次的長刀落進了河裡。

「金藏這小子，不曉得現在怎麽樣了？」紋次看著河流，心中不覺想道。

「那麽，麻煩妳了！」紋次轉過身來，很客氣地對小花說。

「哎喲！幹嘛這麽客氣？」

「我是鄉下人，雖然來過江戶二、三次，但是，對……嘿嘿……却不曾問津過，我這麽問長問短的，會不會很煩？」

「怎麽？突然變得這麽親密了？看來你也不是什麽好人！」

「不錯！我到處流浪靠賭爲生。」

雨愈下愈大，落在樹葉的雨滴，發出極清脆的響聲，急勁的雨絲中，微挾著些許涼意，河岸的密茂叢林，更反映出春意盎然，河中的流水，也因突如其來的夜雨，加快流動的速度……

小花已經全身濕透了，雖然紋次喋喋不休地噓寒問暖，然而，她並沒有理會，只是，低着頭，心事重重地，踩着泥巴路，看來她又陷入那令她難過的往事中。

在這同時，忠治郎在小長家中，恢復了體力，對剛才所發生的事，恍如置身夢境。

由於，自己的衣服，濕淋淋的，就乾脆換上了小長的衣服，他們兩人身材相彷，只是，忠治郎稍微胖些，衣服也就顯得緊了一點。

田中彥太郎、新吉，以及其他的賭徒，又在繼續他們的勾當，場子又開始喧鬧起來——

「人哪！眞不能做壞事，紋次他一定沒想到，當年窮兮兮的長太郎，就是今日的小長，哼！竟然還闊到我家裏來，這樣也好，也算是給他一點教訓。」

「哈！他才不會在乎呢！我看他早就麻木了，這次沒抓到他，實在有點不甘心。」

「算了，反正來日方長，不怕抓不到他。好吧！現在時間雖然晚了一點，我們還是去幹他個

痛快！」

於是，七手八脚的，大家都乘上了小長事先預備好的三艘小船。夜色朦朦，樹影搖搖，再加上雨滴的「啪！啪！」聲，格外顯得肅殺。

船上的年輕人，運槳如飛，河中頓時激起雪白的浪花。兩岸微亮的路燈，在小船快速的前進中，看來有如走馬燈。

第一艘船上，坐着東家小長、保鑣田中彥太郎、擲骰子的新吉、冒充治平的忠治郎、一位自稱是貨倉前舊書店的老闆魯山人，及剃頭舖的老闆孝吉。船上一片鬧哄哄，不但準備了豐富的酒菜，還有助興的鼓琴，只差了陪酒的娘兒們。上了年紀，比小長還矮的魯山人，在船頭上拍着手，大嚷着說：

「東家小長的安排，眞不錯！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光景，你看！船外是濛濛的細雨，迷人的景色；船內是難得一聚的朋友，再加美酒佳餚，唉呀！眞如仙境一般。哼！還好沒有婊子窩在這兒，不然，反而破壞了這裏的氣氛，汚染了淸澈的河水。」

「對！對！」剃頭的老闆也開了口。

小長爲了答謝衆人的捧場，先舉起酒杯，一仰而盡，其他的人，也跟着乾杯。

「啊！……我們現在是要去逛窰子，眞太棒了！東家眞會想，讓我們喝得醉醺醺的，然後……嘻嘻……假如，現在有娘兒們在場，反而煞風景……。」

「東家！後面的船上，也沒有女人嗎？」魯山人好像很介意地問道。

「對！都沒有女人，第二條船是由新太郎負責的，而第三條船是龜五郎負責。」小長笑着答道。

「你這麼安排，那有什麼意思？」後面的船上，也傳來了吆喝熱鬧的聲音。

「咦？是不是已經過了永代橋？」魯山人問。

「早就過了，快要到濱御殿啦！」一位小伙子接腔。

船艙中，小長默默坐着，不時擧杯獨酌；忠治郎杯中，雖斟滿了酒，却悠閒地在吐着煙圈；田中彥太郎好像暈船，倒臥在裏面的角落。

「品川近來好像要比吉原熱鬧，雖然吉原從享保年間，就有公娼，但是，人們好像都已經厭倦了那兒的婆娘，紛紛湧到品川，也許品川的妞兒，懂得做生意吧！這兒唯一的缺點，就是不能公開。」魯山人又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妙論。

船速漸漸慢了下來，近河邊的一座四層建築物——松岡屋，已經遙遙在望。雨後的岸邊，顯得格外清新，月亮終於微露了出來，大地瞬間披上一層銀光。

「我們今天就住松岡屋嗎？」從船上走出的魯山人，又耐不住地問身旁的年輕人。

「不！我們先到茶屋藤半，再到軍配大和。」

「軍配大和？」

「是啊！那一間的老闆，原來也是救火員，和我們東家是老朋友。」

「哦？原來如此！這麼說，小長倒是蠻够朋友的，實在令人敬佩！」魯山人連連點頭。

「其實，松岡屋也不錯，只是裝潢和佈置太誇張、太奢侈了些，我們東家就是不喜歡，這種過於鋪張的作風。」

「對！他們的裝飾是太過份了些，尤其這門口的兩根柱子，你看是不是太輝煌？」

「是啊！不過，他們的菜式，却不在附近買材料，都是從日本橋邊的魚市場直接運過來的，所以，味道鮮美又好吃，在品川一帶，該算是一流的菜館……」

這時，大夥都略帶幾分醉意，搖搖晃晃的，從船上走下來。從藤半及軍配大和，出來接客的女人們，個個都花枝招展，搔首弄姿地賣弄着，一手提個燈籠，款款走向岸邊。頓時，眼前一片通亮，空氣中，立刻飄着脂粉的香氣，嬌柔的招呼聲……而年輕人，都一窩蜂地湧向了娘兒了。

小長和忠治郎，走在這些人的後面，田中彥太郎還要落後一些，一名妓女想要討好地跑去替他帶路……

「你是不是把紋次……？」小長俯向忠治郎的耳邊，極爲輕聲地說。

「不！剛好相反。」忠治郎搖搖頭。

「我不相信你會讓紋次逃走。」

「但事實是如此。」

「我還是不相信，不要過個二、三天，紋次的屍體從河中漂起來，那時你就瞞不過我了。」

走在後頭的田中彥太郎，帶着幾分酒意，忽然吟起詩來：

萬里泛洋水接天

泊檣爭繫碧浪邊

此間也曾住西施

送了吳船進越船

浪拍前灣樓影漂

去來之船……

魯山人聽到有人吟詩，急忙三步併作二步，跑回田中彥太郎的身邊說：

「彥太郎！這首詩，是不是最近出版的江戶繁昌記青軒居士，第七卷所刊的詩？」

＊ ＊ ＊

深夜——

在藤半茶屋中，已喝得有幾分醉意的無賴們，又歪七八扭地跨進了軍配大和，由於小長吩咐過，要大家盡興，他們又坐下來貪婪地飲着，一些醉倒了的，都被妓女扶進了屋裏，而一些酒量好的，還在搖晃、嘟嚷着，更不時摟抱着身旁的妓女笑鬧着……。

此時，小長、忠治郎、田中彥太郎，以及酒館老闆，仍然繼續地在飲酒，雖然身旁也有漂亮的女人陪着，却因老闆在場，大家都不敢放肆，妓女們也很識相，並不賣弄風騷，規規矩矩地坐在一旁聽大家閒聊着。餐桌上縱然山珍海味應有盡有，但是並沒有人動筷，也許在賭場、船上，已經吃飽了。幾個人好像彼此已很熟絡，大家興緻頗濃地在談着。

「我想；這位就是高崎來的客人吧！我們店裏的伙計對我說，不管刮風下雨，每隔五天的晚上，你都會來，而且，每次都很仔細地觀察每一個客人，然後默默離去，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，今天，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你。我坦白告訴你，你也不要生氣，那時候，我們都懷疑你不是什麽好人，我還叮嚀大家，要特別注意你的行動，哈……現在想起來，倒眞好玩……」軍配大和的老闆，快人快語侃侃而談。

「……所以，剛才我看到你和小長走進來時，覺得莫名其妙，總想不出什麽道理來！」老闆又接着說。

忠治郎聽了這番話，並不作答，僅聳了聳肩，非常滑稽地做了個鬼臉。

「是啊！我也被這位高崎客人，弄糊塗了，他——每天晚上都去賭場，可以說是風雨無阻，但奇怪的是，一到卯時，就毫不考慮地拔腿就走，看來，我們兩人都被搞迷糊了。」小長頗以為是的，邊考慮邊說。

「哦？」

「我想你大概是天天跑這種地方，像第一天去海邊的品川，第二天到江戶的花架街，第三天再跑到甲州街的關閘，第四天去內藤新宿，最後一天到奧州街道的千住，這樣剛好是五個地方，你每晚都換一個地方，到了五天就再循環一次，是嗎？喂！高崎的客人，我推斷的對不對？」

小長慢條斯理地仔細推敲。

忠治郎仍然笑而不語。

「是不是我猜對了？」小長非常興奮地問道。

「……。」

「你是不是在找人？找被賣到窰子的女人？」田中彥太郎見忠治郎還不作答，就忍不住插嘴問。

「這就怪了！」田中彥太郎喃喃地說。

「什麼事怪？」

「因爲……住在我隔壁的，從上州來的淺次和文藏，曾經說過，他們的頭兒，也在尋找一個被人拐走而賣掉的女人。他們也是每個晚上都到窰子去查。咦？……你認不認識他們？」

「我不認識。」忠治郎斬釘截鐵的否認。

屋外的長廊下，從剛才就站着一個女人，很注意地在聽他們講話。

這個女人，喚做蓮子，是最近才雇用的下女。

「啊？果然是國定村的忠治郎，這混蛋傢伙，膽子可眞不小，殺了藤吉和定市，竟敢在這種地方喝酒，居然還冒充是什麼治平，別笑死人了，別人不知道你的底細，我可清楚得很。……嗯！他這麼到處遊盪，也許是要找出光子的下落。」蓮子狠狠地暗罵道，一面機警地觀察四周。

原來，蓮子是萬太郎的繼室，也就是和藤吉一夥，而偷偷地躲在八幡寺廟中的阿次。

「哼！你還笑？等一下就叫你笑不出來。」蓮子露出狡詐而又得意的表情。

突然——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來，蓮子慌忙身形一矮，鑽入身旁的隱蔽處。

「他媽的！這麼看不起我？」魯山人氣呼呼地邊走邊罵道，一面用力踢開了屋內的門。

「品川這地方，不是從慶長六年，彥坂刑部巡視的時候，就准許開設娼戶的嗎？怎麼？這些婊子是不是忘了自己靠什麼混飯吃？竟然拒絕了我？哼！爲什麼人家都有女人陪，而沒有人理我呢？眞他娘，沒道理的！喂——把主人給我叫出來，還有，小長頭兒在那裏？你們都快出來給我評評理！」魯山人吹鬍瞪眼地越說越氣，終於破口大罵。

客棧裏的伙計，本來待發作，後來看他是和小長同道的，趕緊諾諾稱是地說：

「是的！是的！眞對不起，我這就替你想辦法！」

「想辦法？想辦法就有用啦？想我魯山人，雖然不是什麼顯達官人，但至少也南山北水地走過不少地方，這些臭女人，憑什麼看不起我？」

「是的！沒有人敢看不起你，大人！您請息怒。」

經魯山人這麼一嚷，客棧裏的伙計，都跑出來陪不是，而廊外竊聽的阿次，見已無機可乘，也就匆匆地離去。

儘管大家這一聲不是，那一聲大人的……魯山人的氣還是沒辦法消，又接着憤然道：

「雖然品川這地方比不上吉原，但至少總該有女人陪睡覺吧！怎麼？竟沒人理我？沒人陪我？你們說說看，我那點不如人？去！去！去！快去叫主人來，還有小長頭兒，快！快！……唉！眞氣死我了！」

海

阿次偷偷地打開軍配大和的後門，踮起脚跟，提起長及地面的裙擺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由於怕被人察覺，還特意地戴了頂草笠。這時，雨已漸停，明月高照，被雨水浸濡後的大地，更顯得一片寂然幽靜；微風徐來，樹葉上的殘滴，映着月兒，好似螢光千點，閃閃耀動。被打濕的小路，更是泥濘難行，不時有着水窪及沙石，使得她不得不提高警覺，蹣跚而行。

「哼！這小子，今天我非得想出個辦法，好好整整你！」儘管道路難行，阿次還是在心中盤算着。

突然，不小心滑了一步，阿次脫口喊了一聲，喊聲劃開長空，打破沉寂，也彷彿有些許的回音。阿次急忙停住了脚步，窺視後方，一面細聽動靜——

「嗯！還好，沒被人發覺。我怎麼這麼大意呢？」阿次已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自言自語地埋怨道。

前面轉彎的地方，路面寬敞，也好走了些。一個小女孩提着燈籠陪一位穿着華麗的女子走過身邊，也許是藝妓吧！不久，又有一位像是按摩師的，迎面而來……

「聽說這巷子的盡頭，有一間叫達摩屋的酒館：老闆是兼做捕差的年輕人？啊——我想起來了，他就是那個極爲精明的官差。對！我應該向他告密，假如他知道，國定村的殺人犯長岡忠治

郎，現在就在軍配大和，他一定非常高興。」阿次自以爲神機妙算，不禁眉飛色舞，露出了喜悅之色。

「嗯！假如他眞被逮住，而要處斬的時候，我一定要朝他吐幾口口水，然後，好好的駡他幾句……。」阿次想到忠治郎被五花大綁時的可憐相，就得意起來，一面想着，該如何的報復，才能除去心頭之恨。

雖然現在是夜半三更，但是這一帶地方，却燈火通明，多數窰子，還未打烊。

由於路徑明亮，加上心中興奮，阿次的脚步，不覺快了起來。

當走過了北本宿和南本宿，隔成界線的目黑川上的板橋之後，阿次又彎向右邊的狐狸小巷，她老遠就看到天王寺的屋頂，而在屋頂的上空，有一顆極爲明亮的小星閃爍着，遠處還可聽到洶湧的海浪聲。

驀地，迎面走來了一位，脚着草鞋，打藍綁腿的年輕人，阿次待要閃躲，却沒想到他竟大模大樣地開了口：

「喂！妳要去那裏？」

「我想到達摩屋……」

「妳是從那裏來？」

「我從軍配大和來的，那麽你呢？」

「我啊！我是官府的人，沒事的話，最好趕緊回去。」

「回去？」

「嗯！不要在這兒逗留，免得待會兒受牽連。」年輕人的答問，都很乾脆，說完這句，掉頭就走了。

阿次急忙跟了上去，加速了脚步。

「他是官府的人，會不會是發生了什麽事？也許，有小偷跑進了這個地方？唉！幹嘛管這麽多？反正，我現在是去告密的，還有什麽事，比這更重要的呢？」阿次一面猜想，一面把持自己的信心。

又向前走了不遠，看到一位和剛才的官差一樣裝束的年輕人，當他們快要碰頭的時候，那位年輕人先是一楞，朝阿次瞅了一眼，然後，想講什麽的，掀了一下嘴角，終於，像逃出重圍似的，快速向前邁去。阿次被他弄得莫名其妙，發覺空氣凝重，四處一片死寂，也跟着緊張了起來。

在一條黑暗的巷子裏，隱約中泛現一絲燈光，阿次連忙急步向前，定睛望去，原來是達摩屋的燈籠——

達摩屋佔地不大，靠路邊的大門開敞着，彷彿還有客人，大廳的紙門上，用墨水寫着「二八」二個大字，不知代表什麽意義，而奇怪的是，大字旁邊，畫着一個極爲精緻的不倒翁，或許，老闆是個懂得幽默的人吧！大廳裏面，供奉一座神壇，看來極爲講究。

靠牆的一個角落，一位武士，背向着馬路，搖首晃腦地，唱着不入流的歌曲，雖然已經略有醉意，還在抖抖顫顫地，舉杯飲酒，桌上已經狼藉不堪，酒菜灑得滿衣滿桌，連身旁的大刀都淋上了酒，地上約有七、八支酒瓶散亂着，讓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他竟很機靈的沒有把他們踢倒。

「喂……再拿酒來，剛才的酒——太燙……你有沒有聽說，燙酒要燙到恰到好處？要和皮膚的溫度一樣？這次，不許太燙……呃！老闆——拜託！拜託！」這位武士，雖然手脚已經不聽使喚，但頭腦好像還很清醒。

「是的！是的！」伙計連聲應着。

達摩屋這間酒館，平日都是高朋滿座，熙來攘往，但是，今天好像生意淸淡，除了剛才那位武士之外，還有一位模樣寒酸的客人，也許想嫖女人，而沒有錢，無精打采的坐在這兒。另外一邊，一位客人喝醉了酒，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，偶爾打幾聲鼾，和翻動着睡姿，有時震動到桌上的酒瓶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

店中站着一位年輕的伙計，和一個面貌清秀的小姑娘，也許，快要打烊，老闆和厨師都不在了。

「咦？怎麽搞的？很會招待客人的老闆，怎麽不在了呢？這兒的生意，不是都做通宵的嗎？難道今天想早點打烊？」也許喝醉了酒，話就格外的多，那位武士又嘰嘰呱呱地問了一堆。

「對不起！大人，老闆有點公事，出去了。」伙計隔着門板，伸出頭來，小心地陪着不是。

「嗯！公事！呃？公事？對了！這裏的老闆，聽說是兼做捕差的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捕差？管他捕差不捕差的，我才不怕呢？反正，我又沒做壞事！」

趴在桌上的醉客，這時，已靠在牆邊，忽然——一個翻身，噗——地摔跌在地上，妙的是竟沒被摔醒，仍然，香甜的睡着，還嘟嘟呶呶地講着夢話。

武士和年輕的伙計，看到這種情形，不覺好笑，竟不約而同地，發出了笑聲。笑過了一陣，武士轉過頭，有意無意地，朝馬路上望去……

站在門外的阿次，正好看個正着，臉色刹時變得蒼白起來。

「啊……是那個和尚，住在八幡宿尼姑庵的那個流浪和尚，曾經引起騷動的那個……」阿次儘量使自己鎮定，而不去相信這是事實。

但是，這位武士裝扮的人，確實是晃圓。

由於晃圓的突然出現，使阿次大吃一驚，有一段時間，身體虛瘓而眼前發黑。

忽然——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阿次機警地，一個閃身躲入對面，黑暗而又潮濕的巷子裏。來人全副武裝，裝束相同，衣服都紮得很緊，頭上纒着白布，腿上綁着黑布，爲首的一位，腰間還插着一把大刀。原來，他就是達摩屋的主人，兼做捕差的官府中人。

他十分迫切地走到店門口，朝裏喊道：

「喂！，待會兒恐怕要有騷動，趕快打烊，小心火燭。」

「發生了什麽事？」伙計急忙問道。

「不要多問，趕快打烊！對客人好好地道歉！」

「老闆！什麽事？是不是抓兇犯？」晃圓朝來人追問，一面細細地打量着他。

「哦！你就是常來光顧的那位客人，眞對不起！今天沒有辦法再招待下去。」然雖身爲捕差，但對自己的客人仍舊十分客氣。

「到底什麽事？看你們如臨大亂似的，好像要打架？」雖然武士一再地問，但是，老闆好像很急，僅說了句：

「對不起！改天再好好補償你們！」就匆匆走出去。

「等一等，老闆！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你們今天要抓的貨色，是大魚？還是小魚？」

「當然是大的囉！」

「哦？那麽到底有多大呢？」

「好吧！告訴你算了。中山城一郎大人手下，總共有一百五十多位捕快，而江戶市的捕差，少說也有幾百位，今天全部出動，而且，郡代侯爺又帶了所有的手下，親自出來指揮。」

「喔？竟然全部出動？到底抓什麽人嘛？」

「是武士！客官，你最好不要留在這兒，免得受牽連，我們是接到命令，出來通知大家的，快走！」

「什麽？是武士？」晃圓並不關心受牽連，只一心地想知道究竟是怎麽回事？當他想再問清楚一點時，他們一批人，已經走了。晃圓急忙手執大刀，戴上草笠，奔出大門。

不曉得何時街上已瀰漫了一層濃霧，田野、房屋、樹木被遮得幾乎看不見，在早春雨後的夜晚，更顯得分外迷濛醉人。

隱約地，可以聽出，捕差一行人是朝北方走去。

這條路朝北沒有多遠的地方，有桐屋、金澤屋、菊伊勢屋等一排土窰子，而在其中卯花屋的一個小房間裏，有二名武士和二名妓女，在飲酒作樂，從他們的談話及擧動，可以看出，他們有着很深的交情。這間卯花屋，是建在海邊上，屋下有石柱架在海水中，所以不時可聽到海浪的衝擊聲，而從窗口望去，月色照映下的海面，閃動鱗鱗銀光，顯得格外清新，偶有微風徐來，拂着絕細絕細柔軟的小皺波，就彷彿多情的女子，向你眨着柔媚烏黑的眼睛。

「妳要不要先去睡？」

「大人，您還不睡嗎？」

「嗯！我想再坐一會兒，妳先睡吧！」

「您在想什麼？」

「我剛才聽妳說起，根岸的事，我實在感到難過。」

「是的，大人，我能體諒您此刻的心情；但您也不必太過自責，也怪他太任性，所以才會……」

「但是，我也該負點責任，畢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唉！因爲當時我實在懷疑，他爲什麼要千方百計的把我從獄中救出，所以，就對他存有戒心。而我們一夥的計畫及行動，也就沒對他說。誰知道？他竟會做出這種傻事？假如，我當初把他視爲死黨，對他毫無隱瞞，也許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……他死的也太慘了，死在半路上……唉——若死能復生，我願向他解釋……」武士很痛心的述說，臉上顯出極爲懊悔慚愧的表情。突然，用力甩了甩頭，語氣一轉地說：

「媽的！怎麼變得婆婆媽媽起來，人都死了，講它又有什麼用？喂！我看妳還是先去睡好了！」面朝着陪伴他的妓女，一面不耐地揮揮手。

「兄弟！那把傢伙，有沒有收拾好？」邊說邊拍拍胸部，朝那位武士使個眼色，然後，得意地挑挑眉毛，露出神秘的一笑。

被稱爲兄弟的夥伴，也頗爲自信地昂然一笑道：

「收拾好了！」接着朝他瞅了一眼。又說：

「我們先去睡吧！」很熱情地摟住了身旁艷麗又豐滿的妓女，擁着她搖搖晃晃地，走出了小

房間……。

他們一走，室內立刻寂靜下來，武士盯住略顯蒼白的妓女問道：

「里子，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麼不對？爲什麼妳們都無精打采呢？」

「沒有哇！沒有什麼……可是，她好像……好像……」里子雖然搖頭否認，但是，眼眶已浸滿淚水，欲語還休地露出爲難之色。

武士聽她否認，也就沒再追問下去，當然，更不曾注意到，她剛才的表情。

月兒似乎更皎潔明亮了，隔着窗戶，瀉進一屋子的青輝，由於，他們都默不作聲，所以，顯得沉悶而無聊。

「里子，把紙門拉開好嗎？」武士終於打破緘默，語氣極爲溫婉地說。

「是的！」里子乖巧地應了一聲，輕聲拉開紙門。

「謝了！」武士忽然客氣了起來，也許是爲着剛才的不耐，感到抱歉。

「那裏！」

夜色漸漸朦朧了起來，不曉得何時，海面上已籠罩了一層重重的霧，此時，水天相連，一片汪洋。遠處傳來凄涼哀傷的簫聲……。

「咦？有人吹簫？」

「是啊！吹得還眞不賴，既幽怨又飄渺，也許，吹簫人有訴不盡的苦衷，欲藉此舒懷吧！」

寂靜的夜晚，迷濛的月色，加上勻律有緻的輕擊聲，和悠遠的洞簫聲，這該是一個很有詩意的夜晚，但是，里子却悶聲不響地，毫無感覺，坐在角落，低垂粉頸，漫不經心地玩弄手指，彷彿有什麽心事似的……。

「里子，妳還是老樣子，多愁善感的。」武士輕聲地說道。里子仍舊默坐着，僅眨起一雙明亮而帶淚光的杏眼，朝他看了看。

武士實在無聊，索性跳起，坐上屋外的欄杆。

「啊……里子，小船怎麽不在了？我們不是把它繫在那邊嗎？怎麽不見了？」武士忽然驚奇地大聲嚷嚷，一面指向外邊，一面轉身詢問里子。

里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喊聲，嚇住了，待站起來的雙脚，不聽使喚的癱了下去，大眼一瞬不瞬地，直看着武士，涙水不禁奪眶而出……。

看到里子哀傷木訥的表情，武士直覺到有什麽不對，急忙一個縱身躍到里子身邊，雙手用力搖晃她的雙肩，大聲喝斥：

「到底發生了什麽事？」

里子正要說時——

「啪啦！」紙門一脚被人踢開，屋外圍滿一羣，裝束齊備、氣勢逼人的捕差，他們手中各執長短兵刄，大有一觸卽發的意味；窄小的走廊那頭，還繼續不斷地湧進提燈籠的捕差。爲首的一

位捕頭制止了大家的騷動後，厲聲對武士說：

「大手剛造，趕快束手就縛吧！」

屋內的武士，被這突來的風暴，驚在當地，雖然十分忐忑，仍强自鎭定地說：

「我是大手剛造，我也不會反抗，但是，幹嘛來那麽多人呢？」

「不反抗，那當然是最好。」

「喂！你們退後一些好嗎？反正，我身上既沒刀又沒槍，犯不着這麽勞師動衆，更何況你們人多勢衆的，就算我武功再好，也是插翅難飛。哦？我實在該吃飽一點，來做個飽鬼才對。唉——眞是，你們這麽看着，我那吃的下嘛！我還是喝點酒好了，你們稍微等一下吧！」

屋外捕差，對口氣狂妄，神色倨傲的大手剛造，紛紛表示不滿，頓時喝罵四起，個個蠢蠢欲動。

「不要吵！靜一靜！」捕頭連忙喝住大家。

捕頭早已耳聞大手剛造是名頑强而又棘手的人物，深怕激怒了他，而遭到反擊，所以，對剛才的起哄，嚇得已冒了一身的冷汗。

大手剛造見捕頭有所忌諱，更加肆無忌憚地我行我素。

「里子，妳能看着我的臉，毫無愧疚的替我倒酒嗎？」大手剛造拿起酒杯，走到里子面前，盯着她說。

里子臉色蒼白得可怕，雖然已經停止了哭泣，但仍不停地抽搐着。

「里子，來替我倒杯酒吧！妳我交往也有一年多了，總算朋友一場，也許——這是最後一次機會。」大手剛造見里子嚇成那個樣子，語氣不禁緩和了些。

里子雖然全身乏力，仍然勉强支持了起來，提起酒壺，面對大手剛造近乎哀求地說：

「請相信我，不是我告密的，這件事情，我想制止，卻沒有辦法。」

「嗯！既然妳能替我倒酒，我相信絕不會是妳；管他是誰告密的？事情都已經發生了。」

這時，不遠處傳來「砰！砰！」二聲巨響，接着，揚起了捕快的叫嚷聲……

「太田原幹起來了……。」

原來，剛才的二聲巨響，是手槍的響聲。這時，太田原次郎正手持手槍，從人羣中鑽進來，立刻，捕快們向後退去……

太田原次郎身着睡衣，也許紮頭髮的帶子斷了，頭髮散了一肩，脚上沾滿了鮮血，乍看之下，頗像一個逃犯。捕快看他手持槍械，都縮頭縮腦地擠成一團，捕頭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待要拔出長刀時，忽然，瞧見烏溜溜的手槍，不禁黯然變色，也朝後一步一步地退去。

「兄弟，你眞的幹起了，幹得好！你眞該早點讓他們瞧瞧這隻外國手槍，最好是讓他們的狗屁上司，也見識見識。眞他媽的混蛋，這羣狗黨，不但利用他們的權利，壓榨百姓，而且，對自己所做的勾當，從來都不知反省一下，嗯！應該給他們點苦頭吃吃。」大手剛造仍然坐着，對官

差們的所作所爲，由於不滿而破口大罵了起來。

「來，喝點酒，也許這一杯是最後一杯！」大手剛造將斟滿的酒，端給太田原次郎，驀地——他發現太田原臉色出奇的蒼白，眼睛佈滿血絲，全身在不住的顫抖……。

「老……老大……」

「唉！幹嘛這麼緊張？這種場面，我們兄弟見多了，也可以說是在預料之內，所以，都不覺得怎樣，看你緊張成這個樣子！」

這時，周圍的捕快，又哄亂了起來，人羣中摻雜着喊叫聲，馬的嘶叫聲——走廊上，提燈籠的捕快，也乘機逼了進來，由於，正當黑夜，加上屋子狹小，把整個房間映得好似白晝。

「老……老大，是陪我的妓女告的密。」

捕快又圍了進來，太田原次郎見勢不妙，急忙舉起手槍，「砰！」地擊出一槍，捕快聽到槍聲，大家都嚇得蹲了下來，動都不動，只是目不轉睛地瞧着他們……。

「不許動！再動就斃了你們。」太田原次郎終於鼓起勇氣，厲聲地說。

「老大！我一槍就把那沒良心的騷婆娘解決了，她至死還抱住我不放！」

「那太可憐了！雖然是她告密，但也不至於打死她啊！」

「不！才不可憐呢？他有一個相好的在當捕快，因爲她想讓那相好的，向上面邀功，所以，早在一個月以前，就一面偷偷和他聯繫，一面打聽我們的行動，其實，他們都是串通好的，今天

的事情，也是故意安排的，那個里子，也是他們一夥的。」說著，走向里子，一腳把她踹倒。

里子用力咬著嘴唇，並不作聲，只求援似的瞅住大手剛造。

「好了！事情都過去了，何必難為她們？」大手剛造好言勸解道，接著，朝里子關切地說：

「多保重啊！」

話聲甫出，手上已多了二隻手槍，弓著身用手槍指向捕快，很快的朝外退著。

「弟兄！別忘了我們碰面的地方。」邊退邊向太田原次郎拋了一句。

乍然，「砰！」地一聲，大手剛造朝捕頭射出一槍，立即「鏘！」，被擊中右手的捕頭，長刀倏地脫手飛去。

大手剛造毫不放鬆地，一直朝來路退去，手槍仍然對準捕快；當他每退向一處，該處的捕快，就像潮湧般的閃開，正當大手剛造得意之際，驀地，從暗處竄出一條人影，大聲嚷道：

「我有刀槍不入的綽號，不信你就試試看，我才不怕什麽外國槍的玩意，簡直就是玩具嘛！」

說著，拉開衣服，坦露出胸部結實的肌肉。

「他媽的！像你這種井底之蛙，也配做捕快？好吧！既然你要試，我就成全你。」

這次，大手剛造又開了另一隻手槍，同樣地，當槍聲一響，這個人手中的傢伙，也應聲落地，而這位逞强的捕快，差點亡魂喪膽，夾著尾巴就溜了

「大家小心，小心他手上的傢伙，不要讓他跑掉了！」捕頭雖然口裏叫著，但自己却一步一步向後退去。

正在這時，太田原次郎連放數槍，被擊中的捕快，一個接一個慘叫倒地，立刻，大夥亂成一團，都爭先恐後地忙著逃走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在這同時──

軍配大和也被捕快團團圍住，場內一面凌亂，紙門被踢破，桌椅翻倒，碗盤砸碎，酒菜散落的到處都是，連吊著的大燈也被敲破，燭台更被擊的四處滾動……

小長一行人，被趕在一個房間裏，約有七、八個捕差監視著，連酒館老闆都被看管了起來。

「小長，難為你受連累，但是，這是沒辦法的事。」

坐在屋中，全身武裝的捕頭很客氣地說。

由於小長平日待他們不薄，所以，特別向小長交代一聲。

「是的，大人，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？」

小長剛一開口，魯山人就搶著說：

「哈！沒想到我魯山人也會出風頭，說不定後世史家，會把這次事件，寫成一篇故事留傳下去，到時我就……」

對魯山人洶洶不絕的自吹自擂，捕頭感到非常不耐，不等他說完，就喝斥道：

「你能不能靜一靜，滿屋子的人，就你的話最多，你知不知道，有學識修養的人，多是深藏不露的？」

「對！您說的有理，不過，我實在是忍不住了，這件事，眞是妙極了，我活了這麽大歲數，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鮮事。貨倉前的小長頭兒，爲了想冲冲楣運，所以跑到這個地方尋樂，誰想到竟來了這麽一著，不是挺新鮮嗎？小長頭兒，你有沒有大吃一驚？」

捕頭再次顯出厭煩的表情，朝小長使個眼色說：

「小長，你剛才不是說要小解嗎？走吧！我陪你去。」

「眞不好意思，那麻煩您了。」混亂中小長仍舊不忘禮貌，點了點頭，便跟著捕頭，走出房間。

走廊上散著面目全非的桌椅和分裂的紙門，捕頭看到這種情形，不覺歎息說：

「這些人也眞是的，幹嘛把東西砸成這樣？其實，也犯不著。」

「是啊！這裏的老闆，也眞倒楣，噯？那些陪酒的女人呢？」

「你是說妓女？她們也被看管了起來，其他的客人，也都在下面；對！我剛才跟你講過，今天晚上的事，並不是由我負責，我只是來幫忙的，所以，你必須要好好應付，當然，必要時，我會暗中幫你。」

「謝謝，多虧您提醒。」

「你們幾人的供詞，一定要一樣，你們就說：只有這幾個人在這裏喝酒，千萬別說認識上州國村的忠定治郎，一定要否認今晚他和你們在一起的事。」

「是的！不過那個治平，不！忠治郎，有沒有逃出去？」

「這我就不得而知了，不過，今晚戒備森嚴，總共出動三百多人，每一條路口，都有人看守。但這也說不定，假如運氣好的話，或許可以逃出。其實，今晚我們是要逮捕另外兩個人的，到這兒來，是剛才有人去告密。」

「哦？那麽，你們今天的來頭，並不是要抓忠治郎？」

「是啊！我以前不是跟你提起過，一個叫大手剛造的浪人嗎？去年，他本來是被關在傳馬町的大牢裏，但是，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，突然來了一位像魔神一樣的人，很技巧地，用煙硝把牆壁炸了個大洞，剛好把大手剛造救走，和他同時逃出的共有五個犯人，但都被一刀刺死了，只有他跑掉。他是一個思想偏激，想擾亂天下，起而造反的人，官方對他確實也大費周章，曾經有三個人，爲他引咎切腹。這個傢伙，也眞有兩手，迷住了一個叫里子的妓女，從此就明目張膽的，每天帶著一個年輕武士去尋酒作樂，年輕武士每天去找的妓女，不巧是一位捕快的情婦，而這位捕快，由於不滿武士的作風，吃起醋來，經過打聽的結果，才發現另外一位傢伙，就是我們要找的大手剛造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忠治郎是受到了無妄之災？」

「嗯！對忠治郎來講，也許是無妄之災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可是意外的收獲哦！」

「那——依你判斷，會不會抓到？」

「這很難說，聽說這傢伙也很厲害，可能沒那麼簡單。」

在樓下的一個房間中，一堆妓女擠在一起交頭接耳的談論著，偶爾冒出幾句咒罵聲，她們的門口，也同樣地有七、八個捕快看守著。隔壁的房間中，橫躺著二個已經斷了氣的捕快，死狀甚慘，一個被砍破了腦袋，一個是砍斷了手，鮮血流了一地。在屍體旁邊，另有一個躺在血泊中受了重傷的捕快，正在接受大夫的治療，由於疼痛的緣故，正在呱呱大喊：

「啊……痛死我了……你……輕……輕……輕一點。」可能嘶叫太久，聲音已略帶沙啞，而且有氣沒力地。

「辛苦您了，大夫，傷勢怎麼樣？」走在小長前頭的捕頭，邊點頭邊關切地問：

「嗯！因爲流血太多，可能沒辦法支持到天亮。」大夫搖搖頭壓低了聲音說。

「可憐！死了兩個！」另一位捕頭，像是沒聽到大夫的話，爲另外二位死者惋嘆著。

「忠治郎這傢伙，想不到還眞有一點功夫。」

「是啊！突然像什麼似的，從樓上跳下來，也不知道，從那兒弄來的長刀？」

「長刀？這就棘手了，本來就會二下子，有了傢伙，這下更不好對付了。」

「要小解趕快去！」回頭看了看小長。

小長點了點頭，就走進走廊旁邊的茅房。

「門不要關。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辛苦您了，想辦法救救他。」捕頭對大夫懇切地說。

「是的，我盡力而爲。」

醫生雖然答應盡力，但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似乎已經沒救了。

「那個傢伙，帶著長刀，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受傷。」從茅房踱出來的小長，幸災樂禍地說。

「不要嚕嗦！」也許太過緊張，另一位捕頭竟然朝小長罵了一句。

「我就不相信，他能跑多遠？莫非他會隱身法不成？奇怪！捕差已快尋了一個時辰了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也許被他溜走了？」

＊　＊

太田原次郎在混亂之中和大手剛造分了手，不過，由於他手中有一把槍，和腰間插著大刀，所以，捕差們還不敢靠近。被追趕到北本宿板橋的太田原次郎，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地直喘著，彷彿已無力迎戰了。這時候的他，胸前，袖上，都沾滿了血，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染到的，頭髮披

散，赤著兩脚，眞是狼狽到了極點。

「來吧！不要命的儘管來。」站在橋上的太田原次郎，發了瘋似的直嚷。追趕的捕差，好像也很疲倦了，沒有一個人衝向前去。

突然——一個捕差，抓起捕棍猛力朝太田原次郎擲去。

「這傢伙！」太田原次郎身形一矮，躲了過去，接著扳了一下手槍。

「糟糕！沒子彈了！」太田原將手槍丟進河中，又很快地拔出了長刀。正在這時，一直跟在後面看熱鬧的晃圓，衝了進來，隨手拔出長刀，對著太田原說：

「喂！你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我是奧羽浪人，山刑兵部，這小子和我女兒阿浪有過節，我要逮住他。」晃圓隨便扯一個名字，就把捕差給瞞住了。

「喂！你胡說些什麼？誰認識你女兒？」太田原次郎聽他翻出舊賬，所以想一推了之。

「想賴！沒那麼簡單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你！你不但害得我慘兮兮，還騙了我的女兒阿浪，我那純潔的女兒……我一定要替她報仇，錯過今天這次機會，我永遠都殺不了你，我原不是什麼武士，只是冒充的而已。現在，你很累了，是嗎？這眞是個好機會！」

說著，晃圓向前擊去，胡亂地揮著長刀，也許太田原次郎太過疲憊，起初還能招架，漸漸地開始不支了，刀法也紊亂起來。突然——晃圓圓猛刺一刀，太田原次郎來不及閃躲，立即鮮血四

濺，向前倒去……

「我終於報了仇。」晃圓將沾滿血漬的長刀，收回刀鞘，很快地溜走了。

捕快們沒想到，這麼快就解決了，只是楞楞地呆望向在掙扎呻吟的太田原次郎，而當他們清醒，要尋找晃圓時，早不見了他的人影。於是，一羣人慢慢離去。

這時，大手剛造的子彈也打光了，提著長刀氣急敗壞地逃向板橋。突然——發現一個身負重傷，模樣至慘的人。

「啊……竟然是你……」

大手剛造急忙蹲了下來。

「太田原：怎麼啦！臉上那麼蒼白，振作一點！」

太田原面若槁灰，搖搖晃晃地想站起來，但似乎已支持不住：

「啊——我可能不行了……」

「振作點！我們還有好多任務要辦呢？千萬別倒了下去！」大手剛造趕忙過去扶住太田原。

「啊！太晚了！太晚了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我們的命絕不能那麼輕易就丟了！」

「我就是被妙光庵的那位冒牌武士所殺，完了！我已經支持不下去了！」

「什麼！你是被那個冒牌武士所殺，他爲什麼要殺你？」大手剛造瞪大眼睛，驚愕地叱著。

「他說他要替阿浪報仇！阿浪！阿浪！唔……唔……我現在好像聽到阿浪的笑聲，你聽！你聽！阿浪在笑了！你聽到沒有？」

「阿浪？她是誰呀？」

「嗚……嗚……阿浪！我對不起妳！」

小田原竟抱頭痛哭。

「她究竟是誰嘛？」

「她是一個純潔的少女，我……我竟然爲了私心，爲了讓她替我工作，和她發生關係，奪去了她的貞操，現在又把她拋棄了，我實在太卑鄙了，我眞的好慚愧！啊！你聽！阿浪；阿浪又再叫了！」

小田原彷如椎心泣血般抱頭嚎哭。

「嗯！好傢伙！就像我騙了次賀野君一樣！」

「唉！那冒牌武士既然要爲阿浪報仇，我只有成全他，誰叫我要對不起阿浪呢？」

太田原唇色呈白，身體不停地抽搐著，其內心之哀痛，無可言矣！

忽然——

一個黑影緩緩逼向大手剛造——

大手剛造猛然警覺，閃躲了這一擊，旋卽以捷若電光的刀法，執起大刀貼地畫了一個弧形，

直向黑影腹部揮去，只見刀光一閃，呼的一聲——

黑影迅卽倒下——

東方天空

忠治郎縱身一躍，急急竄進東海寺右側一片亂墳中，驚魂未定地吁了一口氣——

望著血跡斑斑，令人心驚肉跳的長刀，忠治郎迅急以墓前插花用的石筒中的水將之洗淨，並豎耳傾聽遠遠傳來的嘈雜聲……。

寬永十五年，澤安和尙奉幕府之命，在江戶建造了一座臨濟宗大德寺派的禪寺——東海寺。這座古刹佔地約四萬八千坪。其間古塔林立，嵐霧裊繞，松、竹、楓遍佈，堪稱一幅絕佳的山水畫。幽咽泉流，乍明乍細，與遠處斷斷續續傳來的人聲相和，恍若凡間仙境。

忠治郎斜倚着一方墓碑，靜靜注視著手中長刀，凝神長思——

刀鋒隱泛青白，天色將曙。寺外圍著大羣官差，忠治郎雖不願再添殺孽，但黎明轉眼即至，究竟如何是好？

突然——

忠治郎聽到有人拖著重物走近墓地的聲音。他立即警覺地翻身躍起，握緊手中長刀，凝足目力觀察四方動靜，但是，看不出任何異樣，那突來的聲響也倏然靜止，四週呈現一陣死寂——

不久，聲響復起，這回還夾雜女人低低的哀泣。那聲音模糊不清，似乎是口中塞滿東西，硬擠出來的。

「誰？」

忠治郎揚聲喝問，隨手將汗濕的長刀收入劍鞘，扶著林立的墓碑，朝發聲處緩步躡去。此際——天色雖暗，仍可約略辨出枝葉繁茂的林木。在一株蒼勁的老松下，一團萎縮的黑影閃入忠治郎眼際，他立即警覺地佇足不前，屏息偵查四周——半晌過後，毫無動靜，才小心翼翼地趨近黑影。

「喂！妳怎麼啦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忠治郎所料不差，果然是一名口中塞滿布條的中年婦人被綁在樹幹上。他自言自語：

「好狠的手法！到底是爲了什麼事？」

忠治郎搖了搖頭，馬上伸手取出她口中的布條，接着想替她鬆綁。但是，繩結打得死緊，顯見手法老到，他乾脆「喀嚓」一聲，拔刀切斷繩紮。

「誰把妳綁在這兒的？」

「……」

中年婦人一聲不響，轉身就走。

「慢著——」

忠治郎急探手抓住她的衣袖。

「別怕！我不會傷害妳的。」

女子一甩衣袖，抽身想走。突然——

黑暗中傳來一聲暴喝，恍若晴天霹靂——

「喂！這婆娘是府中光子小姐的繼母，名叫阿次。」

「什麽人？」

忠治郎迅速將阿次順勢一帶拖近身旁，循聲望去——原來端坐在樹上的一條人影正是晃圓，雙脚倘悠閑地搖晃著。

「嘿！這就叫不是寃家不聚頭。」

晃圓毫無下來的意思，接著說：

「我在混亂中逮住她，本來想交給大哥，但遍尋不着你的蹤跡，所以把她拖來這兒。看看天快亮了，我又急又累，只好暫時把她綁住，自己到樹上休息休息。」

忠治郎聽了，不覺會心一笑。

「謝謝你！」

「大哥！你想怎麽處置她？」

忠治郎一語不發地伸手扳緊阿次的肩膀，驀然飛起一脚——

「啊——」

阿次受到重擊，軟軟地倒了下去。晃圓聽到慘呼，急忙出聲制止。

「哎！哎！別魯莽！萬一閉了氣怎麽辦？」

「喂！禿驢！你下來吧！」

「下來是可以，不過這位置實在太好，你就讓我靜靜欣賞這幕精彩好戲吧！」

墓地依然昏暗，四野依然靜寂。

忠治郎雙目蘊煞怒火中燒，一把將倒地的阿次拖近，抬脚踩在她身上。

「喂！我問妳，妳把阿光賣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唉喲！痛啊！忠治郎大爺，求求你饒了我吧！」

「呸！就憑妳這賤女人！殺了妳，我忠治郎還嫌汚穢呢！快說實話！」

「救命啊——救命啊——」

「救命啊——救命啊——」

「妳究竟把光子賣到那裏去了？快說！」

忠治郎氣息咻咻地咬緊了牙根——

「賤女人！妳到底講不講？」

「——」

「我保證不殺妳，只要妳說出阿光的去處！」

「──」

「死婆娘──」

忠治郎倏然加重脚勁。阿次連聲哀啼告饒。忠治郎朝她臉上啐了一口，吼道：

「妳還不講？」

晃圓在樹上看得有趣，忍不住失笑出聲。

「大哥！欲速則不達，軟硬兼施才是好辦法。」

「少囉嗦！」

忠治郎吼完，又繼續逼問阿次。

「不知道！我眞的不知道嘛！」

「什麽？妳不知道？」

「是啊！自從藤吉把她賞賜給定市，我就不知她的去向了。」

「胡說！」

「是眞的嘛！我絕不敢撒謊，請你饒了我吧！」

「再嘴硬我就宰了妳。」

「眞不曉得嘛！你叫我從何說起呢？何況光子是我女兒，我疼她都還來不及呢，你又憑什麽這樣刑問我？」

忠治郎一楞，脚下不由鬆了勁，阿次趁機略事喘息。

晃圓見忠治郎中計，趕緊出聲解圍。

「呵！想不到這婆娘還眞有一套。妳說猜不透忠治郎大哥爲什麽那麽關心阿光，是嗎？大哥臉皮子薄，不好意思開口。假如妳一定要知道，就讓我來告訴妳吧！」

說罷，十分輕捷地自樹上騰躍而下。忠治郎一言不發地放鬆了阿次，但阿次已經嚇呆了，僵直地臥在地上，連爬起來都忘記了。

「喂！老太婆！老實告訴妳吧……」

晃圓慢慢地蹲在阿次面前說：

「忠治郎大哥和光子小姐是山盟海誓的愛侶。光子小姐慧眼識英雄，她知道忠治郎大哥終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，所以替他梳髮、洗衣……服侍得無微不至。忠治郎大哥是個血性的男兒，他心中也流淌著熱情，雖然覺得對不起萬太郎，但光子小姐的濃情更難辜負，因此──兩人就很自然地結合了。妳年輕的時候，想必也曾有過這種經驗吧？妳應該很清楚，熱戀中的情侶很不容易拆離，因爲他們的心已經緊緊密合在一起了。這一年來，忠治郎大哥爲了尋找光子小姐，歷盡千辛萬苦，光子小姐也一定深深思念著忠治郎大哥。如果妳眞心疼愛女兒的話，那麽──就請妳把實情告訴我們吧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拜託妳，好不好？」

半個時辰之後，晃圓精疲力竭地靠在墓碑上喘息，臉上很明顯的掛著失望的表情。

「……」

「這死老太婆簡直太頑固了！再這樣下去，天就要亮了——」

晃圓的心雖然急得要跳出來，臉上仍然强作微笑。

突然——

原本呆立一旁的忠治郎竟「噗」的一聲屈膝跪下。晃圓大吃一驚，趨前兩步想扶他，忠治郎揮揮手制止，示意晃圓不要多說。

「我——上州國定村的忠治郎跪下來求妳了。我願意一輩子做牛做馬報答妳的恩情，只要妳告訴我光子小姐的下落。」

林中雖然黝黯，晃圓仍可由忠治郎哀傷的聲調中，看見他臉上縱橫的淚水。男兒有淚不輕彈，晃圓的心不覺隨之收緊，湧起陣陣酸楚。

「不知道的事情，你叫我從何說起？」

「假如妳認為我殺死藤吉這件事做錯了，我願意自斷一指以謝罪，只要妳說出實情。」

「哼！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可管不着。你打我也好，求我也好，我既然說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」

阿次見忠治郎態度軟化，語氣立刻轉趨强硬，這種女人真是心如蛇蝎。

「我這樣做，無非是想表明我的心迹。我希望早日和光子小姐完婚，兩人一起到萬太郎的墓前謝罪。不願被光子小姐視為玩弄感情的薄倖郎，求求妳成全我們吧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雖然是個亡命之徒，對光子小姐却情真意摯，除非她找到幸福歸宿，我絕不會丟下她不管的。妳既然承認她是妳的女兒，就請妳為她的幸福設想吧！」

忠治郎的聲調已哽。晃圓忍不住跑到忠治郎的身邊，陪著他一起哀求阿次。阿次却得理不讓人的把頭一甩——兩人同聲苦求了半天，阿次仍然不吭不響，無動於衷。

「大哥！我看沒有指望了——」

晃圓一把拉起忠治郎，憤憤地說：

「這婆娘好像真的不知道。」

「嗯——」

忠治郎有氣無力的哼了一聲，緩緩站直身子。

「喂！老太婆！我剛剛對妳太客氣了，現在最後再問妳一次，光子小姐究竟在那裏？」

「你實在太囉嗦了，我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」

「妳敢撒謊？小心我要妳的命！」

晃圓怒視著阿次，做勢地揮了揮手。

「……」

「唉！折騰了半天，還是一無所得……」

晃圓話音未落，突然發覺忠治郎踪影已杳，他急忙丟下阿次，轉身舉步追去。

「嗨！老大，等我一下！」

晃圓往前趕上五、六步，突然又想起什麽似的回過頭來。阿次依然坐在原地，呆呆地瞪視著他。

「喂！老太婆！今天晚上通風報信的是不是妳？」

「咦——」

「算了吧！妳的鬼把戲瞞得了別人，可瞞不了我晃圓。」

阿次一聽臉色大變，迅速從地上爬起，轉身欲逃。

「該死的東西——」

晃圓倏然探手抽刀，却因剛才沾滿太田原血跡的刃鋒已乾，緊緊黏住刀鞘，一時竟拔不出來，晃圓在盛怒之下，連刀帶鞘迅速砍向阿次的肩膀——

「啊——」

阿次慘呼一聲，一手護肩，拼命往前逃跑。

「我不會放過妳的——」

晃圓舉起大刀，用力擊向墓碑——刀鞘一破，現出寒光閃閃的刀刃。他高舉大刀，邁開大步，追趕在亂坟中急若喪家之犬的阿次。

「算了吧！別再追了！」

已離開的忠治郎，不知何時又回到松樹下，他的情緒似已恢復平靜，聲音也低沈而有力。

「不！我絕不能放過她，這種人不除，世上還不知有多少人會遇害。」

忠治郎搖搖頭，露出苦笑。

東方的天空上不知何時已現出魚肚白。雲層也若魚鱗般片片開展。五彩炫麗的朝陽不久將爲大地帶來光明，一如忠治郎心中盈滿的新希望。

驀然——

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長空的靜寂，也驚醒忠治郎的凝思。

「通姦、殺夫、賣女爲娼的女夜叉，且讓晃圓大師送妳進鬼門關吧——」

晃圓憤怒的吼聲夾著阿次倒地掙扎的聲音傳進忠治郎耳中。忠治郎聳聳肩，若無其事地步出墓地。不久，晃圓也氣喘吁吁地趕了上來，刀刃上，一片怵目驚心的鮮紅——

疏落有致的松林間，騰散著團團霧氣，在晨曦的輝映下，幻化出五彩的光色。遠寺的晨鐘也於此刻響起，透過薄霧、林間，深山，洪亮而悠遠的迴盪不已——

「把她解決了？」

「是啊！連品川的一起算上，我今天已經幹掉兩個人了。」

「兩個人？」

「嗯！上次在妙光庵欺騙阿浪的無賴太田原，被我狠狠捅了一刀，大概也差不多了。」

忠治郎露出愉快的笑容，伸手拍了拍晃圓的肩膀。

「阿次這老太婆還有人替她收屍，眞是前生積下的功德。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
忠治郎好像沒有聽到晃圓戲謔的話似的，抬頭望望天際，說道：

「天亮了！」

晃圓也不自覺地望望附近如畫的景色。

「現在往那兒走呢？」

「我看——只好碰碰運氣了！咱們穿過御殿山，往北方走吧！」

忠治郎低頭沈思，未置可否。

「據說御殿山的晨景最迷人，現在櫻花雖落，綠葉依然賞心悅目，咱們乾脆就裝做遊山玩水的樣子，繞過高輪台、二本榎，看看能不能甩掉身後釘梢的人吧！」

忠治郎考慮了一會兒，才下定決心：

「好吧！就這麼辦！」

兩人一商量妥當，立卽將昨天驚險的遭遇一股腦地拋到九霄雲外去了，然後朝北方動身。剛走到墓地邊緣，兩人突然不約而同的停下腳步，對視一眼，迅卽隱入樹後。

墓地的對面是一叢茂密的竹林，濃蔭遮住艷陽，形成一處陰涼的洞天。一股山泉汩汩湧出，自竹林下蜿蜒而去；濃蔭下的一段，清澈見底，細細的波紋歷歷可數，暴露陽光下的一段，則躍動無數絢麗的金光，宛若閃耀的金鍊般眩目。

此刻——令二人感到驚訝的是蹲在泉邊，攪碎一泓金光的男人。

「啊——是個武士！」

晃圓脫口而出，忠治郎聞言定睛一瞧。

「頭兒！這不是昨天在品川引起騷動的傢伙嗎？」

「嗯！不錯！這傢伙的確是大手剛造。」

「大手？我只知道昨晚官差追捕的是個武士，沒聽說是誰，原來是大手剛造。他不是被押解護送的嗎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我曾在妙光庵和他碰過頭，卻不知道他是大手剛造，這樣看來準是他沒錯！」

大手剛造的手上似乎受了一點傷，右頰有一道深深的創口，他輕輕用手掌捧水洗滌傷口。身邊的長刀沾滿血跡，由於時間太久，已略呈紫黑。頭髮散亂，衣服也破損不堪。

「頭兒！我有一點奇怪，大手爲什麽會和太田原一道遭官差追趕呢？」

「這有什麽好奇怪的……」

「啊——」

晃圓突然若有所悟地打斷忠治郎的話頭：

「這傢伙不是那天在妙光庵和我並肩交談的人嗎？原來他就是大手剛造！」

清冷的晨風吹醒大地。大手剛造洗淨傷處，又拭去刀上沾染的血跡，隨即坐在地上。他舉起雙手，朝空中伸伸懶腰，發洩似的吁了一口長氣。然後，抬起手按摩着自己的肩膀，露出無限舒暢的表情。突然，他像想起什麽得意事似的，輕輕笑出聲。

忠治郎和晃圓很小心的繞出墓場，兩人仍緊緊地盯著大手剛造的舉動。晃圓扯扯忠治郎的衣袖，說道：

「頭兒！我們敵友未明，和他打招呼，可能會惹來麻煩。」

「不過，像他這麽隨和的武士實在難得，我初見他就覺得好投緣……」

東海寺的鐘聲又再度響起，洪亮的餘音直盪向遠處，蓋過枝頭鳥兒清脆的鳴聲。

初臨之雁

柳樹的綠葉，隱隱泛著秋天的氣息。

江戶連日晴空萬里，無雲的天際，終日但聞雁羣來訪的寒暄聲，爲城中帶來洋溢的活力。

在穀倉的小巷中，田中彥太郎很難得地待在家中淺酌。他依然住在老地方，但光景已大不相同。房裏已修飭齊整，新添的家俱使原本寒傖的室內頓顯充實，架上也吊滿了換穿的衣物。田中彥太郎臉上的鬍子已剃得乾乾淨淨，態度也悠閑自得，與以前判若兩人。在東邊的角落上，他的兒子正擁被熟睡，小臉上露出甜甜的微笑。

另一個角落上，臉色紅潤的田中夫人正與阿浪喁喁低語。

田中彥太郎望了望面帶憂慮的阿浪，說道：

「妳別瞎操心吧！他們兩個人的感情比親兄弟還好，雖然有時候難免吵吵架，但是一吵完，馬上和好如初，這種事我已經習以爲常，見怪不怪了，妳大可不必操心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阿浪欲言又止，最後，鼓足了勇氣，繼續說道：

「淺次最近常常唉聲嘆氣，使我覺得自己是促使他們感情產生磨擦的罪魁禍首。有時候，我眞想走掉算了，却怕他們傷心；不走嘛，處境又尶尬，我眞的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。」

阿浪說到傷心處，止不住眼眶一紅，淚水撲簌簌往下掉。

「哎——妳別哭嘛！」

田中彥太郎急得亂揮手：

「淺次曾對我說過，希望妳一直住下去，如果妳眞的離開，他們兩人都會很失望的。我看——這樣吧！這件事由我來替你們解決，妳只管負責照顧這兩個光棍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過我覺得很奇怪……」

田中彥太郎聽到妻子這麼講，急忙出聲打斷她：

「有什麼好奇怪的？不懂的事就別亂講！」

阿浪垂首默思半响，才抬起頭問道：

「現在是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嗯！大概快到亥時了。」

「哦！兩個人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！」

阿浪痴望門外，喃喃自語。過了一會兒，才回過神來，無限幽怨地說道：

「我剛到的時候，他們最遲在酉時一定會回來一趟，如果有事情再出去。最近，他們都故意拖到好晚才回家，尤其淺次更是經常徹夜不歸，叫我……」

田中彥太郎故意哈哈大笑，想緩和一下阿浪的情緒。

「淺次這傢伙！感情眞是太脆弱了！」

經田中夫婦一番勸解、鼓勵，阿浪的情緒終於恢復平靜，心中重新燃起希望。當她的木屐聲逐漸消失，田中的妻子立即坐在他丈夫旁邊替他斟酒，一面說道：

「到底怎麼回事嘛？看阿浪自怨自艾的模樣，叫人覺得怪可憐的。」

田中彥太郎喝了一口酒，說道：

「是啊！阿浪這女孩也太率直、太純情了！如果她稍稍壞一點，痛苦就不會這麼深了。」

「難道就一直看着她痛苦下去？你倒是說說看怎麼辦啊？」

「像妳這種身世淸白，聽父母之命完成終身大事的女人，絕對無法了解他們之間複雜的感情。不過，談起料理家務，妳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哦！」

田中彥太郎涎著臉湊近他妻子。

「你少不要臉！」

田中彥太郎的妻子對丈夫哼了一聲，臉上却止不住漾起笑意。

「不過——說眞的，去年冬天那一段日子可眞難捱，我差一點沒帶着餓壞的孩子自盡哪！」

「我還不是一樣，心情壞透了！那陣子我經常找人打架，有一次甚至被人從千住大橋丟進冰冷的河裏呢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「好在難關已渡，我對目前的生活感到十分滿意了。」

「是啊！這種生活簡直比當官還愜意，我眞想一輩子當小長頭兒的保鑣算了。」

「可是阿浪她——哎！怪可憐地！」

「嗯！淺次和文藏都對阿浪有意思，據我的觀察，文藏迷戀的程度較淺次要深一些，可是，問題是阿浪不愛他，而喜歡淺次，他們兩人也知道這種微妙的關係，所以故意不回家。阿浪夾在中間，進退兩難，當然最苦惱了。」

田中彥太郎呷了一口酒，皺著眉頭繼續說道：

「依我看，淺次的確比文藏好。不過，文藏雖然脾氣暴躁一點，却仍不失爲純眞、坦率的好青年……哎！要是他們兩個人的感情不是那麽親密，事情就好辦多了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阿浪驚慌的尖叫聲倏然傳至，田中夫婦迅即自座上彈起，飛一般衝向門外——

燈光自洞開的大門直射巷道，有一個身材肖似淺次的人倒臥門口，阿浪雙手掩臉，尖聲呼喊田中夫婦。

「發生什麽事了？」

田中疾趨而至，他的妻子緊跟在後。鄰居一聽到叫聲，都紛紛打開門窗，伸出頭來問長問短，好像很關心似的。倒臥的淺次雙眼緊閉，有氣無力地說道：「我沒事！只是有點頭暈罷了，多謝大家的關心。」

話一講完，立刻緊閉雙唇，似乎痛苦萬分。

「喂，淺次！振作一點！你是不是和人家打架了？」

田中定下心神，迅速蹲下查看淺次身上有無傷痕。手背無意間碰到淺次的額頭——

「哎呀！好燙！」

田中嚇了一跳，趕緊回頭吩咐阿浪：

「妳快去舖好被褥，叫人請醫生來。」

阿浪正六神無主，聞言立即轉身飛奔而去。

「哎！怎麽搞的，發生這種事！喂！淺次！振作一點！」

淺次神智似已昏迷，嘴唇翕動着，却發不出聲音。田中夫婦一前一後，將淺次抬進屋裏。右鄰的胖女人跟在後面說道：

「剛剛阿浪的叫聲可眞駭人呀！嚇我一大跳！待會兒要是有事的話，我很樂意幫忙，現在我那死鬼不知野到那裏去了，幾個小傢伙不能沒有人照顧，所以一時還走不開……」

「謝謝妳的好意！我今天正好休假，可以幫阿浪的忙，如果有事再麻煩妳好了！」

淺次尙昏迷不醒，呼吸急促從眉毛至眼眶一帶，呈可怕的蒼白色，臉頰却像抹了胭脂一樣，透著紅暈。阿浪坐在枕邊，不斷將冷毛巾敷在他額上，眼中的淚水盈盈欲墜。田中夫婦也靜靜陪立床畔。

遠處悠悠傳來報時的鐘聲，餘音廻盪，聽在傷心人耳中，更覺淒絕。初秋的深夜略透寒意，

油燈發出絲絲的燒裂聲，偶爾被窗縫中吹進的微風搖得一明一滅，燈影幢幢，更添屋內淒涼的氣氛。

「咳！這麼晚了！」

田中有意打破沈寂。阿浪默不做聲，只是楞楞地望著他。

「剛剛大夫說淺次是疲勞過度加上風寒，熱度雖高，但情況還不太嚴重。可是——淺次全身滾燙，眞由不得人不擔心！我看——那大夫似乎靠不住。」

田中訕訕地說著，阿浪仍然不答腔，屋裏的氣氛迅速沈寂了下來，窗外遠遠傳來嬰兒的夜泣聲……

「看樣子，文藏今晚大概不會回來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阿浪終於忍不住「嚶」地一聲哭了出來，淚水像黃河決堤般潸潸掉落。田中一時慌了手脚，煩躁地來回走了幾趟，最後，只好强裝笑容安慰她：

「哎！別哭嘛！這有什麼了不得的！文藏不回來，有我在呢！」

「我……都是我害了他們！」

「哎！妳也別自責了！這件事與妳完全無關。等天一亮，我立刻去找頭兒，拜托他找個好大夫來，他向來很講義氣，一定會盡力幫忙的。」

接着，田中略略降低聲調說道：

「可是，我不知道淺次他們頭兒到底在什麼地方？萬一發生臨時事故，無從聯絡，這……對了，阿浪！妳有沒有聽淺次提起過他們頭兒的名字？」

「他們兩人一向都很謹愼，緘口不提那邊的事，所以我無從得知，不過，前幾天我在無意間聽到文藏說，他們頭兒已經離開江戶了。」

田中聞言，不覺心中一動。他記起上次品川的事告一段落後，曾對文藏和淺次提起身材矮胖，胸毛厚密的板割治平，當時兩人的表情倏然轉變，雖然他們極力否認，田中彥太郎依然懷疑他們之間有牽連……

突然——

「大哥……文藏大哥！我……」

榻上的淺次驀然睜開雙眼，發出微弱的呼聲，聲音斷斷續續，至後半已模糊不清。他的眼珠受高熱影響，略呈混濁，在燈光反射下，發出嚇人的紅光。阿浪見狀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田中雙眉深鎖，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淺次的動靜，問道：

「他剛剛說文藏怎麼來着？」

阿浪將毛巾浸在冷水中，半擰乾覆在淺次額上。她想了一下，回答說：

「我也沒有聽淸楚。」

床榻上，淺次的呼吸依然急促而不規則。屋裏的人都全神貫注凝視著他。過了一會兒，他突然將雙手抽出被窩，在空中舞動著，像即將溺斃的人求救般，口中發出喃喃的囈語。

「大哥！文藏大哥！我怎麽會奪你所愛？我是誠心促成你和阿浪……」

阿浪聞言，又急又氣，滿臉脹得通紅，一雙美目再度盈滿汪汪的淚水。

「我每天故意晚回家，就是爲了讓你和阿浪多接近啊！你不但不了解我的苦心，還生氣地罵我，說我一有了錢，就流連花天酒地，你可知道，我聽了心裏有多難過！你一向待我親如手足，怎麽會……哦！我相信你絕不是有意的……」

淺次的淚水自緊閉的眼角汩汩湧出，濡濕了枕頭，也擊痛了阿浪脆弱的心靈。他似乎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所支配，自急促的呼吸間，緩緩吐出串串心語。

「連日來，我覺得遍身疼痛，胸中火熱，內臟像要被熔化一般……我幾乎支撐不住了，我多想回家啊！可是……哦！大哥……」

淺次的語聲漸趨模糊，枕畔淚漬縱橫，但深鎖的眉已逐漸舒展，呼吸也變得較和緩而均勻……田中紅着眼眶呆立著。阿浪輕舒柔荑，將淺次攤開的手臂蓋好，心裏反覆呼喚着：文藏怎麽還不回來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在品川發生的大事，對忠治郎毫無影響，他和晃圓仍然像往常一樣住在湯島。不過，最近兩

人的裝束略有不同。以往他們的江湖無賴打扮，顯得很邋遢；自從做純粹賭客裝束後，就整齊多了。原本牛山濯濯的晃圓也開始蓄髮，頭髮一梳起來，滑氣盡斂，顯得成熟而穩重。

這一天夜半，文藏悄悄來到他們的住處。

「嗨，文藏！你怎搞的？竟然爲了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女孩，弄擰兄弟間的感情，簡直太不像話了！我告訴你吧！女人這玩意兒只能偶爾拿來玩玩，可不能太認眞呀！」

晃圓猛一溜忠治郎繃緊的臉，趕緊伸伸舌頭，改口說道：

「不過——頭兒的情況當然是例外囉——」

原來一天到晚「大哥長大哥短」的晃圓，最近突然改口稱忠治郎爲頭兒。他見風轉舵的話一出口，文藏立即面帶慚色地垂首不語。

「頭兒急著找光子小姐，是爲了顧及人情、義理；而你們兩人却是把所愛的女人擺在中間，彼此妒嫉，怒目相視，眞是太不像話了！不過——話又說回來，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嘛……」

晃圓哈哈大笑，瞄了兩人一眼，又兀自說道：

「阿浪雖然是菜販的女兒，但畢竟曾在武士家中做過事，識大體，氣質好，臉蛋又長得美，而且有過閨房的經驗，難怪男人着迷。如果我再年輕幾歲，也許會和你們搶一搶也說不定…」

在旁邊聽著的人，依然靜寂無聲——

「我當初把阿浪交給你們的時候，犯了一個大錯誤——把柴魚留給貓看管。不過，爭端既然

由我而起，我當然會想辦法加以解決的。」

文藏依然一聲不吭，忠治郎默默地盯著他。昇圓看看僵局無法打破，只好訕訕地說道：

「哎！算了！今晚夜已經深了，有事等天亮後再說吧！」

文藏如釋重負般吁了一口氣，點點頭，站起身來往床榻走去——忠治郎倏然出聲叫住他——

「這一次我交付給淺次的任務相當艱鉅，他的成敗與我息息相關，你千萬別忘了！」

忠治郎目射寒光，語氣嚴厲而堅定，文藏心頭一凜，不覺低下頭來——

「從辰時至酉時，絕不能出任何差錯！不必等到明天，你現在立刻去帶淺次來，我有話要和你們兩人談一談。」

文藏聞言，不敢怠慢，立即轉身欲去——坐在一旁的晃圓深覺過意不去，站起身來對忠治郎說道：

「三更半夜叫他一個人回深川，會不會太……」

忠治郎一言不發，轉身走向床榻——文藏的身形迅速消失於漆黑夜幕中……

初秋的深夜，涼意襲人。文藏伸手拉拉頭巾，縮著身子，無精打采地緩步踱過馬喰町……

街上，寂靜而森冷，只有諸侯府宅與崗哨的燈光發射出略顯黯淡的光芒，照在長長的街道上，更顯得淒涼無涯……

「我錯了！」

踽踽獨行的文藏經過一番冷靜思考，不覺潸然落淚。忠治郎嚴肅的注視，淺次憔悴的面孔與阿浪含淚的眼神，宛若走馬燈一般，在他腦際交錯閃現。

「我眞是太傻了，竟爲了一點小事和淺次鬧翻臉，而且給頭兒惹來不少麻煩，我眞是太不應該了！」

文藏一面自責，一面想起自己欲將阿浪據爲己有，同時又想讓給淺次的矛盾心理，心中更覺羞赧——

遠處偶爾傳來一兩聲犬吠，在靜靜的長夜裏，聽來格外清楚——

文藏回憶起國定村神社前，忠治郎挺立寒冽的風雪中，對弟兄們的諄諄告誡。

「我們今天在此，矢誓團結，生死與共，絕不因任何艱難險阻而退避，解體……」

想到這兒，文藏不禁油然而生思鄉之情——那巍巍的赤城山呵，葱籠的林木可依舊……

「哎喲——」

正陷在沉思中的文藏猛然撞及一樣東西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神智立即恢復。定睛一瞧——原來他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一家棉布店的屋簷下，撞及一個未收進去的攤子——文藏順勢坐在攤子上歇歇脚。

此時——

馬路對面突然出現兩個燈籠，顫巍巍地朝文藏的方向疾移。「這時候要是遭官差盤查可就麻

煩了！」文藏腦際電轉，迅即伏身鑽進攤子底下，偷覷來者。

來人是個武士，着草鞋，打綁帶，胸前掛著一頂斗笠。他身旁緊隨著兩名手提燈籠的捕快。三個人行色匆匆，疾趨而過。

「嗯！原來是出差的捕快！我還以爲吃公糧的人，都是一些飽食終日的酒囊飯袋呢！」

前面三個人堪堪右轉，文藏立即自攤子下伸出頭來。突然——一陣吵雜聲傳來，但見一大羣人手提燈籠，像追趕脫兎的獵狗一般呼嘯而過——

「啊——是捕快！」

文藏迅速把頭縮回，藏妥身子，心中暗呼好險。緊跟着，又有數批人馬若旋風疾馳而去。文藏靜靜蹲伏著，觀察眼前的動靜，絲毫不敢動彈——

不知道過了多久——

捕快三三兩兩地循原路走回，彼此議論紛紛——

「可惜啊！又讓他逃掉了！」

「不會看錯人吧？」

「裁縫師仙公說他看得很淸楚，應該不會錯的！上次在品川不也是他發現大手的嗎？」

「不過——江戶目前戒備森嚴，大手剛造即使膽子再大，諒他也不敢前來送死吧？」

「哎！你知道什麽？這傢伙的膽子可大得很哪！別說江戶，就是天羅地網他也敢闖；你只要

看他明目張膽帶着手下招搖過市，就知道他囂張到什麽程度了！」

「喂！他的同黨到底有多少人啊？」

「不清楚！這班人的確相當棘手！」

這羣捕快繼續在馬喰町附近搜尋了一陣，然而——大手剛造和他的同黨却像突然從大地上消失了一般，蹤影渺茫。

大手剛造逃逸無蹤，倒楣的却是文藏。他在攤子下躲了大半夜，一直等到黎明，官差全走後才敢站起來。由於蹲伏的時間過長，血行不暢，以致雙脚痳痺，久久才復原，身上的骨頭已隱隱作疼……

「大手剛造這傢伙好像和我們特別有緣似的，在妙光庵，品川……到處都碰到他！」

文藏一邊趕路，一面自言自語。

回到穀倉巷道時，附近的居民都已經開始準備早飯。陣陣誘人的飯香，夾雜著小孩的哭聲、笑聲以及潑婦叫罵聲，顯得熱鬧非凡。文藏面帶微笑，像回到久別的故鄉一般，感到無限親切與溫暖。突然——一名女人雙手交抱胸前，自田中彥太郎的家中躲躲藏藏地閃過。文藏認出她就是賣身醫父，經常到田中家討米的孝女，爲了避免她難堪，文藏故意低下頭，裝作沒有看見似的逕自往家中走去——

走到門口時，文藏突然像觸電一般，停住脚步——從緊閉的大門裏，傳出阿浪的哭叫聲和田

中彥太郎的勸解聲。

「求求你不要這樣好不好？」

「我和阿浪不眠不休地照顧你一夜，爲的是什麼？你別再作踐自己了吧！」

文藏有一股想打開大門的衝動，但手堪堪伸出，又像想起什麼似的，迅速縮回。

「對不起！可是我的任務實在太重要了，一點也躭擱不得啊！」

淺次的聲音傳了出來，虛弱、無奈，而且夾雜著哭音。

「可是你現在身體這麼虛弱，甚至連走路都有困難，怎麼出去辦事啊？」

「我還挺得住，男子漢大丈夫絕不能被這一點小病擊倒，我要起來！我一定要站起來——」

屋裏傳來淺次掙扎欲出，碰倒桌椅的聲音，阿浪的哭叫也轉趨尖銳……文藏忍不住一把拉開大門——披頭散髮，形容憔悴的淺次一瞥見文藏，大喊一聲，用力甩脫田中與阿浪的扶持，跌跌撞撞前衝數步，一把抱住文藏，臉上熱淚縱橫——

「怎麼啦？淺次！」

文藏注視著淺次深陷的目眶，與慘白的臉色，心中不禁一酸。他小心翼翼地扶起淺次，朝田中說道：

「淺次身上好燙！請大夫看過了嗎？」

田中光著脚丫跑過來幫文藏將淺次抱上床榻，一面答道：

「有啊！昨晚叫宗庵大夫來看過了！」

「那就好！」

文藏向田中鞠躬致謝後，轉身替淺次蓋好被，以一種呵護地口脗說道：

「淺次！好好兒地睡吧！我會替你完成任務的。」

「我一定要親自完成。」

「傻瓜！我又不是外人，代你做事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別囉嗦！快睡吧！有話等我回來再說。」

文藏突然想忠治郎曾再三强調這次任務的重要，他向阿浪吩咐數句後，就轉身匆匆離去。田中和阿浪不明白他爲什麼這麼急迫，只好眼巴巴地目送他消逝門外——

熊鷹

當天，文藏始終沒有回來。阿浪和田中也一直不眠不休地守護著淺次。傍晚，淺次高燒漸退，沉沉睡去，宗庵大夫斷定情況良好，阿浪和田中才鬆了一口氣。

「文藏幹嘛還不回來？」

阿浪心有所慮，不覺脫口而出，驚醒了倚在牆邊打盹的田中，他立即張開眼，將食指比在唇上，做個制止的姿勢。

「噓！小聲點！」

田中朝淺次望望，將身體移近阿浪，低聲說道：

「我看文藏今晚八成不會回來了，妳還是先去休息一下吧！淺次由我來照顧，等天一亮，我到小長頭兒那裏告個假，再回家睡個痛快，否則，我們兩個都會累壞的。」

「哦——不，我還能支持，還是請你回家休息吧！」

「我怎麼能丟下妳一個人不管？別躭心，我會好好兒照顧他的。」

阿浪張口想說什麼，突然——「咯咯」的敲門聲傳來，在寂靜的夜晚，顯格外響亮而突兀。

「請問三木文藏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」

阿浪疾趨至門口，邊開大門問道：

「是啊！請問那位找他？」

門開處，武士打扮的晃圓正含笑而立。

「啊——你是……」

阿浪一時目瞪口呆地望著晃圓。

「嗨！久違了！現在認不出我這冒牌武士了吧？」

阿浪認出是晃圓，才放下心來，立刻請他進屋，一邊說道：

「淺次他……」

「嗯！是病倒了吧？我剛剛在門外似乎聽到你們在談……」

「是啊……」

「文藏什麼時候離開的？」

晃圓打斷阿浪的話問道。這個時候，田中已站起來，走近兩人，問道：

「阿浪，這位是……」

「哦！對不起！我忘了自我介紹。敝人叫晃圓，和文藏、淺次及阿浪小姐是患難與共的好朋友。」

晃圓很有禮貌地深深一鞠躬。

「哦！原來如此！我是……」

田中也想自我介紹，但被晃圓打斷。
「哎！請不要太拘束，我一向最討厭客套。小長頭目和田中兄的大名早就如雷貫耳，以後還請多多的照顧。」
田中被晃圓夾七夾八的一席話塞住口，只好靜靜待在一旁，心中兀自納悶著。晃圓走近床畔，將雙刀撇在一旁，坐下來仔細端詳淺次。
「唉！可憐！才幾天不見，就憔悴得這個樣子。」田中和阿浪想說話，却被晃圓制止了。
「今晚——最遲明天中午以前，我一定會把文藏找回來。」
兩人還不及回答，晃圓又自顧自說道：
「我看病人大概不要緊了，要是能把心病醫好的話。田中兄，淺次還要麻煩你多費心啊！我這就去找文藏。」
晃圓走到大門口，突然停住脚，回過頭來笑著對阿浪說道：
「阿浪！妳要好自爲之啊！」
說完，又作了個揖，迅速離去。他從闖進來，到匆匆離去，都只管自說自話，根本沒有給田中和阿浪開口的機會。田中對晃圓的態度，覺得相當驚異，阿浪則因深知其人，絲毫不以爲意。她只是衷心盼望晃圓快點找回文藏。
一個時辰之後，晃圓已身處傳馬町大牢，陪著獄卒把酒暢談。

「送囚犯到外島的船開了嗎？」
「是啊！今天早上就開船了，不過，由於臨時發生一點小事，曾耽誤了好多時間。」
「嗯！怎麼突然間開船了呢？」
「這當然是有原因的。我想你大概也曾風聞大手剛造所引起的騷動吧！」
「嗯！大手剛造？這名字我好像聽過！」
獄卒悄悄伸手摸摸晃圓剛才塞給他的冷冰冰的金幣，嘴角漾起一絲笑意，他把頭湊近晃圓耳畔，低聲說道：
「事情是這樣的，大手……」

* * *

夜已深了，大地呈現一片死寂。在漆黑的穀倉巷道水井旁，阿浪默默地聽著晃圓的敍述，心裏緊張得噗噗作響。
「事情是這樣的；今天早上，文藏風聞解送犯人的船要開，他唯恐淺次的仇人也被送到外島，因此，一大早就趕往傳馬町大牢。他……嗯，妳聽說過大手剛造這名字吧？」
「嗯！」
阿浪輕輕應了一聲，一顆心緊張得像要跳出來。
「他有幾個同黨也被關在傳馬町大牢，官府深恐潛伏在江戶的大手剛造做出越軌的事，因此

，臨時決定將他的同黨送到外島。文藏這傢伙一得到風聲，立即趕去探聽淺次的仇人——間間田清太是否也在押解之列。經過打聽才知道清太只挨了二百大板就被釋放了。本來淺次已經買通獄卒，可是當獄卒想把這消息傳給他的時候，却遍尋不着他的人影……」

晃圓重重哼了一聲，似乎很不甘願地說：

「清太這傢伙眞是好狗運，他在被監禁的兩年間，想盡辦法洗脫罪名，今天早上居然這麼輕易給釋放了！」

「哦！被釋放了！」

「是啊！可把文藏給氣壞了，他曾立誓非抓住清太絕不肯罷休！從那個時候起，清太的消息杳然，文藏也下落不明。」

「那麼，文藏會去那兒呢？」

阿浪顫聲問道。

「大概還在人海茫茫的江戶市某處吧！淺次處心積慮計劃了兩年，結果不但沒有抓到仇人，甚至連文藏也失蹤了，這件事對他而言是一項沉重的打擊，妳千萬別洩露了。」

晃圓常帶微笑的臉上，此刻也滿佈陰霾。他靜靜凝視著夜幕，思索文藏的去向。

＊　＊　＊

原本湛藍的晴空，驀然飄來片片烏雲，挾帶着隆隆雷鳴，眼看傾盆大雨將至——不到一刻鐘

，又煙消雲散烈日當空。從武州桶川通往鴻巢的紅土大道上，出現了一位形容憔悴的妙齡少女，她好像在躲避什麽人追趕似的，行色匆匆，馬不停蹄地趕著路。

斜日西墜，暮色籠罩大地。遠處的鴻巢，隱隱可見萬點燈火。妙齡女子眼看無法及時趕至鴻巢，就緩下脚步，在路旁一塊大石上坐下。她稀髒的頭髮披散著，半覆住疲態畢露的臉龐；竹拐杖斜放身側，足下的草鞋，底部已將磨光，隱隱露出脚趾。大道右側有一片雜木林，沿小徑望去，約莫五十步光景，座落一間小祠堂。妙齡女子打量一下四周，立即拄起拐杖，朝祠堂走去。

「對不起！請讓我借宿一宵吧！」

女子走到門口，向祠裏的神明告個罪，就打開門走進堂裏休息了。

夜，悄悄降臨，紡織娘聲聲婉轉地唱着，唯恐旅人寂寞。突然——秋蟲的合奏倏停，代之以行人走近的躂躂聲。倦極而臥的妙齡女子驀然驚醒，她迅速翻身坐起，僵著身子，緊張地傾聽外面的動靜。脚步聲至祠堂前戛然而止，門緩緩開啓，一道高大的身影正堵在門口。女子藉著星光，看出來者是一位武士，她稍稍安下心，但是——另外一種恐懼又自她心底昇起，她的心開始像擂鼓似的噗咚直跳——她又怕心跳聲被武士聽到，因此盡量抑制呼吸——

「誰？誰在裏面？」

武士站在門口打量裏面的情形，不敢貿然進人。

「咦——好像是個女人嘛！」

「在旅途中有個伴解悶兒是最好不過的事了，請問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

妙齡女子雙手緊緊環抱胸前，不發一言。

「糟糕！要是先來的客人不准，我怎麼好意思進去呢？」

武士說著，從懷裏掏出火石。

「在這種黑漆漆的地方，連講話都不方便，還是先把燈點亮再說吧！」

接著，他又從懷中摸出蠟燭，喀嚓一聲點燃。

「啊——」

妙齡女子好像害怕被燈光照著似的，用手背擋着臉，站起身子往外跑——

「等一等！」

武士一橫身堵住出口，一面訝然說道：

「哦——原來是妳！我們好像有緣嘛，才離開江戶十里路，就和妳碰頭好幾次。我做事一向講究先來後到的次序，要是我現在佔用這祠堂，一定會遭神明責備。所以，依我看——這樣好了如果妳堅持不允許我進來，我就出去吧！對不起，打擾妳了！」

「哦——不！這樣太不好意思啦……」

妙齡女子抬頭看清武士的臉後，略帶羞赧地說道：

「你請進吧！我可以在屋簷下休息。」

「那可不行！小姐！我看——我們乾脆在祠堂中點著蠟燭聊天吧！我雖然是個居無定所的窮浪人，不過，我自信還可以當妳商量的對象，假如妳不嫌棄的話，我們不妨聊一聊……」

武士舉著蠟燭，走進祠堂，尋找適當的坐處。

「我頭一次看見妳是在蕨之宿，當時妳只吃了一盤糯米飯——喔！對不起！因爲我自己很貪吃，所以在外面經常注意人家的食物。我看妳一直到上尾似乎都沒有吃過什麼東西。」

妙齡女子螓首低垂，似乎羞赧萬分。武士端坐蠟燭前，繼續說道：

「我看妳好像心事重重！我們既然相遇，就表示有緣，妳不妨把心事說出來讓我聽聽；或許我能幫上忙也說不定……我原來待在江戶，但因臨時發生一點事故，必須趕到上州去，如果妳——哦，對了！妳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像妳這麼年輕漂亮的小姐，身上又缺少盤纏，一個人走路實在太危險！反正我現在又不急著趕路，或許可以送妳一程。」

「我想到上州去。」

「上州的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上州左位郡的國定村。」

她低聲回答後，又自言自語道：

「但願他還在那個地方！」

秋高氣爽，碧空如洗。這是個難得的好天氣。朝陽穿透葉隙，篩下點點圓形的金光，大地似乎也在這一瞬間，洋溢著無盡的活力。

在清澈沁涼的流泉旁漱洗過後，妙齡女子昨日的疲態一掃而光，顯得容光煥發，她伴著武士，愉悅地恣意欣賞映入眼簾的青山綠水。這個氣勢凜然的武士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江戶官府大力追捕無着的大手剛造。妙齡女子則是府中萬太郎的千金——光子。他們已於昨晚取得協議，以父女相稱。

從他們駐足的地方放眼望去，森林中，緩緩升起縷縷炊煙。

「我們趕到鴻棗再吃早餐吧！」

大手剛造今天的心情特別愉快，他邊走邊笑著催促光子。正在這時候，突然有一個頭包黑巾的人，以驚人的速度，與他們擦身而過。那人身着便裝，腰挿短刀，脚上打著綁帶，當錯身的一刹那，他將頭遮了遮，脚下却毫不遲疑地奔馳而過。

「咦——這傢伙像極了大手剛造，身邊還帶着女人，會不會是他呢？」

他口中喃喃說著，迅速回頭瞥了一眼，像要從逐漸遠去的背影取得證實似的。這個人正是像熊鷹追趕小鳥一般，千里迢迢搜尋清太蹤跡的三木文藏。

他英挺如昔，臉頰却消瘦了不少，神態也蒼老了許多，而且雙眉深鎖，像有無盡的憂慮似的。難怪大手剛造會認不出他，而視若無睹地走過。

在湯島家中，忠治郎尙沉睡未醒——

申時已過，秋陽緩緩爬上紙門，照著忠治郎的臉頰，也映得一室絢亮。

遠處傳來壽司的叫販聲，聲調悠長迴盪，久久不散——

在一片蒼翠的桑林間，微風吹得葉梢翩翩輕舞，在陽光映照下，簇動點點金光。

突然——

桑林盡頭出現一位邁開兩腿疾奔的人，後面有一個人正拼命地追趕。兩人的頭髮宛如刺蝟一般，根根倒豎。忠治郎但覺身形一晃，前行者的臉，已清晰地映入眼簾。

（咦——這不是間間田的清太嗎？）

轉頭一看——追趕者是位頭髮斑白，瘦骨嶙峋的老人，忠治郎脚下不覺往前疾馳，和老人並肩追趕清太。清太的速度愈來愈快，老人步履不穩，搖搖欲墜——忠治郎一把伸手扶住他，說道：

「老人家，您歇歇脚吧！這傢伙由我來追他。」

「怎麼可以呢？頭兒！」

「咦——」

忠治郎聞言，定睛一瞧——這耉者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心心惦念著的三木文藏。文藏此時已又

衰又老，臉頰乾癟，只有兩個眼睛依舊深邃明亮。

「我必須親手抓住他，一刀一刀慢慢地剁碎他，不然，我沒有臉回去見淺次！」

「喔——你眞的是文藏？」

「頭兒！」

文藏一面說著，脚下依然毫不停歇。

「等一等！你的身子吃不消，還是由我來追吧！」

「不行！這個人我非得親手殺了他不可！我爲了一點小事，和淺次嘔氣，叫他平白吃了好多苦頭，如果這回再讓清太逃掉，我還有什麽臉回去見淺次？所以，無論如何請讓我親手剁了他吧！」

忠治郎一聽文藏的語氣堅決，就停下脚步，說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幹掉他吧！我在這兒等你回來。」

「好！我走啦！」前面的清太身形已將消失，文藏迅即快馬加鞭追趕。

赤城山巍巍的峯巒驀然展現在呆立的忠治郎眼前——

站在山上，似乎一探手就可以觸著無垠的青空；林木葱籠，點綴著幾朶疏疏野花，望之令人塵念一空。

突然——

不知何處飄來一朶黑雲，在山風推動下，迅速渲染化開，藍天逐漸退縮，終至隱蔽無形；轉瞬——雷電交加，傾盆大雨直瀉而下。忠治郎宛若石像一般，動也不動地垂首呆立，任憑重重雨幕肆虐狂鞭——

好幾個時辰過去了，雨不知何時已停歇，夕陽拖著疲倦的身軀，緩緩步向山脊，兩隻燕子「噗嗤」一聲自樹梢凌空展翅飛去，在滿天紅暈中，畫下道道弧形的輕盈。

忠治郎依然痴立原地，等候文藏歸來。倏然——低低的哭泣聲傳入忠治郎耳際。

「啊——是文藏！」

忠治郎猛回頭，發現文藏不知何時已回到自己的身後，遍身汚泥，正倒地痛哭。

「怎麽啦？文藏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哎！你光哭，我怎麽會知道發生什麽事呢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是不是叫清太那傢伙逃掉了？」

「頭兒！你殺了我吧！」

「殺你？」

「我現在簡直比死還難過，求求你一刀了結我的痛苦吧！」

「混蛋！」

忠治郎忍不住大聲叫罵，但雙手却緊緊抱住文藏。

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；只有懦夫才會想到逃避，文藏！你振作一下吧！」

「頭兒！我踏破鐵鞋，跋涉千里，好不容易找到淸太這傢伙，居然又給他溜掉了，我——我太不甘心了！」

忠治郎沉默片刻，然後說道：

「跑得了和尙跑不了廟，即使他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會把他找出來的，你放心吧！」

「可是我——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！你不要再說了！」

文藏的臉上，驟然浮現淒絕的神態，忠治郎心頭一凛，不覺握住他瘦削的肩膀，好言相慰。

此刻——山路泥濘不堪，葉上殘餘的雨滴在青光流瀉下，簇動點點星光。

驀然——忠治郎懷中的文藏輕飄飄地抽身離去，淸癯的身影，在斜月映照下，更顯得淒淸。

忠治郎伸手想抓他，他却似幻影一般，轉瞬前躍數步之遙。

「喂！你要去那兒啊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文藏！我們好不容易才聚頭，你幹嘛又要走呢？」

文藏一言不發，走到距忠治郎五、六十尺處，突然縱身騰空躍去——

「喂——文藏！」

忠治郎正想張口呼喚，一種突兀的感覺倏然自心底昇起——

「咦——原來你不是文藏！」

在月光下，模糊的身影又趨淸晰——是個全身潔白的女人。女人面帶微笑，靜靜地移近忠治郎面前。

「啊！是光子——」

「讓你嚇了一大跳吧？」

「嗯！妳幹嘛這麼打扮呢？」

「我是一路進香，一方面也是在尋找你啊！」

「哦！我也是一樣，天天在尋找妳。」

「那爲什麼我在江戶受苦時，從沒看見過你？」

「妳在江戶受苦？」

「是啊！我拼命保住淸白，好不容易才逃出來的。」

「哦！原來如此！」

「好了！現在我們回家吧！」

「光子！妳願意嫁給我，一輩子住在赤城山下嗎？」

「你怎麽到現在還說這種話！那天晚上……那天晚上，我就是你的人了……」

光子臉泛紅暈，不勝嬌羞地低垂螓首，忠治郎但覺心神一蕩，忍不住一把攬緊心頭噗噗直跳的光子——兩人忘情地回到府中的初夜——

驀然——

一陣山崩地坼，驚動沉醉狂歡中的忠治郎，他猛然縱身躍起——

「哎喲——」

亮麗的秋陽耀得一室光明。忠治郎瞇了瞇眼，發現晃圓以手覆額，正倒坐床畔，哀聲喊痛。

「哎！頭兒！你睡懶覺不打緊，幹嘛伸腿踢我啊？」

「活該！誰叫你跑來吵我！」

忠治郎好夢被打斷，沒好聲氣地說道。晃圓祇好摸摸額頭，自認倒楣。

「頭兒！我剛剛聽到百百村紋次的消息。」

「哦！紋次怎麽啦？」

忠治郎暫時停止更衣，凝神問道。

「別急！我買回一點甜食，咱們先泡一杯茶，再慢慢兒地聊吧！」

晃圓慢條斯理地挑出炭火，準備燒水。忠治郎却迫不及待地問道：

「紋次這傢伙的命可眞大！你快說他現在到底怎麽啦！」

「聽說這傢伙又回到江戶了，他三番兩次跑到大牢裏巴結獄卒，請他們多關照間間田的清太，因此，清太才會輕易地被釋放。」

「那麽——現在這傢伙呢？」

晃圓搔了搔鬢角，說道：

「清太被釋放後，這傢伙也跟著失蹤了，這是他運氣好……不過，老實說，你和江戶的捕快運氣也都不錯。」

「這話怎麽講？」

「少了一樁殺人案件嘛——不是嗎？」

「哼——」

一陣子倦意霎時襲上忠治郎心頭，他緩緩倒向床榻，閉上眼睛，略帶懶散地問道：

「淺次的情形怎麽了？」

「好多了！我看阿浪的情緒也穩定多了。」

忠治郎思緒一鬆，夢中的情景又再度浮現——光子雪白冰冷的臉，清太的臉，紋次的臉，文藏的臉，都如漩渦一般，在他腦際疾旋不止。

晃圓見忠治郎不搭腔，窮極無聊地唱起歌來，哼了幾句，突然刹住，轉頭對忠治郎說道：

「頭兒！我認爲紋次這班人遲早總要回故鄉的，我們目前不妨讓他們盡量擴大地盤，等時機成熟，再慢慢加以收拾。因爲摧毀一株大朽木，比推倒一株小堅木容易得多，而且更易獲得別人的尊崇。」

晃圓說完，像料準了忠治郎不會答腔似的，兀自高聲唱着歌，唱着，唱着，又突然刹住，將雙手一攤，拖長了聲調說道：

「唱——累——啦！」

忠治郎被他一逗，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，原本沸騰的情緒，也平靜了不少。窗外再度傳來壽司的叫販聲，忠治郎沉吟半晌，突然開口說道：

「我想回故鄉……。」

「噢——」

晃圓大吃一驚，急忙坐正身子，圓睜着兩眼瞪視忠治郎。忠治郎一言不發，返身走進厨房漱過口，旋即往門外跨去，晃圓快步追出，急呼道：

「頭兒！你要去那兒啊？」

「回家啊！」

「你到底怎麽了嘛？說到風就是雨的！即使再想念故鄉，你也用不着急在這一時啊！」

「最遲明天早上，我就要動身回故鄉。」

「明天早上？別開玩笑了！」

「怎麽？」忠治郎不快地瞄了晃圓一眼。

「我是說——總不能丢下淺次不管吧？」

「——」

「我說過多少遍了？光子小姐人已不在江戶，紋次和淸太又很可能回上州，所以我們回故鄉是理所當然的事。但是，你可曾考慮到萬一在路上遇着大風雪，淺次怎麽受得了……。」

晃圓自顧自地數說個沒完，忠治郎回頭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悶聲不響地加快了脚步……。

秋夜

忠治郎默不作聲地走進柳橋松葉屋的玄關……

廳內悄然無聲，神壇上的燭火，閃爍着微光。

忠治郎佇立片刻後，忽聞房內有衣裳噝嗦聲，接着，小花竟出現了。

「啊——是你！」

小花目愣愣地僵立着，似乎很愕然。

「好久不見了；我就是上次打擾妳的伊之吉。」

忠治郎恭敬地作了個揖，忽然；小花面上彷彿罩上愁雲慘霧似地朦朧一片，竟雙膝一軟地倒了下去，忠治郎隨即將她抱住。

「小姐；到底怎麽啦！」

「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。」

小花倒入忠治郎的懷裏，輕輕地啜泣着。

「到底怎麽回事？妳那裏不舒服呢？」

「沒什麽——沒什麽！」

小花推開忠治郎，神色恍惚地走向紙窗邊，擦拭着眼角的淚水，沉吟半晌，又輕輕地說：

「你來幹什麽？你沒有理由來找我，你回去——」

「……」

「回去——回去——快給我滾回去，我不要再見到你，你這個卑鄙無恥的傢伙——。」

小花指着門外，肆意地咆哮着。

忠治郎面露微笑，深邃的酒渦比平常更顯得醉人。

「小姐！請息怒！！今天我所以會來，是想向小姐說明一切。」

「太遲了！太遲了呀！事到如今，你還能說什麽呢？你是上州國定村的長岡忠治郎，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爲什麽不在被人揭開假面具之前，親自表露自己的身份呢？」

小花激動地哭嚷着，愈嚷愈忿怒。

「你爲什麽不敢面對現實地說，你就是長岡忠治郎，就是殺死家父的兇手？爲什麽——還假惺惺地偷去了我的心，你太卑鄙了！」

忠治郎神態肅然地站着，不發一語。

「你乾脆把我殺了吧！別再折磨我了！」

小花仍然哭嚷不停。

忠治郎見此情景，深怕引起騷動，立即拖着小花往內間走去，小花依然嘶聲地喊着：

「殺了我吧！乾脆把我殺了吧！」

忠治郎沉痛地露出一絲苦笑說：

「不！我下不了手！還是我讓妳殺吧！我是妳的仇人，妳殺了我，就可報殺父之仇。」

「不！你殺了我吧！」

進入內間後，忠治郎讓小花坐在榻上，自己立於一旁，雙目凝視小花，然後搖搖頭說：

「不——小花！我不能殺妳！上次在這兒打擾妳，我感到很內疚，不管妳怎麽罵我，我都接受，最近家裏發生了急事，我必須趕回故鄉，臨行之前，我一定要對妳和治助說明一切，沒想到妳會那麽生氣，我實在沒法說清，不錯！我確實殺了令尊，所以現在妳可以報仇了。」

忠治郎說着，緩緩地走向紙窗邊，窗外黑漆一片，遠遠地傳來潺潺的流泉聲。隨着泉聲的激盪，他忽然有種不可名狀的感覺——心中暗忖着

——我大概愛上這個女人了！跑到這兒來向她辭行，却引起一場風波，唉！眞是太傻了！我是不是該把話講清楚呢？如果講出，好像在替我自己辯護，唉！小花應該會瞭解我的——

正値忠治郎暗思之時，小花輕輕起身，掏出襟內的短刄，怒目切齒地欲挪近忠治郎，忠治郎敏感地聽出身後的急喘聲，隨即轉身，指着自己的咽喉訊：

「就在這兒來一刀吧！」

「——」

「怎麽啦！趕快下手呀！」

「怎麽——不願刺咽喉，那麽腹部來一刀吧！」

「——」

小花擧着短刄，身軀不停地顫慄。

忠治郎拍拍自己的右腹，慨然地道：

「快呀！就在這兒刺下一刀，妳就可報殺父之仇了！快！快動手——」

僵立半晌後，小花突然將手中短刄扔掉，隨即一轉身如急風般地重又撲回榻榻米上，痛哭失聲……。

「我辦不到！我實在下不了手……。」

隨着哭泣，小花兩肩不住地抽動着，忠治郎見她傷心欲絕，旋即趨前撫慰：

「怎麽啦！不是要報仇嗎？」

「我——我沒辦法殺你，爲什麽不把那件事一直瞞下去呢？你知道，我有多難過，爲什麽你是我的仇人？事實爲什麽那麽殘酷？爲什麽？爲什麽——」

「——」

「回去吧！快點回去吧！」

「不！我不能走，你還是把我殺了吧！」

忠治郎緊握小花細嫩的手，小花抬起頭，一雙澄澈如湖水的妙目，呆視着忠治郎，在微弱的

燈光下，兩人互相凝視良久，房內頓然陷入一片沉寂……

突然——

治助由後廳邊嚷邊闖進房內：

「小姐！不好了！不好了外面——有個傢伙正在打聽屋內的情形，妳猜他是誰？他就是府中的晃圓禿驢呢！瞧他鬼鬼祟祟的，看樣子，那個叫忠治郎的人，可能正要找機會殺妳——」

治助氣喘喘地推開紙門，臉色十分凝重。當他赫然瞥見地上那把閃閃發光的短刃時，竟然呆立不語了。

忠治郎趕忙鬆開小花的手問道：

「治助！再說一次，忠治郎爲何要找機會殺死小姐？」

「嘿……嘿嘿——」

「混蛋！忠治郎是這樣的人嚒？忠治郎絕……」

忠治郎邊道邊起身，拉拉衣襟：

「你們未免把我看得太卑鄙了！」

「——」

「既然把我看得那麼扁，我決定改變主意！」

忠治郎臉色陰晴不定，沉吟片刻，又凝視小花一眼繼續說：

「小花；我要回去了！如果妳下決心要報仇，這一、兩天之內，我可能還不會離開江戶，妳可以隨時來殺我，我就住在旅籠町附近——」

說罷！向小花作揖告辭，步出了玄關——

此時，晃圓正在玄關外探首探腦，見忠治郎驟然步出，隨即跟上前去說：

「頭兒！可別讓我擔心呀——」

「別囉嗦！」

「我猜你一定會來這兒，果不出我所料，你們在屋裏的談話，我都聽到了，老大！你可不能丟下我和文藏、淺次三個人呀！」

「囉嗦什麼！」

「再說；要小花殺你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她早就暗戀你，怎麼捨得動你一根汗毛呢？」

「廢話！別說了——」

忠治郎瞟了晃圓一眼，疾言地怒喝着。

其實，忠治郎內心很空虛，亦很沉痛，晃圓見他落寞之態，抬手摸摸濯濯童山，嘻笑道：

「細想一下，小花也蠻可憐的，說實在的……」

深深噓了口氣，忽又轉了語氣：

「嘿！你知不知道啊！紋次也曾在小花處住了一段日子呢？」

「喔——爲什麽？」
「那次他差點淹死，幸虧小花救了他，唉！那個傢伙呀！竟打著如意算盤，賴在小花那兒不走，我早就知道這回事？故意不告訴你。」
「爲什麽不告訴我呢？」
「你想想看，如果告訴你，你給他來那麽一刀，事情可就糟了，應該把他養肥了才伺機下手！」
忠治郎聽晃圓這麽說，有些不耐煩，於是加快脚步，晃圓亦疾步跟上，拍拍忠治郎的肩說：
「怎麽樣！老大，咱們來比比脚力，看誰先走到郡代府邸——」
聽晃圓這麽一說，忠治郎不覺莞薾，兩人併肩齊步朝着郡代府邸方向走去——
自從忠治郎離開後，小花就一直坐在房內啼泣着，淚水似湧泉般不停地流下，站在一旁的治助神色十分黯然，他感到很愧疚，柔柔地勸慰着：
「小姐！眞對不起！我太冒失地闖進來，讓妳……唉！別傷心了。」
「嗚……讓我哭哭也好！爲什麽他是我的仇人？我眞的不願意把他當做是我的仇人；可是——」
小花彷若孩子般，依然不停地抽搐——
「小姐！事情不能這樣就算了；剛才那個傢伙不是說住在旅籠町附近嗎？我得馬上出去拜托

捕快幫忙——」
「嗯——治助；我看你別去了，我不想殺他！」
治助感到很意外，流露驚異的眼神說：
「爲什麽呢？那傢伙把妳父親殺死後，又厚着臉皮在我們家住了那麽久，實在太可惡了！爲了他；我在江戶帶着飯糰整整跑了一個月，就憑這點，我絕不放過他。」
「別說了！」
「那我得去通報了！」
說着！治助卽起步欲走，小花立卽神色俱變，厲聲喝道：
「治助，假如你不聽我的話，那就隨便你，如果你認爲通知捕快還不够，你儘可以到江戶城去吶喊，讓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！哼——眞是不可理喩！」
聽了小花這些話，治助似有所悟；小姐果然眞愛上那個傢伙了，眞奇怪！那傢伙，矮矮胖胖，其貌不揚，到底那點被小姐看中了？治助啓口欲問，但又趕忙將話嚥了下去，倒退回去坐了下來，似有無奈之神色。
「咦！治助！怎麽不去通報了呢？囉嗦了半天，又不去啦！」
小花言罷，深吸一口長氣，隨卽跑進隔壁的房間，緊緊地關上紙門，低沉的啜泣聲仍不絕於耳地廻盪在房間的每個角落。

雪夜

窗外，雪若柳絮繽紛徐徐飄落，屋內顯得陰冷萬分。

此時，晃圓正坐在被窩裏抱着暖壺，似極愜意地獨酌暢飲。酒過三巡後，甩甩頭悠然地對忠治郎說：

「怎麽樣？頭兒；我不是說過嘛！在這兒一定等不着小花的。瞧！白等一個多月，竟然連影子都沒看見，她呀！是不會來的，既然愛上你，對你也就沒什麽仇恨了，你就別再期盼她會來這兒。」

忠治郎正襟危坐着，雙眼直視窗外，若有所思，毫不答腔。

「雖然；你是她的仇人，可是她已愛上你，她是絕不可能親手殺你的。唉！男女間奥妙的心情，實在讓人難以揣測。」

也許晃圓已領略到小花的心情。小花從小寄人籬下，對生父並未有很深的親情，忠治郎殺其生父，雖稍有憤恨，但亦因那份思慕之情，而抹殺了內心的恨意，所以晃圓會如此說。

秋天已逝，黃葉洒落遍地，院裏的菊花依然孤傲挺立，白茫茫的冬雪罩滿了大地，但依然不見小花的蹤影。

「小花爲什麽不來呢？即使妳不來，也該讓治助帶三、五個捕快來知會一聲，爲什麽毫無音訊？」

忠治郎眺望窗外，嘴裏喃喃自語着。晃圓依然坐在被窩中飲酒自唱，還不耐地裝扮着鬼臉，突然——

忠治郎以堅決的語氣說：

「晃圓！我們回國定村吧！」

「哦——怎麽啦！」

「最近好思念故鄉的一切！所以我決定回去！」

晃圓與冲冲地跳出被窩，笑着說：

「嗨！等你說這句話已等了一個多月了，這次可別像上次再變卦啦！」

「嗯！咱們明兒就回去！」

忠治郎表情木然，明確回答。

「這一來，我可忙囉！頭兒！盤纏我已準備好了，行程中該用的東西我已料理妥當，裝在壁櫥裏，你再檢查一下吧！現在我得出去一趟。」

說着；抓起長刀插於腰際，着上木屐，急急地踏出玄關。此時，雪依然飄飛着……。

街道上的人們，都頭戴草笠，面蒙圍巾，縮頸顫慄地走着，晃圓叫了一頂轎子，催促轎夫快步邁進。

晃圓坐在轎中，捲起轎簾，翹首昂望，暗自思忖：

「啊！這一片白茫茫的雪景，眞讓人觸景傷情，如今就要離開江戶，眞讓我眷戀不已。」

轎子行經新大橋，遠遠地可看見松平遠江守的府邸，橋下潺潺的流水聲，更讓人撩起無限憂傷。

新大橋的左邊是兩國橋，右邊可隱約地望見小花在柳橋的佛庵，由佛庵遠眺是一連串淺草的城溝。

晃圓囑咐轎夫在橋邊的小巷中停轎，下轎後，就朝着淺次家走去。

開門迎接的是阿浪小姐，她以溫文的笑容向晃圓作了揖，晃圓捲起半濕的衣袖說：

「阿浪小姐！眞對不起！我又要打擾妳了！」

這時，淺次正躺在榻上，喘咳不停，臉色蒼白，身子亦很薄弱，自上次病後，至今尚未痊癒，睡在榻上呻吟不已。

「怎麼！淺次，要多保重身子喲！看樣子你們好像並未成親，你們到底怎麼樣了？該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呀！」

晃圓似帶催促之語氣說着，淺次低聲回覆：

「你的好意我心領了，不過我實在沒法照你的吩咐去做。」

晃圓皺皺眉，不耐地說：

「唉！眞拿你們沒辦法！淺次啊！規矩的做事也得看時間、地點嘛！你可別再拖下去了！」

接着，又把目光移向阿浪，悠悠地對阿浪說：

「妳也眞是的！我說過多少次了，叫妳積極一點，妳就是不會表示！」

阿浪垂着頭，默默地流淚。

「淺次！頭兒的爲人你該明白，他一直就很擔心你和文藏，現在，文藏又爲了阿浪不願和你見面，到處在外流浪，如果不再追究清太的事，解決文藏的困擾及矛盾，你就得趕快和阿浪成親，阿浪畢竟是愛你的，你可別負她啊！你們之間的事，頭兒也知道，只是你和文藏同是他的屬下，他也不知如何處置。」

晃圓滔滔不絕地道完後，淺次才面帶困容，抬起頭說：

「我實在不願趁文藏不在時，和阿浪發生進一步的感情。」

晃圓雙眼睜得滾圓，瞪着淺次厲聲說道：

「那麼；你是打算要和文藏來個公平競爭，才決定是否娶阿浪嗎？如果你這麼想，我也有我的打算！」

阿浪站在一旁見兩人對話愈益激烈，既感不安，又感羞澀，似顯不太自在的神態。稍頃；晃圓擺擺手稍做無奈之狀說：

「唉！我實在拿你們沒辦法！不過；淺次！明兒我們就要回故鄉了。」

淺次驚訝地坐起身，面露不解地問：

「怎麼！是頭兒決定的嗎？」

「嗯！頭兒的脾氣你也曉得，只要是他決定的事，絕不改變，明兒一定會出發。」

淺次一聽此話，立即對阿浪說：

「阿浪！快替我準備明兒的東西，終於要回去啦！對了！雨衣和藥包放在壁橱內，快替我拿來，長刀外的油紙，也替我拆開，幫我擦一擦。」

淺次說着，欲起身下牀，但却力不從心，又感目眩地躺了下去。阿浪開始爲他準備行程所須之物，眼中仍噙着淚水，晃圓神色肅穆地注視此景，沉吟良久後，遂開口對淺次說：

「你不是常說要隨淸太到上州去嗎？這次隨頭兒回去，阿浪一定會不放心，我問你！你要怎麼安排阿浪呢？」

淺次低垂着頭，噤默不語，阿浪見他毫無反應，立刻踱步趨於晃圓面前，扯着晃圓的衣袖哭喪着臉說：

「淺次說謊！我現在已是他的人了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是不會離開他的，我們要永遠常相廝守。」

阿浪毅然道出了由衷之語。

「你看看！淺次，你還有什麼好猶豫，無論如何，你得帶阿浪一起走。」

「不行！她絕不能跟我走，我和她也絕沒有做出越軌的行爲，如果這麼做，文藏一定會笑我的。」

淺次面色深沉，他雖是賭客，但却依然純厚、憨直。

「別再囉嗦了，我還是相信阿浪的話，淺次！你可別太無情了。」

「我……。」

淺次欲言又止，此時，晃圓掏出一袋銀兩扔給淺次：

「這是頭兒賞給你們的，明兒一早，我會派轎子來接你們，我還有點事要辦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告辭了。」

言罷，即向淺次及阿浪幽幽地作了個揖，就疾若飄風般地離去。

翌日淸晨，雪依然斷續地飄飛着……。

阿浪隨侍淺次上轎，淺次面色蒼白，阿浪亦隱含悲戚，當然；要離開江戶，實在依依難捨。田中彥太郎夫婦及附近的鄰居都含淚送別，互道珍重，目送轎子遠逝於白茫的雪地時，他們才依依離去。

兩頂轎子徐徐在雪地中前進，本來阿浪隨侍淺次轎旁，但因身子太弱，無法受寒雪之襲，故忠治郎下轎，讓阿浪上轎，自己與晃圓隨轎後行走。傍午——

行經了蕨宿又穿過辻村根岸，越過山坡後，轎子依然向前邁進，忠治郎與晃圓兩人不約而同

地慢下脚步，靜賞路旁雪景，遍地綴滿雪花，此時；雪已停了，仰望天際，碧空如洗，晃圓喃喃讚嘆道：

「哇！好美的銀色世界！太富詩意了！嗯！才走沒多遠，竟有些喘了，眞是歲月不饒人呀！頭兒，累不累啊？歇會兒吧！」

忠治郎毫不經意地朝晃圓一瞧，却未作答。

須臾——忠治郎才勉强擠出一絲笑容說道：

「喂！晃圓，那件事是不是眞的嘛！」

「那件事呀！」

「關於小花的事呀！」

「喔——當然是眞的，我從未在頭兒面前撒過謊，小花的確失踪了，最近都沒有她的下落，昨晚；經過柳橋佛庵時，我發覺庵內窗戶緊閉，簷下也結滿蛛網，似乎很荒涼，唉！想起來，她也怪可憐的。」

忠治郎聽晃圓這麽說，心中黯然自忖：

「唉——她究竟會到那裏去呢？眞叫人擔心！」

「聽說，有人曾在柳橋的花柳街內看過像小花的女人，這個女人，精神有些失常，經常披着草蓆在暴雨中亂闖，很可能就是小花。」

忠治郎神色更爲不安，默然地走着——

「頭兒，有件事我一直瞞着你，其實；小花曾到過咱們住的地方好幾次，記得有一次還是淒風苦雨的夜晚，她孤伶伶地冒着風雨傻站在院子裏，唉！也眞難爲她了。」

晃圓似極沉痛，低下頭，又深噓一口氣，他似已體諒到小花矛盾的心情，小花雖欲報殺父之仇，但又無法斬斷情絲，只有躊躇無措，內心之苦實不可言喩啊！

兩人併肩地走着，踏着積雪，忠治郎滿懷愴然，突對晃圓說：

「別提她的事了！怎麽樣？咱們在回浦和之前，先到月宮去一趟吧！」

「唷！這就怪啦！頭兒想到月宮去拜神呀！」

「嗯！去求求月神保佑……。」

沿着雪道向東直走，遠遠地看到一座神社矗立在蒼松中，儼然充滿着莊嚴之氣氛。進入社後，忠治郎即虔誠祈禱，晃圓則楞頭楞腦地環顧左右，忽然瞥見社前栢樹下坐着一個人。

「咦！頭兒，瞧！樹下那個人是誰呀！」

忠治郎隨即轉身，定睛一看，那人不就是淺次嗎？

見淺次倚於樹旁，面若槁灰，顯得十分憔悴與落魄，阿浪站其身旁，又見四名轎夫正在不遠處悠閒地抽煙暢談，忠治郎甚爲惱怒，疾聲叱喝：

「混蛋！你們在幹嘛！怎麽能讓病人下轎？」

晃圓亦擺出一副不悅的面孔，忿忿地怒視四名轎夫：

「你們也太大意了，臨行時，我不是一再叮嚀嗎？不能讓他下轎，外頭風大，如果再吹了風，病況會加重的；你們怎麼把我的話都當做耳邊風了？」

轎夫們遭此訓誡，個個呆立不語。

晃圓雖疾言厲色，然深沉的瞳孔中卻隱含淚滴，走近淺次身旁，噓噓地說：

「淺次！我知道，你坐上轎子，一定會感到不安！可是；你這麼做，却辜負頭兒的一番好意，快上轎吧！」

「可是晃——圓兄！我眞對不起頭兒！冰天雪地裏，讓你們跟在轎後，而我却那麼舒服地坐在轎上，眞讓我過意不去，我……。」

話未畢，晃圓就已將他抱入轎內，阿浪隨後亦上了轎，於是，他們又步上了旅程。

夕陽又已西沉，薄暮冥冥中的雪道，仿若金黃色的地毯般，煞是好看，走在道上，猶如置身人間仙境。

雪道

夕陽的餘暉逐漸褪去，夜色又已籠罩大地。

刺骨的寒風，凜冽地吹襲着，曾幾何時，雪又開始飄了！由於淺次病況加重，所以；是夜他們即暫時投宿於鴻巢的深谷客棧。

夜裏，淺次的呻吟不絕於耳；他躺在床上，身子不時地抽搐着，阿浪、忠治郎、晃圓三人隨侍床畔，觀其病狀，不禁神傷不已！

「客官！您請的大夫來啦！」

客棧老闆站在紙門外吆喝。

晃圓旋即開門，請大夫入房，說：

「大夫！無論如何，請你多費心，爲他治療。」

大夫點點頭，即以迅捷的動作爲淺次把脈；悉心地診斷，然後又仔細地關照阿浪要如何照顧病人，如何煎藥。

大夫看完病後，面色沉重，對忠治郎說：

「你們得在此多住幾天，不能再讓病人走動了！讓他好好休養！」

「大夫！他究竟患了什麼病？」

「是痨病；你們得好好照顧他！」

送走大夫後，晃圓立即請忠治郞到他的客房內。

「頭兒！淺次患了痨病，可沒那麽快好，我們該怎麽辦呢？」

忠治郞神情漠然，呆立良久後，才說：

「這樣吧！我留下來陪他。」

「那不成！別忘啦！我們還有要事待辦，這一躭擱，可不是開玩笑的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翌日清晨，忠治郞與晃圓交代阿浪好好照顧淺次，留下銀兩，就離開了深谷客棧。

兩人頭戴草笠，一副旅人的裝束。渡過利根川，朝着境村的路途走着，路旁的綠林中，不停地傳出烏鴉的粗嘎聲，忠治郞聞此不祥之聲，乃停下脚步問：

「晃圓！你到底要帶我到哪兒？」

「頭兒！好久沒到彌勒寺了，我想去見見妙光。」

「咦！妙光怎麽會在彌勒寺呢？」

「是我預先安排她到哪兒住下的，頭兒！你應該暫時住在彌勒寺，以其爲根據地，再慢慢地向上州、武州、信濃及甲斐發展，如果現在就回故鄉，似乎有失身份，你還是考慮考慮吧！」

忠治郞似已默許地點點頭。隨後；兩人卽朝向彌勒寺走去——

月色漸漸昏黃、暗淡，樹影婆娑，大地一片靜謐。

不知不覺地到了寺門口，晃圓見一和尙在爐邊生火說：

「我想見見你們住持，麻煩你通報一聲。」

和尙朝晃圓看一眼，不作聲。

「請你告訴住持，我是由板橋善王寺來的和尙。」

和尙此時露出驚異之眼神，把這個賭客打扮的晃圓，由頭至脚仔細地打量一番，然後才帶他們進寺內引見住持又禪和尙。

又禪和尙面帶紅暈，是一個和藹可親、修爲極深的高僧，似乎令人不敢相信他會與晃圓扯上關係。

「喔！歡迎光臨寒寺！」

慈眉善目的住持，親切地迎接。

「別來無恙吧！打擾您啦！」

晃圓恭敬地作揖寒暄。

「帶朋友來啦！是吧！」

「喔！他是我的頭兒！可能您也聽過，就是住在國定村的長岡忠治郞。」

晃圓說着；眼睛直視寺內的動靜，然後又詢疑地問：

「我交給您的人，現在怎麽樣了？」

「嗯！你是說妙光啊！她今兒個一早就到伊勢崎辦事去了，可能很晚才會回來，放心！她現在頭髮可長了不少啦！」

「在這兒打擾您甚久，煩您費心！日後可能還會給您添痲煩。」

「也不是外人，何須如此客套？」

言罷，即對忠治郎點點頭說：

「施主；裹邊請！很不巧，今兒個書院中有客人來，所以，我不能招呼你們了。」

引他們進入廂房後，又禪立即關照和尚們準備素宴招待他們。廂房內的屛風、紙門裝置都頗有幾分莊嚴高貴的氣氛。

入房後，晃圓卽脫下草笠，寬寬衣襟對忠治郎說：

「頭兒！那個又禪和尙過去和我在板橋善王寺時，是以師兄弟相稱，而他呀！是道德兼顧，我呢？則是沉迷酒色，唉！現在他是一個寺院的住持，而我竟是個賭客，身份相差懸殊，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呢？」

又禪和尙見晃圓如此說，竟莞薾說：

「嗯！你恐怕不只是賭客喔！可能有時還會客串小偷呢！」

「晦——和尙！請留點口德，別掀我的底牌呀！」

晃圓搔搔頭，又皺皺眉問：

「對了！剛才你說書院中的客人，究竟是誰呢？」

「喔！是江戶來的一位武士和他的千金。」

「是熟人嗎？」

「不！不是熟人，只不過是國定村村長介紹來的。」

「國定村？」晃圓似很驚訝地叫出。

「他可能在國定村住過一段日子吧！明兒可能要到伊勢崎去，今夜就在寺內投宿。」

「對了，那個武士是不是上了年紀？」

「不！年紀倒不大，看起來倒很高尙，他們父女倆還蠻平易近人的。」

「喔——」

「日後你們一定有機會碰面的，唉呀！眞不巧！妙光不在，沒人陪你喝酒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！」

「晦！別再拿我開玩笑！最近怎麽變得那麽會挖苦人啊？」

晃圓說着，不經意地伸伸舌。

「我得到書院去陪陪他們了，你們倆慢慢在這兒喝，儘量喝，洗澡水熱了，我會叫人來請你們的，失陪了！」

又禪和尙說完，卽離開廂房。

「噯！頭兒！來呀！乾杯！今晚我得好好喝一盅！」

「嗯！你自己慢慢喝吧！我可沒這份興致。」

忠治郞面無表情地說着，卽走出廂房，走廊上微有月影，廊外的內院，植滿翠竹，迎風搖曳，一丸冷月，寒氣森森。

忠治郞站在月光下品賞寺中夜景，書院中的紙門在月光的映照下，朦朧地顯現了少女的身影，遠遠地傳來又禪和尙與武士的交談聲。

「她不是我親生的女兒；唉！說起來，她也蠻可憐的！從小就失去了父親，繼母又對她苛刻，將她賣給別人，在偶然的機會裏，認識了她，所以我才收養她。」

那位中年武士慨然地說出少女的坎坷身世。

「喔！原來是這樣！對了！你們這次來這兒，到底是要找誰呢？」又禪和尙訕訕地問。

「我是想找……。」

少女立卽以眼神示意武士不可繼續說出。

「喔——有恐辜負禪師的好意，小女既然不願我說出，那我只好作罷！呀！書案上的那支琵琶，好像蠻貴重的，它的來歷一定不簡單囉！」

又禪和尙亦覺不便再追問，只好隨武士把話題轉移到琵琶上。

「喔！這支琵琶的來歷很有趣，幾年前我在榛名山中，突遇一場暴雨，在崖邊的小木屋避雨時，認識了木屋的老主人，他親切地招待我入屋。入夜時分，雨突然停了，烏雲頓時融散，月兒微浮微隱地出現，見此夜景，老人似乎感慨萬千，在屋角的雜草叢裏，找出了琵琶，就是現在這支，拭淨塵埃後，竟自彈自唱起來，聽他說話的調腔好像是九州地方的薩摩腔（地名），唱的曲調則是木崎原……。」

閒聊至此，少女却起身獨自離開書院，拉開紙門舉步欲出時，身後傳來：

「光子！外頭很冷！別受風寒了！」

大手剛造如此叮嚀著。

又禪和尙又口若懸河地聊着那支琵琶的來歷，大手剛造坐於榻上凝神靜聽。

「貧僧一向最愛聽琵琶，那名老者彈得眞好，我眞佩服！他獨自隱居在榛名山，不願將這支琵琶一起埋沒，所以就贈給了貧僧，希望能將它流傳下去，唉！想不到老人竟在去年過世了，爲了紀念他，我就一直把這支琵琶放在書案上，當然也永遠聽不到木崎原的曲子了。」

又禪和尙娓娓道完，深吁一口氣，似很憂傷，大手剛造也似受感動般，表情很肅穆，壓低了聲音說：

「對不起！引起你傷心！」

言罷；輕輕走近書案前坐下，捲起衣袖開始彈奏琵琶，吟唱起來——

加賀守兩部將，皆遭殺
加賀守追三郎　訴經過
三郎慟佑安君　死戰場

×　×　×

兩大將死一個，悽慘慘
另一將又有何　面目歸
欲回頭再拼命　無奈何
部下願效義佑　同生死
義佑痛心割斷　主僕緣
大家各奔前程　身先死

琴韻孤峭出奇，清遠淒迷，歌聲淒厲哀怨，低徊綿纏，倏忽間，室中瀰漫了哀傷的氣息——

光子此時在書院門外的松林下傾聽着，一陣深切的悲哀宛如撾炙着她的靈魂似的，竟潛然淚下，唏噓不已。

晃圓也被這片刻的彈唱感動得無以名狀，隨手放下酒杯，走出廂房，與忠治郎併立在月下。

「頭兒！你聽！好動人的琵琶聲呀！」

「嗯！在這種地方，能聽到琵琶聲，還眞難得……。」

忠治郎眼神深邃，神色黯然，低聲的回應晃圓，但話至一半，却發現了月色朦朧下的光子。

「嗄！晃圓呀！那位少女是不是又禪和尚所說的那位武士的千金呀！」

晃圓定睛想瞧清楚少女的面貌，可是由於距離太遠，在朦朧的月光下，只能模糊地見其輪廓，而未看清光子全貌。此時琵琶聲依然如幽谷流泉般，飄然迴盪着——

晃圓與忠治郎靜靜地聽完一曲後，皆恍若魂魄飄渺般，感慨萬千！晃圓略帶醉意，輕喟一聲後，道：

「唉！人生如朝露，令人捉摸不定，頭兒！我想出去一下。」

「嗯！要到那兒去？」

「我……想到伊勢崎去一趟。」

晃圓搔搔頭，露出一絲神秘莫測的笑容。

「那可眞辛苦啦！」

忠治郎挖苦的說着，即踱步走進房內，房內的爐火正熊熊燃燒着，洋溢着無限暖意，晃圓隨後亦進房，打打自己的額頭，裝着鬼臉說道：

「唉！一想起她，我再也待不住了！頭兒；我得先走啦！待會兒你跟和尚說一聲！」

「怎麽！你只是聽說她到伊勢崎，又不知她到什麽地方？怎麽能找到她呢？」

「哈！一想起妙光，我一刻也待不下去，待會兒，我再向小和尚打聽清楚她究竟在那兒？」

「呵呵！你這個傢伙！」

「哈！今晚我得痛痛快快地享受，我要把她帶到伊勢崎客棧過夜，盡享夫妻之樂。對不起！我走啦！」

語畢，竟急若旋風似的不見身影。

「哼！這傢伙竟然連燈籠都不帶啦！」

忠治郎引頸遠望，不禁莞薾一笑。

忠治郎回到火爐邊，靜靜坐下，陷於沉思：

「那位漂亮的少女究竟是誰？那幽怨的琵琶聲又是由誰所彈？爲何俱皆如此傷感？」

想着；想着；竟朦朧中睡着了。

此時，晃圓正不顧寒風襲擊，在冰天雪地中疾步走着，內心期盼早點見到妙光……。

找到妙光時，已是深夜丑時了。在客棧裏，休息未久，東方即已透出曙色……

「我們得趕快回彌勒寺，免得頭兒掛心！」

晃圓邊說，邊整理衣裝。

「是呀！天快亮啦！我們得快點回去！太晚回去，可不好意思見到頭兒呢！」

妙光風姿綽約，隱含嬌態，如今頭髮已長得可以梳成髮髻，見到晃圓後，內心微盪漣漪，那種嬌羞的姿容，與昔日在根岸尼姑庵時可謂判若兩人。

「妙光！妳眞美！比前更富有女人味兒！哈哈！」

晃圓輕輕地撫摸妙光纖細的小手。

「不來啦！你總愛拿我開玩笑！」

妙光投進晃圓壯碩的胸懷裏，嗲聲地說。

「嗨！說眞的！男女之間還是不要常在一起，要隔一段日子才見面，『小別勝新婚』，就像咱們多親熱呀！」晃圓摸摸妙光的小臉蛋後，又侃侃地說：

「女人吶！可不能常擺在身邊，免得礙手礙脚的，最好是需要時才去找她。」

「你說什麽——」

妙光佯裝氣忿地喝着，仍掩不住內心的喜悅。

兩人經過一番輕憐蜜愛後，遂收拾行裝，離開了伊勢崎客棧。

晃圓與妙光恰似新婚夫妻般，卿卿我我地走在歸程的道途中——左邊是赤城山，右邊是榛名山，山下的流泉琤琤有致地潺潺流過，走過了木島村，再直向前行……

「嘿！妙光！大概快到百百村了吧？」

「是呀！前面正是紋次住的地方。」

「聽說紋次那傢伙，最近就要回來了，不知是眞是假？喔！眞是可憐的老傢伙！」

晃圓抬頭一望碧靑天空，輕喟而說。

「怎麼說呢?」

「唉!我說老傢伙,可憐地把一條老命送回來,不過——文藏現在究竟在那兒呢?」

穿過小徑,兩邊松林叢雜,蟲鳴鳥啼,彷若置身絕妙的風景畫中——

「啊——那不是——」

晃圓與妙光竟異口同聲地叫出,原來他們正發現了迎面而來的大手剛造及光子,雙方均露出驚異的眼神,凝視良久;麻雀兒在林中穿梭地飛躍吱叫,似捎來喜訊。

大手剛造與光子清晨就離開彌勒寺的書院,却沒想到竟在半途中遇到晃圓與妙光……。

「你是大手剛造兄吧!久違了!」晃圓作揖寒暄。

「是呀!我正是!」大手剛造露出慈藹之容。

「我是……」

話至一半,大手剛造隨即出聲岔斷,拍着手說道:

「嗨!我知道!你是跟忠治郎同夥的晃圓,對吧!我們曾在根岸的尼姑庵見過面。」

「嗯!對呀!你還曾間接利用過我老婆妙光,有機會我還得找你算這筆老賬!哈哈……」

「喔!晃圓兄;你們現在要到哪兒呀!」

「要回彌勒寺呀!啊!後會有期;我們得走啦!」

晃圓拉着妙光的手,起步欲走。

「喂!晃圓兄請留步!」

大手剛造揮個手勢,請他們稍留片刻。

「怎麼?是不是要找我算一算在根岸殺死你手下的那筆老賬呀!」

「不!那件事情完全是我的手下不對,你只是爲了替阿浪報仇才會殺死他的,我不會怪你。我是想請教:忠治郎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?我既然在這兒碰到你,想必他就在這附近吧!」

「你問他幹什麼?」

「喔!我有件重要的東西要交給他。」

「究竟是什麼寶貝玩意兒?我可不可以代他保管?」

「不!我看;還是見面後,再當面交給他吧!」

「哦!那兩位就隨我們一塊走吧!」

晃圓說着,牽着妙光走在前面,大手剛造也拖着光子跟在後面,四人兩對,急急朝着彌勒寺走去——

「喂!晃圓兄呀!咱們好像很投緣,到處碰頭。」跟在後面的大手剛造揚聲說道。

「是嗎?」

「你大概不認得我身旁的這位小姐吧!」

晃圓回頭望望大手剛造身邊的少女，一雙明眸，宛若秋水盪漾，紅暈的雙頰，又如炫爛彩霞，右頰還有一顆小黑痣，眉清目秀，長得亭亭玉立，的確標緻，她不正是忠治郎大哥朝思暮想的光子小姐嗎？

晃圓心內思忖着，忽然頓下脚步：

「啊！這位小姐不就是武州府中萬太郎頭兒的千金嗎？嗯！她就是光子小姐嘛！」

晃圓頓然開竅，彷若發現新大陸似的，甩開妙光的手，急若颷風般飛向雪道，脫下木屐，赤足拼命地向前跑，還不時地回頭叫着：

「各位！請慢慢走！對不起哦！我得趕快向頭兒報喜訊，我已找到光子小姐啦……」

＊ ＊ ＊

曾幾何時，忠治郎就在禪院中靜靜等候，屋簷上的白雪正隨着陽光照耀，發出了耀眼的光芒，麻雀兒成羣地在枝頭上吱吱喳喳叫着，洋溢着欣喜的氣氛……。

「頭兒！頭兒——好消息，好消息啦！你看看誰來啦？」

忠治郎遠聞晃圓的叫聲，隨即走出寺外，，引頸張望。

……忠治郎與晃圓併肩，面露喜色地站在寺外迎接。

光子老遠地就招着手，迎向忠治郎跑過來，臉上的喜悅與淚珠交織成模糊的一片，她猛然地撲向忠治郎，嘴中喃喃地唸着情人的名字，抱住情人雄厚的臂膀，她感到溫暖萬千！然而；忠治

郎却索然無言地站立着，任由光子的搖晃，他的目光却一直注視着大手剛造，當大手剛造走近時，他赫然叫出：

「大手剛造！」

「國定忠治郎！」

大手剛造亦表情木然地叫出。兩人互相叫了對方的名字，對視片刻，氣氛似極緊張。

在此種緊張氣氛壓迫下，晃圓與妙光竟也為之不安，微露驚色。忠治郎輕輕推開光子，移動脚步，走近大手剛造。此時；四周一片悄然，只隱約地聽到松枝上的積雪融釋掉落的沙沙聲，微頃；忠治郎與大手剛造均露出愉悅的笑靨，恰似久別重逢的老友，笑得如此開朗。

＊ ＊ ＊

次日清晨，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。彌勒寺前出現了五個旅人，他們在和煦的冬陽照拂下，個個容光煥發，朝氣蓬勃。

陽光在每個人的眉睫中閃爍着。身着羅紗外衣，頭蒙黑色布巾、腰繫兩把短刃而面帶笑容的是大手剛造，光子與忠治郎隨侍其兩旁，晃圓與妙光這一對寶，也站在旁邊，慈祥的又禪和尚面露慈容，猶似不捨地與他們依依道別。

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各位多珍重！但願日後還能再光臨寒寺。」

在又禪和尚的祝福聲中，他們一行五人浩蕩地邁上了旅程——

旅途中，遠眺無垠碧空下的赤城山，彷若翠綠屏風般迎面豎起，樹木叢繞，恰似在大雪之後——石是青的，雪是白的，樹枝是黃的，松柏是綠的，一叢叢，如畫上點苔一般，撩人心思；忠治郎似有感觸，幽幽地說：

「你們瞧！赤城山正等着我們去，我們馬上就可以回故鄉啦！」

「嗯！還說呢？我被官府追得已無藏身之地，如今可把這條老命交給你們了。還好！能把光子交給你，我算了了這樁心願！」大手剛造朝着忠治郎莞薾地說。

「嗨，頭兒，終於找到你心愛的光子啦！我也把我的妙光找到了，回去後，我要正式娶她爲老婆！頭兒；你是不是也要娶光子小姐呢？」

晃圓伸伸舌頭，露出得意的微笑。坐在身旁的妙光，拉了拉晃圓的衣袖說：

「嗯！現在不能稱光子小姐啦！」

「嗯！對了！還是我老婆行！以後該尊稱大嫂啦！哈哈……」

晃圓握着妙光的手，兩眼直凝視着忠治郎身旁依偎的光子，光子含情脈脈，經不起晃圓兩道炯炯的目光，含羞地投進忠治郎的懷裏。

此時，歡聲此起彼落，誠如一幅佳畫。

「頭兒，大手剛造可把官差嚇破膽了，如今他能成爲你的好幫手，你還有什麼好憂慮的呢？看來；日本第一大遊俠的頭銜，可是非你莫屬囉！」

「呵……！」

「啊！對了！老用晃圓這個僧名，亂俗氣的，大手兄！怎麼樣？替我取個好聽的名字吧！」

「這樣吧！把晃字分開，叫做日光——再把圓下加一個藏字，對！叫做日光圓藏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「哇哈哈！太棒啦！好名！頭兒！你說這名字妙不妙？哈哈……」

五個人就在邊笑邊聊的快樂氣氛中，朝着赤城山的國定村走去……遠遠地傳來陣陣悅耳的轡鈴聲………。

（全書完）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星辰書系⑩

國定忠治

原著：子母澤寬
譯者：林懷卿
發行人：趙基信
社長：沈施德
出版者：星辰出版社
辦事處：台北信義路三段一三四巷八號
電話：七〇二二七九七
郵政劃撥一二九一九一沈施德帳號
排版者：大新印刷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文裕印刷有限公司

定價新臺幣65元

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
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一七七五號

劍客生涯

池波正太郎著　林懷卿譯

目次

定價五十元　函購四十五元

星辰出版社印行

台北市信義路3段一三四巷八號　電話：七〇二二七九七
郵政劃撥：一二九一九一沈施德收

